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

梁羽生全集通行版



－－－－－传播汉语文化，重拾民族精华！－－－－－

出品：四月桃物工作室/ 开发设计：风凉子/ 电子书版源：老广旅版

楔子　一阕词来　南国清秋魂梦绕　十年人散　绣房红烛剑光寒

笑江湖浪迹十年游，空负少年头。对铜驼巷陌，吟情渺渺，心事悠悠！酒冷诗残梦断，南国正清秋。把剑凄然望，无处招归舟。

明日天涯路远，问谁留楚佩，弄影中洲？数英雄儿女，俯仰古今愁。难消受灯昏罗帐，帐昙花一现恨难休！飘零惯，金戈铁马，拼葬荒丘！

——调寄八声甘州

南国清秋，一轮皓月，将近中天。这时分，已是万籁俱寂，只杭州总兵的府第里，还是笑语喧喧，喜气洋洋。

这晚是杭州总兵小姐出阁的前夕，总兵是个旗人，复姓纳兰，双名秀吉，是清朝开国的功臣之一，当年跟随多尔衮入关，转战二十余年，才积功升至杭州总兵之职。他的女儿，芳名明慧，名实相副，以美艳聪慧饮誉于宗室之中。她的父亲膝下无儿，只此一女，宝贝得当真有如掌上明珠，自幼就请了两位教师教她，日间习武，晚上学文，端的是个文武皆能的才女。

纳兰秀吉升任总兵之后，皇室中的一位远支亲王，慕他女儿之名，替儿子前来求亲。这位亲王的儿子，叫做多铎，说起来鼎鼎有名，乃是旗人中数一数二的好汉，自小就能拉强弓，御驽马，骑术剑术，在八骑军中，首屈一指，二十二岁那年就随军西征，平定了准葛尔和大小金川，今年仅仅二十八岁，就被任为两江提督，可算是宗室中最年轻的一位将领。纳兰秀吉攀上这门亲家，真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。

可是就在这个出阁的前夕，纳兰小姐却泪珠莹然，拿着一纸词笺，低徊捧读，读到“难消受灯昏罗帐。怅昙花一现恨难休”时，再也忍受不住，清泪夺眶而出，哭得像一枝带雨的梨花！良久、良久才挣扎起来，低低唤了一声“姆妈”。

这“姆妈”就是她的保姆，纳兰小姐自幼跟她长大，真是比父母还亲，这时正睡在外间套房，一闻呼唤，即刻进来，见她这个样子，不禁说道：“小姐，你这是何苦来！谁不说你嫁得好婆家，给夫人知道，可又得捶心气苦了。小姐，我还是劝你把往事忘记了吧……”

纳兰小姐截着她的话道：“姆妈，你别管我，我求求你把小宝珠抱来，我要再看她一眼！”保姆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终于应命出去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只见窗前的红纱灯，烛光摇曳，微风过处，一条黑影，蓦地扑入窗来！

跳进来的是一个英俊少年，在烛光摇曳之中，可隐隐看见他的眼角眉梢含着一股幽愤之气。他看见纳兰小姐面前摊着的，正是他手写的词笺，词笺上有点点斑斑泪渍。他苦笑一声道：“妹妹，你大喜啊！”

纳兰小姐星眸微启，两颗滴溜溜的眼珠，如秋水如寒星，横扫了他一眼，道：“难道你也不能体会我的苦心，就这样的怨我？”

那少年袖子一指，跨前一步，突急声说道：“难道我们不能出走，南下百越，北上天山，四海之大，岂无我们安身立命之处。”

纳兰小姐头也不抬，幽幽说道：“谁教你是汉人？”

少年面色一变，哈哈笑道：“我以为你是女中豪杰，原来你还是你们爱新觉罗氏皇朝的贤孝女儿！”

话犹未了，忽然听得号角齐鸣，园中响箭乱飞。少年虎目圆睁，蓦地双

手低垂；交叉横过背后、冷然笑道：“你若要我性命，何必用这样诡计？我垂手给你绑吧，算是送给你新婚的一份大礼！”

纳兰小姐本来是低首哽咽着的，这时也急得跳了起来，满面花容失色，颤声说道：“你、你、你这是什么话！”

少年靠近窗子一看，只见园于里升起了数十盏孔明灯，照耀得如同白昼，人声喧噪，潮水似的，向东面角门涌出，却没有一个人朝着自己这面走来，显见并不是对付自己的，少年也颇感诧异了。不多时，人声渐寂，孔明灯也一盏一盏地熄灭了。

少年回过头来，正待发话，忽听门外有脚步声传来，他一旋身，躲在帐后，只见房门开处，纳兰小姐的保姆，背着孩子，气吁吁的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听说是总兵府大牢有人劫牢，今晚卫兵多数在这里办事，那边人手不够，己给逃脱了一些囚犯，所以刚才又急急在这里调人过去，小姐，你没吓着？”

纳兰小姐木然不答，一伸手就把保姆手上的孩子，接了过来。孩子哇声一哭，帐后的少年也蓦地跳了出来。

那保姆吓了一跳，看清楚了说道：“杨大爷，你饶了我们的小姐吧，明日是她大喜的日子了。”

那少年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！”叹了口气，自顾自地吟哦道：“明日天涯路远，问谁留楚佩，弄影中洲？”吟声未断，忽然劈面一掌，向纳兰小姐打来！

纳兰小姐大吃一惊，本能地侧身躲闪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上抱着的女孩，已给少年抢去。纳兰小姐跳起来，问道：“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少年一退身，贴近窗子，狠声说道：“从今天起，她不再是你的了，你不配问她！”那女孩子刚才哭喊了一阵，已倦极熟睡，经此一闹，两只小眼睛又睁开来，看见纳兰小姐披头散发，作势欲扑的样子，觉得很是可怕，小嘴巴一咧，小手儿向空乱抓，看看又是要哭的神气，少年忙把她转了半个身，轻轻地抚拍，瞧瞧窗外，只见银河耿耿，明月当空，满园子静悄悄的，他咬一咬牙，抱着孩子，蓦地穿出窗去，背后只听得纳兰小姐呼喊凄厉，他头也不回，施展轻功，穿枝拂叶，就像一只灰色的大鹤，在月色溶溶之中消失了。

园子里很静，外面大街却是闹成一片。少年举目一看，只见总兵府那边，火光冲天，满街上人群乱奔乱跑，携儿带女的哭哭喊喊，少年抱着孩子，混在人丛中，谁也不理会他。

少年知道是清兵镇压逃犯越狱，心中一动，不禁扭头回看，只见总兵府附近的几条街口，都有大队清兵锁住，囚犯似乎是向另外一边逃出，因此，有一队马队，正向那边冲去。少年见黑压压的，看也看不清，又瞧瞧自己手上的孩子，叹了口气，虽然那边兵刃交击之声，远远传来，他也只能自顾自地随着人流，逃出郊外去了。

出到郊外，人群渐渐四处流散，险境既离，大家也就各各觅地，或坐或卧，再也不愿走动了。只有那少年，还是抱着孩子，踽踽的在荒野独行。

折腾了半夜，月亮渐渐西移，孩子已熟睡了。少年正想找个地方歇歇，忽然听得蹄声得得，隐隐传来，大约是清兵追赶囚犯，追到这边来了。听蹄声急骤，似乎追得很紧！

少年所站之处，附近正有一座荒坟，坟上有一丛野草，高逾半身，少年抱着孩子，往坟后一躲，野草刚刚将他们掩蔽住。少年定眼看时，只见给两

骑马追着的，却是两个大孩子，一男一女，看样子都不过十六七岁，不禁很是诧异。

那两个大孩子，跑到距离荒坟二十步左右，忽然双双立定，各自拔出剑来。这时那两骑马已奔到，马上人往下一落，一个抽出铁链，一个亮起斫刀，两个魁梧奇伟的满洲大汉，双双扑上前来，喝令他们快快束手就绑。那两个孩子理也不理，双剑如流星赶月，和两条大汉血战起来！

那少女出手极为迅捷，霎地一伏身，剑尖登时疾如电闪，对准那个使斫刀的咽喉，直刺过去，那人退了一步，“ 铁锁横江 ”，用刀一封；少女霍地收招，剑诀一领，唰地又是一剑，探身直取，剑扎胸膛；那人往后又退了一步，蓦地将大斫刀一旋，逼起一圈银虹，使出关外独有的“ 绞刀法 ”，要将少女的剑绞断。少女却不收招，剑尖一沉，变为旋身刺扎，借着左臂回身之力，斜穿出去，剑招疾展，又是旋风一样地扫来。

那少男的剑招没有少女这样迅捷，斗法却又另是不同。只见他手上好像挽着重物一样，剑尖东一指，西一指，却是剑光综绕，门户封得很是严密。对手一条铁链，舞得呼呼声响，兀是搭不上他的剑身。

伏在坟后的少年是个大行家，他十八岁起浪迹江湖，迄今已有十年，各家各派的招数，都曾见识。一见这对男女的剑法，就知他们年纪虽轻，却是得自名师传授。只是那少女，剑法虽然看来迅捷，力争先手，功力却是不够，对方和她游斗，时间一久，必定力倦神疲；而那少男，剑招虽然缓慢，却是颇得“ 无极剑法 ”的神髓，表面看来似处下风，倒是无碍。坟后少年，抱着孩子，目注斗场，掌心暗扣三粒铁菩提，准备若少女遇险，就出手相救。

斗了一会，那少女果然渐处下风，她使了一招“ 风卷落花 ”剑尖斜沉，倒卷上去，想截敌人手腕。那使斫刀的突然大喝一声，一迈步，斜身现刀，展了一招“ 顺水行舟 ”，不但避开了少女的剑锋，反而进招来了一个“ 横斩 ”，刀光闪闪，向少女下三路滚斫而进。少女慌不迭的急斜身横窜，仗着身法轻灵，想避开对手这连环滚斫的招数。

但对手也似乎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，在进刀横斩时，两枝甩手箭也破空而出，而且在出手之后，刀尖趁势点地，倒翻起来，在空中打了一个筋斗，大斫刀以“ 独劈华山 ”之势，向少女头顶斫去。

就在这少女生死俄顷之际，坟后少年的三粒铁菩提已然出手，使斫刀的只见自己两枝甩手箭，刚到少女身后，忽然自落，方是一怔，手腕上又是一阵辣痛，这时他刚以饥鹰攫兔之势下落，大斫刀刚刚压下，就受了暗算，几乎把握不住，痛得大叫一声，手中刀仍是发狂一样斫去！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背心又是骤的一凉；一把剑尖，已堪堪刺到，耳边只听得一声清叱：“ 休得伤我妹子！”未及回头，左肩已给削去一大片皮肉！

那少男的无极剑法，本来就高出对手许多，虽然火候未够，一时未能取胜，但已是占了上风，他一面打，一面留心旁边的少女，见少女吃紧，手中剑也突然急攻起来，唰，唰，唰，“ 抽撤连环 ”，一连几剑，点胸膛，挂两臂，又狠又准。那使铁链的被迫得连连后退，少男却不前追，脚跟一转，蓦地一个“ 怪蟒翻身 ”，身形疾转，手中剑反臂刺扎，一掠数丈，便迳自向追击少女的那个大汉刺去。

这正是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，使斫刀的大汉未及回头，肩上已给削去一大块皮肉，就在这一瞬间，那少女也已反转身来，凝身仗剑，狠狠地扑击过去。使斫刀的受伤之余，如何挡得住这疾风暴雨般的前后夹击，只见两

道剑光，赛如利剪，那魁梧大汉，竟给斩成三截，血溅尘埃。

那使铁链的却是精灵，一见同伴毙命，立刻上马奔逃，另一骑无主的战马，也连连长嘶，迳自逃跑了。

坟后少年目睹这一场恶斗，见这对男女竟未发现是自己发暗器相救，不禁心内暗笑：“毕竟是初出道的雏儿。”

这时，这对男女利剑归鞘，双手紧握，似乎在喁喁细语，坟后少年只见他们嘴巴张动，也听不清楚是说什么。忽然间，那少女挣脱双手，高声问道：“那，是你说的了？”少男点点头，应了一声，坟后少年，虽听不清，但那显然是承认的神气。

这一声应后，那少女忽地跳开一步，似避开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；忽地又跳上前来，扬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在少男脸上，僻啪一声，清脆可听。少男的面孔正对着荒坟这面，坟后少年在月光下只见那少男的面孔惨白，动也不动，神气十分可怖！

那少女一掌打出后，见他这个样子，忽然双手掩面，痛哭起来，扭转身躯，竟边哭边跑了。那少男仍然僵立在那儿，直待少女的背影也消失了，这才一步一步，直走过来。坟后少年想呼唤他，但见他定着眼珠，木然地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就像荒野的游魂一样！少年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叫也叫不出声，那少男已经自荒坟旁边走过，没入草丛之中，竟没注意到荒坟后面有人埋伏。

坟后少年看了这一场悲剧，联想起自己和纳兰小姐分别的情形，心中不禁又是一阵阵酸痛。这时他耳边听得“胡”“胡”之声，似风声，却又不是风声。他看见月亮，记起这是中秋之后的第三个晚上，钱塘江的夜潮，正是在秋季大汛的时候。他茫然地站了起来，循着潮声，就向钱塘江边走去。

钱塘江数十里宽的江面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这时潮还未来，放眼望去，但见天连水水连天，烟波浩森，一望无涯。少年抱着孩子，踽踽独行，听潮音过耳，百喟交集，如醉如痴，直到耳边忽听得一声“杨云骢！”这才如梦初醒，扭过头来。

这一回头，人也立时惊醒，眼前站着的是一个鹰鼻深目的老者，身边还站着两个精壮少年。杨云骢认得这正是纳兰小姐未婚大多锋的师叔，满洲武师“铁掌”纽枯卢，杨云骢初出师门，在回疆柴达木盆地，帮助哈萨克人抵御清兵，曾和他照过面。

纽祜卢面挟严霜，冷冰冰的似笑非笑，神情很是可怕。他双掌交错。拦在杨云骢面前，说道：“杨云骢，别来无羔！你这几年所做的事情，瞒得了纳兰总兵，瞒得了多铎提督，可瞒不了老夫！多铎提督是天演贵胄，纳兰小姐是俺们旗人第一美人，你不只是糟踏了纳兰小姐，简直是糟踏了俺们一族。俺不知则已，知道了须代多铎洗清这个耻辱！”

杨云骢左手抱着孩子，听了这一番话，仍是动也不动，面部毫无表情。这时纽祜卢身旁的两个少年，早已按捺不住，一左一右，双双扑上前来。杨云骢冷笑一声，脚跟一旋，转了半个圆周，猛喝一声，右手接住右面少年攻来的双掌，一接一扭，扭着敌人右腕，轻轻一按，只听得杀猪一般大叫，这个少年已给杨云骢抛出数丈之外！这时左边少年方才攻到，杨云骢身子突地下煞，避过敌人的勾拳，猛的长身，劈面一掌，砰然一声，这人的面孔，立刻像开了五色颜料铺一样，乌黑的眼珠突出，鲜红的面血下流……登时晕倒地上。这时杨云骢手上的孩子，也早给震醒，哇哇地大哭起来。

纽祜卢见两个徒弟一出手就被打成这个样子，怒吼一声，横身一跃，右

掌“直劈华山”，用足了十成力量，兜头就是一掌。杨云骢也不退避，右掌倏翻，也用足十成力量，向上打去。两掌相交，“蓬”然如巨木相撞，这时只听得孩子厉叫一声，竟自杨云骢的手中，震飞出去！杨云骢急一掠数丈，如大雁斜飞，恰恰赶上去将孩子接住。

杨云骢这一掌受得不轻，但纽祜卢却受得更重。他给杨云骢一掌，震得站立不住，跌跌撞撞，直向后面翻出一二十步，这才止得住身形。他以一双铁掌闻名关外，竟吃不住敌人掌力，心中恼怒异常，他一长身，拿出一把精光闪闪的三角锉，这把锉乃是他独门的兵器，名唤“丧门锉”，可作匕首用，也可作短戟使，还能用以打穴，端的厉害非凡！这时杨云骢也已结束停当，将孩子用绣带缚在背上，也取出一把光芒闪闪的短箭。

纽祜卢的丧门锉，长仅二尺八寸，杨云骢的断玉剑比他的还要稍短几分。武家的兵器是“一寸短，一寸险”，剑锉交锋，不比长枪大戟，中间有那么一段距离，短兵相接，几如肉搏，精芒闪电，利刃就在面前晃来显去，谁要是稍一疏神，便有血溅黄沙之险。

纽祜卢怒极猛搏，点扎戳刺，迅如怒狮，全是进手的招数。杨云骢背着孩子，孩子又哭个不停，他不敢跳跃，又要分神护着孩子，弄得满身大汗，非常吃力。只是他的剑术，乃是海内第一名手所授，端的非同小可。他兀立如山，见式破式，见招拆招，一口短剑，横扫直击，劈刺斩拦，竟是毫不退让！

两人越打越急，越斗越险，战到分际，那纽祜卢忽然身移步换，快若流星，一闪闪到杨云骢背后，竟然一锉向孩子插去。杨云骢这招本应纵身跃出，可是他怕惊坏孩子，只能平地一转，身子轻飘飘拔起，短剑“举火撩天”，搭着纽祜卢的丧门锉，往上一拔，借纽祜卢的势，夺他的兵器，只一撩，那口锉竟给撩出了手，飞堕尘埃，两人的身法都快，谁也收势不住，纽祜卢锉飞出手，人也扑了过来，杨云骢身形方才下落，离地还有少许，就给他撞个正着；这时背上的孩子又是一声厉叫，那声音也已经沙哑了。杨云骢心中一慌，未及躲避，胸口竟给击中一掌，而他的短剑也趁势一送，直插入纽祜卢胁下，插得只留下剑把。

这一下，两败俱伤，杨云骢一剑插出之后，人再也支持不住，只见眼前金星乱冒，地转天旋，他知道要糟，急急向地面一伏，免得向后跌倒，压坏了孩子。

那边纽祜卢也已重伤倒地，双眼血红地瞪着。两人相距不过四五尺之遥，可是大家都不能起来扑击了。两人就这样的瞪眼望着，夜风中回荡着孩子沙哑的哭喊声，这景象，这气氛，的确令人惊心动魄。

过了片刻，纽祜卢挣扎着在地上蠕蠕而动，用手腕抵地，竟然慢慢地向杨云骢这边爬过来。杨云骢大吃一惊，也试着移动，可是全身绵软无力，才想用一点劲，喉头已是一阵阵腥气直冒，一口口鲜血直咯出来。纽祜卢号称“铁掌”，杨云骢给他打得正中心口，掌伤比剑伤更重。

杨云骢眼看着纽祜卢像临死前的狰狞野兽一样，蠕动移来，自己却是毫无办法，心中又气又急，不觉晕了过去，经过了好一会子，耳中忽听得有人反复叫：“杨大侠！杨大侠！”这才悠悠地醒过来，只见面前站着的，正是那个在荒坟前面与满洲武士拼斗，后来给少女打了一个耳光的大孩子，他十分诧异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怎知道我是谁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那少男却并不答他前面的问题，两眼茫然无神，忽然大声说道：“我想

投河！”

杨云骢冷然问道：“那你又为什么不投？”少男道：“见着你这个样子，我如何能跳下去？杨大侠，我认识你，好多年前，你在我们舵主家里作客，我见过你。不过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。”

杨云骢以手腕撑地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现在不能投河，将来更不能自寻短见。你受了委屈，跳水一了百了。但你的许多师友，他们为了光复汉族，受了更大的冤屈，或死或伤，你们年青人不管，却为了点点小事，寻生觅死。如何对得住他们？”杨云骢这时，头微微上抬，凝视着少男，面容显得十分严肃。他的声音低沉嘶哑，但每一句都如暮鼓晨钟，震撼着少男的心。

少男看着面前的杨云骢，这位名震江湖的大侠已经是力竭声嘶，快死的人了。他微现愧作之色，说道：“我听大侠的吩咐。”

杨云骢挣扎着将自己的汗衫一扯，撕下了一大幅，突然将右手中指，送进嘴里一咬，鲜血直冒出来，他连哼也不哼一声，就在汗衫上振指直书，把少男看得呆了。

杨云骢写完后，叫少男过来将汗衫取去，断断续续说道：“你把这幅血书拿去，并将我的短剑为凭，抱着这个孩子，上天山去见我的师父晦明禅师，他会教给你天下独步的剑法！”说完之后，好似大事已了，双目一合，就此再不言语。

这时残月西沉，曙色欲现，钱塘江远处现出了一条白线，轰轰之声远远传来，少男藏好血书，背着短剑，抱着女孩，凝望江潮，心中也说不出是个什么味儿。就在此时，远处又有蹄声传来，少男再一凝听，似是一个清脆的女声，在高叫着“大哥！”他突然长叹一声，把长衫除下，鞋子脱掉，往水面一扔，人也躲进了岸边的柳树丛中。

来的是两男一女，那女的正是刚才打他耳光的少女，她纵马驰来，不断地叫着“大哥，你躲在哪里？你出来啊！”那两个男的，却一路劝她。

这几个人一到江边，见尸横遍地，都呆着了。一个男的，忽然大声叫道：“这不是杨大侠？哎哟！杨大侠，杨大侠，你怎么了？”他跑上前去抚视，见杨云骢鼻端己没有气息，不禁惊叫起来。心想：杨云骢是晦明禅师的衣钵传人，剑术武林罕见，怎的却会死得这样惨？

这时那女的却又是一声惨叫，朝沙滩便跑，好像要跳进钱塘江去。两个男的放眼一看，只见江面上飘着一件长衫，沙滩上有两只鞋子！

猛然间，钱塘江的怒潮骤起，轰隆轰隆之声响如雷鸣。白堤上雪花乱喷，怒潮如万马奔腾，一霎间已涌到堤边。两个男的惊叫的一声，飞掠而前，拉着少女便退。饶是他们退得这样快，还是给浪花溅了一身！

直到这些人完全退去后，少男方才从柳树丛中出来，一步一步，朝北方走去。欲知这少男少女究竟是何人？杨大侠和纳兰小姐有何关系？请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回一女独寻仇 十六年间经几劫群雄齐出手 五台山上震三军

山西五台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，其上的清凉寺，据说是东汉时所建，千余年来，香火不衰。自清朝康熙皇帝登位以后，几次上五台山礼佛，重修古刹，再建金身，更把五台山的灵鹫峰下，变成了佛教最大的丛林。

这一年是康熙十三年，正巧碰上清凉寺文殊菩萨的开光大典，大典在三月二十九举行，可是方过了年，善男信女已自各地而来，山上的五个大铜塔，

每层都嵌满佛灯，从新正起就昼夜通明，真是殿宇金碧，妙相庄严。

临到开光大典这天，这份热闹更不用提啦，一大清早，山岗、松林、峡谷、幽涧，都挤满了人，有的是佛教信徒，有的是专诚来观光看热闹的人。

在这些人中，有一个三绺长须、面色红润、儒冠儒服的老人，和他同来的是一个俊俏的美少年，说话却带着女音。这两个人说来大有来头。儒冠老者名叫傅青主，不但医术精妙，天下无匹，而且长于武功，在无极剑法上有精深造诣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书画名家，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奇士。

那美少年却是一位女扮男装的小姐，名叫冒浣莲。她的父亲叫冒辟疆，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名士，当时的名妓董小宛慕他之才，自愿做他的侍姬。董小宛也是诗词刺绣两俱精妙的才女。两人意气相投，十分亲爱。不料后来因董小宛艳名远播，竟给洪承畴抢进宫去，献给顺治皇帝，被封为贵妃。冒辟疆失去董小宛之后，终日郁郁寡欢，竟尔抑郁告终。

傅青主是冒辟疆生平挚友，冒辟疆死时，冒浣莲不过三岁，因为她的身世另有复杂之处，冒辟疆怕她受族人歧视，便托傅青主照料。因此冒浣莲自幼跟随这位世伯，倒也学了一身武艺。

这天清早，两人也随众观光。傅青主左顾右盼，好像兴趣很高；而冒浣莲则面容沉郁，好像有很大的心事。傅青主在顾盼之间，忽然微咦了一声道：“莲儿，你看那两个人。”

冒浣莲抬头一看，不觉吓了一跳。原来前面的两人，一个活像吊死鬼，身长七尺来高，瘦削得像一技修竹，面色又是白惨惨的，怪是吓人；另一个却肥肥矮矮，头大如斗，头顶却是光秃秃的。

冒浣莲本来很是沉郁，瞧见这两个人的怪相，一惊过后，不觉“哧”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那两人听见笑声，回过身来，瞪眼待找，傅青主忙拉她的衣袖，在人丛中混过，然后低低地告诉她道：“这两个人乃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高的那个叫丧门神常英，矮的那个叫铁塔程通。你有事要办，何必去惹这两个活宝？”

两人行了一会，忽然冒浣莲又是轻轻地怪叫一声，对傅青主说：“伯伯，你看那个和尚！”傅青主依着所指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个方面大耳的和尚站在人丛之中，周围的人虽然你推我拥，却总是挨不近那个和尚，他一走动，周围的人就似乎自动给他让路一样，总挪出一点空隙来。傅青主看了，不禁又是微“咦”一声，说道：“怎么这个野和尚也来了。这个和尚从来不念经礼佛，也不戒荤腥，专一欢喜在江湖上管闲事，人称他为怪头陀通明和尚。”

这时东面山坳又过来一簇人，有几个汉子，牵着猴儿，背着刀枪，打锣打鼓的，似乎是卖解艺人。为首的一个妇人，虽然荆钗裙布，可是却仪态万方，容光逼人，很有点贵妇的风韵。傅青主瞧了一眼，悄悄地对冒浣莲道：“这个妇人不是寻常的卖解女子，瞧她的眼神，足有二三十年的内家功力。”

傅青主和冒浣莲一路谈一路走，不觉越过好几堆人。前面那个怪头陀也行行企企，东张西望。傅青主不愿和他照面，正想拉冒浣莲从旁的路走，忽见一个少年，好像是发现那怪头陀的奇迹，不服气似的，故意向前撞去。傅青主暗暗说了一声：“要糟！”只见通明和尚双肩一耸，那个少年跌跌撞撞地收不住脚步直撞出来，一连碰到了几个人，直撞到冒浣莲身上。那个少年似是给撞得发急了，不假思索地一手向冒浣莲抓来，想将身形定住。不料这一手抓去，正是朝着冒浣莲的胸部，冒浣莲满面通红，伸手就是一格，双臂相交，只觉来人气力甚大，自己本想用无极掌的擒拿法将他摔倒，却给他反

手抓住手臂，羞得冒浣莲双臂一振，运用内力，将少年直逼出去。

那少年趁着一抓之力，己将身形定住，虽给冒浣莲逼退，却不再跌跌撞撞了，只是他刚才一手抓住冒浣莲的臂膀，感觉滑腻腻的，似乎是个女子，心中一惊，定住身形之后，急忙回过身来道歉，见冒浣莲是个少年，才放了心。冒浣莲这时看清楚这个少年，见他面如冠玉，温文之中带着英气，不由得又是满面飞红，见少年赔罪，没奈何只得还了一揖。

那个和尚这时转过头来，向少年哈哈笑道：“撞你不倒，算你本事，咱们以后再见。”傅青主在和尚转头时，已把头别过一边，总算没有亮相。

风波过后，傅冒二人，又是边谈边行。不久就到了山上。只见寺前大队旗兵，分列左右，寺前两三丈方圆之地，却是空荡荡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冒浣莲正觉得惊异，只听得旁边的人也在吱吱喳喳的谈论。一个老者说：“看来这次皇上不会亲来了，既没有黄绫铺道，也没有仪仗队，连守卫在寺门的也只有这么寥寥几十个人。”另一个好像乡绅模样的人哼一声道：“这事要问我们才知道，皇上前几次来进香都是我们绅衿接驾。这次是鄂亲王多铎代表皇上来，鄂亲王一向不欢喜铺张，他出巡时，有时只带几个亲兵哩！”又一个带者江浙口音的商贾问道：“你说的鄂亲王多铎，是不是十多年前做过两江提督的多铎？我记得他那时在杭州大婚，那才叫热闹哩。只是在大婚前夕，前朝的鲁王余部劫狱，闹得满城风雨，第二天大婚，老百姓们都不敢去看热闹。”那个乡绅笑道：“你吹牛吹出破绽来了，既然都不敢去看，你又怎知他的大婚热闹？喂，他大婚前夕的劫狱事情是怎样的？你说说看。”那商人先是面红红地应了一声：“是我胆大，在门缝里偷看哩。”跟着见乡绅对劫狱事情很有兴趣，也就得意洋洋地拉他过一旁哇啦哇啦地谈起来。

冒浣莲见他们谈论不相干的闲事，懒得注意。这时又听得旁边有两个秀才模样的人谈论道：“不知何故当今皇上对五台山特别有兴趣，登位不久，就接连来了几次，这次开光大典却又不来。喂，听说大诗人吴梅村有一首诗就是咏皇上来五台山进香的，你记得么？”他的同伴说：“我从京中来，怎会不知道。京中传遍这首诗，只是大家都解不通，觉得很奇怪。那首诗道：‘双成明靓影徘徊，玉作屏风壁作台。薤露凋残千里草，清凉山下六龙来。’双成是古神话中西王母的侍女，这首诗咏进香，不知怎的会拉扯到美丽的仙女上去？不过吴梅村是先帝最宠爱的文学侍丛之臣，这诗大约会有点道理。”

冒浣莲听他们这样说，心中一动，不觉呆呆地看住他们，那两个秀才发现了，微微一笑。冒浣莲搭讪问道：“怎的那寺门现在还是紧紧关住，而且门前几丈方圆之地空荡荡的没一个人？”旁边一个老者插嘴答道：“小哥大约是初次观光这类大典，不知道规矩。这庙门前的第一技香要待鄂亲王来点，然后打开庙门，再由鄂亲王在文殊菩萨面前上第一炉香，然后才做法事，招待各方善男信女进去随喜。”

正谈论间，忽听得山下呜锣开道，彩旗招展，一队旗兵拥着一乘八人大轿自山下上来，不多时已到清凉寺前，轿前有两个大灯笼，写着“鄂亲王府”四个大字。

这时半山腰处，又是一阵阵人声起哄，傅青主、冒浣莲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军官硬从人丛中闯过，飞步上山，背后还跟着一个披着大红僧袍的喇嘛僧，傅青主见了，眉头一皱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这个魔头，也从万里之外赶来观光？”

冒浣莲见傅青主满面惊疑之色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，难道比通明和尚

还厉害？”傅青主悄声道：“你现在别问，过后再告诉你，今天准有热闹看哩！”

这时朝阳初上，五台山上空的云雾，像给一只巨手突然揭去一样，涌出金光万道，映起半天红霍。在变幻莫测的云彩之中，现出血红色的日轮，照得满山满谷，都是春意，这时鄂亲王的绿呢翡翠大轿已停放在清凉寺前，在红日迫射下，泛出悦目的丽彩。

正在这个万人屏息、静待鄂亲王出来上第一炷香的时候，忽然从清凉寺侧，转出一个娉停少女，面上披着轻纱，手里拿着一住香火，在庙门前将香插下，旁若无人的迳自礼拜起来。这一下突如其来，吓得亲兵们手忙脚乱，急急大声呼喝，赶上前去将少女两手捉着，少女也毫不反抗，让他们似捉小鸡似的，捉到鄂亲王的大轿前面。亲兵们似乎是要让鄂亲王亲自发落。

这突如其来的怪事，连傅青主也吓了一跳，正决不定应否出手援救之时，突见那少女双臂一振，两名亲兵，直给摔出一丈开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少女嗖的一声，拔出一把精芒耀目的短剑，左手一掌把翡翠轿门震得碎片纷飞，右手一剑便插进去，大声喝道：“多锋，今天是你的死期！”

轿子里的人微微哼了一声，一反手就将少女的手臂刁住，少女正待用力再插进去，睁目一看，忽然惊叫一声，慌不迭地抽出剑来往后便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地又是一个少年，自入丛中一掠数丈，三起三落，似大鸟般飞扑而来，人未到，镖先发，一出手就是二枝连珠镖，迳向轿中飞去！

那少女惊魂甫定，见飞镖连翩而来，忽然纵起用短剑便格，本来照她的武功，这几枝飞镖，原不难尽数打落，只是她心灵刚刚受了震荡，神志未清，这一格一挡，只打落了两枝飞镖，第三枝还是射人轿中。

在场的江湖好汉见少女突然反敌为友，救援起多铎来，都大惑不解。又见第三枝镖射入轿中，竟是毫无声息，就似泥牛入海一样。通明和尚这时己挤到人堆前面，突然振臂大呼一声：“不要放走多铎！”那些卖解艺人和丧门神常英。铁塔程通等一千人众，便纷纷自人丛中跳了出来。

这时那发暗器的少年，也快跑到轿前，猛然间轿帘开处，一枝飞镖似流星闪电般直射出来，那少年大叫一声，给飞镖打个正着！这时，几百名亲兵，一半围着轿门，一半拒敌，另有几个裨官牙将，武功较好的，便跑去要活捉这发暗器的少年。

冒浣莲在旁瞧得清楚，发暗器的少年正是刚才与自己相撞的那个人。再一看时，只见那披着面纱的少女，运剑如风，已杀人重围，将少年一把拉出。那少年左臂中了一镖，血流如注，幸好不是伤着要害，还能勉强支持。

这时清凉寺前已形成混战局面，观光人众，四散奔逃，通，明和尚一把戒刀舞得呼呼风响，锐不可当，只是那些亲兵们也是久经战阵的兵士，虽给他们打了进来，却并不显得慌乱。

丧门神常英和铁塔程通二人，一个使丧门棒，一个使五花斧，一面杀，一面喊，“多铎贼子，还不出来纳命！”喊声未了，只见那乘绿呢大轿轿帘骤揭，走出一个风姿绰约，仪态方方的贵妇。只见她神气悠闲，轻移莲步，微启朱唇，问道：“你们都找鄂亲王有什么事？”

这一下大出意外，寺前骚动顿时平息下来，常英、程通不再吆喝，通明和尚垂下戒刀，亲兵们也横刀凝步停下手来。通明和尚等一干人众是鲁王旧部，此来为的是找多锋报仇。原来在满清入关之后，南明政权，还继续了一些时候，抗清军民先后拥立过福王、鲁王、桂王等明朝宗室，鲁王就是东南

志士张煌言、张名振等拥立的。鲁王建都浙江绍兴，自称“监国”，维持了五六年小朝廷的局面，后来给多铎麾下大将陈锦所平。鲁王余部在杭州密谋复国，又因秘密泄漏，数百人被擒，关在杭州总兵大牢，后来在多锋大婚前夕，越狱逃走，一场混战，又牺牲了许多人。因此鲁王旧部和多铎仇深如海，事过十六年，还聚集到五台山来，要把多铎生擒，活祭死者。

他们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儿女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多铎的家属，他们是不愿残戮的。这番突然见多铎的大轿，走出的却是个贵妇，虽情知必是多铎的土妃，一时间也给窒住了。

两边僵持了片刻，情势很是尴尬。鄂王妃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若没有什么事，你们就散去吧。”说罢推开寺门，便待进去。常英抡起丧门棒，大叫一声道：“镖伤张公子的就是这个贼婆娘，她既与我们为敌，众兄弟何必饶她？”一抖手，几枚丧门钉，直朝她背后打去，鄂王妃理也不理，听得脑后一响，一反手就把几枚丧门钉完全抄在手中，她接暗器的手法，竟是非常的纯熟！通明和尚等大怒，展开兵刃又冲杀起来，鄂王妃在鼓噪声中，己进入情凉寺去了！

这时山下又是金鼓齐鸣，一彪军马，急步赶上山来。

鼓角齐鸣，戈矛映日，在满山纷乱之中，这彪人马的先头部队己赶到灵鹫峰下清凉寺前。这彪人甲胄鲜明，右手持刀矛，左手持铁盾，碰到兵刃来袭，便举盾先迎，刀矛随出，只听得“当！当！”之声，震耳欲聋，不消片刻，便把清凉寺团团地围了起来。这彪人马是满清的禁卫军，专负皇宫和各亲王府的守卫之责，比御林军还要精选得多。

那披着面纱、手持短剑的少女，正掩护着那受伤少年，突围而出，她左边一兜，右边一绕，行前忽后，行左忽右，远施暗器，近用剑攻，迅如灵猿，滑如狸猫，专从缝隙里钻出来，看看就要突围，忽然迎面碰着这彪人马，正待绕道而行，蓦听得一声猛喝：“往哪里走！”一口长剑，疾如闪电地袭到！

披纱少女身躯一伏，右臂斜沉，长剑呼的一声从头上砍过，她猛的一长身躯，短剑倏然翻上，横截敌人手腕。这招使得十分险恶。不料敌人武功也极深湛，竟不撤剑回救，迳自手腕一旋，也用剑把敲击少女手腕，两人一沾即走，各自以攻为守地避了险招，双方都暗暗惊诧。

少女抬头一看，只见和自己对敌的人气宇轩昂，身材魁伟，料知不是寻常人物，正思疑间，猛听得一声大喝：“兀那不是多铎贼子！”少女大吃一惊，只听得对手傲然答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识破多铎，大声喝问的正是丧门神常英和铁塔程通二人，他们距离多锋较近，舍命地抢了过来。这时少女的短剑也越攻越紧，但多铎腕力沉雄，少女的剑一给碰着，手上就是一阵酸麻，而旁边那位受伤少年，又因失了自己掩护，竟给多铎的牙将击倒，横拖活拽去了。

这时常英、程通已然赶到，叫声：“姑娘稍退！”披纱少女狠狠地盯了多铎了一眼，自知在如此形势下难于取胜，也便撤剑抽身，先去援救那少年同伴。

常英程通来势十分凶猛，一连击倒了十几个禁卫军，多铎大怒，喝道：“众将退后，待我独擒这两个贼人！”长剑一挡，火星蓬飞中，把常英的丧门棒削去了棒头，但多铎的铁盾也给程通一斧劈裂，多铎索性把铁盾抛掉，展开关外长白山派的风雷剑法和两人大战起来！

多铎出现后，形势大变，通明和尚等一干人众，纷纷向多择这边杀来，

禁卫军虽然厉害，可是在山地上到底不易阻拦，竟给他们渐渐杀近……

程通常英二人是江湖上出名的猛汉，兵械既重，力气又大，和多铎打起来，正是半斤八两，酣斗起来，只见常英的丧门棒如怪蟒毒龙，横冲直扫；程通的两柄板斧如山移岳动，重重压来。但多铎的功力也非同小可，长剑展开，挟着风雷之声，吞吐抽撤，时如鹰隼飞天；击刺截斩，时如猛虎伏地，一道剑光，裹住两般兵器，竟是毫不退让。

酣斗中通明和尚横眉怒目，大喝一声，举刀猛劈。长剑戒刀碰个正着，一声巨响，火花蓬飞，两人都碰得虎口发热，通明和尚更不换招，欺身直进，顺手一刀，便切多铎脉门，多铎微微一闪，剑招倏变，反圈到通明和尚背后，举剑便搠，通明和尚头也不回，听风辨招，反手一刀，斩敌人手腕。多铎若不收招，定必两败俱伤。

多铎到底是个亲王，通明和尚敢拼性命走出险招，他却不敢。他急得“ 大弯腰，斜插柳 ”，躲身换步，把搠出的剑硬撤回来。他也微微有点胆怯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旁的禁卫军已是如潮涌来，替他挡住那班江湖好汉。这时多铎带来的人马，陆续上山，自山脚到半山。婉蜒如长龙，密密麻麻，总有二三千人，金鼓齐鸣，满山呐喊，声势极盛，竟似冲锋打仗一样。

那卖解女人突然打出一枝袖箭，嗤的一声，发出一道蓝火，直上遥空。这火箭是个讯号，一发出后，鲁王余部连呼速退，分头杀出，爬上山去。

多铎扭头一看，和卖解女人对个正着。他本想拦截通明和尚去路的，这时也改变了主意，飞步便追那个卖解女人。

那卖解女人身法好快，多锋大步追去，禁卫军两边闪开，不知不觉给她引上了灵鹫峰险峻之处。多锋一看，只见奇岩怪石，突兀峥嵘，峰回路转，凹凸不平，禁卫军在山腰下追逐鲁王的旧部，高峰上只有自己和那卖解女人。心念一动，不禁踌躇，那卖解女人好像知道他的心意一样，回头一笑，扬手就是一技蛇焰箭向他射来，多锋引身一闪，蓬的一声，一溜烟火就在他身旁掠过，把附近野草烧将起来，那女的止步凝眸，横剑睨视，好像很看不起多铎的神气。

多铎心中有气，心想自己大小数百战，战无不胜，难道怕一个女人，而且这个女人的相貌，很像浙南“ 女匪首 ”刘郁芳的模样，把她除掉，对朝廷大有好处。

多铎档案中的“ 浙南残匪 ”就是前明鲁王的余部。因为鲁王的小朝廷是多铎灭掉的，因此他后来虽然卸了两江提督之职，有关江浙鲁王旧部活动的情形，地方官吏送来的文书，兵部也总备一份副本给他，并征询他的意见。这个“ 女匪首 ”刘郁芳是最近几年才崛起的，以前的“ 匪旨 ”刘精一是鲁王部下一员大将，刘郁芳是他的女儿，据地方官送来的文书报告，自刘精一死后，鲁王旧部就公推刘郁芳做首领，那时她还未满三十岁，年纪轻轻，可是鲁王余部对她都很服贴。多铎在档案中曾见过她的图像，因此一见便觉好生面熟。

这时多铎给她一逗，忍不住挺剑便动，待得多铎一剑劈来，她微一侧身，青钢剑向左一领，多铎欺身直进，用力一拍，想将刘郁芳的剑拍掉，不料这一剑拍去，反给刘郁芳的剑搭上剑身，轻轻一引，借力打力，多铎身子竟给带动，移了两步。多铎趁前倾之势，疾的翻剑倒绞，化了刘郁芳的内劲，一团寒光裹着了刘郁芳的兵刃。

刘郁芳的无极剑法，兼太极武当两派之长，机灵到极，在多锋长剑翻绞

时，也趁势一卷，“回风戏柳”，“当”的一声将多铎的长剑荡开。她又是撤剑抽身，未败先退。

多铎气往上冲，大踏步追去。忽然间，只见刘郁芳像飞鸟样，跳在两峰之间相连的一个石梁上，这石梁宽不到三尺，约有十余丈长，两边是险峻奇峰，底下是百丈深谷。多铎追得很急，收势不住，想也不想便飘身跳落石梁。刘郁芳秀眉倒竖，青钢剑如银虹疾吐，和多铎就在这绝险的石梁上大战起来。

刘郁芳胜在身法轻灵，多铎胜在功力深厚。这一番交手，只听得剑风虎虎，两人都给精光冷电般的剑气罩住，斗了一百多招，兀是未分胜负。这时禁卫军和通明和尚等一干人众，也已经追逐到了灵鹫峰上，众人一见多铎和一个女人在绝险之地拼命斗剑，都不禁惊骇起来，两边的人都是一面混战，一面注视着石梁上舍死忘生的恶战！

傅青主、冒浣莲二人，这时也箕踞在一块岩石之上作壁上观，看了一会，冒浣莲道：“傅伯怕，你看那卖解女使的是不是我们本门的无极剑法？”

博青主若有所思，半晌答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算起来她该是你的师姐。二十多年前，我的师兄单思南和鲁王部下的大将刘精一交情很好，认了刘精一的小女儿做干女，从六岁起就教她练功，单思南的剑法自成一派，以无极剑法揉合武当剑法，刚柔兼济，和天山晦明禅师并称当世两大剑术名家。这女人准是刘精一的女儿无疑了。可惜她的功力略逊于多铎，要不然只论剑法，早就该赢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下面两人越斗越急，猛然间刘郁芳剑交左手，虚晃一招，多铎一剑劈去，刘郁芳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倒翻出三丈开外，右手一扬，一件黑忽忽的东西当头罩下，这是她的奇门暗器“锦云兜”，用钢丝织网，网的周围是月牙形的倒须。多铎措手不及，肩头给“锦云兜”兜个正着，倒须扣着皮肉，刘郁芳用力一拉，鲜血缕缕汩汩而出。多铎微微哼了一声，仍是挺着，手中剑上遮下挡，把门户封得很严。

刘郁芳运剑如风，狠狠攻上。多铎正危急间，猛听得左面绝壁之上一声大叫：“我来也！”另有一声吆喝：“楚昭南，你干么？”语声未了，突有一人似流星飞堕，恰恰落在石梁之上，身形未定，便是一剑撩去，把“锦云兜”的百炼钢绳斩断，拦在多铎前面，便和刘郁芳交起手来。多铎把倒须拔出，正待后退，忽见石梁那端又是一个和尚笑嘻嘻地拦住去路。多铎一看，正是那个怪头陀通明和尚，心中又惊又怒，长剑一摆，只得再度和通明拼命恶战！

楚昭南突然现身，把在场的好汉都吓了一跳。傅青主也皱起眉头，对冒浣莲说：“我今晨说的魔头便是此人，他在江湖上被称为‘游龙剑’楚昭南，乃是晦明禅师的徒弟，二十年前和他的大师兄杨云骢并称天山二剑。可惜两人性格刚刚相反，杨云骢是豪气干云，终生为复国奔跑；而楚昭南却热中利禄，终于被大汉奸吴三桂网罗了去，做了他军中的总教头。杨云骢离奇死后，天山绝艺，只他一个传人，他更是横行无忌了。”

这时，在那两峰之间相连的石梁上，两对人斗剑，连转身也不可能，场面更是惊险无比。那楚昭南的剑法果然神奇，刘郁芳的青钢剑本来迅捷无比，旁观的看来，好像明明就要刺中楚昭南的要害了，可不知怎的，总给他把来势消于无形，连看也看不清楚他是怎么避开而又是怎样反攻的。傅青主看了一会，对冒浣莲说：“看来非我出手不行了！”话声未了，只见楚昭南剑招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上，刘郁芳招架已显得很是艰难。傅青主叮嘱了冒浣莲

一声：“你别乱走！”双臂一振，就如大雁一般，往下飞去。

这时恰好楚昭南角了一招“极目沧波”，指向刘郁芳胸部，刘郁芳的青钢剑给他荡开，撤剑已来不及。傅青主到得恰是时候，右手无极剑凌空下击，左手一把抓住刘郁芳臂膀，运内家功力，向后一抛，刘郁芳借着这一抛之力，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，轻飘飘的似羽毛一样落在那边的危崖之上。

楚昭南举剑一挡，觉来人内劲甚大，自己本想趁他身形未定，将他迫下深谷，不料双剑相击，只觉有一股大力推来，反给震退了两步，不禁心内暗惊，但自思天山剑法独步海内，来人纵是功力深厚，也难逃剑下。于是，更不思量，一口剑疾的施展开来，剑剑狠辣，全是指向敌人要害！

傅青主挟数十年内家功力，凌空下击，不能将楚昭南击倒。心中也是暗暗吃惊。瞬息之间，两人已斗了五七十招，双方全是毫不退让。两口剑闪电惊飘，越斗越急，远处望去，只见银光波涛之中裹着两条黑影，浮沉起伏，连通明和尚等一干好手，也自骇目惊心，紧张得连气也透不过来！

楚昭南越战越勇，剑招越来越快。傅青主却剑招倏变，越展越慢，但饶是楚昭南如何迅捷，却总是攻不进去，剑尖不论指到哪儿，都碰着一股回击之力。傅青主手上就像挽着千斤重物一样，剑尖东指西划，似乎甚为吃力，但却是剑光统绕，好像在身子周围筑起了无形的铁壁铜墙。楚昭南是识货的人，知道这是最上乘的内家剑法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楚昭南攻不进去，傅青主也杀不出来。两人都有点着急了。就在这僵持的时间，猛然间傅青主剑招一撤，门户大开。楚昭南一剑刺将入来，傅青主微微一闪，手中剑突然一闩，将楚昭南的剑锋锁住，左手闪电般的当头劈去。楚昭南猝不及防，右手剑一挺一卷，也以左掌迎击上去，只听得蓬然一声，接着满山惊呼，两人都似断线风筝一般，向石梁下的万丈深谷堕去。博青主堕到半山，触着了崖石旁边伸出的虬松，一把拉住，就止了下堕之势；楚昭南却如弹丸一般，在半空中翻了几个筋斗，直落谷底！

这时多铎也给通明和尚步步进迫，一直迫到石梁的一端，再退就是绝险的危崖，而危崖上又有刘郁芳持剑守着！

这时多铎带来的禁卫军已全数登山，观光的善男信女哭号震天，鲁王的旧部也有许多还未突围。而禁卫军的神机营弓箭手也张强弓，飞羽箭。向刘郁芳等已突围的人射去。虽说危崖绝壁，弓箭很难瞄准，可是形势也很危险，刘郁芳目睹混战，耳听呼声，突然又发出一枝火箭，喝令通明和尚停手。

通明和尚愕然止步，正思疑问，只听得刘郁芳喝问道：“多铎，你还想不想活命？”多铎装出毫不在乎的神气说道：“想又怎样？不想又怎样？”刘郁芳道：“如果你想活命，你就叫禁卫军罢手，我们今日彼此不犯，同时你也不准滥捕一个老百姓。”多铎想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以后又怎么样？”刘郁芳道：“以后是以后的事。你当然不会放过我们，我们也不会放过你！”多铎哈哈笑道：“这还公平，就这佯办吧！”长剑一指，发出号令。

果然军令如山，传达下去。片刻之间，刀剑归鞘，强弓挂起，被围的鲁王旧部走出来，观光的人们也鱼贯下山了。

通明和尚横刀凝步，目送多铎大踏步走过石梁，恨得牙痒痒的，另一个更痛恨多铎的是那个披纱少女，她身倚石崖，手探怀中，似乎是想摸出暗器。丧门神常英在她背后，急忙拦阻道“姑娘，可别胡来！我们首领已发下命令，不能失信于人。”

傅青主这时己爬了上来，刘郁芳重新以礼相见，谢过这位多年不见的师

叔。待多铎走过石梁，她也率领一干人众，翻过灵鹫峰，从另一面下山了。披纱少女虽然不是她们一路，也给邀请同行。

一路上大家都很少作声。功败垂成，免不了有点丧气。可是大家也谅解刘郁芳的做法，轻重权衡，拿许多人的性命和多铎相换，也是不值得的。刘郁芳的兴致似乎还很不错，她见到冒浣莲明艳照人，举止娴雅，从心底里就欢喜她，一路逗她说话。只是冒浣莲却似乎郁闷未消，谈话之间，显得有点儿心神不属的样子。

这班人的脚程很快，翻过高峰，穿过幽谷，走了十余里的山径，也只不过花了一个时辰。不久就到了一个山庄，庄前已经有许多人相候。

刘郁芳对傅青主道：“这是江湖前辈武元英的庄子，我们此来，就是借他的庄子驻脚的。”傅青主问道：“你说的想是终南派的名宿武元英？我和他也是多年的朋友了。”刘郁芳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说时，庄子里己有人出来禀报，那人是留守的鲁王旧部，自在刘郁芳耳边说了几句，只见刘郁芳蹙起眉头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！烦你先进去禀告庄主，我们在别院稍歇，料理一点事情。然后再拜见庄主和韩总舵主。”通明和尚问道：“可是天地会的韩志邦总舵主来了？”刘郁芳说道：“正是。”一班人都很高兴，可是却又像有些什么顾忌似的，不敢在刘郁芳面前谈论。

刘郁芳率领通明和尚等一班人众进去，傅青主、冒浣莲和披纱少女也一同行进，坐定之后，刘郁芳面容庄严，突然对披纱少女道：“姑娘，你可别怪，我们素来恩怨分明，今天你护了多铎王妃，却又舍命救我们的张公子，我们实在莫测高深，不知姑娘你，能否赐告来意？能否以真容相见？”披纱少女默不作声，慢慢除下轻纱，忽然间，全场目光都注意着她，有的人且发出了怪声！

那披纱少女缓缓除下轻纱之后，一霎那间众人都呆着了。她的面貌，竟然和多铎王妃一模一样，只差身上没穿着旗装。通明和尚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是旗人还是汉人？”少女横了通明和尚一眼道：“我自然是汉人。”程通问道：“姑娘的芳名、师门，能否见告？”少女笑道：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，名字不过是个记号罢了，为了称呼方便起见，你们就叫我做易兰珠吧。至于师门，以我这样一个不成材的女子，可不愿亵渎他老人家的名字。”

易兰珠环扫了众人一眼，她自然看得出众人疑惑的神情，于是提高声音说道：“至于问我为什么救护多铎王妃，我想各位都是英雄儿女，不用我说，也知道这个道理，我本意是要刺杀多铎，哪知却碰到了王妃。我自然不忍刺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！而她打伤张公子，却是以后的事。”

在少女侃侃而谈时，傅青主偷偷写了一张字条，叫冒浣莲递给刘郁芳看，上面写道，“此女目光散乱，神态异常，定有非常之痛。”刘郁芳知道这位师叔医理精妙，和自己所测也不谋而合。于是一待少女说完，便温言安慰道：“姑娘，你别多心！我们所问，也不过是想结纳姑娘这样一位朋友而已。姑娘，你如不嫌弃，我痴长几年，我可要叫你一声妹子。”于是亲自下去，将易兰珠拉着，叫她坐在自己的身边。易兰珠眼角微润，低声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！”通明和尚等人见她这个样儿，也觉得好生的过意不去。

这时，武庄主已知道傅青主也来了，高兴非常，特别派人来请傅青主过去，说道：“刘姑娘有事情料理，那就请傅大爷先见见面吧。”

傅青主随庄丁过了几重院子，到了一间精致的书房，但见只有武无英一人洁搏相候，两人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，这番见面，真个是感慨万千。两

人谈了好一会子，武无英突然说道：“傅大哥，我有事相托，你可得卖个面子。”傅青主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武元英道：“想托你做媒。”傅青主笑道：“我可没认识什么女孩子。至于随我来的这位冒小姐，她年纪还小哩。”武元英也笑道：“不是想打你这位冒小姐的主意，我说的是你的侄女刘郁芳姑娘。她的父母师父都死了，你是她的师叔，可拿得一半主意。”傅青主问道：“什么人托人做媒？”

武元英重重地喝了一口酒，持着须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个人说起来也不辱没刘姑娘。他就是天地会的总舵主韩志邦。这人不但是豪侠心肠，而且人极忠厚。他本是一个马场场主，清兵来后，他集众创立了天地会，只因连年奔跑，近四十岁还没有成家。”武元英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老了，也不知道年青人的想法了。刘姑娘样样都好，就只是脾气可有点怪僻，一和她提亲，她就不高兴。韩志邦以前帮过她不少忙，也曾托武林同道向她提过婚事，她只是一个劲儿不理，以她这样的人材，也弄到三十出头还未结婚，而且好像不愿意结婚，你说，这可不是怪事？”

傅青主听了，凝思半晌，说道：“我可以代你问问刘姑娘的意思，但答不答应，可是她自己的事。”

两位老朋友又谈了一阵，武庄主道：“我和你去见见韩总舵主如何？”傅青主欣然道：“好”。两人走出客厅，只听得一阵孩子哗笑，有一个稚嫩的声音道：“韩叔叔，你输了，可不许抵赖啦！我要骑马”武元英推门进去，只见一个大汉爬在地上，膊头上骑着一个孩子，拍手哈哈大笑。武元英喝道：“成化，不许闹！”

那孩子一跳落地，大汉也站了起来，紫面泛红，忸怩地笑着，粗豪中带着“妩媚”。武元英不禁笑道：“韩大哥越来越孩子气了，可纵坏了成化这孩子。”说着替傅青主介绍道：“这位就是天地会的韩总舵主韩志邦，这是我的小儿子成化。喂，成化过来拜见傅伯伯，向他讨见面礼。”

武成化今年只有十一岁，是武元英五十大寿那年生的，宝贝得了不得。这时跳跳蹦蹦地过来，手里还拿着棋子，说道：“韩叔叔和我下象棋，连输三盘给我哩！”韩志邦道：“成化这孩子真厉害，我刚刚学了梅花谱，用屏风马来挡他的当头炮进七兵局，谁知这孩子根本不是照棋书行的，这个战法不合棋谱，我可抵御不了啦！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傅青主也笑道：“这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墨守成规可不行罗。”说着，突然叫成化道：“你把棋子完全握在乎里，向我打来，伯伯教你变戏法！”成化看了父亲一眼，武元英笑道：“伯伯叫你打你就打嘛！”傅青主加上一句道：“而且要用打暗器的方法。尽量施展出来，让我看看你的功夫。”成化见父亲不骂他顽皮，还鼓励他打，心中大喜。于是握一大把棋子，双手一扬，用“满天花雨”的打金钱镖手法，向博青主洒去。傅青主哈哈一笑，将手臂缩在袖里，只见棋于纷飞，落处无声，傅青主双袖一展，枚枚棋子相继从他袖中落下。众人下禁大骇，他竟用京戏中水袖的功架，就能把暗器卷去。这种接暗器的功夫，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

武成化这孩子可乐坏了，跑过来就磨傅青主教，傅青主笑着对武元英说道：“我就将这个水袖接暗器的手法，教给成化做见面礼，这份礼怎么样，你满意了吧？”武元英大喜，连说道：“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！”赶忙叫成化磕头。

这时，一个庄丁进来对武庄主说了几句，武庄主道：“刘姑娘既然有空

了，就请他们进来吧。”不一会，客厅外人声嘈杂，通明和尚、常英、程通等纷纷嚷道：“韩大哥，你来了吗？可想死我们了。”说着就冲进来，将韩志邦一把拉着。在通明和尚等后面的，则是他们的女首领刘郁芳，刘郁芳也微微笑着，在落落大方中，显得尊贵矜持。

傅青主在旁看了，暗暗嗟叹。心想，男女之间的事情，真是奇妙。在自己眼中，韩志邦确是一个戆直的汉子，这次知道刘郁芳有事于五台山，又远远赶来，拔刀相助，这份情谊，又岂是普通可比。但看刘郁芳的神情，在尊重之中保持着距离，这头婚事，看来很难撮合。

这时外面又进来了两个人，一个短小精悍，两眼奕奕有神；一个紫铜肤色，长相很是威武。经韩志邦介绍，始知短小精悍的名杨一维，是天地会中的智囊，紫铜肤色的名华紫山，是天地会的副舵主，两人面色，都显得颇为紧张。

刘郁芳待两人坐定后，说道：“以前韩总舵主和我谈过彼此合作之事。我想双方宗旨相同，复国之心，并无二致。我们鲁王旧部，就一齐加入你们的天地会好了。”

杨一维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总舵主和我们都很欢迎。”韩志邦急道：“一维，不是这么说！”通明和尚讶道：“总舵主的意思是——”韩志邦截着说道：“不是我们欢迎你们或你们欢迎我们，彼此合作，就无主客之分。而且我的意思是：应该由刘姑娘做总舵主！我是一个粗人，嘿！嘿！”韩志邦笑了两声，还未想到怎样说下去，刘郁芳已接着说：“还是韩舵主继任的好，天地会在西北已有基础，我们的人数也比较少。”杨一维道：“是呀！我们都佩服刘姑娘，刘姑娘这番话是有道理。”韩志邦瞪了他一眼道：“既然你们都佩服刘姑娘，那就更应该拥她做总舵主！”杨一维很是尴尬，口里说是，心里却巴望刘郁芳推让。

哪知刘郁芳自有打算，并不推让，说道：“既然韩舵主如此推重，我只好不自量力了。”韩志邦大喜，通明和尚也很欣然。只有杨一维暗暗不悦。当下大家议定，择好吉日，再行开山立舵之礼。而且在立舵之前，韩志邦自愿通令各地天地会徒，受刘郁芳约束。

接着大家谈起五台山上大战多铎和楚昭南从滇边赶来的事。刘郁芳道：“这个魔头，的确难于对付，除傅师叔外，我们都不是他对手！这次他给傅师叔震落深谷，我只望能就此除掉他。”傅青主道：“我也制服不了他，我看你们别高兴，以他的功力，未必会跌死。”

韩志邦凝神静听，突然拍掌说道：“我倒想起一个人，也许他制服得了这个魔头。”通明和尚忙问是谁，韩志邦道：“我也未见过他，只知道他叫做天山神芒凌未风。”刘郁芳道：“这个外号好怪！”韩志邦道：“这是一种形如短箭的芒刺，只生长在天山的。非常尖锐，坚如金铁，刺人很痛。他的剑法辛辣，说话又尖刻。所以得了这个外号。可是他在西北的名头可大哩！蒙藏回疆各地的部落都很佩服他，山民牧民和他的交情也很好。只是他总是独来独往，每到一处，就混在山民牧民之中，不容易找。我这次到山西之前，曾派了好几个认识他的弟兄到处找他。”众人听说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，都很惊诧。

韩志邦又谈了一些“天山神芒”的传奇事迹，众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傅青主问道：“这人剑法如此厉害，难道是晦明禅师的另一传人？怎的老朽从未听说过？”

刘郁芳轻轻拍掌，打断众人话柄，说道：“ 暂时不必理什么天山神芒吧，我们先谈谈正经事。第一是张公子今天失陷在五台山，若救不出来，对不住他的父亲。第二是今天多铎带这么多禁卫军来，和他的平常行径不符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满清入关之后，至今三十一年，中原已定。只留下台湾与回疆蒙藏一带尚未收入版图。台湾孤悬海外，不成什么气候；西北与塞外各部落，若能联合抗清，再与台湾作桴鼓之应，或许尚有点作为。我风闻清廷正图经略西北，多铎此来，或许与此有关，我们倒不能不探探虚实。 ”

傅青主问道：“ 张公子是……？ ” 刘郁芳道：“ 是我们先大将军张煌言的公子，也是武庄主的师侄，终南派的第三代弟子。他初出师门，便失陷在敌人手里，非想法救出来不可。 ” 张煌言是抗清的名将，也是以前统率鲁王全军的主帅，大家听了都很歉然。

傅青主毅然起立道 :“ 众英雄如不嫌弃老朽，”我今晚愿与冒小姐探山！” 傅青主武功超卓，自然是适当人选，只是大家不知道冒浣莲如何，一时都未作声。通明和尚嚷道：“ 不如我随傅前辈去？ ” 冒浣莲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 我的武功虽然不济，与傅伯伯同去，或尚不会失陷。 ” 这时院子外一阵鸦噪，傅青主笑道：“ 外面那棵槐树上有一只乌鸦，叫得令人烦躁，浣莲，你把它捉下来吧！ ” 冒浣莲盈盈起立，忽地双臂一张，只一跃便到了庭心，更不作势，身子平地拔起，轻飘飘地直纵上槐树树梢，乌鸦 “ 哑 ” 的一声，振翅欲飞，冒浣莲足尖一点树梢，箭一般地直冲上数丈，乌鸦刚刚飞起，就给冒浣莲一把捞着，跳将下来，众人都看得呆了！通明和尚翘起大拇指道：“ 这样的轻功，去得！去得！ ” 众人哈哈大笑。

当晚，傅青主与冒浣莲换了夜行衣，趁着月暗星稀，从五台山的北面，直上到山顶。五台山五峰如台，是有名的大山，多铎带来的几千禁卫军只能在清凉寺周围山岗警卫，哪里照顾得到全山，傅冒二人，迅如飘风，又是夜色如墨，竟自没人发现。

正当他们从山顶悄悄地降落下来，未到半山，忽地傅青主在冒浣莲耳边道：“ 小心！ ” 身形一起，斜里窜出数丈，冒浣莲也跟纵而到。只见一条人影，带着面罩，蓦地扭过头来。

欲知来者是谁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　浪迹江湖　水尽萍枯风不语 隐身古刹　空灵幻灭色难留

黑夜中冒浣莲只见那披着面罩的少女，一只眼睛露在外面，顾盼之间，光采照人，就如黑漆的天空嵌着一颗星星，又如白水银中包着黑水银。那少女见傅冒追上，灿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各走各的吧！”从别的山径跑了。

这少女的声音好熟，冒浣莲正待追去看看是谁，傅青主一把拉着她道：“别追她，她就是今天出场的披纱少女易兰珠，她一定另有事情，不愿和我们一路。”冒浣莲心想：怎的这少女行径如此神秘？

博冒二人展开绝顶轻功，片刻之间，己到清凉寺前。虽然夜色如墨，可是环绕着清凉寺的五个大铜塔，每个高十三层，每层外面部嵌着十八盏琉璃灯，将情凉寺附近照得通明。而寺前禁卫军巡逻来往，显见防守得很是严密。而当中的主塔面前，又排着一排弓箭手，而且每张弓都是箭在弦上，气氛很是紧张。傅冒二人伏在一块岩石后面，正想不出用什么方法混进去。正思量间，忽然刮过一阵狂风，砂石乱飞。就在这一刹那，那左面的大铜塔第三层正面的三盏琉璃灯，猛的熄灭！黑夜中好似有一条人影凌空飞上，禁卫军哗然大呼，弓箭纷纷向空射去。忙乱中又是一阵狂风刮过，当中主塔第三层正面的三盏琉璃灯又一齐熄灭。傅青主急拉着冒浣莲，呀一声：“快起”，两人趁忙乱昏黑中闪身直出，轻轻一掠，跳上了主塔的第一层塔椽，将手一按，身子凭空弹起，越过了第二层就到了第三层，两人一闪，闪入塔内。傅青主悄悄对冒浣莲道：“今夜有绝顶功夫的武林高手，那琉璃灯是被人以飞蝗石之类的暗器，用重手法打灭的！”外面的禁卫军，闹了一会，不见有人，疑是黑夜飞鸟掠过，又疑琉璃灯是狂风卷起的砂石偶然打熄的，他们索性点起松枝火把守卫，也不再查究了。

主塔内每一层都很广阔，除掉当中的大厅外，还问有几间房间。傅冒二人一闪人内，也以暗器将大厅的几盏灯打灭。不一会，有两个人拿着“气死风”（一种毫不透风的灯宠）出来，嘀嘀咕咕道：“怎的今晚山风这样厉害，外面的琉璃灯熄灭了；连里面的也吹熄了，真是邪门！”傅冒二人更不敢怠慢，一跃而起，闪电般地掠到两人面前，骈指一点；两人还未喊得出来，就被傅冒二人点了哑穴，一把拖出外面，站在塔檐之处，借第四层琉璃灯射下的光线一看，几乎叫出声来！

这两人不是禁卫军，也不是普通的人，从服饰上看，分明是两个太监。傅青主还不相信，伸手往下一掏，说“是了！”冒浣莲羞得把头别过一面。傅青主猛的醒起冒浣莲乃是少女，也觉不好意思。伸手一点。把两人的哑穴解了过来，一手拉着一个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快说，皇上是不是来了？在哪一层？若敢不说，就把你们推下塔去！”

铜塔巍峨，下临无地，两个大监个由得战栗起来，结结巴已他说道：“皇上在第六层。”傅青主一把将他们推进塔内，与冒浣莲腾身便起，连越过四五两层，到了第六层塔外，在里偷窥，果然见有几个太监在里面打盹，室中有一张黄绫帐盖着的大床。傅冒二人心想，帐里睡的一定是皇帝。傅冒二人托地跳将入去，太监们哗的惊叫起来，冒浣莲一把拉开黄帐，伸手便掏。不料帐中人一个鲤鱼打挺，跳将起来，一把精光闪目的匕首，向冒浣莲心窝猛插。冒浣莲身手矫捷，一反手就将那人手腕刁住，匕首只差半寸没有刺到。

那人的武功竟非泛泛，手腕骤的用力往下一沉，匕首虽掉在地上，手腕却已脱了出来，左掌“银虹疾吐”，倏地便挑冒浣莲右时，冒浣莲用掌一格，

竟给震退数步。那人大喝一声，抢将出来，不料傅青主身形奇快，飘风似的欺身直进，信手给了他两个嘴巴。那人正待还击，已给他用擒拿手拿着，用力一捏，全身软麻，再也动弹不得。那人嚷道：“你们胆敢犯上吗？”

冒浣莲见那人身上穿的是“龙袍”，心想怎的皇帝也有这么好的武功。傅青主早笑道：“你还装什么蒜？”他对冒浣莲道：“这人不是皇帝！”原来康熙皇帝即位时，不过八岁，现在也只是二十多岁的少年，而帐中的人，却是三四十岁的汉子。

当下傅青主手持利剑，威胁太监说出皇帝所在，几个小黄门眼光光望着一个老太监，傅青主伸手在他身上轻轻一拍；那老太监痛彻心肺，忙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”

这老太监是皇帝的近身内侍之一，说道：“皇帝不在这里，他虽然是驻在这一层，但这座铜塔底下，有地道直通清凉寺老监寺和尚的禅房，他从地道去看老和尚去了。”傅青主指着那帐中人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老太监道：“他是宫中的巴图鲁（勇士之意，清朝官衔）。”

傅青主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们若想活命，须依我的摆布。”老太监急急点头，那个巴图鲁虽然强硬，但给傅青主制住，知道若不答应，必落残废，也只好答允了。

傅青主随手剥下一个小黄门的服饰，叫冒浣莲披上，装成太监。太监说话行动，本来就像女人，冒浣莲这一伪装，正好合适。傅青主道：“你带我们从地道进去，若地道中把守的人问起，你就说我是皇上请来的太医。”说罢傅青主将室中的小太监一一点了哑穴，要待六个时辰之后，才能自解。料理完毕，傅青主傍着那个巴图鲁，冒浣莲傍着那个老太监，一人挟持一个，说声：“走！”老太监默不作声，伸手在墙上一按，墙上开出了一扇活门，复壁里安有百几级梯子，直通到地道口。

地道中守卫森严，每隔十余步就有一个武士站岗。那个老太监大约是曾跟随皇上在这条地道进出过，武士们一点也不疑心，连问也不问，就让他们往里面直闯。不久，便到了地道的尽头。傅青主冒浣莲挟持着老太监和巴图鲁，凝身止步，在地道的出口处停了下来。上面人声，透下地道，虽然不很清楚，可是却分辨得出那是“游龙剑”楚昭南的声音。傅冒二人吃了一惊，这家伙果然没有跌死！

上面的人似乎越说越大声，傅冒二人只听得一个少年的声音很威严地喝问道：“吴三桂这厮真敢这样？”楚昭南战战兢兢的声音答道：“奴婢不敢说谎。”说完之后，上面忽然静寂了好一会子，傅冒二人正惊疑间，忽地轰隆一声，地道两壁突然推出一道铁闸，傅冒二人愕然回顾，只见那道铁闸已把自己和两个站岗武士都封锁在这一段地道之内。上面楚昭南大声呛喝：“什么人敢在底下偷听？”

原来楚昭南武功超卓，耳聪目明，傅冒一行人虽然放轻脚步，可是到底还有声息，尤其那个老太监的脚步更重。楚昭南听得脚步声行近，却突然停了下来，久久不见声响，不禁起了疑心，悄悄地禀告皇帝。皇帝一想：下面站岗的武士，最近的这对，也距离地道口十丈，不会走近前来，若是主塔中的太监，他们没有自己吩咐，也不会来，而且就是来了，也不会停在门口，既不禀告，又迟迟不进。心中大疑，伸手就按机括，把近地道一段的铁闸开了出来，喝道：“替我进去把偷听的人捉出来。”

地下的傅青主机伶到极，铁闸一开，他就将老太监和巴图鲁点倒，嗖的

一声，拔出佩剑。这时那两个站岗武士也已惊觉，双双扑上前来，但怎禁得傅青主神技惊人，只三两个照面，便给博青主刺着穴道。地道口的铁盖板突地掀起，傅青主喝声“小心！”外面暗器纷纷打了进来。

博青主、冒浣莲展开剑法，浑身上下，卷起寒光，暗器打来，给撞得纷飞，碰在两边石壁上丁当作响。傅青主大叫一声“闯出去！”在暗器如雨中，硬钻出外。无极剑“迎风扫尘”，身随剑进，但见一圈银光，蓦地滚出，冒浣莲也紧紧跟着窜出了地道。

游龙剑楚昭南早已守在洞口，一见人出，当头一剑就劈将下来，傅青主横剑一扫，但听得剑尖上“嗡嗡”一阵啸声，两把剑都给对方荡了开去。楚昭南定睛一看，见来的正是对头傅青主，又气又怒，大喝一声“老匹夫，今日与你再决生死！”一口剑狠狠杀来。傅青主也豁出了性命与他恶斗。这时冒浣莲也已窜了出来，她见室中少年正在走避，立即一跃而前，一把抓去。

佛殿外的卫士在听得楚昭南呛喝时，已蜂涌入内，他们哪肯让冒浣莲抓着皇帝，霎时间，几般兵器，横里扫来，冒浣莲回剑一挡，缓得一缓，康熙皇帝已从侧门走进内室去了。

傅青主使出浑身绝技，剑招发出，直如风翻云涌，楚昭南连番扑击，连走险招，都未得手。但傅青主虽挡得住楚昭南，却吃亏在孤掌难鸣，他急中生智，猛的觑准当前一人，突地剑锋一转，剑招如电，霎的就将那人手腕截断。那人“啊呀”一声，滚倒地上，傅青主从缺口里便窜出去，一跳跳上了佛殿当中的神坛。

这神坛很是宽广，上面塑着六个尊者，十八罗汉。二十四尊大佛像都是生铁铸成，排列又不整齐。傅青主在神坛上借佛像作掩护，穿来插去。楚昭南和卫上们，无法围攻，只好和他似捉迷藏般的互相追逐。

这时冒浣莲也给卫士们狠狠追逐，幸好卫上中的高手，都协助楚昭南对付傅青主去了，而冒烷莲又最长于轻身功夫，在佛堂内窜来窜去，滑如游鱼，竟然没有给他们捉着，正在紧急之际，忽听得傅青主在神坛上扬声叫道：“莲儿，喂他们毒砂子！”

原来傅青主长于医术，他自己虽然不欢喜用暗器，但却给冒浣莲练了一种暗器：夺命神砂。这铁砂又分两种，一种是用毒药药液浸制过的，一种是无毒的。傅青主传她这种暗器时，谆谆告诫，非至极危险关头，不准用有毒的那种。这次由傅青主先叫她用，算得是破天荒的第一道。

冒浣莲也是初次遭逢这样的大场面，忙乱中竟没记起自己怀中有这种厉害的暗器，给傅青主提起，心中大喜，左手戴起鹿皮手套，往暗器囊中一探，握了一把有毒的夺命神砂，把手一扬，神砂分成几条黑线向追来的敌人打去，立即有几人给打中了头面，虽然并不见痛，可是不久就觉得周身麻痒。这些卫士都是老于江湖的了，听得傅青主说“毒砂子”时已经留心，一旦感到异样，如何不慌？吓得他们都不敢迫近冒浣莲？

可是神砂只能及近，不能及远，敌人距离两三丈外，便无办法。那些卫士离开了神砂的有效范围，又纷纷地向冒浣莲发射暗器。冒浣莲只剑单身，应付很是不易，忽听得傅青主又是一声喊道：“你不必顾我，你先闯出去！”

冒浣莲又是两把夺命神砂，在众卫士走避中，蓦地回身便走，箭一般地穿出窗户，随即施展“壁虎游墙”之技，闪电般地直上到大佛堂的瓦面之上。

清凉寺的大佛殿是用北京出产的琉璃瓦盖的，这种瓦光滑异常，难于驻足。冒浣莲索性左右两足交替滑行，霎时间就滑到了屋顶的中央。清凉寺各

处的佛灯与五个大铜培上所嵌的琉璃灯交相辉映，照耀得明如白昼。冒浣莲一人在瓦面上滑行，目标极显，地下的暗器又纷纷打来，比在佛堂中更难躲闪。

冒浣莲腾挪趋避，百忙中竟给一箭射飞了风帽，露出满头秀发，她心中一慌，猛然间地下又打上一个暗器，圆圆的带着啸声，劲道极大，她左足一滑，前面琉璃瓦砰然一声，竟给飞上来的铁球打裂了一个大洞。冒浣莲收势不住，整个人从洞中掉了下去！

这一掉下，恰好掉在十王殿的一个大佛像上，冒浣莲用力一扳佛像的大手，想把身形定住，不料那佛像竟是活动的，冒浣莲用力一扳，那佛像轧轧的转了半个圆圈，佛像背后现出了一扇活门。冒浣莲为避追兵，不加思索的就走了进去。

这一进去，直把冒浣莲吓了一跳。那是一同极为精致的僧舍，当中坐着一个老和尚，白须飘拂，旁边垂手立着一个少年。正是刚才佛堂自己抓不住的康熙皇帝。那老和尚低眉合什，默不作声。康熙皇帝则嘴唇微微开合，似乎在恳求什么似的。

冒浣莲心念一动，心想莫非自己听到的传说竟是真的。就在这一霎那，背后掌风飒然，迷茫中，冒浣莲欲避无从，竟给人一手扣住了臂膀，那人的五只手指就像铁钩一样，冒浣莲给他一把抓着，动弹不得。

那人把冒浣莲拖到了皇帝跟前，康熙认得这人正是刚才追拿自己的人，心中大怒。但见她头上满头秀发，分明是个少女，身上穿的却又是太监服装，不禁大为惊讶，喝问：“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”

这时老和尚双眸已豁，猛然间好像触着什么似的，面色大变，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情，双目炯炯放光，忽然接口说道：“ 这位女居士我认得！ ”接着曼声吟道：“ 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！ ”他注视冒浣莲许久许久，又喃喃自语地似问非问道：“ 你到是人还是精灵？哎，你真长得好像她呀！你不是她的魂魄，也定是她的化身！ ”

冒浣莲这时心中了了，又是悲痛，又是愤恨，冲口问道：“ 你就是顺治皇帝老儿了吧，我的母亲呢？她到底是生是死？是在这里还是在宫中？你要替我告诉她，她的莲儿来找她了！ ”

冒浣莲这么一闹，康熙皇帝震怒已极，面上一阵青一阵白，猛然发作道：“ 这是个疯女人，阎中天，把她拉下去！ ”阎中天就是刚才擒住冒浣莲的侍卫，也是康熙的心腹死士。他在老和尚发言时，已悄悄地避过一边，手扣暗器，远远站开，旨在避嫌。这时见康熙发作，瑟瑟缩缩地走了出来，他无意之中知道了这种宫中秘密，正不知是祸是福。

老和尚双眸炯炯，朝着康熙发话道：“ 你不要吓唬她，你小时候她的母亲也曾抱过你。 ”说罢，缓缓地把冒浣莲拉了起来，叹一口气道：“ 你的父亲失了她，我也没有得着她。她本来就不是这个尘世中人，你叫我到哪里去替你传话？ ”冒浣莲瞪大眼睛道：“ 那么是我的母亲死了？ ”老和尚道：“ 梦幻尘缘，电光石火，如水中月，如镜中影，如雾中花。董鄂妃偶然留下色相，到如今色空幻灭，人我俱忘，你又何必这样执着？ ”冒浣莲急道：“ 我不晓谈禅，你赶快告诉我她到底怎样？ ”老和尚道：“ 也罢，你既然这样思念母亲，我就带你去见她。 ”说罢，缓缓地站起来，拉着冒浣莲的手，往外就走。康熙和阎中天默默无言地跟在后面，面色尴尬之极。

老和尚拉着冒浣莲走出角门，经过大殿，只听得里面金铁交鸣，叱咤追

逐。傅青主在佛像中间，绕来绕去，剑光如练，独战卫士。老和尚问冒浣莲道：“这人是谁，他是和你一同来的？”冒浣莲道，“他叫傅青主，是和我一同来的。”老和尚对康熙道：“玄烨（康熙名字）。你叫他们都停手。傅青主是冒（辟疆）先生挚友，也是世外高人。不要与他为难。”康熙心虽不愿，但不敢违背，只好传令下去。傅青主长剑归鞘，拂一拂身上的灰尘，从神坛跳下来，向老和尚微一颔首，既不道谢，也不发言。

老和尚左手拉着冒浣莲，右手拉着康熙，背后跟着傅青主和阎中天，默默地缓步前行。一众侍卫诧异非常，大家都不敢作声，也不敢跟上前去，只有楚昭南远远地持剑随行。

这行人所到之处，卫士黄门都躬腰俯背，两面闪开，老和尚理也不理，仍是默默前行。不一会就走到了清凉寺中一个古槐覆荫的园子。其时残垦明灭，曙色将开。五台山夜风呼呼，松涛山瀑，汇成音乐。老和尚指着园中一个青草离离的荒冢对冒浣莲说道：“这里面埋的是你母亲的衣冠，至于你的母亲，她已经仙去了。”

这个老和尚正是顺治皇帝，他得董小宛后十分宠爱，封她为鄂妃。只是董小宛既怀念冒辟疆，更怀念她遗下的女儿浣莲，心中郁郁，镇日无欢，顺治因此也是意兴萧索。太后闻知一个汉女受宠，已是不悦，更何况如此。当下大怒，命令宫女把董小宛乱棍打死，沉尸御河。顺治知道后，一痛欲绝，竟悄悄地走出宫门，到五台山做了和尚，在清凉寺中为董小宛立了个衣冠冢。

这时冒浣莲见了荒冢，悲痛欲绝，她顾不得风寒露重，在草地上就拜将下去。坟头两盏长明灯发着惨绿光华，照着白玉墓碑上的几个篆字：“江南才女董小宛之墓”，冒浣莲见上面并没有写着“贵妃”之类的头衔，心中稍好过一点。她回眸一看。只见老和尚也跌坐在乱草丛中，面色惨白。康熙皇帝面容愠怒，把头别过一边。傅青主则抬眼望着黑夜的星空，好像以往思索医学难题一样，在思索着人生的秘密。

在清代的皇帝中，顺治虽然是“开国之君”，但也是冲龄（六岁）即位，大半生受着叔父多尔衮与母后的挟持，后来还弄出太后下嫁小叔的怪剧。这情形就有点似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一样，顺治精神上也是受着压抑而忧郁的，他在出家之后，自忏情缘。想自己君临天下，却得不到一个女人的心，对君王权力哑然失笑，也深悔自己拆散了冒辟疆的神仙眷属。这时他趺坐荒冢之旁，富贵荣华，恩恩怨怨，电光石火般的在心头掠过。

冒浣莲拜了几拜，站起来身来，抚着剑鞘，看着顺治。她见这老和尚似化石一般趺坐地上，心中不觉一阵颤栗，手不觉软了下来。傅青主长吁一声，说道：“浣莲，我们走吧！”

叹声未已，脚步未移，忽见一群武士追着一个披面纱的少女，越追越近。冒浣莲一看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兰珠姐姐！”

原来在冒浣莲碰见老和尚时，易兰珠也有奇遇。这要从多铎夫妻说起。

多铎受了刘郁芳暗器所伤，虽非致命，但也流血过多，回到清凉寺就躺在床上静养。鄂王妃纳兰明慧见丈夫这个样子，心中不无怜惜，亲自服侍他汤药，劝他安眠。多铎结婚后十六年来，妻子对他都是冷冷的，这时见她亲自服侍，心中非常酣畅，不一会就睡着了。鄂王妃待他睡后，独自倚栏凝思，愈想愈乱。这时侍女进来报道：“纳兰公子前来看你！”

鄂王妃道：“这么夜了，他还没睡？”说罢吩咐侍女开门。门开处，一个少年披着斗蓬，兴冲冲地走进来，说道：“姑母，我又得了一首新词。”

这位少年是鄂王妃纳兰明慧的堂侄，也是有清一代的第一位词人，名叫纳兰容若，他的父亲纳兰明珠，正是当朝的宰相（官号太傅）。纳兰容若才华绝代，词名震于全国。康熙皇帝非常宠爱他，不论到什么地方巡游都带他随行，但说也奇怪，纳兰容若虽然出身在贵族家庭，却是生性不喜拘束，爱好交游，他最讨厌宫廷中的刻板生活，却又不能摆脱，因此郁郁不欢，在贵族的血管中流着叛逆的血液。后世研究“红学”的人，有的说“红楼梦”中的贾宝玉便是纳兰容若的影子，其言虽未免附会，但也不无道理。

在宫庭和家族中，纳兰容若和他的姑姑最谈得来。纳兰明慧知道他的脾气，含笑道：“听说你前几天写了一首新词，其中两句是‘别有根芽、不是人间富贵花。’老爷子（皇帝）很不欢喜，今天又写了什么新词了？”

纳兰容若道：“我弹给姑姑听。”说罢在斗篷里拿出一把“马头琴”，调好弦索，铮 地弹奏起来，唱道：

“辛苦最怜天上月，

一夕如环，夕夕长如玦！

但似月轮终皎洁，

不辞冰雪为卿热！

无奈钟情容易绝，

燕子依然，软踏帘钩说。

唱罢秋坟愁未歇，

春丛认取双栖蝶。”

琴声如泣如诉，纳兰明慧听得痴了，泪珠沿着面颊流了下来。泪光中摇晃着杨云骢的影子，她想起了十六年前的大婚前夕，那时她何尝不想像天空的鸟儿一样飞翔，然而现在还不是被关在狭窄的笼子。凄迷中，琴声“划”然而止，余音缭绕中，突有一个少女的声音道：“好词！”

纳兰姑侄蓦然惊起，只见一个戴着面纱的少女，盈盈地立在堂中。纳兰明慧武功本来不错，只因为迷于琴声，竟自不觉这少女是什么时候来的。

纳兰明慧蓦然想起今天在五台山行刺的少女，瞿然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那少女咬着牙根说道：“我是一个罪人！”

这声音竟似在什么地方听过的，这少女的体态也好像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人，纳兰明慧突然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，记不起是在哪一个梦中曾和这位少女相逢。她是这样的亲近而又是这样的陌生……。

纳兰容若瞧着这位少女，体态举止，竟然很像姑姑，也不觉奇怪起来，问道：“你犯了什么罪呢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我也不知我犯了什么罪？我的母亲自小就抛弃了我，我想，这一定是前世的罪孽！”

鄂王妃蓦然跳了起来，想抓少女的手，少女退了几步，两只眼睛露出凛然的神情，冷冷地笑道：“你不要碰我，你是一个高贵的王妃，你又没有抛弃过你亲生的儿女，你要和我接近，不怕玷污了你吗？”

鄂王妃颓然地倒在靠椅上，双手捂住脸庞，三个人面面相觑，空气似死一样的沉寂。良久，良久，鄂王妃突然问道：“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少女答道：“我叫易兰珠。”鄂王妃松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不姓杨？”少女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姓杨？王妃对姓杨的很有好感吗？”

鄂王妃木然不答，口中喃喃地念道：“易兰珠，易兰珠……”，蓦然想起“易”字是“杨”字的一半，“兰”字是自己复姓中的第二个字，而自己

失去的女儿，乳名正是叫做“宝珠”。

鄂王妃慢慢地站了起来，双手攀着椅子的靠背，只觉迷迷茫茫，浑身无力。这时门外又有侍女敲门，说道，“王爷醒来了，想请王妃进去。”鄂王妃如梦初醒，记起了自己的身份，隔门吩咐侍女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先进去服侍王爷。我随后就来。”说罢又坐了下去，问易兰珠道：“你有什么困难要我帮忙吗？”

易兰珠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困难，所有的困难，我自己一个人都硬挺过去了。”鄂王妃道：“那么你到此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吗？”易兰珠想了一想，忽然说道：“如果有的话，又怎么样？”鄂王妃答道：“只要是你的事情，我都会替你办！”

易兰珠向前走了两步，猛然说道：“那么，我请你把今日在清凉寺前捉到的少年放出来，交给我带走。”鄂王妃诧然问道：“就是今日行刺我的那位少年吗？”易兰珠道：“正是，王妃不愿意放他吗？我想告诉你，他也是死了父亲的孤儿。今日他不知道轿中是你。”鄂王妃想了半晌，毅然答道：“我放他走！”说罢，缓缓起来，走进了后堂。

纳兰容若睁大眼睛，看着这位奇怪的少女，只觉得她的目光，如利剪，如寒冰，不觉打了个寒噤，避开了她的眼光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如果我们有什么罪孽的话，那也是与生而俱来。比如我，我就觉得生在皇家就是一种罪孽。”

正说着间，门外一阵步履声，鄂王妃已把今日行刺她的少年带来了。

那被擒的少年，是前明鲁王手下大将张煌言的儿子，名叫张华昭。他中了鄂王妃一镖，虽非致命，也是受伤颇重，被擒后，多铎本想即行审问，无奈多铎的伤比他更重，因此只好把他关在后堂，鄂王妃亲自去提，自然很快就提了出来。

张华昭被仇人提了出来，心中正自惊疑不定，忽见房中坐着那位披着面纱的少女，正是当日比自己赶先一步，想行刺多铎的人。这时见她安然坐在堂上，还和一华服少年并坐闲谈，诧异之极，不觉“啊呀”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易兰珠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张公子，你随我走吧！你还能够走动吗？”张华昭迟疑了一会，点点头道：“我还能够走动。”纳兰容若旁坐，见他面如金纸，却还昂首挺胸，分明是忍受着痛苦的神情，心中不忍，说道：“你们这样走未必定得了，我不揣冒昧，有个不情之请，想委屈这位兄台权充我的书童，待将息好后，再走不迟。”鄂王妃点点头道：“到底是你想得周到。”张华昭望了鄂王妃一眼道：“我领公子的情，你们若不杀我，我自己会走！”说时神态，表现得很是倔强。

鄂王妃想了一下，对易兰珠说道：“既然你们要走，我也不勉强你们。这里有一枝令箭，你拿去吧，也许会给你减少一些麻烦。”说罢拿出翡翠雕成的短箭，箭上刻有“鄂亲王多铎”几个小字。

易兰珠并不推辞，接过令箭。张华昭白了她一眼，似有不满，但还是随着她走了。鄂王妃扭着双手，呼吸迫促，正如一个人受到肉体上莫大的痛苦一样。而这心灵的痛苦，更超过肉体的痛苦万倍。易兰珠身子微微颤动，露在面纱外的眼睛，有泪水滴下来，鄂王妃走上前两步，伸出手来，张华昭不耐道：“怎么不走？”易兰珠如在恶梦中醒来，看见张华昭倔强的神气。蓦然回复了自制的能力。虽然鄂王妃看见她所佩的翠环，闪闪颤动，知道她还在发抖，但她已经转过身躯，抢在张华昭的前面，一步一步地走出去了。鄂王妃蓦地转过身来，就在堂上供着的一尊佛像面前，跪了下去。纳兰容若凝

立在她的身旁，依稀听到她的哽咽。

易兰珠和张华昭走出了院子外，只见月暗星沉，夜鸦啼飞，远处铜塔上的琉璃灯，遥射下来，透过扶疏树叶，光线也很幽暗。沿路时不时有巡逻的禁卫军走过来。易兰珠将令箭一扬，果然卫兵都没有盘问。走了一会，忽然间，张华昭身子向侧一倾。

易兰珠吃了一惊，急忙扶住。原来石路苍苔，滑不留足。张华昭受伤之后，一不小心，就跌了下去。虽然易兰珠一把扶住，他胸口已碰到一株横出来的树桠，伤口又是发痛，他忍不住“哟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易兰珠问道：“紧要吗？”他挺着说了一句“不紧要”，推开了易兰珠扶他的手，在幽暗的灯光下，又摸索前行。

附近的几个禁卫军，闻声来到。易兰珠将令箭取出，满拟可以顺利通过，不料其中一个教头，精警非常。他在淡黄色的灯光下，瞧见易兰珠面色有异，再仔细一看，只见张华昭胸前的衣服，血染红了一大片。他蓦然喝道：“抓起来！”一掌就向张华昭劈去。

张华昭人虽受伤，一到危急，力气就用出来了。他向后一纵，横跃出一丈左右。这时易兰珠已是拔剑出手，和禁卫军教头斗在一起。另有两三个禁卫军，跑上来捉拿张华昭，张华昭振腕打出几支瓦面透风镖，虽然伤后气力不加，准头还在，当堂有两个禁卫军给打个正着，退了下去。

这时附近号角呜呜的吹了起来，假山树林之间，人影绰绰。张华昭迷乱中发步奔跑，不知不觉离开了易兰珠，跑过几条幽暗的小径，背后呛喝声声，脚步迫近，慌乱中，不假思索，看见前面红墙绿瓦，砌成一座小小的精舍，他一推门就走了进去，这时气力用尽，百骸欲散，竟然一跤跌在地上，晕了过去！

易兰珠见张华昭慌忙乱跑，心里发急，想跑上去救援，无奈又给禁卫军缠着。她娇叱一声，运剑如风，登时卷起了几道闪电似的光彩。禁卫军教头虽然武功不弱，也给她的奇门剑法逼得耀眼欲花，连连后退。易兰珠急使个“乳燕穿帘”，飞身一纵跳出了圈子之外，急急前奔。背后追着四面八方赶过来的禁卫军。就在这危急之际，她碰见傅青主和冒浣莲，正和顺治康熙两个皇帝，立在董小宛的衣冠墓旁。

追来的禁卫军忽然发现康熙皇帝站在那里，而皇帝旁边的少女，又和他们所追的少女打起招呼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垂下手来，远远站定。

那老和尚慢慢地站了起来，对康熙皇帝说道：“不要难为他们，都放下山去。”康熙默然不答，老和尚挥手道：“你们都下去吧。”说罢从衣袖里摸出一串珍珠，宝光外映，递给冒浣莲道：“你拿去罢，这是你亡母的遗物。”

易兰珠这一惊讶，比刚才所遇更甚，今夜的事，就真如梦境一般。傅青主和冒浣莲，竟然会和皇帝站在一起，而最厉害的游龙剑楚昭南又和一个黑衣武士（阎中天）按剑站在背后。她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我还有一个同伴呢。”老和尚道：“你们一起走好了。”康熙忍不住怒目而视，说道：“难道要我给你们找寻同伴不成？”

老和尚面色微变，对康熙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康熙的心腹卫士阎中天大着胆子上前说道：“她的同伴也不知是给谁捉了，这间清凉寺又很大，一时间很难查出。皇上把这件事交给奴才办吧，查出后奴才把他送下山去。”康熙向阎中天使了一个眼色，大声吩咐道：“很好，就这样办，你带一百名宫廷侍卫去搜查，可要搜得仔细一点。”阎中天领旨待走，康熙忽然又将他唤

住道：“ 且慢，你把朕的意思告诉禁卫军副统领张承斌好了，你还得赶来回见我。 ”阎中天“ 喳 ”的一声，领旨退下。傅青主鉴貌辨色，虽然情知有诈，但却无可奈何。看情形，自己不走，也将生变。他向老和尚再微微颌首，招呼冒浣莲和易兰珠道：“ 我们走吧！ ”老和尚惨然一笑：“ 你们也该走了。 ”说罢，两只眼睛盯住康熙道：“ 传旨下去，让来人走！ ”康熙勉勉强强地跟着说道：“ 让来人走。 ”禁卫军轰的一声应道：“ 让来人走！ ”声音一个接着一个的传递下去，傅青主等一行三人，就在喊声中扬长而去。康熙绷着脸，楚昭南按着剑，望着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寺门。

这时刻傅青主等平安下山，而清凉寺内却闹得天翻地覆。禁卫军的副统领张承斌，带着一百名宫廷侍卫，到处乱搜，捉拿隐在寺内的张华昭。

再说张华昭晕过去后，迷惘中忽然一阵冷气直透脑海。他睁眼一看，只见一个华服少年，拿着一杯冷水喷他，这少年正是纳兰容若。再看一看，自己竟然是在一间极雅致的书房之内，沉香缭绕，图书满壁。他想挣起身来，却是浑身无力。纳兰容若笑道：“ 好了，你醒过来了，别乱动，你流血过多，刚刚才止呢。 ”

张华昭瞧了一瞧纳兰容若，心内十分奇怪，只得向他道谢。这时门外忽然火把通明，火光直射进来，人声脚步声，嘈成一片。纳兰容若把一张鸭绒被，将张华昭蒙头盖过，倏地打开房门，喝道：“ 什么事？ ”

张承斌一看，在这书房住的，竟是相国之子纳兰容若。他急忙垂下手道：“ 奴才奉旨搜拿逃犯，不想惊动了公子。 ”纳兰容若冷笑一声，把手摊开，连道：“ 请，请。我这里专门窝藏钦犯！你快进来搜查呀！ ”张华昭藏在鸭绒被之内，听出了一身冷汗。欲知张华昭能否脱险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剑气珠光 不觉坐行皆梦梦琴声笛韵 无端啼笑尽非非张承斌任宫内侍卫多年，如何不知纳兰容若乃是当今皇上最喜欢的人，听纳兰容若这么一说，纵使有天大的胆，也不敢冒昧走进。纳兰容若又是一声冷笑道：“ 你们怎么不进来呀？现刻躺在我床上的就是钦犯！ ”有一个卫士愣头愣脑地探首入内，说道：“ 公子吩咐我们搜，我们就搜吧，我看床上躺的好像真有一个人。 ”纳兰容若面色一变，张承斌急赶上一步，扬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在那个傻头傻脑的卫士脸上，喝道：“ 你敢冒犯纳兰公子？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！ ”那卫士嘀嘀咕咕地说道：“ 滚出去就滚出去。 ”双手捧着脸，蹑手蹑脚地走出书房，纳兰容若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，张承斌还在门外赔罪道歉。纳兰容若理也不理，揭开鸭绒被一看，只见张华昭满头大汗，神气却像清爽了许多。

张承斌四处乱搜，均无所获，只好回去复命。他到了皇上驻跸的殿外，想找阎中天代为禀奏，“ 行宫 ”外边，一个守卫都看不见，不觉大为诧异。

且说康熙皇帝和老和尚回来之后，心藏隐怒，懊恼异常。老和尚进了禅房，咳声不止，康熙屈膝请安，老和尚道：“ 五台山上，风寒露冷，你陪我折腾了一个晚上，也该安歇了。 ”康熙装出笑容，说了句“ 父皇万安 ”，退了出去。

可是康熙皇帝并没有安歇，他在隔室走来走去，绕室徬徨。一时冷笑，一时摇头，一时叹息，猛然间一拳打在墙壁上，碰得他几乎叫起痛来。这时，门外有人轻轻敲门，康熙问道：“ 是阎中天吗？ ”门外应了一声，康熙倏地打开房门，将阎中天拉了进去。又伸首向房外望了一望，说道：“ 有卫士们在门外守卫吗？ ”阎中天答道：“ 是奴婢斗胆，知道皇上喜欢安静，恐防他们脚步声惊动了圣驾，进来时己吩咐他们都在大殿之外防卫了。 ”康熙点了

点头，微笑说道：“ 你很聪明。 ”

康熙关紧了房门，绷紧着脸低声对阎中天道：“ 你在宫内有多少年了？ ”阎中天屈指算道：“ 十五年了。 ”康熙道：“ 那么你也服侍过先皇三年。 ”阎中天道：“ 圣上明察，正是三年。 ”康熙突然板起面孔，杀气隐现。

阎中天一颗心突突跳动，康熙皇帝阴恻恻地问道：“ 那么，你认识这个清凉寺的监寺老和尚是什么人？ ”阎中天扑地跪在地上，回道：“ 奴婢不认识。 ”

康熙皇帝厉声叱道：“ 你说谎！ ”阎中天咚咚的一直叩头，大着胆子回道：“ 皇上恕臣无罪，这老和尚有点像先皇，只是他须眉已白，容颜已改，不是仔细分辨，已认不出来了。 ”

康熙皇帝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 起来，还是你对朕忠直。 ”阎中天瑟瑟缩缩地站了起来，康熙皇帝两道眼光，直盯在他的面上，说道：“ 这老和尚就是前皇，经今晚这么一闹，还用认识他的老臣子才看得出吗？ ”

阎中天垂手哈腰，不敢置答。康熙又道：“ 你抬起头来。 ”阎中天抬起了头，康熙猛然问道：“ 你知道吴梅村学士是怎样死的？ ”阎中天浑身战抖，回道：“ 奴婢不知。 ”康熙冷冷地笑道：“ 是饮了朕所赐的毒酒毒死的，他写了一首诗，暗示先皇在五台山上，还胡扯一顿，说董小宛那贱婢也在山上呢。这样胆大的奴才，你说该不该毒死？ ”阎中天吓得一身冷汗，连忙爬在地上，又是连连磕头，连连说道：“ 该毒死！该毒死！ ”康熙皇帝干笑几声，将他一把拉起，说道：“ 你很好，你很机伶，你可知道朕今晚深夜召见你的意思吗？ ”

阎中天通体流汗，心想，皇上今晚将秘密特别泄漏给他知道，这里面可含有深意，这是一个大好时机，弄得好，功名利禄什么都有；弄不好，也许就像吴梅村一样，不明不白地屈死。他横了心大着胆回道：“ 奴婢只知道效忠皇上一人，皇上吩咐的，奴婢万死不辞。 ”康熙杀气满面，说道：“ 这还用得着朕吩咐吗？ ”

这时隔邻的老和尚又是一阵大声咳嗽，敲着墙壁问道：“ 玄烨（康熙名字），你在和谁说话呀？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不睡？ ”康熙柔声答道：“ 父皇不舒服吗？臣儿就过来看你。 ”老和尚大声道：“ 你很孝顺，你不必惦记我，你睡吧！ ”康熙不答，一把拉着阎中天，说道：“ 我和你去看看他，你得好好服侍他。 ”

老和尚见康熙同阎中天进来，颇感讶异。康熙虽然几次来过五台山谒见，有时也会带心腹卫士在旁，可是从来未在人前认过自己是父皇，今晚他的行为，可有点奇怪。

阎中天面色灰白，两手微微颤抖，老和尚看了他一眼，康熙道：“ 父皇，他是你的老卫士，臣儿特别带他来服侍你。 ”老和尚一阵咳嗽，侧转身躯问道：“ 你叫什么名字？ ”阎中天道：“ 奴婢叫阎中天，服侍过陛下三年。 ”老和尚依稀记得，微笑道：“ 很好，很好！你扶我起来坐坐吧！ ”

阎中天慢慢走过去，两手在老和尚胁下一架，老和尚抬起头来，忽见他满眼红丝，满面杀气，大吃一惊，喝道：“ 你干什么？ ”顺治到底是做过皇帝，虽然做了和尚，余威犹在，阎中天结他一喝，两手猛然一松，全身似患了发冷病一般，抖个不止，老和尚失了倚靠，一跤跌落床下。康熙急颤声厉叱道：“ 你，你，你还不好好服侍父皇？ ”阎中天定了定神，一弯腰将老和尚挟起，闭住眼睛，用力一挟，只听得老和尚惨叫一声：“ 玄烨，你好！ ”

清代的开国君主，竟然不死在仇人剑下而死在儿子手上。

阎中天站起身来，只觉肌肉一阵阵痉挛，他看康熙皇帝，只见康熙也似大病初愈一样，面如死灰。良久良久，康熙吁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办得很好，你随朕来吧！”

阎中天随康熙回到邻室，康熙随手拿起一个白玉雕成的酒壶，倒了一杯淡绿的酒，递过去道：“你先喝杯酒压压惊。”阎中天猛的记起了吴梅村，冷汗直流，迟迟疑疑，不敢骤接。康熙笑了一笑道：“大事已了，咱们君臣都该干一杯。”说罢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将杯翻转来一照，随即又倒了一杯，笑道：“自此你乃是朕的最心腹之人，明天起你就做禁卫军的统领吧，外加太子少保衔，你好好干吧！”阎中天这一喜非同小可，马上精神大振，爬在地上叩了几个头，起身接过酒杯，也是一饮而尽。

暗室之中，君臣俩相视而笑。正在此时，忽然窗外也有一声冷笑传了进来，康熙面色大变，阎中天一跃而出，只见瓦背上一条灰色人影，在琉璃瓦上疾掠轻驰，捷如飞鸟。阎中天在大内卫士之中，功夫最好，功力不在楚昭南之下，一掖衣襟，也像燕子掠波一样，掠上琉璃瓦面。那人脚步突然放慢，似有意等他，阎中天振臂直上，伸手一抓，势如飞鹰，那人用手搭住便扭，阎中天只觉似给铁钳钳住一样，吃了一惊，自己几十年的鹰爪功夫，竟然施展不得。那人猛然喝道：“阎中天，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，还和我打什么？你喝了毒酒了！赶快停手，待我看看，还能不能解救？”阎中天心中一惊，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地转天旋，脚步虚浮；跌倒琉璃瓦面，直滚下去。

灰衣人身形如箭射出，一把抓住阎中天的衣带，将他捞了回来，按在瓦面，随手在怀里探出一支银针，向他的背脊天枢穴一扎。阎中天“哎哟”一声喊了出来，灰衣人将他翻转身来，又是用力一捏，阎中天嘴巴张开，灰衣人未待他出声，已将三粒碧绿色的丹丸塞了进去，将他摇了几摇，问道：“怎样？”阎中天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谢谢！”他全身虽觉麻痒，神气却是清爽了些。灰衣人给他的丹丸乃是天山上亘古不化的寒冰所长出的雪莲，配上其他药物所炼成的，能解百毒。阎中天又仗着功力深厚，因此虽吃了最厉害的毒酒，暂时还能支持。

这时附近的卫士早给声响惊动，赶了过来。灰衣人向阎中天道：“你赶快随我下山，我再给你医治，不然性命不保。”阎中天忙不迭地答应，随着灰衣人双双跃落，喝道：“你们闹什么？”贼人早已走了。我现在就要下山搜查。”卫士们都知道阎中天是最得皇上宠信的卫士，在宫中的权力比禁卫军副统领张承斌还大。他们见着他和灰衣人在一起，虽感诧异，但也知道是他请来的奇才异能之士，谁都不敢诘问，让他们自行下山，阎中天临走前还吩咐他们不要惊动皇上。

再说武家庄中一众英雄，自傅青主和冒浣莲去探山后，心中悬悬，大家都不肯去睡。半夜时分，听说易兰珠也失了踪，更是挂心。大家索性坐着等待，可是等了一夜，还是不见他们回来。武庄主发下命令，叫庄丁们全部准备，并派出几个庄丁，乔装农夫，出去耕作，顺便巡风。

武家庄中人人都很焦急，只有武成化这个孩子却跳跳蹦蹦，高兴得很，他一早就起了身，缠着他的姐姐武琼瑶到后山去采杜鹃花。武琼瑶只有十六岁，也是一个淘气的小姑娘，那日天气晴朗，春风中送来新鲜泥上的气息，还夹着沁人的花香，是难得的好天气。她给弟弟一拉，也自心痒难熬，姐弟俩偷偷地就从后门溜出，走到山上去了。

武家庄的后山山谷，因有五台山挡住西北的寒风，气候较暖，暮春三月，杜鹃花己红遍山坡。清晨时分，草木凝着露珠，百鸟离巢歌唱，更兼花光潋滟，溪水清澄，武琼瑶非常高兴，一边给弟弟采花，一边就唱起了山歌：

“春日里来，满山是杜鹃花。

杜鹃花呀，开得像朝霞。

远方的客人，歇一歇吧，

带上一朵花，让花香伴你转回家……”

歌声未完，余音缭绕，忽然间武成化大声叫道，“姐姐！”

武琼瑶循声望去，只见山坳那边走过来一个穿着件大红僧袍的喇嘛，面如锅底，鼻孔朝天，相貌十分丑怪。武琼瑶道：“成化，不要理他。”她自己这样说，自己却先噗哧一声，笑了起来。她从来未见过这样丑怪的人，觉得他的神情很是有趣。

那红衣喇嘛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看着他笑，大踏步走来，叽哩咕噜讲了几句话，武琼瑶不懂藏语，摇了摇头，红衣喇嘛伸手向前一指，武琼瑶以为他要打她，往旁一纵，那喇嘛咧开人口，嘻嘻地笑，摆摆手，又赶上来。成化见他追自己的姐姐，心中有气，随手捏起一团泥上，拍的一声，就打在他的面上，红衣喇嘛哇哇大叫，武成化一不做二不林，两只小腿一弯，猛的似给弹簧弹起一样，在半空打了一个筋斗，一跳跳到喇嘛的头上，用手拉着喇嘛的衣领，往上一扯，那喇嘛大喊一声，将头向后一撞，武成化早已松了手跳落地上。红衣喇嘛伸开两只蒲扇般的大手，弯腰乱捞，武成化蹦蹦跳跳，滑似游鱼，红衣喇嘛兀是捞他不着。武琼瑶恐弟弟有失，也赶上去帮手，双掌一错，展开终南派游身掌法，穿花蝴蝶般的左一拳右一掌，打在喇嘛身上。那喇嘛铜筋铁骨，挨了许多拳脚，虽不觉痛，也气得叽哩咕噜的乱骂。

武琼瑶姐弟越打越精神，正在闹得不可开交，忽听得一声苍劲的声音喝道：“成化，不许闹！”武成化一看，见是傅青主和冒浣莲。易兰珠正朝着自己走来，心中大喜，招呼了姐姐一声，两人托地跳将出去。红衣喇嘛没头没脑地追上前来，给傅青主一个“顺手牵羊”，将他两手拿着，动弹不得。红衣喇嘛张口又骂，易兰珠过来，也叽哩咕噜地讲了几句，红衣喇嘛马上满面堆了笑容，傅青主双手一松，他立即打了一个稽首，生生硬硬他讲了一句汉话：“我找武家庄。”

原来易兰珠在漠外长大，懂得藏语。她见红衣喇嘛一面打一面骂武琼瑶姐弟：“你这两个小娃娃怎的这样没家教？我好意问路，你们却打起我来，难道汉人都是这样不讲理？”她告诉傅青主知道，傅青主已看出这个喇嘛，正是昨日和楚昭南一起，同到五台山观光的喇嘛僧，听易兰珠说，他似乎又不含恶意，不知是敌是友，心中颇为疑惑，因此先上来将他擒下。

这时由易兰珠权充通译，只见他指一指傅青主道：“昨天这位居士将楚昭南打落山谷，我下去找寻，几乎给楚昭南打死，幸得一位汉人搭救，只几个照面，就将楚昭南打跑，那位汉人叫我找武家庄。哪知却碰到这两个不讲理的娃娃。”傅青主听了大为奇怪，不解楚昭南和他一路，为何却打起他来？而且楚昭南的武功非同小可，又是何人有此功力，只几个照面，就打跑了他？

傅青主满怀疑惑，叫易兰珠问那喇嘛，问他所遇到的那个汉人是个怎样的人，喇嘛结结巴巴说得不清，忽然间，他用手一指，对易兰珠道：“你们不必问了，你看，那不是他来了！”话声未完，山拗处已转出两个异样装束的汉子，一个穿着灰扑扑的夜行衣，一个却是清宫卫士打扮。易兰珠一见，

“哗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满面笑容飞跑上去，好像碰到了亲人一样。

易兰珠快，博青主比她更快，他袍袖一拂，宛如孤鹤掠空，飞越过易兰珠，轻飘飘地在两人面前一落，伸手向阎中天一抓，说道：“大卫士，你也来了？”灰衣人抢在头里，伸手一架，说道：“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！”傅青主的手，如触枯柴，他倏地骈指如戟，向灰衣人左肩井穴便点，灰衣人不躲不闪，反迎上去，傅青主双指点个正着，灰衣人似毫无所觉，闲闲地笑道：“老前辈不要和我开玩笑！”他微微后退，双掌一揖，说道：“晚辈这厢有礼了！”傅青主哪敢怠慢，也双掌合什，还他一揖，两边都是掌风飒然，无形中就似对撞一样，傅青主给震退三四步，灰衣人也摇摇，几欲跌倒。

这时易兰珠已赶了上来，往两人中间一站，对傅青主道：“傅伯伯，这位便是天山神芒凌未风！”又向凌未风说道：“这位便是无极派老前辈傅青主！”凌未风“啊呀”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是神医傅老先生在此，失敬！失敬！”急急重新施礼，这回可是真的施礼，没有掌风发出了。

傅青主见他称自己为“神医”，情知他只是佩服自己的医术，并不是佩服自己的武功，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你的武功是比我稍强一点，但若说三几个照面便能打败楚昭南，却难令人置信。”他不知凌来风与楚昭南另有渊源，楚昭南一见他出手的家数，便吓了一跳，一着慌就中了一掌，急急奔逃。因此傅青主昨晚夜探五台山，与楚昭南交手时发现楚昭南的功力似乎减退了许多，原因就是楚昭南刚刚吃了凌未风一掌。

当下傅青主也重新施礼，把凌未风看个清楚，这个大漠外的传奇人物，却是中等身材，并不魁梧，最特别的是，面上有两道刀痕，十分难看。凌未风见傅青主注视自己，笑道：“傅老先生，还是先请你看看我这位朋友吧！”博青主朝阎中天面上一看，禁不住失声叫了出来，拉着阎中天便跑，凌未风莫名其妙地跟在后面。傅青主将阎中天拉到了一个山溪旁边，叫阎中天道：“你喝几口水，然后再喷一口水在杜鹃花上。”阎中天如言喷去，只见一丛生气勃勃的杜鹃花，给水一喷，登时枯萎下去，一瓣瓣零落地上。

凌未风矫舌难下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毒物，如此厉害？”傅青主看了一看被阎中天喷过的杜鹃花，已由鲜红变成白色，诧异非常，说道：“康熙好毒，这乃是西藏的孔雀粪和滇池的鹤顶红合成的毒药。吃了这种毒物，不需半个时辰。便形销骨毁，你怎么支持得这么些时候？”凌未风道：“是我给了他用天山雪莲炮制的碧灵丹。”傅青主点了点头，默默不语，拉着阎中天便走，可是却走得很慢，阎中天想施展轻功，也给他按住。阎中天目睹杜鹃花变色，心中惶恐，问傅青主道：“可有解救？”傅青主道：“我尽我的力就是了。”凌未风道：“这毒酒既然如此厉害，何以康熙又先饮一杯？”傅青主道：“解孔雀粪和鹤顶红的毒，须用上好的长白山人参、天山雪莲、西藏的曼陀罗花这几味药，同和阗美玉一同捣碎，再用鹤涎溶化，炼成解药，而且须立即服下，你给他的天山雪莲，只是合成解药中的一味。康熙敢先饮毒酒，当然是他预先服下了解药。”阎中天忧形于色，说道：“这几味药，都是人世奇珍，除了大内具备，我们哪里去找？”傅青主笑道：“换了别人，喝下这种毒酒，定然无法解救，是你，也许还有办法，你不用问，随我来就是了。”

当下一行人缓缓走回武家，武琼瑶姐弟，知道红衣喇嘛并非恶人，都走上前来赔罪，武成化笑嘻嘻地指着喇嘛，又指着自己的鼻子做着手势道：“这次我打了你一顿，你别见怪，下次你和别人打架，我必定帮你！”红衣喇嘛

虽听不懂，也猜得到他的意思，张开大嘴巴赔笑。

傅青主等人回来，早已有人报讯，武庄主和韩志邦出来迎接，韩志邦瞧见凌未风，喜出望外，大叫“稀客！稀客！”凌未风道：“韩总舵主，你派人来找我，我都知道，他们没找着我，我却先找到你了。”韩志邦笑嘻嘻地来拉他的手，说道：“我不是总舵主了，你该见见我们的新舵主。”说着拉他往里急走，嚷道：“刘大姐，我把天山神芒也请来了，你得出来见啊！”嚷罢又对凌未风道：“我们这位新舵主乃是女中豪杰，也是小弟除了兄长之外，生平最佩服的一人。”

话声未了，刘郁芳由通明和尚陪着，从里面走了出来，通明和尚大步冲上，嚷道：“哪位是天山神芒？我先见见。”凌未风一笑伸出手来，通明和尚用力一握，心想：“且试试你天山神芒的功力怎样？”凌未风好像知道他的意思，笑道：“你别这样用力啊！”通明和尚握着凌未风的手，只觉柔若无骨，就像握着一团棉花一样，无处使劲，正惊疑间，“棉花”忽然变成“铁棒”，通明和尚指头疼痛，连忙放手，说道：“真好功夫，我服你了！”

这时刘郁芳已走到跟前，微笑道：“通明别胡闹！”唉，声音仍是那样温柔，但这温柔的声音却好像投下凌未风心湖的石子。

凌未风心头一震，身躯微颤，故意作出懒洋洋的神气，说道：“这位便是江湖上人称‘云锦剑’的刘郁芳了吧？恭喜你做了总舵主。”随即又笑笑道：“暮春三月，正是江南最好的季节，刘总舵主却从江南来到西北，难道就只为了多锋这个贼子吗？”刘郁芳怔了一怔，心想这人说话好没礼貌，勉强笑道：“凌英雄的意思是我们不该来吗？”凌未风道：“我怎敢这样说，只是若为了多铎一人，兴师动众实犯不着。要光复汉族河山，也不是暗杀一两人所能济事。”通明和尚大为不悦，说道：“我们鲁王旧部在江南给官军围剿，立足不住了，我们这几个人才赶到西北来，欲在西北再创基业，多铎不过是偶尔碰着罢了。凌英雄因此便耻笑我们吗？”凌未风绞扭着双手，笑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不过，欲图大事，我看还是要回到南方去。”傅青主听出话里有因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凌未风指指红衣喇嘛道：“他带来了绝大的机密消息，进去再谈吧。不过还是先请你治治这位朋友。”说罢指了一指阎中天。

刘郁芳见凌未风绞扭着双手，猛然触起心事，这人的神态好像自己少年时代的朋友，可是面貌却完全不同。那位朋友是个英俊少年，而凌未风却这样难看。她不禁连连看了凌未风几眼。

再说众人进了内厅之后，傅青主独自带阎中天到了一个静室，说道：“别人饮了这种毒酒，的确无法解救。你幸在得了凌未风的天山雪莲，暂时可以撑着，而你又是练过内功的人，可以试用‘气功疗法’，平心静气，意守丹田，在室内打坐二十四个时辰，把毒气逼在肠脏一隅，然后我再给你一剂泻药，把它渲泄出来，然后再用药固本培源，大约当可无事。”阎中天大喜谢过，问了傅青主“气功疗法”的打坐姿势和呼吸方法，原来和他所学过的“坐功”也差不多，立即闭目盘膝，在静室内打起坐来。

傅青主料理完毕，走了出来，只见厅内群雄，雅雀无声，面色很是紧张。凌未风笑道：“傅老前辈来了，可以商量商量。”傅青主问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凌未风笑道：“傅先生昨晚和冒小姐探山，可听到楚昭南这厮和皇帝说了些什么来？”

傅青主想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好像听到他们谈起吴三桂，康熙似是很生气

的样子。”说罢，忽然想起一事，问凌未风道：“昨晚用飞煌石打碎铜塔上琉璃灯的，想来就是你了。”凌未风点了点头道：“正是！”傅青主又问道：“你提起吴三桂，吴三桂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凌未风叠着两个手指笑道：“大有关系，吴三桂就要叛清了。”傅青主大吃一惊，将信将疑。

吴三桂是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，当时官封“平西王”，开府昆明，领有云南、四川两省之地，正是清廷最倚重的藩王。凌未风说他要反叛朝廷，这消息实在来得突兀。

凌未风见傅青主将信将疑，笑道：“红衣喇嘛和阎中天都是证人。”原来清兵入关，得明朝叛臣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仲明三人之力甚多，尤以吴三桂的“功劳”最大。满清入关后，除将吴三桂封为“平西王”外，并封尚可喜为“平南王”，领有广东，耿仲明为“靖南王”。领有福建，称为“三藩”。到康熙即位之后，中原大定，满清的统治，已经巩固。康熙是个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如何容得“三藩”拥兵自固，裂地为王？因此暗中叫人示意“三藩”，自请退休，吴三桂、耿精忠（耿仲明之孙，当时继承‘靖南王’位）不理不睬，还不相信这是“朝廷”的意思。尚可喜却比较好猾，在康熙十年，奏请将“藩王”之位让给儿子尚之信。不料奏折上后，康熙“御批”下来，不特“准予所请”，而且叫尚可喜率领藩属部将到辽东去“养老”。这个御批下来，吴三桂大感不安，深怕“削藩”成为事实，于是遂起了反叛清廷之心。

当时蒙藏一带，清廷尚所不及，吴三桂遂派遣心腹楚昭南深入西藏，谒见活佛，和他相约，若举事后吴三桂占上风时，则蒙藏也一同发难；若吴三桂占下风时，则请达赖活佛出来“调停”。这也是吴三桂预留“退步”的一条计策。他本来为的就不是要光复汉族河山，而是要保全自己的利禄。除了和达赖活佛联络外，吴三桂并另派有人和尚可喜、耿精忠联络。

楚昭南谒见达赖活佛后，谈得很是顺利。达赖派红衣喇嘛和他回滇复命。道经山西，顺便就上五台山观光文殊菩萨的开光典礼。不料楚昭南此人，也是利禄熏心之辈。他默察情势，知道吴三桂举事，定然失败，遂起了叛吴投清之心。因此在五台山上，他竟不惜和群雄相斗，拔剑救了多铎。红衣喇嘛见他突然出手，已瞧出了几分，后来楚昭南与傅青主同堕深谷，红衣喇嘛下去找寻，楚昭南一见他言语之间起了猜疑，立刻反颜相向，红衣喇嘛虽练有铁布衫的功夫，却挡不住楚昭南的内功精湛，若非刚好碰到凌未风，他几乎死在楚昭南掌下。

凌未风将救红衣喇嘛的经过源源本本说出，众人都做声不得。傅青主问道：“那么昨晚康熙和楚昭南谈起吴三桂，想必就是为此事了。”凌未风道：“正是。我听阎中天说，康熙已准备派遣心腹，赶赴广东和福建去监视尚可喜和耿精忠，另外派人去四川，叫川陕总督赵良栋防范吴三桂。”

刘郁芳沉思良久，缓缓说道：“若然如此，我们该比康熙所派的心腹先到一步。”正说话间，忽听得庄外人声喧腾，战马嘶鸣。

却说多铎在五台山被群雄打得大败，恼怒异常。当晚傅青主和冒浣莲探山，又把清凉寺闹得沸沸扬扬。多铎午夜闻报，更是愤怒，无奈身受重伤，不能起床，只好唤纳兰王妃来问，不料等了许久，王妃才来，一来就报说连当日擒住的张华昭也被人救走了。多铎心中大疑，张华昭关在后堂，被人救走，何以自己一点声息都没听到。纳兰王妃鉴貌辨色，知道丈夫起了猜疑，微笑说道：“瞧你，一点点小事情都要亲自操心，你现在应当静心养病嘛！

来人虽是高手，但寺中卫士如云，也不怕他们走得了。你若为刺客逃掉而要责怪下人，那就责怪我好了，刺客是我督率卫士看管的！”多铎一见妻子轻嗔浅笑，哪里还发作得来，他连看管张华昭的卫士也不唤来问了，其实就是他唤来问也问不出，鄂王府的卫士，惧怕王妃更胜于惧怕王爷，人是王妃放的，卫士怎敢泄露。

可是多铎也另有打算，第二日一早就把禁卫军副统领张承斌唤来，叫他带三千禁卫军在附近村庄大索。多铎以亲王身份节制禁卫军，张承斌自然是唯唯听命。

武家庄是山下的一个大村庄，武庄主又是江湖上闻名的人物，张承斌也是出身江湖，和武庄主曾有一面之交。张承斌一下山就先到了武家庄，那些乔装农夫在田间操作的庄丁，神色又慌慌张张，被禁卫军擒住盘问，有人熬不住打，竟供出庄内来了不少客人。张承斌心中大喜，一声号令，数千禁卫军立刻摆开阵势，将武家庄围得密不通风。

庄内群雄闻报，跳了起来。通明和尚拔出戒刀道：“咱们冲出去！”武元英拈须不语，刘郁芳看了通明和尚一眼道：“如何应付，当请武老英雄作主。”她知今日之事，不比昨日的大闹五台山，今日被围，连武家庄的妇孺老弱都牵累在内，如何能够蛮干？武元英道：“我且到围墙上去看看，一众英雄暂时可别出头。”

武元英登上围墙，只见庄外戈矛映日，三千禁卫军厚甲披身、强弓在手，作势欲射。张承斌一见武元英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今日我们远来，武庄主你可该接待我们进去？”武元英神色自如，朗声答道：“山庄简陋，难迎大军，官长驾到，我就请几位官长进去喝杯茶吧。”张承斌素来持重，见他如此神情，心中犹疑不决，想道：“武元英总算是个绅士，又是武林前辈，若搜不出入，自己也受江湖人物耻笑。”但其势又不能罢休，心想进去也不妨事，于是高声答道：“既然你怕接待大军，我就遣牙将带三百名军士进去好了，武庄主是武林前辈，谅不会使出诡计。”他令旗一摆，队伍忽的裂开，当中推出十尊土炮。

武元英原想哄张承斌进去，将他擒住，作为要挟。见此情形，知他有所准备，他只派牙将进来，就是将牙将捉住，也无济于事，而已跟着必是屠村之祸！

外面武庄主十分紧张，庄内群雄也很着急。刘郁芳道：“事到临头，看来是非拼不可了！”她毅然起立，正待部署，却不见了韩志邦的副手华紫山和杨一维两个人，她眉头一皱，问起韩志邦，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

再说阎中天在静室之内，做起傅青主教给他的“气功疗法”，打坐不久，果觉胸中舒畅许多。阎中天半生弓马，出生入死，为利禄奔波，从未试过静坐下来，好好思想。此刻静室打坐，起初像是脑子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猛然间，思潮纷起，想着帝皇人家的寡恩，江湖侠士的义气。再想想自己所干过的事情，不觉天良迸发，越想越觉得惭愧，自己这一生就好似帝皇鹰犬，专门替主人捕杀善良，而现在别人却不辞万死，要把自己救活，思想像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，傅青主教他静坐，他的内心却好像一个战场。

正当阎中天静思冥想之际，隔壁忽然传来喁喁人语，话声虽然很低，在静室中却听得非常清楚。隔室有两个人在对话，一个说：“外面的禁卫军已把庄子围得密不通风，杨大哥，你怎样打算？”另一个人答道：“我们有什么打算？还不是坐着等死！华大哥，死就死吧。可是，我却要怪你，怎想的

净是自己的事情。我忧的是武家庄一千数百老幼男女，今天恐怕都逃不了这场浩劫！”那个被唤作华大哥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武庄主一世好人，却不料落得这样结果！”

阎中天一字一句，听得分明，尤其在听到：“不要净想自己的事情”这句话时，猛然间就如万箭穿心，十分难过。他猛的咬着牙根站了起来，再也顾不得傅青主叫他一定要静坐一天一夜的吩咐，他旋风似的打开房门，迳自朝庄外走去。这时庄丁们出出进进，忙乱中谁也没有注意他。

庄外，这时武元英正感为难。他无法拒绝张承斌的牙将入来，想了一想，只好硬着头皮打开庄门再算。

那牙将得意洋洋，高视阔步，带三百禁卫军一冲而入，不料刚入了庄门，忽听得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喝道：“你们进来作什么？张承斌来了吗？叫他见我！”那牙将抬头一看，来人正是管辖宫中卫士、皇帝最宠信的阎中天，他这一吓非同小可，急忙答道：“小的不知你老在这里，张承斌就在外面。”阎中天道：“你们退出去，叫他进来！”牙将唯唯领命。

张承斌见牙将进而复退，十分惊讶。他策马上前，忽见墙头上出现一人微笑道：“张承斌，皇上昨夜叫我吩咐你的事情，你办得怎样了？你还未向我复命呢！”

张承斌见了阎中天，也是十分惊讶，见他问起，只得恭顺地答道：“卑职昨夜搜查逃犯，没有搜着，想谒见皇上，皇上又没有功夫，今天一大清早，鄂亲王就差遣我来了。”阎中天微微一笑道：“皇上现在正在找你呢！我在这里拜会朋友，你不必进来了，还是赶快回去吧！”在宫廷中，阎中大无异张承斌的顶头上司，所传达的又是皇命，一比起来，张承斌只好把鄂亲王的命令放在后头，垂手“喳”的应了一声，拔起大军，便向后退！

阎中天兀立墙头，看着禁卫军退得干净净之后，这才缓缓走下围墙。傅青主迎面走来，朝他面上一瞧，急急将他扶住。阎中天面色惨白如纸，摇摇晃晃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我不行了！”他这时只觉体内有千万条小蛇，到处乱咬，刚才他用尽精神，拼命挺着，现在是再也支撑不住了。

武元英见状大惊，走过来执着阎中天的手，含着眼泪说道：“阎大哥，我们都很感激你！”阎中天面上露出一丝微笑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好事，做了这件事，我死也死得瞑目了！”说罢，双目一闭，傅青主捏着他的手。只觉脉息已断，叹了一口气，默默无言地把他的尸体抱了起来。

韩志邦还不知阎中天已经断气，走过来问道：“还有得救么？”博青主惨然答道：“纵有回天之术，也救不了！他吃了最厉害的毒药，当晚又奔跑半夜，虽有天山雪莲保着，毒气已散布体内。我教他的用气功疗法医治，最少要静坐一天一夜，他这一闹，精神气力已全耗尽了！”韩志邦皱着眉头道：“是谁说给他知道的？”杨一维和华紫山彼此对瞧，不敢作声。他们把阎

中天激了出来，却没料到毒药这样厉害。

刘郁芳瞧在眼内，却不言语，她想：“这两人心地虽欠纯厚，但到底是为了救出大家。”因此不愿点破，累他们受责。当下说道：“阎中天这样的死，也算值得了。只是禁卫军虽给他喝退，也只是暂时缓兵之计，待他们弄清楚后，一定更大举而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也该早作打算了。”

当下众人商议了一会，决定弃庄远走，武家父女和一众庄丁，随华紫山、杨一维二人留在山西，主持西北的天地会；刘郁芳和韩志邦入云南，看吴三桂的情形，他们明知吴三桂只是为了个人利禄，但却想利用他和清廷的冲突，

图谋复国；博青主和冒浣莲入川，去看四川的形势；通明和尚和常英、程通赴粤，去截清廷的人。至于易兰珠，则自愿孤身进京，设法救张公子，众人觉得危险，正待拦阻，傅青主看了她一眼，想起昨夜许多离奇之事，说道："让她去吧，她去最为合适！"这一去，有分教：英雄四散图豪举，江湖处处起风波。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　比剑压凶人　同门决战　展图寻绮梦　旧侣重来

在山西大同附近，桑干河萦回如带，滔滔黄水不绝东流，河的两岸山峦起伏，更雄奇的是，临河是一片陡峭绝壁，而绝壁上却布满了洞窟，这些洞窟都是古代佛教徒所开辟的。大同附近的这些洞窟，有一个总名叫做“云岗石窟”，大大小小，数达百余，里面的佛像雕刻，世界闻名。

这一天正是暮春时节，天气晴明，在山峦间，有两男一女，默默前行，两个男的是“天山神芒”凌未风和天地会副舵主韩志邦，女的是天地会的总舵主刘郁芳。

他们自五台山下与群雄分手以后，绕道西行入滇，走了三天，到了云岗，峻岭荒山，连居民都找不到，更不要说旅舍了。刘郁芳笑道：“看来今晚我们只好住石窟了！”凌未风道：“你不是最喜欢住开朗的地方吗，石窟怎住得惯？”刘郁芳诧然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习惯？”原来刘郁芳小时，住在杭州，所住的地方，都是窗明几净。别的女孩儿家，都不大敢打开窗子，而她的房子，窗帘却总是卷起的。因为她喜爱阳光，憎恶阴暗。

凌未风见她反问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这样猜罢了，小姐们总是喜欢洁净的。”刘郁芳道：“我小时候是这样，现在浪迹江湖，什么地方都住得惯了。”

两人款款深谈，韩志邦瞧在眼内，心里不觉泛起一种异样的感情，他有心于刘郁芳已有十年了，可是她却毫无知觉似的，而对于凌未风，却似一见如故。虽然凌未风对她好像冷漠异常，而且有时还故意和她顶撞，但她也不以为意。

刘郁芳也看出了韩志邦的神情，笑道：“韩大哥，怎么你几天来都很少说话呀？我们赶快去找一个石窟吧。”韩志邦应了一声，随手抬起山旁的枯枝，用火石擦燃起来，做成火把，指着绝壁上的一个大石窟道：“这个最好！”刘郁芳一看，洞口凿有“佛转洞”三个大字。韩志邦道：“我在西北多年，常常听佛徒谈起这个石窟，说是里面的佛像雕刻，鬼斧神工，可惜我是个老粗，什么也不懂。”

三人边谈边进入窟内，这石窟果然极为雄伟，当中的大坐佛高达三丈有多，它的一个手指头比成人的身体还长，四壁更刻满奇奇怪怪的壁画，风格与中土大不相侔。刘郁芳看着壁上所刻的“飞天”（仙女），衣带飘举，好像空际回翔，破壁欲飞，不禁大为赞赏。凌未风也啧啧称奇，说道：“我在西北多年，也未曾见过这样美妙的壁画！”

刘郁芳若有所触，接声问道：“你到西北多少年了？”凌未风道：“十六年了！”刘郁芳面色倏变，忽然在行囊中取出一卷图画，说道：“你且看看这一幅吧！”一打开来，只见里面画的是一个丰神俊秀的少年男子。

在凌未风展开画图时，刘郁芳双眸闪闪放光，紧紧地盯着他。凌未风强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，淡淡地笑道：“画得真不错呀！脸上的稚气都生动地表现出来了！画中的少年，恐怕只有十五六岁吧？”刘郁芳深沉地望着他，问道，“你不认识画中的人吗？”凌未风作出诧异的样子反问道：“我怎么会认识他？”

韩志邦看着刘郁芳的神情，觉得非常奇怪，也凑上来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刘大姐为什么随身带着他的画像？是你失散了的兄弟还是亲朋？”

刘郁芳茫然起立，韩志邦在火把光中，看见她微微颤抖，问道：“你怎

么啦？”这时外面桑干河夜涛拍岸，通过幽深的石窟，四壁荡起回声，就像空山中响起千百面战鼓。刘郁芳缓缓说道：“听这涛声倒很像在钱塘江听潮呢。”她吁了一口气，靠着石壁，神情很是疲倦。韩志邦心中一阵疼痛，走过去想扶她。刘郁芳摇摇头道：“不用你扶。韩大哥，这事情我早该对你说了。”她指着画中的少男说道：“这幅画是我画的。画中的大孩子是我的童年的好友，在钱塘江大潮之夜，我打了他一个耳光，他跳进钱塘江死了！”韩志邦问道：“既然是好友，你为什么又打他耳光？”

刘郁芳面色惨白，哑声说道：“这是我的错！那时我们的父亲都是前朝鲁王的部下，死在战场，我们和鲁王的旧部，隐居杭州。有一天，我们的人，有几个被当时镇守杭州的纳兰总兵所捕，我的朋友也在内。后来听说他供出鲁王在杭州的人，以致几乎被一网打尽。”韩志邦握着拳头，嘭的一声打在石壁上。说道：“既然他是这样的人，不要说打他耳光，就是杀了也应该！”他说了之后，看见刘郁芳又摇了摇头，再问道：“到底是不是真的他说了？”刘郁芳道：“那晚我们的人越狱成功，他也跑了出来，我碰到他，问他到底说了没有？他说：‘这完全是真的！’”韩志邦怒道：“刘大姐，亏我一向敬佩你，这样的人，你不杀他已是差了，还要想念他！”

刘郁芳瞪了他一眼道：“事情有时很复杂。在没有完全清楚之前，随便下判语，可能就铸成大错。我那位朋友，从小就是非常坚强的小子。可是他被捕时到底只是十六岁的大孩子哪！”韩志邦道：“是孩子也不能原谅！”刘郁芳不理他插嘴，继续说下去道：“他被捕后，受了各种毒刑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后来敌人使用苦肉计，叫一个人乔装抗清义士，和他同关在一个牢房，提他出去打时，也把那个人拖去打，而且比他还打得厉害。他年纪轻就相信那人是自己人。那人说要越狱，但怕出狱后无处躲藏，他就将我们总部的地址说给那人知道。这件事是我们的人越狱后，擒着狱卒，详细查问才查出来的！”

韩志邦听了这话，登时呆住，颤声说道：“刘大姐，恕我大胆，我想问你一句话……”

刘郁芳把头发向后掠了一掠，面对着韩志邦，用一种急促的声调打断他的话道：“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了。这十多年来，我总带着他的画像，结婚的事情，我连想也没有想过！”韩志邦默然不语，过了一会，才轻声说道：“你的想法真可怕！”刘郁芳摇摇头道：“假如你当时看见他给我打的那张脸，你就不会以为我想得可怕了！我一闭起眼睛，就会看见他，那可怖的，绝望的，孩子气的脸！我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做错的事情是再也不能挽回了！”

凌未风扭绞着双手，带着刀痕的脸，冷冰冰的一点表情也没有。刘郁芳瞥了一眼，蓦地里惊叫起来。用手蒙着眼睛，喊道：“呀！我好像又看到他了……”韩志邦跑过去，用手轻轻扶着她，说道：“总舵主，你想得太多了，这只是一种幻觉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眼光和凌未风的碰个正着，凌未风的眼光就像刺人的“天山神芒”一样，韩志邦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嚷道：“凌大哥，你不要这样看人行不行？给你吓死！”

凌未风“嗤”的一声嘲笑道：“亏你们还是天地会的舵主呢！这样胆小。你们别尽作恶梦了，你听听，外面好像有人来了。”

这时石窟里嗡嗡然的响起回声，一团火光在黑暗中渐渐移近。凌未风振臂迎上，只见外面来了四个喇嘛和一个军官装束的人。凌未风和韩志邦都懂

得藏语，两面交谈，知道他们也是错过宿头，才到石窟过夜的。

四个喇嘛都很和蔼，只见那个军官神色却颇傲慢，凌未风瞧着他的袖口绣有飞鹰，知道那是吴三桂王府中人的标志，不觉看多了两眼，那军官嘀嘀咕咕，凌未风等也不理他，自在佛像之后安歇。那佛像三丈来高，像一个大屏风一样，将两边的人阻隔开来。

那几个喇嘛，兴致似乎很好，在佛像前烧起一堆火，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。歌声起初激昂清越，较后却很苍凉。刘郁芳好奇地问道：“他们唱的是什么？”

凌未风听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他们唱的是西藏的一个传奇故事。故事说有一个少年叫做哈的庐，是草原上的英雄，又是一个好歌手，他非常骄傲，从不肯向人低头。后来他爱上一个牧羊女，名叫阿盖，阿盖比他更骄傲，要他当着众人的面跪在她的裙下，她才答应婚事。哈的庐果真跪下来求婚，年青的姑娘们都掩着面，不忍见他们心目中的英雄，这样受凌辱。现在唱的，就是哈的庐说的话，他说：“我孤鹤野云的仙梦，到而今都已幻入空冥，这二十年来的深心骄傲，都降伏你冰雪的聪明！”刘郁芳听着凌未风的转译，心中如醉，偶然一瞥，只见凌未风的眼中，也闪着异样的光彩。

刘郁芳惊异地望了望凌未风，凌未风“嘘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听，这首西藏的传奇诗美极了！现在是牧羊女阿盖的倾诉。她曾拒绝过一个藩王王子的求婚，心中其实也是爱哈的庐的，她说：

‘一切繁华在我是昙花过眼，
众生色相到明朝又是虚无，
我只见夜空中的明星一点，
永恒不灭直到石烂海枯！
那不灭的星星是他漆黑的明眸，
将指示我去膜拜，叫我去祈求，
这十多年来的痴情眷恋，
愿化作他心坎中的脉脉长流。’”

刘郁芳呼吸紧促，抚掌说道：“这首歌果然好，结果怎样，该是他们两人结了婚吧？”凌未风忧郁地说道：“不是，结局是谁也料不到的，哈的庐是非常骄傲的人，他爱阿盖，他也爱自己的骄傲，他跪下来求婚，阿盖笑了，正想拉他起来，不料他一把匕首就把阿盖插死了，跟着他自己也自杀了。他临死前唱道：

‘欢乐的时间过得短促而明亮
像黑夜的天空蓦地电光一闪，
虽旋即又消于漠漠长空，
已照出快乐悲哀合织的爱念。”

韩志邦喊起来道：“这不近人情，如果我爱一个人，我绝不会杀她！”凌未风笑道：“我也不会，但如果我是哈的庐，那女人要我当众表示屈服，我也一定不会向她求婚。这首歌虽然不近人情，但也唱出了人的自尊，虽然那自尊是过份的。这首长歌的题名是：在草原上谁是最倔强的人。”

那军官似乎给歌声搅得很不耐烦，用藏话喝道：“不要唱了，快去睡吧，明早还要赶路！”话声来了，只见石窟中阴恻恻地有人笑道：“不用赶路了，你们没有明天了！”不说军官和喇嘛，就是凌未风也吃了一惊，这人好俊的内功，人还未到，而声音好似就在耳边！

两个喇嘛蓦的跳将起来，向外扑去，在黑暗的石窟通道中，只听得噼噼啪啪的摔交声响，凌未风在佛像背后望去，忽见两团黑忽忽的东西掷了进来。两个喇嘛竟然不过三五个照面，就给来人摔倒，当作皮球一样地抛了进来。那军官和另外两个喇嘛勃然大怒，倏地拔出了兵器，就迎上去。通道中，几声长笑。飞鸟般地掠进了几个黑衣汉子。韩志邦耸一耸肩，就待跳出，凌未风一把按住，悄声说道：“别忙！且看来的是什么人！”话声未了，来人已到了佛像之前，凌未风一见，诧异得几乎喊出声来。

进来的是三个黑衣卫士，为首的竟是游龙剑楚昭南。不说凌未风惊诧，与喇嘛僧同来的军官也喊了起来，这军官名叫张天蒙，与楚昭南本来同是吴三桂的心腹。

张天蒙见楚昭南把两个喇嘛摔了进来，急忙喊道！“大哥别动手，是自己人！”楚昭南跨前一步喝道：“天蒙，你叫他们把‘舍利子’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他们不死！”

“舍利子”乃是佛门的宝贝，据说有道的高僧死后，用火焚化，骨肉虽烧成灰，但却有一颗像珍珠般的骨头，百炼不化，其名便是“舍利子”。吴三桂追桂王入缅，把缅甸紫光寺镇寺之宝——龙树禅师留下的“舍利子”劫了回来。龙树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，大乘教派的创始人。佛教的圣物，第一是释迦牟尼留下的佛牙，第二便是龙树禅师留下的“舍利子”。吴三桂为了要联络达赖喇嘛，因此叫张天蒙护送“舍利子”到西藏，那四个喇嘛乃是入滇迎接圣物的人。楚昭南知道这事，和康熙一说，康熙立刻派两个武功超卓的卫士和他一同去拦劫。正因康熙分心于对付吴三桂和拦劫圣物，武家庄群雄，才能顺利分散，没有受到搜捕。

张天蒙见楚昭南一开口就要“舍利子”，心中大疑，问道：“楚大哥，你刚从西藏回来吗？这‘舍利子，是平西王叫我护送的，不敢有劳。”楚昭南冷笑道：“什么平西王？这‘舍利子，是当今皇上叫我来拿的！”张天蒙大吃一惊道：“你反了！”楚昭南大笑道：“吴三桂反得我反不得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愿跟吴三桂还是愿跟皇帝？”

张天蒙在乎西王府中，地位比楚昭南稍低，吴三桂图谋反叛之事，他毫不知情。见楚昭南这样说，如晴天起了霹雳，顿时做声不得。楚昭南迫前一步，喝道：“你到底怎么样？”张天蒙心中七上八落，犹疑不定。另外两个喇嘛，见楚昭南用汉话大声呼喝，虽听不懂他说什么，但看样子似是逼迫张天蒙的样子，心中有气，双双跑上，施展“大力千斤拳”，一左一右，嗖嗖地打出两拳。楚昭南故意卖弄，不躲不闪，迎面就接了两拳。这两拳击着胸膛，“蓬！蓬！”两声，如中败革！两个喇嘛都给弹退儿步，可是楚昭南也觉一阵疼痛，吃了一惊，心想这两个喇嘛果然有几斤气力。他不敢怠慢，扑地腾起，似飞鹰攫兔之势，朝两个喇嘛的后心便抓，看看到手，忽听得佛像后一声巨喝，一颗铁蒺藜流星闪电般的袭到。楚昭南好俊的功夫，在半空中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立刻倒翻出去。那颗铁蒺藜给他在倒翻时用脚后跟一蹴，箭一样地倒射回去。佛像后韩志邦刚刚纵出，吃铁蒺藜一射，急挺手中兵刃八卦紫金刀一拍，虽然将铁蒺藜拍飞，可是虎口竟一阵发麻。这铁蒺藜给楚昭南倒蹴回来，劲度还是如此之强，韩志邦也不禁大吃一惊！

韩志邦刚站稳脚步，楚昭南已是再度扑到。韩志邦身形一矮，往前一个纵步，八卦紫金刀照楚昭南胸前疾劈，楚昭南左手袖子往外一拂，一股劲风，直扑面门，韩志邦侧一侧头，刀己捌空，楚昭南身形迅如飘风，突地绕到韩

志邦背后，韩志邦也是虚实并用，招数并未使老，他一刀搠空，已疾的斜塌身形，刀锋外展，刷地旁扫楚昭南下盘。楚昭南大喝一声“撒手”！”右掌劈面打出，左手则骄指如戟，照韩志邦右臂“三里穴”点去。韩志邦刀己劈出，见势不妙，连忙变招应敌，“三羊开泰”，一招三式，刺胸膛，挂两肩，狠狠地扫来。但他快，楚昭南更快。他一刀劈出，敌人方位已变，他只见敌人左拳在面前一晃，眼神一乱，右臂己是一阵酸麻。楚昭南武功神奇，竟是方位变而招数未变，左手手指，仍然点着了韩志邦的穴道。只听得“呛啷”一声，紫金刀掉在地上。

这儿招快如电光石火！与楚昭南同来的两个卫士，这时才刚刚看清韩志邦的面容，大声喊道：“这厮是天地会的总舵主！不要放过他！”楚昭南狞笑一声，正待赶上，蓦然一道乌金光芒，自佛像后电射而出，楚昭南运足内劲，横袖一拍，竟没将暗器拍飞，袍袖给刺穿了一个大洞，暗器贴肉而过，余势仍然非常强烈，射在对面石壁上，铿锵有声，一枝似袖箭而非袖箭的东西，竟然穿入了石壁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佛像背后，一男一女飞身而出，双双拦在楚昭南面前。楚昭南嗖的一声，拔出佩剑，并不上前，却反倒纵出一丈开外，喝道：“你是晦明禅师的什么人，三番两次和我作对，你当我真的怕你吗？”

这时刘郁芳已将韩志邦救起，给他解了穴道。凌未风笑嘻嘻地站在佛像之前，不理楚昭南，先用藏话招呼那几个喇嘛道：“你们站过这一边来，‘舍利子’可不能让他们抢去。”那几个喇嘛依言疾退，和楚昭南同来的两个卫士，双双赶上，凌未风把手一扬，又是两道乌金光芒电射而出，那两个卫士也非弱者，一个举起鬼头刀用力一格，只听得铮然一声，火星疾飞，鬼头刀竟给暗器射缺一口；另一个用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平地拔起三丈多高，饶是他躲得这样快，暗器还是贴着他的鞋底射过，他穿的是铁掌鞋，后跟也给射掉。两人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楚昭内喝道：“别忙料理那些喇嘛，他们逃跑不了！”两个卫士趁此一喝，也不再追，分立楚昭南左右。而张天蒙却仍不声不响，斜挨在佛像之旁，靠近喇嘛。

这时凌未风才冷冷地对楚昭南笑道：“论师门渊源，我要尊你一声帅兄；论江湖道义，我要骂你一声贼子！你到底愿我尊为师兄，还是甘为我骂作贼子？人鬼殊途，你该早作抉择了！”

凌未风自江南远奔漠外，在天山之巅，跟随晦明禅师习技十年，其事甚秘，莫说武林中无人知晓，就是曾在晦明禅师门下习技的楚昭南也不知道。楚昭南只道大师兄杨云骢死后，自己可以独霸天下，不料那日在五台山谷，忽然钻出了一个凌未风，使出了天山掌法中的绝招，自己骤吃一惊，竟然挨了一掌。如今听他公然表白身份，叫自己作师兄，心中一慌，但随即又想，“纵使他就是晦明禅师的关门徒弟，但他不过三十岁左右，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自己几十年功力，何必怕他？

当下楚昭南横目睨视，傲然说道：“谁是你的师兄？你要认我做师兄，可得先卖几手出来瞧瞧，来！来！我讨教你的掌法！”他挨了一掌，余忿未消，一定要在掌法上找回面子。

凌未风冷冷一笑，便待亮式，楚昭南正待上前，和他同来的一个卫士，忽地斜刺杀出，说道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，且侍俺先会会这厮！”楚昭南一看，这卫士名叫古元亮，乃是河南点穴名家古家之后，他的点穴法搀杂在掌法之中，厉害异常，是大内第一流的高手。楚昭南心想，让他先去试招，对自己

甚有好处，若他胜了，自己无须出手；若他输了，自己也可看清楚凌未风路道。于是微微点首，让古元亮先上。

古无亮刚才给凌未风一枝暗器，打断鞋跟，也是愤怒得很，他一上来，就大声喝道：“我也是要先讨教你的掌法，你若要比暗器，停下我也可奉陪。咱们说话在前，可不许暗放冷箭！”

凌未风知道他怕自己的暗器厉害，所以抬出江湖上比武的规矩，言明在前，要比完一样才比一样，遂微笑道：“不用暗器，一样可以打得你乱跳！”

古元亮脚尖一点，如箭离弦，喝道：“不和你斗嘴，接招！”话声未完，一掌已向凌未风“天枢穴”按去。凌未风见他掌风甚劲，所按部位又是穴道，不敢怠慢，一声长啸，倏地一个旋身，横掌如刀，猛切古无亮脉门，古元亮大吼一声，托地跳将出去，凌未风双臂箕张，一掠丈许，向背心便抓。那料古元亮虽吃迫退，却不是真败，他倏地身躯一矮，陀螺般的直拧转来，双掌骤发，一打凌未风胁下的“乳泉穴”，一扫腰部“关元穴”，竟是败里反攻，狠招硬拼。

韩志邦看得“啊呀”的叫出声来，楚昭南却一声大喝：“老古，留神！”韩志邦还未看清，只见古元亮已跌跌撞撞倒退出数丈开外，面色灰白。凌未风喝道：“你已输招，还赖在这里作甚！”古元亮闷声不响，双掌一错，狠狠地又攻上来。这一来只见掌风越发凌厉，凌未风倏进倏退，身法步法，丝毫不乱。而古元亮则似一只受伤的狮子，强攻猛打，掌风所到，全是按向凌未风的三十六道大穴。

古元亮一时疏忽，吃了个亏，心中大怒，再度猛扑，凌厉之中见绵密，斫截之中杂点穴，双掌起处，全是按向人身三十六道大穴，凌未风身随掌走，见招拆招，古元亮兀是攻不进去。战了片刻，凌未风蓦地大喝一声，掌法骤变，右手横掌如刃，劈、按、擒、拿，展开了天山擒拿手中最厉害的截手法；左手却骈指如戟，竟在古元亮双掌翻飞之中，欺身直进，找寻穴道。古元亮的按穴掌法给他的截手法克住，丝毫施展不得，而凌未风的左手，却如同捻着一技点穴撅，指尖所到，也全是指向古元亮的三十六道大穴。这正是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古元亮是点穴名家，识得厉害，心中越发吃惊。凌未风也真“损”，每向一处穴道点去，就大喝一声，“三里穴”、“涌泉穴”、“天元穴”……叫个不停，好像故意点醒对方。古元亮左右趋避，全身都给冷汗湿透，旁边人看来，只见他蹦蹦跳跳，形状十分滑稽。

楚昭南越看越不是味儿，叫道：“退下！退下！”他双掌一错，正待上前，只听得凌未风又是一声大喝，身形迅若狂风，猛的绕到古元亮背后，只一抓，便抓着了古元亮右臂，左手在他腰后一戳，古元亮像死蛇一样，软作一团。凌未风在大喝声中，将古元亮猛抛出去。楚昭南一把接着，只见古无亮双眸紧闭，四肢僵硬，急忙伸手在他的“伏兔穴”一拍，古元亮哇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吐出一口淤血，软瘫倒地，动弹不得。

楚昭南再也按捺不住，双掌齐出，向凌未风扑去。凌未风双肩一耸，轻轻避开；楚昭南抢步上前，右掌又旋风一样劈去，凌未风仍然不接，侧身一冲，竟翩如巨鹰，从楚昭南掌底直钻出去。楚昭南大喝一声，翻身一抓，双掌擒拿；凌未风飕的窜起一丈多高，如燕翅斜展，侧身下落。楚昭南喝声：“那里走”？又追上来。凌未风凝身止步，双目虎虎有威，大声说道：“且慢动手，我尊你是师兄，让你三招，你若再不知进退，我只好与你一判雌雄。我若输了，从此回转天山，你若输了又如何？”楚昭南道：“舍利子随你拿

去！”凌未风道：“好，发招吧！”楚昭南脚踏洪门，双掌挟着劲风嗖地向凌未风胸膛打去！凌未风一掌格开，两人风驰电掣般地打将起来。只见手掌起处，全带劲风，石窟内多年堆积的尘土，给掌风震荡得四处飞扬，如黑雾弥漫，石窟本就阴暗，这一来更显得阴风惨惨，骇目惊心。通道上烧着的一堆火，火光在掌风烟雾中摇曳，似明似灭，旁边的人，都屏着呼吸，心头似给重物压着，透不过气来。

两人打了一会，蓦然都往后退出几步，众人惊诧看时，只见两人圆睁以眼，似斗鸡一般互相瞪视。楚昭南大喝一声，在几步之外，一掌劈出，凌未风双掌合什，也是遥遥一放；两人拳来脚往，中间总隔着几步距离，掌锋连衣裳也沾不着，而且越打越慢，就真的像两师兄弟在那里拆招练式一样。刘郁芳和韩志邦等都是行家，早看出两人每一举手投足，全都暗藏着几个变化，虽然隔着几步，每一招数，也都全是带守带攻，应付对方的。这种最上乘的掌法，若是哪一方稍有疏漏，对方只要身形微动，便可立施杀手。

两人拆了一百多招，都是稍沾即走，仍然分个出上下高低。旁边的人正看得眼花缭乱之际，蓦听得凌未风也是一声大喝，楚昭南猛的向后便退，凌未风身形迅如狂飙，欺身直进，反手一掌，楚昭南蓦然如巨鹰下扑，自上一纵而下，双掌朝凌未风的天灵盖直按下来。凌未风迫得双掌向上一抵，四掌相交，“蓬！蓬！”两声，两人都给碰跌一丈开外。

原来楚昭南习武的时间，虽比凌未风长，但凌未风练的是童子功，自小就把根基扎好，而楚昭南少年时曾狂嫖纵饮，功力反差了一筹，更加上楚昭南近年志得意满，练习遂疏，骤遇强敌，虽然功力大致相当，也要受制。刚才凌未风本已赢了一招，正要续施杀手，不料楚昭南却跳在佛像的手指上，若然这一掌打去，会毁坏佛像。凌未风投鼠忌器，不敢损伤云岗石窟中的瑰宝，只好急急撤掌。楚昭南乘势从上压下，占了便宜，因此两人在表面看来，好像打成平手。

楚昭南心里明白，这位未见过面的师弟，功力确比自己还高，又急又怒，但利禄熏心，又不肯罢手。他仆地即起，“游龙剑”嗖然出手，微带啸声。这柄剑削铁如泥，是天山派所传的两把宝剑之（另一把是短剑，为杨云骢所得，杨死后已归易兰 珠）。楚昭南在剑法上造诣最深，又恃有宝剑在手，因此虽输了招，仍是一派狂傲，要和凌未风比剑。

楚昭南拔剑出手，略一挥动，只见一缕寒光，电射而出，刘郁芳骇然叫道：“这是宝剑！”凌未风傲然不顾，提左脚，倒青锋，欺身直进，一剑斩去，剑锋自下卷上，倒削楚昭南右臂，这是天山剑法中的绝险之招，名为“极目沧波”。楚昭南自然识得，仗着宝剑锋利，也使出险招，霍地塌身，“乌龙掠地”、刷！刷！刷！一连三剑，向凌未风下盘直扫过去。凌未风灵巧之极，身形如星丸跳掷，一起一落，楚昭南剑剑在他的脚底卷地扫过，连碰也没有碰着。楚昭南刚一长身，正变招，凌未风瞬息之间，就一连攻了五剑，楚昭南给迫得措手不及，连连后退，竟无暇去削他的兵刃。

但楚昭南在剑法上浸淫了几十年，自是非同小可，他一看凌未风打法，就知道他是以快制慢，用最迅捷的剑法来迫自己防守，使自己没机会利用宝剑的所长。他冷笑一声，忽然凝身不动，一口剑霍霍地四面展开，幽暗的石窟中，登时涌出一圈银虹，回环飞舞。凌未风的剑是普通兵刃，一碰着便会给他削断，因此根本递不进去。而他却在银虹中耿耿注视，寻暇抵隙找凌未风的破绽。

酣斗声中，凌未风抽剑后退，楚昭南大喝一声，挺剑刺出，剑光如练，向凌未风背后戳来。凌未凤忽地回转身躯，闪电般地举剑一撩，只听得呛啷一声，和楚昭南的剑碰个正着，刘郁芳惊叫一声，以为这番凌未风定难幸免，不料响声过后，突然非常沉寂，既无金铁交鸣之声，甚至连脚步声也听不到。

原来凌未风这回身一剑，便搭着了楚昭南的剑脊，锋刃并不触及。楚昭南用力一抽，只觉自己的剑竟似给粘着一样，抽不出来！原来晦明禅师采集各派剑法之长，创立天山剑法，这一手便是太极剑法中的“粘”字诀。

楚昭南自是行家，知道若硬要抽剑，必定给凌未风如影附形，连绵不断地直攻过来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和他斗内功，苦苦缠迫！

这种斗剑，真是武林罕见。石窟里静得连绣花针跌在地上都听得出声来。过了片刻，只听得楚昭南发出微微的喘息之声，额上开始沁出汗珠，看来两师兄弟，就要生死立判，无法解救。

正在众人全神贯注之际，和喇嘛同来的军官——楚昭南的老搭档张天蒙，忽然悄悄地沿着石壁，移身走近一个喇嘛，蓦然伸指一点，那喇嘛大叫一声，翻身便倒。张天蒙一把抓着，在他怀中一掏，掏出一只檀香盒子，狞笑一声，闪电般地向石窟外面逃去！几个喇嘛大声狂呼：“‘舍利子’给劫走了！‘舍利子’给劫走了！”

凌未风大叫一声，将剑猛的一抽，转身便追。楚昭南身子向前一倾，随即一跃而起，剑光如练，也狠狠地自后赶来。这时张天蒙在前面狂奔，众人在后面紧紧追赶。楚昭南一面追一面挥舞宝剑，韩志邦等两边闪避，霎忽已给他赶在前头，只是总越不过凌未风。

凌未风轻功超卓。片刻之间，已越过通道，出了石窟，这时和张天蒙距离越来越近，他奋身一掠，挺剑直向张天蒙后心搠去，张天蒙也早已解出兵刃，他所用的是一条龙纹锁骨鞭，擅于锁拿刀剑，又可作硬兵器用，他和楚昭南并列吴三桂帐下，武功也自不弱，听得脑后风声，头也不回，反手就是一鞭，凌未风的剑竟然给他缠着。张天蒙大喜，转身用力一拉，不料丝毫没有拉动，反给凌未风将剑一挺，剑尖直向脉门划来。张天蒙大吃一惊，急急将手一抖，锁骨鞭倏地解开，凌未风的剑已如雷霆击到。

凌未风运剑如风，在长鞭飞舞中欺身直进。张天蒙拼命抵挡，给他迫得连连后退，退到了悬崖边沿，只听得水声轰鸣，两人身旁，一条瀑布冲泻而下，而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桑干河。

两人动手不过片刻，楚昭南已自赶到，张天蒙猛的用力打出几鞭，向旁一闪，凌未风挺剑便扑，忽见张天蒙左手一扬，一件东西，越过凌未风直向楚昭南飞去。凌未风起初以为是暗器，但一听风声，已知不是，而且又不是向自己打来，更感惊诧。这时只听得张天蒙一声大喝：“接住！”跟着对凌未风狞笑道：“你把我杀了吧！‘舍利子’你可休想！”凌未风瞿然醒起，回身一跃，向楚昭南奔去，只见楚昭南刚刚接了东西，正想收入怀中，凌未风眼力极强，分明看出是个锦盒，他急得大吼一声，舍了张天蒙，挺剑直逼楚昭南，剑法迅捷之极，霎忽就斗了三五十招，这时众人已陆续赶到。张天蒙纵跃如飞，登上一个突出来的小山峰，正好在楚昭南和凌未风的头顶，他居高临下，将山石用力推下，砰砰巨响，沙石纷飞，泥上飞扬中，几块大如磨盘的巨石滚滚而下。楚昭南和凌未风在缠斗中都无法躲避，双双向前一扑，滚地葫芦般地向桑干河面直跌下去。凌未风愤恨之极，半空中一个鲤鱼打挺，将手中长剑朝小山峰脱手掷去，只听得张天蒙哎哟一声，给凌未风长剑刺个

正着。

凌未风使出绝顶轻功，头下脚上，将近河面，又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双脚轻轻勾住河边峭壁上突出的石笋，放眼看时，只见楚昭南给瀑布直冲下河，他半个身子已浸入水中，用一只手拼命抓着河岸的石头，挣扎欲起，这形势，双方都是危险之极。

欲知两人性命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　难受温柔　岂为新知忘旧好　惊心恶斗　喜从古窟得真经

正在此极端紧张之际，凌未风双足勾着峭壁的石笋，用力一翻，身子倒挂，伸手一把抓着楚昭南颈项，像捉小鸡一样，将他提出水面，楚昭南虽有宝剑在手，但刚才给百丈瀑布冲击而下，早已乏力，更兼半截身子浸在水中，更是无从抵挡。凌未风一把抓起，劈手就夺了他的宝剑，双手叉着他的喉咙，楚昭南嘶哑地叫了一声。断断续续说道：“我给你‘舍利子’！”

凌未风看了他一眼，双手松开道：“拿来吧！”楚昭南掏出湿漉漉的檀香盒子，凌未风伸手接过，楚昭南面色十分难看，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输。

凌未风正待拉他同上悬崖，蓦然间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一道蓝火竟在身边炸裂开来，凌未风半身悬空，挂在悬崖之上，根本无从躲避，肩背给火焰的得滚热，面上也着了几点火星，他急忙一手按着石壁，将身子在石壁下一滚，火焰虽告熄灭，但仍是感到疼痛。楚昭南趁势翻转身来，仰望着凌未风，凌未风睁目大喝一声，将抢来的游龙剑拔在手中，楚昭南不敢再上，这时只听得悬崖上嘈成一片，呼喝声和兵刃碰磕声交杂传来。

这枝蛇焰箭是和楚昭南同来的卫士之一郝大绶放的。和楚昭南同来的两个人，点穴名家古元亮已为凌未风点成残废；郝大绶却杂在众人之中，一同跑出窟外，他见凌未风和楚昭南同堕崖下，竟取出歹毒暗器蛇焰箭向下面射去，蛇焰箭发时有一道蓝人，见物即燃，不能用手接，也不能用兵器碰磕，只能避开，他这一箭是立心将凌未风射死，纵使楚昭南也误伤在内，也在所不惜。

韩志邦和刘郁芳见他如此歹毒，勃然大怒，韩志邦一摆八卦紫金刀首先冲上，才打了数招，刘郁芳就脱手飞出独门暗器锦云兜，将他抓伤，郝大绶手中兵刃，也给韩志邦打落，他浴血拼命冲出，才跑了几步，就给两个喇嘛迎面截着，一左一右，大喝一声，双双扑进，一个矮身，各扯着他的一条腿，似荡秋千似的将他荡了起来。荡了几荡，又是一声巨喝，将他抛落悬崖。

楚昭南正在惶急，忽见半空中掉下一个人来，心中大喜，也不管是敌是友，伸手一把接着，向水面一抛，乘着尸体浮沉之际，提一口气，用足内劲，向江中跃去，单足一点尸体，又是拼命一跃，竟给他跃到离凌未风十余丈的另一处河崖，他手足并用，似猿猴般的爬上了峭壁，一溜烟地逃了。韩志邦连发了几粒铁莲子，都以距离太远，没有打着。

楚昭南临危逃脱，韩志邦恨极骂道：“又便宜了这奸贼！”刘郁芳道：“不必理他，先看看凌未风吧，今晚可累了他了！”韩志邦默然不语，走近崖边，只见浪涛拍岸，峭壁上有一个黑影在慢慢移动。韩成邦将夜行人随身携带的千里火打开，刘郁芳在火光中看见凌未风爬行而上，显得很是艰难。大吃一惊，颤声叫道：“他受了伤了，照他平日的功夫，绝不会这个样子！”她解下“锦云兜”轻轻地抛下去，“锦云兜”是数丈长的钢绳，尖端装着倒须钢网，作暗器用时可以抓人，而现在却恰好是救人的工具，凌未风已爬上一半，刘郁芳双足钩着崖边，探下身子，将钢绳轻轻一摆，恰好触着了凌未风的手指。凌未风伸手握着。刘郁芳叫声：“小心！”用力一荡，钢绳抖得笔直，将凌未风平空抛了起来，凌未风像荡秋千似的，握着钢绳，越荡越高，刘郁芳一缩身躯，将钢绳一卷，把凌未风轻轻放在地上，自己也站了起来。几个喇嘛齐声赞道：“真好臂力。”他们不知刘郁芳使的乃是巧劲。

刘郁芳顾不得回答，扶着凌未风细看，只见他肩背已给烧得残破，肌肉灼得淤红，凌未风转过面来，喇嘛们齐声惊叫，他的脸本来就有两道刀痕，现在加上硫磺火烧得又黑又肿，更显得十分可怕。凌未风笑道：“我本来就难看了，更丑怪一点算不了什么。”刘郁芳道：“你觉得怎样？”凌未风硬挺着道：“不过烧破了点皮肉，没有什么。”他随说随把檀香盒子掏了出来，递给一个喇嘛，微笑说道：“打了半夜，还幸把你们的‘舍利子’夺了回来！”喇嘛们齐齐拜谢。为首的喇嘛，很是小心，将檀香盒子打了开来，只见里面有几粒珍珠般的东西，吐出光芒。喇嘛细看一番，忽然大惊失色，颤声叫道：“‘舍利子’给他们掉换了！”凌未风也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怎么？这不是‘舍利子’？”喇嘛道：“这是珍珠，‘舍利子’没有这样透明光亮！”

原来张天蒙素工心计，他在吴三桂将礼物交给喇嘛们时，见过“舍利子”的模样，他就偷偷造了一个同样大小的檀香盒子，里面放上珍珠。他本来是准备在路上万一有人劫夺时，可以拿来顶包。当晚他听楚昭南一说，也起了背叛吴三桂之心，因此他在楚昭南危急时，先劫了喇嘛的“舍利子”，准备拿去献给皇上邀功。后来他被凌未风迫得无路可走时，又巧使“金蝉脱壳”之计，将假的“舍利子”抛给楚昭南，转移了凌未风的目标。

凌未风当下做声不得，狠狠说道：“再碰到这贼子，我要剥他的皮！”他又向喇嘛们致歉。喇嘛们很不好意思，再三拜谢，说道：“虽然夺回的是假‘舍利子’，但凌檀越舍了性命，为我们尽力，此恩此德，永世不忘！”他们见凌未风伤重，又急于要回藏报告，不愿再扰凌未风，齐齐告辞，趁着拂晓赶路。

刘郁芳和韩志邦扶着凌未风走回石窟，一进了洞，凌未风就“哎哟”一声，坐在地上。刘郁芳急忙过去，扶着他道，“怎么啦？”凌未风道：“你把我的行囊拿来！”他在行囊中取出两粒碧绿色的丹丸，一口咽下，说道：“没事啦，那小子的蛇焰箭是硫磺火，火毒攻心，有点难受，这丹丸是天山雪莲配成，正好可解火毒。”刘郁芳还不放心，见他面上烧起许多火泡，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治外伤的药膏给他涂抹。凌来风扭转了头，似乎很不愿意。刘郁芳以为他避嫌，笑道：“我们江湖人物，不讲这套。”她一手将凌未风按着，柔声说道：“不许动，病人应该听话，你不听话我可生气啦！”

凌未风闭着眼睛，让她涂抹。忽然间刘郁芳双手颤抖，一瓶药膏，卜的跌落地上，韩志邦道：“你累啦？我替你搽吧！”凌未风翻转身子，将头枕在臂上，说道：“我都说不用理它了。”刘郁芳默然不语，凝坐如石像，眼睛如定珠，紧紧盯着凌未风的面孔，良久良久，突然说道：“你以前一定不是这个样子！”

凌未风笑道：“自然不是，我受了刀伤，又受了火烧，本来是丑陋了。”刘郁芳摇摇头道：“不对！这回我可看得非常仔细，你以前一定长得很俊，而且还像我的一位杭州友人！”韩志邦冷冷地哼了一声，凌未风一阵狂笑，说道：“我根本没有到过杭州！”这笑声原就是掩饰他内心的窘迫。刘郁芳将信将疑，忽然发觉韩志邦也紧紧地盯着她，神情不悦。她霍然醒起，如果凌未风不是那人，自己谈论一个男人的美丑，可真失掉总舵主的身份，也给韩志邦看轻了。她面上一阵热，也干笑道：“我是奇怪你的武功这样高强，怎会面上带有刀痕？”她仓促之间，挤出话来，竟没想到搭不上原先的话题，韩志邦又是冷冷地哼了一声。

凌未风答道：“这刀痕是我刚到回疆的时候，碰上杨云骢大侠的一个仇

人，他见我带着一个女孩子，随手就给我一刀，要不是有人搭救，几乎给他毁了！”刘郁芳听得十分奇怪，问道：“杨大侠的仇人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又为什么带一个女孩子远远跑去回疆？那个女孩子有多大了？”凌未风一说之后，自知失言，忙道：“这些事情，将来我再对你说。那个女孩子可只有两岁。”韩志邦接口说道：“只有两岁，刘舵主，你……你可没有什么话说了！”他本来想说：“你可放心了”的，一到口边，可想起不能这样冲犯刘郁芳，这才临时改了。饶是这样，刘郁芳还是白了他一眼，她很不开心，也很奇怪韩志邦的神态似乎有点失常。

第二日，凌未风的伤势，果然好了许多，已经可以走动了。刘郁芳还是殷勤地看护着他。韩志邦却终日寡言寡笑。第三日早晨，刘郁芳一觉醒来，竟然不见了韩志邦的踪迹，只见尘土上有人用手指写着几行歪歪斜斜的大字。

那几行歪歪斜斜的大字写道：“咱是一个粗人，不懂规矩；虽属旧交，不如新知；天地会之事，有吾姐主持与凌英雄相助，大有可为，成功可期。从此告辞，盼望珍重。”抬头一行写着：“拜上刘总舵主”；下面署名“粗人韩志邦”。刘郁芳看了，黯然不语。凌未风道：“他倒是个豪爽的汉子。只是误会太多了。我这个‘新知’本就无心疏间‘旧交’”。刘郁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的心眼儿也太小了，我担心他一个乱闯，难保不出岔子。”只是不知他走向何方，凌未风又是伤势初愈，更是无法寻找。

再说韩志邦那日受了刘郁芳白眼，愈想愈不是味儿。当晚翻来覆去，整夜无眠，想：自己一个“粗人”，武艺与凌未风又是相去甚远，如何配得上她。他心中本来愤愤不平，埋怨刘郁芳刚交上一个“新朋友”，就把多年的“老朋友”冷淡；这样一想，反觉平静下来。他心中暗道：何必在他们中间，做一个拦路石头，于是不待天明，披衣便起，看着他们睡得正酣，暗暗叹了口气，背好行囊，挂好兵器，独个儿走出窟外。

韩志邦迷迷茫茫，也不知该走向何方，他信步所之，在山岗漫无目的地乱跑。这时晨露未干，晓风拂面。行走间，忽听得呦呦鹿鸣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一头梅花小鹿，在山溪旁边饮水。饮了一会，又咩咩乱叫。韩志邦心想：这头小鹿，孤零零的在这里饮水，一定是失了母亲的离群小鹿，真是可怜。他胡思乱想，慢慢地走过去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小鹿，小鹿，我也是个没有朋友的人，你不嫌弃，我和你做个朋友吧。”

胡思乱想间，忽听得一声兽吼，在树林草莽之中，跑出了一只金钱大豹，一声狂吼，腾空窜起，向那头小鹿扑去，韩志邦大怒，骂道：“小鹿这样可怜，你还去欺负它！”他也一跃数丈，一连发出几支袖箭，箭箭射中，只是距离过远，那豹子皮肉又厚，虽然痛得狂嗥怒吼，却并未跌倒，那小鹿被它咬中后腿，也痛得狂奔，那金钱豹身上带箭，仍然不舍，紧紧追去。韩志邦突然一腔怒气，好像要向豹子发泄一样，也施展轻功，追在豹子之后。

追了一回，那小鹿似乎急不择路，竟窜进了一座小小的石窟，那豹子也追将入去，韩志邦赶在后面，距离已近，又是一支袖箭，射入金钱豹的肛门，那豹子大叫一声，仆在地上，尚未爬起，已给韩志邦夹劲捉着，用力一拗，把豹子颈项拗断，快意之极，说道：“看你还欺负小鹿！”他将豹子一把抛进洞内，缓步进去，只听得里面小鹿叫声很是惨厉，他心中一动，忽听得里面人声喝道：“是谁？”他定睛一看。只见一个人将小鹿按着。正在用刀子锯梅花鹿的鹿茸，这人一见韩志邦入来，蓦地跳起。脱手就是一口飞刀，向

他掷去，韩志邦闪身避过，睁眼看时，只见这人正是张天蒙！原来张天蒙那日给凌未风一剑掷中，流血很多，因此躲到这个洞中养伤。

韩志邦见是张天蒙，想起他的狠毒，那日几乎将凌未风弄死，勃然大怒，紫金刀骤的出手，照心便刺。张天蒙刷的跳前两步，龙纹鞭也发出招来，韩志邦抡刀猛斫，张天蒙长鞭一抖，韩志邦所在鞭上，给他用力一弹，紫金刀竟给弹了回去。韩志邦越发大怒，跃纵如风，一口刀滚滚而上，张天蒙身子却似转动不灵，只得招架，韩志邦看看得手，猛然间张天蒙大叫一声，身子往后一坐，韩志邦的紫金刀被长鞭缠着，给他往后一拖，紫金刀竟脱手飞去。张天蒙更不放松，疾的又是一鞭，打中韩志邦胸部。韩志邦仆在地上，滚了数滚，寂然不动。

张天蒙心中大喜，挪步上前，还想补他一鞭，正走近韩志邦身边，猛然间，韩志邦在地上大喝一声，铁莲子冰雹般地打出，张天蒙猝不及防，头面两肩给狠狠打中几颗。张天蒙往旁一跳，忽觉脚下好像踩了棉花一样，软弱无力。给凌未风剑伤的创口，又汩汩流出血来！

韩志邦在地上一跃而起，忽见张天蒙坐在地上，长鞭放在一旁，十分惊异，他粗中有细，扬手又是几粒铁莲子，张天蒙怒叫道，“你这人倒会使诈！”

这回他有了防备，双手上下一抄，把铁莲子接在手中，反打出去。韩志邦腾挪闪避，无奈张天蒙打得比他高明，右臂还是中了一粒。

韩志邦中了暗器，反而哈哈大笑。原来他刚才挨了一鞭，很是疼痛，现在给铁莲子打中，却只似自己以前在田间操作，和孩子们嬉戏时，给顽童用小石子掷中一样，一点也不痛。他知道张天蒙气力已竭，纵身一跳，猛扑在张天蒙身上，当着心口，用力击了几拳。张天蒙双掌也拍中韩志邦腰胁，两人扭作一团。

论武功，张天蒙仅比楚昭南略逊一筹，自然要比韩志邦高许多，无奈他受了凌未风的重创，伤口复裂，竟当不住韩志邦水牛般的气力，扭打片刻，便给韩志邦按在地上。他狂嗥一声。张口便咬，韩志邦肩头给他重重咬了一口，痛得叫出声来。张天蒙借势抽出右手闪电般地拿着了韩志邦右手手腕，用力一扭，用擒拿手法，将韩志邦手掌屈了过来，韩志邦痛得要命，左手也放松了。张天蒙机灵之极，左手又闪电般地捏着了韩志邦的脉门，韩志邦手不能用力，身子打横扑在张天蒙身上，竟咬着了张天蒙的喉咙；张天蒙伸口咬时，却只咬着他的肩头。韩志邦咬了几口，只觉血腥味直冲入喉咙，恶心欲呕。

韩志邦哇的一声把口中鲜血吐了出来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张天蒙喉咙已裂开一个大洞，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，只是他的两只手还紧紧揽着自己。韩志邦饶是身经百战，也不禁害怕起来，他用力一挣，分开张天蒙双手，站了起来，这时只觉四肢酸软，他行开几步，支撑不住，索性也躺在地上，掩着面孔，闭目养神。

刚才给豹子咬伤的那的头小鹿，好像知道韩志邦是它的朋友似的，慢慢地挨将近来。韩志邦在昏迷中只觉小鹿在自己的胸口轻轻摩擦，悠悠醒转，他也轻轻地用手抚摸着小鹿，喃喃说道：“豹子死了，恶人也死了，小鹿，小鹿不用害怕了！”说话之间，忽然又觉有甜甜腻腻的液体滴进自己的口里，一直滑下喉咙，片刻之后，丹田似有一阵暖气升起，人也清爽了许多。那液体正是鹿血，它给豹子咬伤，又给张天蒙刀伤，流血一直未止。鹿血是补气补血的珍品，韩志邦用力过度，又受了重伤，幸得鹿血给他稍稍回复了精神

和体力。

韩志邦苏醒过来，只见地上一滩滩的鲜血，血泊中浮着一只小小的盒子，他猛然醒起，精神一振，急忙在血泊中把盒子掏了起来，用衣襟抹净，打开一看，只见里面放着几粒珍珠似的东西，但却不如珍珠透明，而是灰褐色的，盒子周围刻有一些古古怪怪的文字，那是梵文，韩志邦虽然不识，但看样子，他已醒悟到这一定是舍利子，心中大喜，急忙把盒子盖上，收进行囊。

只是这么轻轻移动，韩志邦眼前又是金星乱冒，这才知道自己毕竟是用力过度，不能再行走了。他摸摸身边的小鹿，小鹿也没有了气息，敢情也是死了。猛然间他觉得非常寂寞，好 像自己从来没有过亲人也没有过朋友一样，心中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，迷迷糊糊间，他躺在地上陷入了熟睡之中。

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，一觉醒来，只见阳光从洞外透入，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。他站了起来，仍然觉得软软的，肚子也饿得发慌，只是精神却比昨天好了许多。他想，现在走出去，自己体力还是不支，若碰到敌人，那更无从抵御，看来只好在这石窟中歇息几天再说，可是粮食哪里找呢？袋中只有一些干粮，顶不了什么用，自己又不忍食小鹿的肉，正着急间，忽然眼光一瞥，拍掌笑道：“ 怎的把这只豹子忘了？ ”昨天那只大豹，给自己拗断颈骨，丢进窟中，现在不正就在身旁？韩志邦把豹子拖进石窟深处，在行囊中取出火石，把窟中的一些朽木，聚集了来，烧起了一堆旺火，用紫金刀割下豹肉，就在火上烧熟来吃。

火光熊熊，把石窟照得通明，韩志邦抬头四看，忽见石壁上画着许多人像，那些人像各有各的姿势，十分古怪。

韩志邦定睛看时，只见有的人像低眉合什；有的人像摩拳擦掌；有的人像作势欲扑，如虎如狮；有的人像作势擒拿，如猿如鹰，还有手里拿着刀剑作劈刺之状的。各种姿态，千奇百怪。但因年深日远，有的画像已模糊不清，有的图像更剥落殆尽，只余下一点点的痕迹。韩志邦闲得无聊，索性沿着石壁，细细一数，其中清晰可辨的有三十六幅，模糊不清和已经剥落的却有七十二幅之多。在清晰可辨的三十六幅之中，有六幅是打坐之像，其中三幅的姿态，都是盘膝垂手，正面而坐，好像完全一样，另外三幅则稍稍改了一些，有一幅是侧面打坐的，有一幅是合掌胸前的，有一幅是欠身欲起的。

韩志邦饱餐豹肉之后，气力稍增，反正无事，就试照着壁上画像的姿势练习。前面六幅，他看得莫名其妙，懒得去理，只拣那些自己看得懂的来学，起先是练几个掌法，说也奇怪，照样打了一遍之后，竟然气血流通，身心舒适，精神长了许多。他越练越高兴，反正自己尚未完全复原，就索性在洞中多留几日，将三十幅画着运掌、使刀、击剑的各种姿势，练了又练，不过三天，已经滚瓜烂熟。

第四天早晨，豹肉已经吃完，窟中的朽木也已烧尽，他试着练练力气，只觉已完全恢复，心中大喜，收起行囊，便待出洞，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声和脚步声，好像向石窟行来，连忙闪身躲在一尊佛像之后。

来人行到洞口，韩志邦听得一个声音说道：“ 咦，怎的好像有尸臭味道！”韩志邦这才醒起张天蒙的尸体还没有掩埋，自己在石窟住了几天，鼻子已经习惯，窟中又冷，并未觉得怎样。来人是外面走进，自然一嗅就觉得刺鼻。

过了片刻，有两个人走进洞内，手中燃着火把，照见了张天蒙的尸体，哗然惊呼。其中一人指着张天蒙的军官服饰说道：“ 这人莫非就是楚昭南所说的，吴三桂手下军官，据他说这人武功很高，恐怕是给凌未风害死的！ ”

韩志邦暗暗哼了一声，心想：“ 你们就只知道有个凌未风！”

这时这两个人反显得有点害怕了，你推我我推你的不敢搜索。有一个人说：“ 别的人还好，只怕凌未风躲在里面！” 韩志邦心中有气，大吼一声，跳了出来，叫道：“ 不是凌未风也收拾得你们！” 两人吓了一跳，将火把向韩志邦一掷，韩志邦闪身避过，双掌一错，扑上前去。

这两人乃是禁卫军教头，那日楚昭南给打得大败之后，急忙跑回去找禁卫军的副总领张承斌，叫他派得力手下，分头追踪。云岗附近更是特别留意。这两个教头，恰巧和韩志邦撞个正着。

韩志邦扑了上去，这两个教头已看清楚韩志邦面上并无刀痕，知道不是凌未风了，勇气倍增，马上迎击。

韩志邦以一敌二，大喝一声，双掌骤发，穿胸直进。敌人倏地左右一分，一个双拳紧握打出三十六路长拳，拳风飙飙，直捣面门；一人双掌如刀，招熟势急，打的是西藏天龙掌法。一拳一掌，奇正相生，十分凌厉，打了片刻，韩志邦竟给迫到石窟一隅。

韩志邦曾为天地会总舵主，武功自非泛泛，无奈敌人也是高手，而且是在左右夹击，拳掌并用，配合得十分紧密。韩志邦攻不进去，渐渐给迫得只有退守的份儿。

打到分际，左面敌人一拳向韩志邦面门捣出，韩成邦右掌上抬，正想横截来势，右面敌人已欺身抢进，左手猛拨韩志邦右掌，右手也横掌上击，向韩志邦左臂猛袭，两人来势都极凶猛。韩志邦危急之间，蓦然不自觉地使出在石壁上所画的掌法，不退反进，右腿上步，身形一斜，脚跟一转，右掌随着身形半转之势，将右面敌人的拳头一把掳着，向怀中一拖，“ 顺手牵羊 ”，将敌人横拽过来，大喝一声：“ 起 ”！将敌人横举起来，一个旋风急舞，飞掷出去，正好撞着另一敌人，那人大叫一声，向后便倒，而给韩志邦掷出去的敌人，余势未衰，仍似箭般射出，头颅碰着一尊佛像，登时脑浆迸裂，流了遍地，佛像也给撞得摇摇欲倒！

韩志邦一招得手，更不放松，双足一顿，身随掌走，迅若狂飙，那仆倒的敌人刚从地上爬起，给韩志邦一掌打个正着，再度跌倒，还没喊得出声，就已了结。

韩志邦使出新学掌法，居然三招两式，就打败强敌，大喜若狂，他见佛像摇摇欲倒，急忙抢过去扶住，忽地眼睛一亮，瞥见佛像下有一本残旧的小书，他轻轻拿了起来，吹去书上的尘埃，揭开一看，只见里面的文字，奇形怪状，和装舍利子的盒子内所刻的字体一样，他一个也认不得。揭到最后，才看到两行汉字，这两行字是：“ 达摩易筋经，留赠有缘者。” 底下有几行小字注道：“ 一百零八式，式式见神奇，九图六座像，第一扎根基。” 最后一行小字，是“ 后学无住谨识，唐贞元五年九月。” 韩志邦看了，仍是莫名其妙，但见此书古雅可爱，也就随手塞在行囊中。直到许多年后，他才知道，达摩禅师是南北朝梁武帝时，自印来华的高僧，也是“ 禅宗 ” 的创立者，“ 易筋 ”“ 洗髓 ” 二经是达摩禅师武功的精华，壁上的一百零八幅画像，就是武学中著名的“ 达摩一百零八式 ” 真本。可惜韩志邦只学了三十个式子，而最重要的，扎根基的前六个坐式，他却根本不学，以致虽有奇遇，后来还是吃了大亏，这是后话（作者按：据近代史学家考证，‘ 易筋 ’、‘ 洗髓 ’ 二经乃是明代文人假冒达摩名义的伪作。但小说是无须考证得那样严谨的。读者诸君，当“ 小说家言 ” 看可也）。

韩志邦缓步走出石窟，只见阳光遍地，山谷之间，群花竞艳，韩志邦躲在石窟之中几日，不见阳光。这时在蓝天白云之下，山花野草之中，心境大为开朗，几日来的忧郁，像淡淡的轻烟，在白云间消散了。他沿途纵目，浏览山景，忽见断崖峭壁之上，隔不了多远，就有人用刀刻着一枝箭头，还有一些古古怪怪的暗号。

韩志邦正惊诧间，忽听得山岗上传来叱咤之声，并有尘土砂石飞溅而下。韩志邦情知上面必有人拼斗，好奇心起，攀着山藤，上去探望。上到上面，只见有四个黑衣卫上，围着三个喇嘛，打得正酣。韩志邦见了，又是一诧，这三个喇嘛中，有一个正是以前和张天蒙同行，护送舍利子的人。

韩志邦看了半晌，只见那四个卫士，越打越凶，打得三个喇嘛，只有招架之功，竟无还手之力，他忍耐不住，虎吼一声，拔刀而出。那个认得的喇嘛大喜，叫了一声，韩志邦正待招呼，只见两个卫士，已脱出战围，拦截自己，阴恻恻地笑道：“ 我道是谁？原来是韩总舵主！ ” 两人一使判官笔，一使锯齿刀，一照面就下毒招，笔点穴道，刀挂两肩。

韩志邦想用新学来的运刀击剑之法对他们。但一转念间，仍是使出自己本门的八卦紫金刀法。他是想试试本门的刀法和新学的技艺，差别如何，才使出新学的招数。

八卦紫金刀连环六十四式，是明代武师单思南所创的刀法之一（另一为钩镰刀），一使开来，星流电掣，上下翻飞，也端的厉害。只是那两人的兵器，都是罕见的外门兵刃。尤其那使判官笔的，一身小巧功夫，专门寻暇抵隙，探寻穴道。若只是以一对一，韩志邦的本身功夫还尽可对付得了，而今是以一敌二，饶是韩志邦用尽功夫，也只是堪堪打个平手。

打了半个时辰，韩志邦已感吃力，偷眼看那三个喇嘛，虽然减了压力，也不过是刚刚抵御得住。他心中烦躁，趁那使锯齿刀的一刀向自己劈来时，侧身一闪，猛的身随刀走，紫金刀扬空一闪，在使判官笔的面门上晃了一晃，那使判官笔的以为他使的是 “ 横斩 ” 招数，双肩一纵，正待抽笔进招，不料韩志邦刀法十分奇特，刀光一闪之间，刀尖一崩，竟然穿笔上挑，把那人的肩头戳了一个大洞。

韩志邦更不转身，听得背后风声，一个盘龙绕步，反手就是一刀，那使锯齿刀的一刀砍空，给韩志邦反手击个正着，锯齿刀呛啷一声，掉在地上。韩志邦这才转过身来，紫金刀用力劈下，将那人劈成两片。使判官笔的忍痛纵起，没命奔逃，韩志邦也不理他，径自提刀，加入战团，去援助那三个喇嘛。

那另外两个穿着禁卫军服饰的军官，和喇嘛打得正酣。韩志邦骤地闯了进来，手起一刀，分心刺进，手法迅速之极，登时把一个敌人刺倒地上；另一个敌人见状大惊，手执银枪，往外一格，韩志邦霍地回身，连人带刀一转，刀光闪烁，斜掠过去，刀锋贴着枪杆向上便削。那人急急松手，银枪掉落地上，韩志邦欺身急进，左手一抬，一把抓着敌人手腕，用力一拗，那人痛得大叫起来，服服贴贴地给韩志邦像牵羊一样牵着。

韩志邦今日连败六个禁卫军军官，所用的刀法掌法，全是从石壁上的画像学来的，每一招使出，都有奇效，真是又惊又喜。这时心中快活之极，抓着那个军官道：“ 你们平时欺侮老百姓也欺侮得够了，今儿可要你受一点苦。” 用力一扭，那人大声叫道：“ 好汉饶命！ ” 韩志邦笑道：“ 你要饶命也不难，你得告诉我们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 ” 军官道：“ 我们奉命分途查探凌未风

的踪迹。”韩志邦大笑道：“你们连我也打不过，还敢去追凌未风？”那军官谄媚赔笑道：“你老爷子的武功比凌未风还强！”韩志邦骂道：“谁要你乱送高帽？”他口中怒骂，心中却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意，心道：“人们也识得我了！”当下用力一推，喝道：“既然你说了实话，就饶了你吧！”那军官急急抱头鼠窜，连望都不敢回望。

三个喇嘛齐来道谢，尤其那个原先识得的喇嘛，更是一把将他抱着，吻他的额。韩志邦不惯这个礼节，忸怩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你们是来找‘舍利子’的吗？”那熟悉的喇嘛，名叫宗达·完真，告诉他道：他们那天失掉了舍利子后，未曾回转西藏，已接连碰到来迎接圣物的僧侣，他们天天出来查探张天蒙的踪迹。虽然料想张天蒙可能已远走高飞，但他们还是未死心。尤其那未见过舍利子的喇嘛，更是经常要他陪着，在云岗石窟附近徘徊，不料就碰到这批军官。

韩志邦听后，大声笑道：“你们寻访圣物也真诚心，你们看看这个！”说着从怀中掏出檀香盒子来，打开给他们一看，宗达·完真喜极狂呼：“这是舍利子！”扑的就跪在地上叩头，其他两个喇嘛先是一怔，跟着明白过来，也急急叩头礼赞。

韩志邦给他们这么一闹，不知所措，忽然间，那三个喇嘛齐站了起来，各自从怀里取出一条丝巾，双手捧着，递到韩志邦面前，韩志邦知道这是喇嘛最尊重的礼节，名叫“献哈达”。

急急说道：“这怎么敢当，这怎么敢当！”宗达·完真代表喇嘛说道：“从此你便是我们喇嘛的大恩人，我们望你能够随我们到西藏。”韩志邦先是谦让，继着想了一想，含笑点头答应。这一去也，要直到几年后他才能再与凌未风、刘郁芳见面。

第六回　雾气弥漫　荒村来异士　湖光激滟　幽谷出征骑

当韩志邦和喇嘛们穿越康藏高原的时候，凌未风和刘郁芳，也正在云贵高原上仆仆风尘。十多天来的旅行，在他们两人之间，滋长了一种极为奇异的感情。刘郁芳感觉到，凌未风对她有时好像是多年的老友，有时又好像是完全陌生的人。他一路上都很矜持。但在故意的冷漠中，却不时又自然流露出一种关怀，一份情意。刘郁芳有生以来，从未曾受过人这样冷谈，也从未曾受过人这样关怀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中，显得是如此矛盾，又是如此离奇，她虽然是久历江湖、惯经风浪的女中豪杰，在感情的网中，也正如蜘蛛之甘于自缚了。

不错，她曾怀疑过凌未风就是她少年时代的朋友，但这怎么可能呢？当年出事之夕，她明明看到他的衣履在钱塘江上漂浮，也许他的尸体已漂出大海与长鲸为伍了！而凌未风的相貌。声音，也都与她心中多年来藏着的影子不同。只是凌未风在沉思时绞扭手指的习惯，却与“ 他 ”完全一样。刘郁芳到底是个舵主，她又不敢坦白说出她的怀疑，只是经常在旅途上默默地注视着凌未风，希望在他的身上，发现更多的相同之点，凌未风也好像发现了她的注意，时不时报以淡淡的一笑。

十多天的旅行，在苦闷、激动与奇异的情感冲击下过去了。这天他们已到华宁，距离昆明只有三百多里了。他们拂晓起来赶路，走了一程，凌未风笑指着远方道：“ 以我们的脚程，今天傍晚，当会赶到昆明了。 ”他们正行进一个幽谷，猛然间，天色阴暗，幽谷上面雾气弥漫，越来越浓，渐渐天黑如墨，眼前的道路也看不清楚了。凌未风骇然惊呼：“ 这是乌蒙山的浓雾，随着浓雾而来的常是瘴气，我们可要小心！ ”他们屏住呼吸，摸索前行，又过了片刻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前面是一个大湖，在群峰围绕之间，平静地躺着，这湖迤逦如带，湖上有朵朵白云在峰峦间飘荡。从山腰到山脚，满布着苍绿色的杉树和柏树，有些树木，一直插到湖里。风景端的秀丽。这时上空虽然浓雾弥漫，下面湖水却是碧波粼粼，湖面有如一片白玉，但浓雾下显得分外晶莹。刘郁芳摸出地图说道：“ 这是‘ 抚仙湖 ’，在这里瘴气较薄，我们不如在这里稍稍停留。 ”

两人边谈边行，瘴气随浓雾而来，虽说有湖中水气避瘴，也觉呼吸不舒。两人正想歇下，忽觉有一阵阵香气，远远袭来，瘴气顿解。两人大喜，迎着香气找寻，不久就发现一堆野火，有许多头上缠着包巾的男女围火坐着。凌未风见多识广，知道这是彝族山民烧起云南特产的香茅来避瘴，湖边大约有个山村，所以一遇浓雾瘴气，村民就将平日聚集的香茅烧起野火，一同避瘴。凌未风急急与刘郁芳赶上前去，和村民们打招呼，指天空，打手势，咿咿哑哑，表达来意。

彝民民风纯朴，一见就知他们来意，立刻有人让出位置来，请他们坐下。

凌未风坐下时，忽觉人群中，似掺杂有两个汉人，定睛看着自己，凌未风心念一动，忙用两手捧着面庞，掩着刀痕，低下头来烤火。过了一会，头上的烟雾更浓，彝民们又加进许多香茅，把火弄得更旺，这时湖畔又有一个人快步跑来，凌未风看他步履矫健，便知是个武林高手。但到走近一看，却是书生打扮，生得很清秀，看样子不过二十来岁。这人懂得彝民语言，一到来，就和彝人大声说笑，似乎他在这里还有熟人。

过了一会，在幽谷里又冲出几个黄衣大汉，凌未风远远一看，低低“ 咦 ”

了一声，用手肘碰碰刘郁芳，叫她转过脸来，不要和来人照面。这些人很是强横，他们也不先和彝人招呼，就挤了进来，恰好坐在两个汉人的旁边。

雾气弥漫中，忽听得满空惊禽乱叫，有一大群鸟冲出浓雾，在火堆上盘旋低飞。这群飞鸟大约也是耐不住瘴气飞下来的。有几个彝人，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，等着鸟儿飞低时，突然一竿击去，居然给他们打下十来只飞鸟。但到了后来，鸟儿也灵警了，它们虽然为了躲避瘴气，不能不低飞下来，盘旋在火堆之上，但它们低飞轻掠，一见竿影，便即高飞，彝民们奈何它们不得。先来的两个汉人，哈哈大笑，各自向彝民们讨过了枝竹竿，站立起来，只见他们竹竿舞处，矫如游龙，低飞的禽鸟，一碰着就落下来，霎忽之间，就打下了一大堆飞鸟。鸟群吓得振翅乱飞，飞出了竹竿所能到达的范围。后来的那几个黄衣大汉，发出冷冷的笑声，其中一人蓦然在地上拣起了一块石头，站了起来，只笑了声道："何必这样费事，看我的吧！"他将手中的石头用力一搓，双手一扬，只见碎石纷飞打出，空中的飞鸟，纷纷落下。那个汉人急急放下了竹竿，抱拳请问。那黄衣人又是一声冷笑，对其中一人说道："金崖，你不认得我，我可还认得你，听说你在平南王尚之信处很是得意，这位朋友，想来也是王府中的得力人手了。"

那个唤作金崖的看了他半晌，忽然说道："前辈可是邱东洛先生，十年前似在历城见过，前辈在那里得意？"邱东洛见他日口声声以晚辈自居。面色稍稍好转。但仍是迫近一步，大声问道："你从尚之信处来，带什么东西去见吴三桂，给我看看？"金崖面色大变，说道："这个，恕晚辈不能从命！"邱东洛阴恻恻冷笑着对同来的三个人说道："搜他！"那三个黄衣人齐齐扑去，金崖双掌疾发，觑准当前一人，一记"弯弓射雕"，左右开弓，就打过去，那人侧身一避，金崖嗖的如箭冲出，那三个大声呼喝，包抄上来。金崖的同伴方想出手相助，已给邱东洛一颗碎石，打中穴道。登时软瘫地上。这几个人一阵大闹，彝民们纷纷走避。凌未风随众站了起来，就在此时，那几个人已打近他的身边。

那三个黄衣大汉，勇猛非常，三面围攻，拳落如雨。金崖煞是溜滑，一面招架，一面闪避，溜入人丛之中，为首的黄衣大汉，暴喝一声，一掌斜避过去，金崖往下一塌身，缩项藏颈，掌锋倏地擦头皮过去，大汉那一掌竟然打在凌未风身上。

凌未风本来是不想暴露身份的，现在突然吃了黄衣大汉一掌，本能地运出"卸力解势"的上乘功大，身子一闪，那人的掌似打着一团棉花，无从使力，掌锋擦胸而过，收势不及，身向前倾，金崖趁势蓦地长身，一脚踢去，把那黄衣大汉，扫出两丈开外。

和黄衣大汉同来的邱东洛吃了一惊，这时他不敢再托大了，急急赶上前来，凝目一看，恰恰和凌未风对个正着。他双眼上翻，一声怪叫，哈哈笑道："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这厮！"凌未风傲然说道："幸会，幸会，十六年前，领你两刀，幸好未被剁死！"邱东洛大笑道："你想算旧帐，我可想和你算新帐呢！好，好，咱们再来一场单打独斗！"这时另一个黄衣大汉，伸手一指，接声说道："邱老前辈，浙南的女匪首也在这儿，让他们一起上吧！"邱东洛怪眼一翻，又是连声怪笑："今日何幸连会两位男女英雄！"他侧过面，对那几个大汉说道："你们对付那个女的，这小子我要和他见个真章！"

金崖这时也看清楚了凌未风面容，大吃一惊，知道此人就是纵横西北，武林传说中的神奇人物；而邱东洛也是昔年江湖一霸，二十多年前，突然在

江南出现，谁都不知他的来历，后来突然隐去，谁也不知他的去处。这两人都不好惹。他见邱东洛率那几个大汉，正取着包抄之势，急忙抱拳说道：“邱老前辈，我和他们可不是一路！”邱东洛哼了一声道：“你的事停下再说，只要你不理闲事，咱们还有商量。”邱东洛自信可以对付凌未风，但却不知刘郁芳的深浅，而金崖也是一名好手，因此他分别缓急，立心先截着凌未风再说。

这个邱东洛说起大有来头，他是鄂亲王多铎的师叔，和当年被杨云骢杀死的纽祜卢是同门师兄弟。在长白山派“风雷剑”齐真君门下，排行第三，武功最强。他本是满州女真族人，跟随清兵入关，化了个汉人名字，入关后，一面暗中给清廷拉拢江湖好手，一面侦察关内武林情形，他不知道杨云骢已经死去，追踪而至到天山，想找杨云骢晦气，凌未风那时刚到回疆，武功不强，挨了他两刀，后来还是晦明禅师，显了一手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，才把他吓走的。今番他远到滇中，为的就是追踪凌未风！

和邱东洛同来的三个黄衣大汉，都是大内的一等卫士。原来楚昭南云岗战败之后，回去一报，康熙皇帝也耸然动容，心念有凌未风这样的高手留在世上，终是大患，因此立命邱东洛带领一个助手，亲自出马，搜查凌未风下落。另派两个卫士，赶赴昆明。邱东洛带领助手，到了云岗，在断崖峭壁之上，看见刘郁芳给韩志邦的字。

其中有“盼仍继续西行，共图大业”之句，这留字韩志邦没有见到，却给邱东洛看到了。邱东洛心思颇为灵敏，一见便猜到他们必是入滇，因此急急赶来，到了滇边，会合了原先来的两个卫士，一行四人，在浓雾瘴气之下，来到了抚仙湖滨，恰恰和凌未风碰上！

这时邱东洛公然叫阵，正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凌未风拔剑便起，刚行了两步，忽又转身，左手在刘郁芳腰间一抽，将她的青钢剑拔出，右手将自己抢自楚昭南手中的游龙剑递过，说道：“你使这个！”刘郁芳愕然待问，凌未风早已飞步而出。刘郁芳猛然省起，这是他为了敌手太强，所以留下宝剑给自己防身，心中感动，拿着游龙剑怔怔地站着，眼角不觉滴出了颗晶莹的泪珠。

这时邱东洛已经和凌未风动起手来，邱东洛左手抡刀，右手使剑，瞬息之间，就发出了十多个怪招。他手中使的虽是常见的兵器，可是两手的兵器不同，这种功夫，在武术中最是难学。尤其刀与剑因为形状相似，用法变化之间，却非常奥妙，似同实异。俗语说：“心难两用”，双手使两般兵器，就等如叫人一手用笔写字，一手用针缝衣一样，该有多难？可是邱东洛的左刀右剑，施展开来，却妙到毫巅，不但没有错漏，而且明明看来，两手使出的招数相似，却又虚虚实实，变化不同。饶是凌未风天山剑法独步海内，开头十多招，也感到应付为难，落在下风！

但凌未风是何等人也，他十多招一过，已看清楚了邱东洛的路道，剑招倏变，展开了“绵里藏针”的精奇招数，身形飘忽如风，剑法虚实并用，剑到身到，每一招都暗藏几个变化，绝不把招数使老。邱东洛的风雷刀剑变化已极为繁复，而凌未风的剑法，更是鬼神莫测。两人这一场厮拼，越打越急，越打越猛，旁人看去，只见一团刀光剑气，恍惚见景而不见人，辨不出是谁强谁弱，熟优孰劣！

邱东洛是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自家知，他做梦也想不到凌未风的剑法竟是如此神奇。百忙中，他看到刘郁芳一步一步移前，双目紧盯斗场，似是十分

关注，蓦地得了主意，大声喝道：“孩子们，把那贼婆娘拿下！”

那围上来的三个卫士，一个名叫张魁，手使赤铜刀；一个名叫彭昆林，手使一枝白蜡竿子，其长七尺四寸，能当枪使，也可作棍用；另一个名叫郝继明，手使一对飞抓，最是厉害。彭昆林的蜡竿子先到，给刘郁芳举剑一挡，白蜡竿子立给切断一截，彭昆林急急掣回；叫道：“这贼婆娘使的是宝剑！”郝继明不声不响，双手一扬，一对飞抓带着虎虎风声，劈面打出。刘郁芳把剑一挽，打了一个圆圈，想将飞抓斩断，哪知郝继明也溜滑得很，刘郁芳剑招方发；他的双抓忽然一抖，已是改从下三路扫到，待刘郁芳立剑下截时，他的飞抓又从两胁绕来了。这对飞抓在他手中，如同活动的暗器，刘郁芳仗着宝剑厉害，左迎右拒，兀是给他闹得手忙脚乱。

彭昆林和张魁见有便宜可拣，从两侧扑攻上来。彭昆林这时也学乖了，半截竿子使出许多花招，配合着飞抓进攻，只是不和她的宝剑相碰；而张魁的厚背赤铜刀，却是械重力沉，虽然一给宝剑碰着，就划了一道口子，宝剑却难将它削断。飞抓远攻，赤铜刀近袭，白蜡竿子侧扰，三般兵器，三种打法，刘郁芳应付得非常吃力，幸好有游龙剑在手，敌人也不敢骤然攻进来。

这时浓雾渐消，天色复亮，成群飞鸟，给这一场恶斗，吓得振翅高飞，在半空中回旋哀鸣，一见天亮，纷纷冲雾逃出。好像底下这一场恶斗，比瘴气更足令飞鸟惊心。

凌未风刚刚抢了先手，占得上风，正在步步进逼之际，听得刘郁芳已经出手，他遥辨兵器碰磕之声，已知刘郁芳受了围攻，心中暗呼不妙。他百忙中侧目窥视，只见刘郁芳一柄剑舞得风雨不透，已是只能招架，不能还招了。高手比剑，如名家对弈，全仗气沉心静的镇定工夫。凌未风一急躁，立刻给邱东洛找着了漏洞，风雷刀剑，又紧紧进逼过来，竟然反客为主，又抢先手进攻。凌未风醒悟速决不是办法，急忙重摄心神，一面迎战，一面缓缓向刘郁芳这边移来。

时间一长，刘郁芳越感难以支持，她额角见汗，手心发热，呼吸渐促，心跳渐剧，剑招发出，竟每每受了牵制，不能随意屈伸。正危急间，郝继明飞抓又搂头撒下，刘郁芳刚使出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剑锋上指，彭昆林的白蜡竿子，当胸刺到，刘郁芳剑招不变，剑身外削，彭昆林倏地将竿子往后一掣，让位给张魁的赤铜刀平胸剁来。刘郁芳无可奈何奋力一格，与赤铜刀碰个正着，剑锋将赤铜刀所了一个凹口，未及抽出，飞抓又已当头抓下。刘郁芳无法招架，就在此性命俄顷之间，忽听得郝继明“咦”的一声，飞抓忽然凭空荡了开去。

郝继明倏地将飞抓收回，大声怒骂道：“这算是那路高人？何不出来赐教，却在背地里偷掷一镖，冷放一箭！”话声未了，只听得一个少年声音冷然地发话道：“你们三人围攻一个娘儿，这又算是那路高人？”郝继明猛觑着发声之处，一扬手就是两把飞锥，联翩飞去。那少年又是冷冷一笑，只听得半空中嗤嗤两声，两柄飞锥竟互相激撞，跌落湖中。刘郁芳这时已看清少年发的暗器，形如一只蝴蝶，迎风有声，郝继明的第一枚飞锥给暗器一撞，反激回去，恰恰和第二枚飞锥碰个正着。刘郁芳认得这是四川唐家独创的暗器蝴蝶镖，暗暗惊奇，这少年年纪轻轻，竟然会用这样奇形暗器。

郝继明以飞抓飞锥两样绝技，称雄武林，飞锥给人轻轻打落，不由得又惊又怒。须知他的飞锥乃是暗器中最沉重的，现在竟给一枚小小的蝴蝶镖，反荡开去，这少年的功力可想而知，他虽然愤怒，也不敢掉以轻心了，当下，

把两柄飞抓，使得星流电掣，一柄护身，一柄攻敌。

那少年的兵器却也奇怪，乃是两柄流星锤，长长的铁索，顶端系着一个钢球，不用时围在腰间，用时一抖手便飞掷而出，也和飞抓一样如同活动的暗器。这时两人相隔五六丈远，交起手来，飞抓飞锤在半空中互相碰磕，四条链索如神龙乱舞，忽而斜飞，忽而直射，好看之极。而飞锤飞抓一碰着便溅出火花，在半空中一明即灭。

刘郁芳减少了最强的敌手，精神大振，一柄游龙剑如灵蛇疾吐，寒光烁烁，冷气森森，指南打北，把张魁和彭昆林迫得连连后退。不过片刻，只听得呛啷一声，彭昆林的白蜡竿子，又给斩断一截。

这时凌未风和邱东洛也打得十分炽热，凌未风见刘郁芳已经脱险，更无忧挂，一柄青钢剑，倏地展开，时而柔如柳絮，时而猛若洪涛。邱东洛的风雷刀剑，虽然劲度十足，变化繁多，可是在攻击时却给凌未风轻轻化去，在防守时又给凌未风直压过来，左刀右剑两般兵器，都给凌未风一柄单剑克住。战到分际，猛听得凌未风大喝一声，一剑撩去，邱东洛左手长刀，登时脱手，凌未风疾如闪电，举剑在邱东洛面门一划，再向右一旋，将邱东洛左边的耳朵割了下来，大声喝道：“ 这是第一刀的还本付息！ ”邱东洛忍痛倒翻出数丈之外，没命奔逃，凌未风喝道：“ 记着还有第二刀的本息！ ”说罢哈哈大笑，却不追赶。

邱东洛没命奔逃时，大呼“ 风紧 ”！百忙中还向那个独战郝继明的少年发出一块飞蝗石，叫道：“ 郝老二，扯呼！ ”凌未风见他单独招呼郝继明，大起疑心，一挺青钢剑，便来拦截，这郝继明果然虚晃一晃，避过了那少年的流星锤，拔足飞奔，恰恰给凌未风截住。郝继明双手一扬，两柄飞抓，直向凌未风奔来，凌未风不躲不闪，待得飞抓呼的一声到了头上时，右手青钢剑向上一挺，给一柄飞抓缠个正着；凌未风抽后微一坐身，郝继明给扯得向前移了几步。这时第二柄飞抓又已疾如闪电地飞到，凌未风头面微侧，让过飞抓钢锋，左手倏地向上一抓，将飞抓的钢索一把抓住，大喝一声“ 起 ”！左手用力一挥，右手青钢剑向外一送，郝继明猝不及防，竟给凌未风挥动飞抓，举了起来！

郝继明身体悬空，居然虽败不乱，空中一个鲤鱼打挺，落在地上，一扬手又是三柄飞锥向凌未风打来，凌未风就拿着飞抓当兵刃，迎着飞锥来路，一阵挥舞，三柄飞锥，都被反击震上高空，远远地抛落湖心，浪花飞溅！

就在凌未风恶斗郝继明的当口，刘郁芳独战彭昆林、张魁二人，也已占了上风，张魁恃着械重力沉，厚背赤铜刀横里一磕，刀锋一转，使了一招“ 铁牛耕地 ”，斜斩两刀，明是进攻，实是走势。刘郁芳冷笑一声，游龙剑蓦的一撤，让敌人抢了进来，刷的疾如星火，截斩敌人手腕。张魁刀数已经用老，正待转身，刀还未举，一条右臂，已给游龙剑硬生生齐根切断，登时痛得一声厉叫，血溅尘埃，彭昆林拖着半截白蜡竿子，向外奔逃，迎面碰着那个少年书生，两柄流星锤，当头击下，又是登时了结！

郝继明继续逃跑，凌未风大喝一声：“ 来而不往非礼也！ ”扬手一道乌金光芒，电射而出，郝继明听风辨器，头也不回，反手打出一柄飞锥，想将凌未风的暗器碰落。不料凌未风的暗器劲度惊人，一枝似箭非箭的东西，和飞锥一碰，竟嵌入了飞锥之中，而且把飞锥直射得反击回去，郝继明听得背后嘶风，躲闪已来不及，肩头竟给穿了一个大洞。

这时刘郁芳距离较近，早已急步赶上。郝继明正待取出飞锥迎敌。刘郁

芳已是一声清叱：“看暗器！”一扬手，一件黑忽忽的网状东西迎头罩下，把郝继明罩个正着。刘郁芳双手一挽，把独门暗器锦云兜收紧，将郝继明横拖直曳的直扯过来，游龙剑一扬，正待斩下。凌未风一掠数丈，如飞赶至，将刘郁芳手腕一托，说道：“剑下留人！”刘郁芳一愕，将锦云兜解开，凌未风伸手一掏，往他怀中取出一封书信，上面写着“安西将军李”，凌未风抽出信笺一看！冷笑一声，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现在可以打发这厮！”他一伸手，把郝继明抓了起来，随手一扔，将他抛下了远远的湖心！

浓雾渐收，瘴气已散，一场恶斗之后，幽谷湖滨，重又归于寂静，彝民们给这一场恶斗吓得目瞪口呆，站得远远的，用惊惧的眼光，打量着这群陌生的汉客。那少年书生，跨前几步，用彝语叽哩咕噜地讲了几句，告诉他们被打的都是恶人，叫他们不要害怕。

这时金崖也已抖抖索索地站了起来，向凌未风当头一揖，说道：“我和他们不是一路，你老眼见他们刚才想把我置于死地。”凌未风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是和他们一路，你是平南王的使者，对不对？”金崖点头说是。凌未风笑道：“我还知道你是一只蝙蝠！”意思是说他禽兽双栖，望风使舵。金崖给他一说，面色尴尬之极。凌未风嘻嘻笑道：“我也想见识你们王爷带来的东西！”说着缓缓走去。

金崖眼见凌未风的武功还在邱东洛之上，知道要逃也逃不脱，吓得面青唇白，步步后退。正在此时，忽听得幽谷一阵清脆的铃声，接着是得得蹄声，自远而近，那少年书生招呼凌未风道：“别忙理会这厮，他不是什么脚色。”凌未风笑了一笑，转过头来，说道：“看你的面我不伸手算了。”说罢，上前和那少年搭话。

凌未风尚未开声，那少年已到了跟前，右手一抬，将一柄飞锥举起，那锥头还嵌着一杆箭状的东西，少年一把拔出，递将过去，说道：“这是你的暗器！”接着哈哈笑道：“你别忙告诉我你的名字，让我猜一猜，凭着你这枝暗器，我猜你是天山神芒！”

凌未风见他一口道破暗器来历，也吃了一惊，心道，“你人年纪轻轻，见闻倒是广博！”他转请问少年的名字，那少年笑道：“远远似有军马走动，待见了他们，咱俩再细谈如何？”

凌未风见他说话很是豪爽，但却又似有许多忌讳。凌未风是老江湖了，便不再问。正说话问，幽谷已冲出一彪人马，为首的执着一杆大旗，写着“平西王府”几个大字，马上骑兵，都戴着面罩，想是途中遇到浓雾，戴来避瘴的。

金崖一见这彪人马，心中大喜，忙招呼与他同来的人，抢着迎上，大声叫道：“平南王使者拜见平西王！”马上的军官望了一望，微微点了点头，随便吩咐两员裨将去接金崖，他自己并不停留，纵马绕湖滨奔跑，游目四顾。猛然间，他嗖的下马，向着那少年书生，深深一礼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平西王知道你老今日到来，特命卑将三百里外恭迎！”骑兵队中，立刻鼓乐齐鸣，表示敬意，此言一出，凌未风也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那少年书生意态悠闲，微笑说道：“何必这样多礼！”这时早有两个牙将牵着一匹白马过来，垂手说道：“请李公子上马。”少年书生望了一望凌未风和刘郁芳，举手说道：“麻烦你们再借两骑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”他和马上的军官说话。眼睛却一直望着凌未风，眼光中显露出期待和信任。

凌未风对刘郁芳使个眼色，慨然道：“好”，上了坐骑，牙将替他们整

好疆绳，递过马鞭，临行还致敬了一个军礼。金崖他们也讨来两匹马，但所受礼遇，却远不如凌未风他们。金崖又是尴尬，又是纳罕，心想：“我是平南王的使者，平南王与吴三桂乃是同等的藩王，他又有求于我们，怎的看情形这彪人马，却不似来接我，而似是专诚来接这个少年书生。难道这个少年书生的身份比我还高？”他心中十分不快，一路默不作声。

快马奔驰，军行迅速，日暮之后，已赶到昆明，军官带他们到平西王府安歇，王府倚山建筑，只见层楼重叠，回廊曲折，端的是气象万千。王府的总管将少年书生和凌未风安置在一处，刘郁芳则另有王府女官服侍，金崖却被安置在另一所在。

那书生深入王府，似乎毫不在意，吃跑沐浴之后，倒头便睡。凌未风虽然是老江湖道，也兀是猜不出他的身份。

第二天和第三天，王府中人与吴三桂手下大将陪他们游玩、像捧凤凰似的，围拥着少年书生，登碧鸡山，上大观楼，赏昆明湖，游黑龙寺，遍览昆明名胜，真是待如上宾。那少年一路游览，一路口讲指划，谈论兵法，每到一处，就依着地形，纵谈攻守策略，听得那些将官，连连点头。凌未风心想，这少年虽是异人，可是却未免过于炫露，他却不知这少年是另有心意，他深入险地，故意指掌谈兵，乃是敲山震虎的计策。他本来就要吓一吓吴三桂手下的将官。

第三日黄昏时分，王府的总管，忽然来报，说是平西王吴三桂设宴相邀，少年书生和凌未风、刘郁芳、金崖等都是被邀请的贵宾。凌未风等都带好了随身兵器，王府中人见他们身佩刀剑，亦是不敢干涉。

筵席设在王府的大堂，四面夹壁薰着檀香，堂下是身披甲胄的王府亲兵，堂上是吴三桂手下的大将和近臣。还有的就是在筵前檀板轻敲、轻盈起舞的歌妓和舞娘。少年书生昂头直入，却不见吴三桂其人，只见一个虎背熊腰的将军，替吴三桂在那里款待宾客。少年书生悄悄地对凌未风道：“这是吴三桂的虎将保柱。”

保柱一见他们进来，立刻邀请上座，随即有一个武士过来斟酒。这个武士斟酒，却有点邪门，只见他斟满一杯之后，随手一放，每只酒杯都深深地陷进了桌内。

保柱举手道：“请，”将两指柑着酒杯的边缘，轻轻一拔，将陷在桌面的酒杯整个拔起，滴酒不漏，一饮而尽。少年书生微微一笑，用中指勾着杯边一旋，那酒杯猛地跳起，少年伸口一咬，把酒杯咬着，也是一饮而尽，滴酒不漏。两轮下去是凌未风和刘郁芳，凌未风眼角暗窥，见刘郁芳秀眉似蹙，心中暗念；刘郁芳虽然擅长剑术，只恐没有这种内家功力，沉吟之间，只见保柱意态骄豪，连声向凌未风催道：“这位壮士也请干杯呀！”

凌未风剑眉一扬，双眼环扫全席，两手按在桌上，轻轻一拍，说道：“大家都请干杯！”猛然间，那些嵌在桌面的酒杯，一下子都跳起来，凌未风、刘郁芳、金崖等伸手接住，一饮而尽，同席的另外几人，却以事出意外，吃了一惊，没有接住，几个酒杯跌在桌上，铿锵有声，杯中的酒全泻在桌上。

保柱面色一变，随即哈哈笑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！换过另一套酒杯。”他把桌上的酒杯，分藏两袖之内，双袖一扬，一套十只酒杯，梅花间竹般整整齐齐地嵌在几丈外的墙壁上。这些酒杯都是精钢做的，他这两袖飞杯的手法，正是打暗器的上乘功夫。

席上换过另一套酒杯，保柱亲自给众人斟酒，到递给凌未风时，用掌力

一迫，杯内的酒直涌起来，凌未风运掌力遥遥一按，涌起的酒，倏地又退了下去，他伸手轻轻一接，一饮而尽，笑道：“多谢将军赐酒！”

保柱给凌未风较量下去，非常尴尬，干笑几声，对少年书生道：“你这位跟随真好功夫！”少年书生愕了一愕，正待起立说明凌未风身份，凌未风却暗抛眼色制止，说：“山野小民，怎及得大将军神技。”

酒过三巡，保柱举手说道：“平西王有事，要过一会才来，先请各位听歌看舞，”他把掌一拍，堂下出来两男两女，唱了个喏，随即分成两对，绕着大堂，且舞且歌。

歌声响遏行云，舞姿翩若惊鸿；他们越舞越急，越唱越高。歌的是南宋词家辛弃疾的一首词，只听他们唱道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……”少年书生拍手说道：“壮哉！”赞声未了，两对男女已舞到大殿之中，这时正唱至下半阕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二句。

他们疾舞如飞，双手作出张弓之状，猛向外一放，凌未风左边桌上点着几枝大牛油烛，蓦然火焰纷飞，齐齐熄灭。他们一个旋身，双手合什，又是遥遥挥掌，向凌未风右边席上扫去，掌风飒然，虽是隔席，也自觉到。

凌未风凝坐不动，但见右边席上的红烛，给掌风迫得摇晃不定，他微一侧身，也运掌遥向右边席上打去，那烛焰正倒向凌未风这边，给两面的掌风一夹，登时又直立起来。凌未风对保柱微微笑道：“华堂夜宴，红烛高烧，若令烛灭寡欢，何异焚琴煮鹤？”保柱所选的两对男女，原是擅打劈空掌的高手，以献舞为名，故意炫技。现在暗中较量，乃是合四人的掌力，才堪堪敌得住凌未风，他深觉颜面无兴，给凌未风一说，趁势哈哈笑道：“壮士所言，甚合吾意，叫他们停了吧。”把手一挥，两对男女，停歌辍舞，悄悄地溜下堂去。

保柱连出难题，暗中较量，都难少年书生和凌未风不倒，怫然不悦。同席的一位军官，见状昂然起立，对保柱说道：“今宵盛会，不可无欢，卑职愿筵前舞剑，以娱贵宾，久闻李公子剑术精绝，愿作抛砖引玉之请。”少年书生微微一笑，并不答腔。保柱道：“你先舞吧，若稍有可观，何愁李公子不肯赐教！”保柱明知以少年书生的身份，不肯和自己帐下一个军官舞剑，因此故意一唱一和，拿话挤迫少年书生出手。

这军官名叫范铮，和楚昭南张天蒙并称王府三杰，剑术深得南派摩云剑真传，这时大步走出，双手向少年书生一拱，道声“恕罪”，佩剑铮然出鞘，右手挽剑，打了一个圆圈，左手捻着剑诀，运剑如风，越舞越疾，时而凌空高蹈，时而贴地平铺，剑气森森，冷光耀目，越舞越近。保柱得意洋洋，对少年书生说道：“李公子，这人的剑术不可一看吗？”

少年书生淡淡一笑，未及答话，凌未风已蓦然起立，截住说道：“一人独舞，何如两人对舞！”他将错就错，就以李公子的跟随自居，不待保柱点头，便径自大步走出。

凌未风这一走出，范铮顿的将剑势一收，圆睁双眼，盯着凌未风，按剑说道：“请！”凌未风一声不响，将游龙剑嗖地拔出，只见一泓秋水，闪闪光华。范铮与楚昭南曾在王府日夕相处，一见便认出这是楚昭南的佩剑，面色大变，喝道：“你这口剑从那里得来？”凌未风将剑一抛一接，似漫不经意地说道：“有一个姓楚的家伙，自夸剑术天下无敌，我和他比试，原来竟是个银样蜡枪头，不过他这口剑倒是好家伙，我不客气，就把它拿了，看在

这口剑的面上，我要了他的东西，就饶了他的性命，你看，这口剑还好？”说罢又将剑抛了一抛，好像孩子玩弄心爱的玩具一样。

范铮听了做声不得。他自知剑术不及楚昭南精妙，楚昭南的剑尚且给人夺了，他如何能行？这时正是进退两难，久久说不出话，凌未风又是微微一笑，将剑插回鞘中，说道：“我这口剑是宝剑，靠兵器取胜，壮夫不为，我就空手接阁下几招吧！”说罢双手一拱，连声道请！

范铮给凌未风逼得下不了台，心想便是楚昭南也绝不敢以肉掌来对我的利剑，这人纵比楚昭南还强，在摩云剑法下也须讨不了好去，心中一定，剑花一挽，说道：“你要用双掌来较量俺的剑法，足见高明。只是利剑无情，若是死伤，你们是客，这却如何使得？”他边说边看着保柱和少年书生。

凌未风哈哈笑道：“若有死伤，各安天命。咱们把话说在头里，谁也怪不了谁，你只管进招，只恐你剑锋虽利，俺这双肉掌也不易叫你剁着。”说话之间，双臂一屈一伸，睥睨而视。

保柱给凌未风激得忍受不住，心想少年书生虽不能轻易冒犯，但拿他的跟随出气，也可杀杀他们的气焰，遂大声吩咐道：“范铮，你既遇高明，就该领教，学个三招两式。武林印证，事属寻常，纵有误伤，李公子岂能怪你？”说罢向少年书生嘿嘿笑道：“李公子，我这话可没说错”？少年书生见范铮刚才出手不凡，甚为凌未风担心，只以凌未风把说话得太满，无可奈何，只好点了点头。

范铮见保柱出头，心中大喜，剑诀一领，“白虹贯日”，疾如闪电，便向凌未风咽喉刺来，凌未风双掌一拂，身随掌走，右掌一按剑柄，左掌“斜挂单鞭”，便向范铮脉门切下。范铮身手也端的迅捷，左脚一滑，剑锋一侧，寒光闪处，截掌挂肩，刷的又扫过去。凌未风一声长啸，双掌斜展，剑锋在他胸前掠过，他倏地向前一扑，右掌啪的一声，在范铮肩头击了一掌。

这一掌只用了三成力量，范铮已感一阵剧痛！急往后一纵，避将开去。凌未风笑道：”承让！”范铮咬牙忍住，一声不发。左手一领剑锋，又狠狠攻上，剑剑直刺要害。凌未风见他如此无礼，心中大怒，展开天山掌法中的截手诀，挑斫拦切，封闭擒拿，双掌起处，全是进手招数。在剑光缭绕之中，蓦地欺身直达，左手骈指如戟，向范铮左乳门穴点去。范铮不料敌人身法如此奇快，只好往后撤身，他自以为退得快。那知凌未风进得更快，如影随形，一挫身，右掌往左时下一穿，正正按在范铮的丹田上，啪的一声，范铮身躯凌空飞起，手中剑也堕下来。凌未风将剑一把按着，范铮也自有人出来扶起。

凌未风将夺来的剑，笑嘻嘻地往上一抛，将游龙剑拔出，往上一迎，把范铮的剑截为两段，大步回转席上。

这时吴三桂手下的武士都动了公愤，霎时间出来了七八个人，围在凌未风面前，说道：“这位壮士赢了范铮，我们无话可说。只是这把剑乃是我们的头领楚昭南的，他盗来此剑，又到这里卖弄，既赢了他，还要削断别人兵器，我们倒要请教请教，这是如何说法？”正纷闹间，忽然后堂三声鼓响，中军手执黄旗，大声叫喝道：“平西王驾到！”正是：

筵前龙虎斗，豪气压藩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　剑胆琴心　似喜似嗔同命鸟　雪泥鸿爪　亦真亦幻异乡人

三声鼓响，吴三桂缓缓走进来，堂上将领纷纷起立。少年书生和刘郁芳仍是端坐席中。凌未风本来是站着和武士理论的，这时也索性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。

凌未风冷眼看去，只见吴三桂年过六旬，头顶已经有些秃了，容颜略显憔悴，却无龙锺之态。少年书生面上冷冰冰的，双目蕴怒，双手紧紧按着桌子，似在那里强自抑制。

吴三桂见了少年书生，满面堆欢，说道：“李公子真是信人，果然不远千里而来，幸会，幸会！”少年书生这才缓缓起立，微微欠身，说道：“平西王，你好呀！”“平西王”三字，说得特别大声，吴三桂面色倏变，尴尬之极，强笑说道：“李公子快别这样称呼，今日咱们该以至诚相见！”

那几个围在凌未风旁边的武士，跃跃欲动。吴三桂见凌未风睥睨作态，旁若无人，诧异问道：“李公子，这位朋友又是何人？”少年书生微笑道：“他是名满西北的大侠凌未风！”保柱听了，大吃一惊，凌未风的名头他是听过的，可是却万想不到他会跑到昆明来，而且是和少年书生在一道。

凌未风昂然起立，对吴三桂道：“王爷帐下不忿我拿了这把剑……”说着指一指腰中的游龙剑，缓缓说道，“这口剑是我自楚昭南手中取来的，他现在是当今皇上的心腹死士，王爷也晓得这个人吗？”此言一出，武士哗然。凌未风在怀中探出一封信。递给保柱，说道：“请你交给王爷！”

吴三桂拆信一看，冷汗直流。这信竟是清廷密诏，给驻昆明的安西将军李本深，叫他会同云南巡抚朱国治密谋把吴三桂除掉的。他看了，将信一团，定了定神，冷冷一笑，对随从武士吩咐几句，叫他们先退下去。

吴三桂交待完毕，面色一端，对武士歌女等一干人众大声喝道：“你们通通给我退下。”片刻之间，大堂又复宁静，一众武士都在门外侍候，堂上只留下吴三桂的几个心腹将领。

吴三桂吩咐重整筵席，亲自端起酒来，对少年书生说道：“令叔祖盖世英豪，功辉日月。当年俺年少气盛，一着棋差，原意也并非反对令叔祖，而是欲为令叔祖清除‘君侧’，将刘宗敏牛金星等奸贼扫灭，不意弄成今日之局。三十余年来，每一念及，辄如芒刺在背。日前与令兄修函通好，今日又承公子不弃，远道前来，请尽此杯薄酒，以释两家之嫌！”凌未风听了，大吃一惊。原来这少年书生，竟是李自成的侄孙。金崖听厂，也才恍然大悟，自己身份的确比他差得很远。只是谁都知道李自成功败垂成，原因就是由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这种大恨深仇，如何能够化解？他们万分不解何以李自成的侄孙居然敢来，而吴三桂又以上宾相待？

说起这次离奇的聚会，要追溯到三十三年前的往事，那时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末年，李自成的农民军自西安一直打到北京，崇祯在煤山自缢，吴三桂那时是辽东镇的总兵，驻防山海关，统有马步军十余万，当李自成大举进攻、京师危急之时，明朝封吴三桂为“平西伯”，叫他急急带兵回京。哪知他走到中途，京城已破，他又重回山海关观望。

李自成攻破北京后，明朝的力量已经瓦解，只剩下吴三桂这支人马还有点实力了。李自成为了尽早收拾大局，遂叫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作书劝降。吴三桂初时以势孤力薄，自念远非李自成对手，迫得答应投降。不料他未到北京，就听到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夺的消息，刘宗敏正是李自成麾下第一员

大将。他大怒之下，又想起自己若投降李自成，一定要屈居刘宗敏牛金星（李自成的宰相）等人之下，利禄未如己意，夺妾之恨难消，于是遂幡然变计，竟然勾引清兵入关，把李自成的军队和南明的残余政权都消灭了，得回陈圆圆的代价是做了头号汉奸。

李自成在清兵和吴三桂夹击之下，在湖北九宫山战死。但他死后还留下各地的农民军四十万之众，由他的侄儿李锦率领，因大敌当前，农民军决定和南明政府合作，南明政府还曾封李锦的军队为“忠贞营”，封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为“忠贞夫人”。不过李锦虽和南明政府合作，却仍是保持独立，仍奉大顺（李自成建国的国号）正朔，称李自成为“先帝”，称高氏为“太后”。后来李锦又在湖南战死，军队由李锦的养子李来亨率领，转战至四川云南的边区，十余万军队都分散藏匿山岭之中。清朝后来封吴三桂为平西王，命他管辖云南四川两省，用意之一，就是要他对付李自成的残部。

（羽生按：李来亨据说是在康熙三年因力竭矢尽，自焚于湖北茅麓山九莲坪的，但小说不同于正史，而且说不定他是“假死”，因此我写他在康熙十三年之后仍然生存。作者姑妄言之，读者姑妄听之可也。）

吴三桂开府昆明之后，也曾屡次派军“进剿”，可是川滇边境，深山大川，地势险峻，李来亨部队又神出鬼没，飘忽如风，因此在明亡之后一直成为清廷的隐患。

这样的僵持之局，继续了二十余年。李来亨虽然限于实力不能出击，吴三桂也不敢深入“剿匪”。这少年书生名唤李思永，是李来亨的幼弟，文才武略，出色当行，虽然他不是主帅，名气还在担任主帅的哥哥之上。

到了康熙十三年，吴三桂为清廷所迫，急图谋反自救，这时想起了李自成的余部，正是自己背后的一把尖刀，若然得不到他们的谅解就冒昧举兵，他们自山区一出，自己就将背腹受敌，因此极为焦虑。

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这时光，昆明正处在大风暴的前夕，清廷的人，西南各省督抚的人，平南王、靖南王的使者，李来亨的部属，各方面的人都在昆明勾心斗角地活动。吴三桂苦思无计，最后听了一个谋士之言，厚着面皮，遣使者带信到川滇边区，致函李来亨，要求弃嫌修好。李来亨和手下大将，密议三日，众论纷坛，有的说吴三桂是逼死“先帝”（指李自成）的大仇人，如何能够合作？有的说他既决心抗清，就大可联合一致。最后李思永一言而决，提出八个大字：“以我为主，先外后内。”上句意思是若和吴三桂联合行动，必须自己这边握着主动的大权；下句意思是，为了先对付满清，不妨把吴三桂的旧仇暂抛开一边。计策一定，李思永不惜亲身冒险，单枪匹马，前往昆明。

书接前文。话说吴三桂见了李思永，满面堆欢，连连解释。李思永冷冷说道：“王爷不用多言，我们若是记着前仇，今日也不会到此！”

吴三桂拍掌作态，连声赞道：“是呀！所以我们都佩服李公子的度量！今日之事，该先驱逐胡虏出关。”凌未风听了，忽然唱起一段戏曲道曰：“这叫做——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”意思十分明显，讥笑当日引清兵入关的是吴三桂，现在要驱逐清兵出关又是吴三桂。

保柱双目喷火，按捺不住，大声说道：“你这厮说什么？”凌未风嘻嘻笑道：“无聊得紧，唱唱曲儿。”吴三桂怕事情弄僵，于笑几声说道：“这位壮士真好闲情，不过咱们还是先谈谈正事。”接着他就说出一大堆督抚的名字，并道：“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精忠也将在南方响应，我看除非义

旗不举，一举大事必成。

喏，这位就是平南王的使者。”说着指了一指金崖，金崖受宠若惊，躬腰说道：“我们都唯平西王的马首是瞻。”吴三桂瞪了他一眼道，“以后别再称我平西王了，我现在的官衔是天下水陆大元帅，兴明讨虏大将军！”说罢又换过笑脸对李思永道：“贤昆仲一向以讨虏为己任，这回该没第二句啰！”

李思永淡淡说道：“‘义旗’说得倒容易，只是这檄文可很难下笔呀！”凌未风突然又插口道：“敢问这‘天下水陆大元帅，兴明讨虏大将军’是谁封的？若有人问起永明王的下场，大将军又该如何对答？”永明王是明朝的宗室，也是南明抗清的最后一支，永明王是吴三桂亲自追到缅甸，捉来绞杀的。凌未风这一当面嘲骂，吴三桂尚未作声，保柱已倏地拔出剑来，隔座刺去，李思永站起袖子一拂，拦在两人中间。吴三桂大叫“住手！”保柱涨红了面，硬将刺出的剑撤回，仍是怒目而视。

李思永双手据桌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将军暂请息怒，凌大侠所言虽然冒犯虎威，却也不无道理！”吴三桂凝坐不动，阴阴沉沉他说道：“什么道理？愿见教于高明！”

李思永道：“大将军既愿坦诚相见，必不以直言为罪。以大将军的身份，今日若仍以反清复明为号召，恐大有未便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明朝断送在将军手上，天下共知，今日将军自称‘兴明灭虏’，恐百姓难以信服！”

吴三桂尴尬之极，满肚怒火，却又不便发作出来，盾头一皱，强忍问道：“然则公子又有何高见？”李思永坦然说道：“与其用‘反清复明’不如用‘驱虏兴汉’，而且以大将军名义昭告四方，不如由家兄出面。”保柱怒问道：“原来说来说去，却是你们想自己作主？叫我们替你打江山！”李思永愤然说道：“我只知择于天下有利者而为，只求能驱除胡虏，并不计较其他，也不避嫌退让！”

吴三桂拂袖而起，干笑几声说道：“李公子确是直爽男儿，但此事一时难决，容改日再议如何？保柱，你替我送客！”给保柱打了一个眼色，便即带领两旁文武离开。

保柱心领神会，端茶送客。此时大堂上除李思永、刘郁芳、凌未风三人外，便只有保柱一人。保柱端起茶杯，却只是作出送客的姿态，并不陪他们外出，也没叫人带路。李思永只道是彼此言语冲撞，所以他们故意冷淡，心中暗笑吴三桂量浅；凌未风老于江湖，却是满腹狐疑。他走了十余步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保柱一脸狞笑，凌未风大叫：“李公子留神！”保柱己在墙壁上一按，蓦然间“轰隆”一声，大堂中央的地面，突然下陷，凌未风施展绝顶轻功，身子一弓，箭一般朝保柱冲去，保柱双袖一扬，打出一套金杯，凌未风半空中身子蜷曲，一个倒翻，避过金杯，像大鹰扑下，朝保柱便抓。他来得疾如闪电，保柱刚自一怔，已给他冲到面前。保柱急得双拳如风打出。凌未风不闪不躲，一把将他抱住，两人一同跌下地牢。

地牢里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，凌未风一待脚踏实地，立刻嚷道：“刘大姐，你们都在这里吗？”角落里有一个清脆的声音答道：“是凌大哥吗！我们都在这里。”凌未风放开保柱，循声找去。哪知保柱一脱身，劈面又是一拳，凌未风奋力格开，喝道：“你想找死？”保柱气呼呼的一言不发，霎忽之间，打出七八拳。

凌未风刚才受了保柱几拳颇感疼痛，知道此人功力，不能小视，如何能让他再度打中，黑暗中展开八卦游身掌法，绕着保柱，乘隙进击。那保住也

煞是了得，听风辨形，拳势丝毫不缓，每一拳都是打向凌未风的要害，就像周身长着眼睛一样。

凌未风知道他打的是少林罗汉拳，讲究的是势劲力足，招数迅捷，不能硬接。他叱咤一声，双掌翻翻滚滚，专从“ 空门 ”进扑，把一双肉掌，当成三般兵器使用，右掌劈按擒拿，如同一枝五行剑，左掌掌劈指戳，如同单刀配上点穴镢。保柱在黑暗中，只觉掌风呼呼，凌厉之极，而敌人每一招数，又都是向自己穴道打来，不禁大骇，心想，这凌未风果然名不虚传，在黑暗之中，认穴还是如此清楚！

李思永、刘郁芳在暗黝里听噼噼啪啪的拳掌声，打得十分热闹，也不知凌未风和什么人打，只是听得两方的拳声掌声，竟似功力悉敌。

李思永道：“ 刘姑娘，你带有火折子吗？ ”火折子是江湖人随身携带的物件之一。刘郁芳给他提醒，应了一声，将随身火折子亮起，走近一看，凌未风见了火光，瞧见刘郁芳缓缓向自己行近，奋起神威，大喝一声，掌按指戳之中，猛的飞起一腿，把保柱踢倒地上。保柱懒驴打滚，一翻身，亮出折铁刀便斫，凌未风掌势一引，又再起一腿，正踢中保柱手腕，折铁刀凌空飞起，凌未风赶上一步，啪的一掌打在保柱背上，把保柱再度打翻，右脚照腰眼一踩，喝道：“ 你这厮还想打？ ”保柱给他踩着“ 涌泉穴 ”，只觉百骸欲散，痛彻心脾，嘶哑叫道：“ 你把我杀了吧！我死了，你们也不能活。 ”凌未风听了眉头一皱，把脚抽开，一脚把他踢过角落，喝道：“ 谁耐烦杀你！ ”凌未风正待和刘郁芳相见，忽听得周围有潺潺的流水之声。

凌未风苦笑道：“ 这是水牢！ ”保柱躲在角落里哈哈大笑。李思永心头火起，将他一把提起，伸出窗外在水中一浸，保柱一向生长在云贵高原，从未下过水，给这么一浸，登时杀猪似的惊叫起来。李思永浸了几浸，再将他提起，笑道：“ 看你还嚷？ ”这时外面水声忽然停止，有人大叫道：“ 请李公子答话！ ”

凌未风从刘郁芳手上火折子所发出的火光中，看出这座水牢只是木板砌成，造得并不坚固，窗户虽然用粗大的铁枝相间。也容易拗断，只是屋子外全是水，又是深藏地下，就是毁了这座屋子，也插翅难逃。他挨近窗户，攀着铁枝，大声喝道：“ 什么人？ ”外面的人倒很能分辨口音，又是大声喝道：“ 不要你这厮播嘴，叫李公子出来！ ”

李思永缓缓走到窗前，朗声说道：“ 你们王爷想的好计谋，只可惜你们就弄得死我们几个人，也弄不死我们十万兄弟！ ”外面的人声调一变，温语劝道：“ 王爷岂敢怠慢公子，只是公子也太执拗了，王爷的意思，想公子修函令兄，请他出兵湖北，我们两家仍结盟好 !公子如肯答允，立刻便可出来！”李思永知道他们想以自己作人质，让自己这一支军队，替他先打硬仗，好让他从中取利。冷冷一笑，“ 哼 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 这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？你们若有诚意抗清，那就得马上改番号，易服饰，奉大顺正朔，至于吴三桂这厮，纵不自杀以谢国人，也当交出兵权，从此退休！ ”外面的声音寂然不响，水声又哗啦啦的响起来，快要浸到窗口了，李思永怡然自若，不住冷笑，忽然间水声又告停止，水牢牢顶忽然揭一个大洞，有人把一篮食物吊下来，传声说道：“ 请李公子进餐。 ”

刘郁芳对食物看了一眼，不敢动手。凌未风一把接了过来，大吃大喝，笑道：“ 他们此刻还不敢下毒！ ”说罢看了保柱一眼，将一份食物抛过去，保柱心念一动，竭力喊道：“ 上面不要再吊食物下来，我饿得起！ ”李思永

飞起一脚，把他再踢一个筋斗，他还是恶毒地笑着。保柱料定，在这种形势之下，他们互相要挟，吴三桂不敢杀他们，他们也不敢杀自己，乐得大家挨饿，到饿得慌了，不怕他们不就范。而且他算定，如果大家都饿得晕软无力，外面的武士，就敢闯进水牢，那时自己当然可以逃出他们的掌握。

经保柱这样一嚷，上面果然停止供食了。一连过了四天，大家都已饿得发慌，凌未风忽然生起病来，全身痉挛，抖个不住。刘郁芳也虚弱无力，慢慢地挪近他的身边，执着他的手，凄然地望着他！虽然是在黑暗的水牢，凌未风也能从她晶莹的眸子中，感到一份凄冷。他感到心灵的颤栗，与心灵的痛苦比较起来，他身体的痉挛真不算得什么一回事了，虽然身体的痛苦也在折磨着他。

刘郁芳挪近身子，执着他的手问道："未风，我们都恐怕不能活着走出去了！答应我，你能够告诉我实话吗？"凌未风将手挣脱出来，又习惯地绞扭着手指，喟然叹道："如果确知我就要死的话，在临死前我会将一切告诉你。"

刘郁芳屏息呼吸，一见他绞扭着手指，突然又把他的双手握着，用一种突然爆发的、又好像自言自语的声调说道："你生平曾干过一宗真正残酷的事情吗？如果你干过，你就知道这要比死还难受！我'杀'死的那个童年朋友，如果他真的死了，我会遗憾终生。但如果他像你那样，没有死去，只是跑到远远的地方去，而他又一生恨着我，那么我就不止是遗憾，而将是每一个白天和每一个黑夜，都处在恶梦中，在梦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，就像这个水牢一样……"

凌未风痛苦地回答道，"你说得已经够残酷了！我但愿你那位朋友还是死去的好，活着回来，恐怕真是更残酷的。啊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的童年是怎样的，是吗？我们现在都是大人了，但有时也还会回忆起小孩子时候是怎样的，是吗？"

刘郁芳用一种期待的眼光望着他，低声道："你说吧！"凌未风再度将手挣脱出来，又绞扭着手指说道："我的母亲很爱我，但有时她也很严厉。有一次有个大孩子欺侮我，我把他打了一顿。我的母亲责备我，我觉得很委屈，我突然愉偷地离开了家，躺在附近的山顶，在那里想：母亲一定以为我死了，这时候她一定在哭泣了。这样地想着想着，孩子的心好像是既感到快意，又感到凄凉……啊！郁芳，你在笑还是在哭了？你感到这个孩子想法很可笑吗？"

刘郁芳哽咽着说道："你为什么要折磨你所爱的人呢？"凌未风道："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那时大约是觉得母亲这样爱我，就不该不问青红皂白责备我，孩子气的想法常常是这样的，是吗？"刘郁芳呼吸迫促，第三次将他的双手握着，说道："可是你现在不是孩子了！"凌未风忍受着痛苦，故意笑出声道："我不是说我们的事。当然我不是你那位朋友。不过我想他也许有过这样孩子气的想法，而且如果他像我那样，很小的时候，就跑到寒冷的异乡，啊！我忘记告诉你，我常常突然发生痉挛症，就是小时候在寒冷的异乡造成的。我想你的朋友如果像我那样，假如他是活着的话，他想起来也许会发狂的！"

刘郁芳突然紧握他的双手，以充满绝望的声音说道："真的一点也不能原谅吗？"凌未风忽然低低地说道："我想是可以原谅的……"话未说完，忽然水牢上面吊下一个人来。

李思永虽然饿了几天，还能走，这时见上面吊下一个人来，忙迎上去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那人披着一件斗篷，遮过头面，一声不发，缓缓走来。李思永等他走近身边，猛地伸出右手，一把捏着来人脉门，拇指食指紧扣在“关元穴”上。李思永虽然久饿之后，气力不加，但点穴功夫到底还在，“关元穴”又是三十六道大穴之一，要是常人被这样一扣，马上就得软瘫下来。可是来人只轻轻“咦”了一声，李思永只觉捏着的是一堆棉花，软绵绵的无从使力，心中大骇，这正是内家最上乘的闭穴功夫，便是李思永也只一知半解。心想：如何吴三桂府中，竟有如此人物？

来人“咦”了一声之后，忽然凑近李思永耳边说道：“公子别慌，我绝不会加害于你。你别叫嚷，只请你悄悄告诉我，有位凌未风可在这里？”李思永面红耳热，忙把捏着他的手放开，向凌未风躺处指了一指，来人双眸一亮，就向凌未风走去。

刘郁芳正自中心如醉，有人进来，她也浑如不觉，仍是紧紧握着凌未风的手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……你是不是说可以原谅？那么你是……你是那个人吗？”凌未风突然挣扎着又把手脱了出来，推开了她，轻轻说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刘郁芳茫然坐在地上，被凌未风这么一推，方始如梦初醒，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向来人一掌打去。来人轻轻一闪，刘郁芳收势不住，身向前倾，来人将她扶住，在她耳边说道：“侄女，你醒醒！是我来了！我给你治病！”说了两遍，刘郁芳才听出那人的声音，忽然“哇”的哭了出来。

来人武功深湛，练就一双夜眼，他朝刘郁芳面上一看，又朝躺在地上的凌未风一看，轻轻地拍着刘郁芳肩膊说道：“你别心急，我先给凌未风治病。”他只道刘郁芳是受不住苦楚而哭出声来，却不知她另有心病。

提到凌未风的病，刘郁芳倒清醒过来了，哽咽道：“叔叔。我不要紧，你先看看他吧，我并不是心急……”她说到这里又说不下去了，来人非常惊异地看了她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就蹲在地上，替凌未风把脉。

凌未风这时也看出来人是谁，正想张口招呼，来人却摆了摆手，示意叫别嚷。把脉之后，来人自怀里取出一支尺余长的银针，在黑暗中闪闪发光。他把凌未风的外衣脱掉，忽然用针在凌未风的身上乱刺。李思永见状大惊，急忙喝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来人取出银针，解掉凌未风外衣时，刘郁芳已把头别过一边，这时见李思永欲上前拦阻，急忙伸手拦道：“他是替凌未风治病，他是神医！”李思永见银针刺入凌未风背脊，几没入一半，凌未风却若无其事，一声不嚷，这才半信半疑。

过了半晌，凌未风“哟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来人将银针抽出，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”凌未风霍地翻身坐起，纳头便拜，赞道：“针疗神技，名不虚传！”李思永愕然回顾，只见保柱也行了近来。

凌未风见保柱行近，突然骈指一点，正正戳中保柱腰间的昏眩穴，保柱未及出声，已倒在地上。来人向水牢上面一指，李思永抬头上望，隐约可见水牢上火光闪映，人影绰绰。来人忽然大声说道：“李公子，王爷好意命我替你们治病，一心仍欲结盟，公子何必如此强项？”说罢随即悄声说道：“公子快唱双簧！”李思永聪明绝顶，心领神会，随即大声喝道：“医者闭口！治病之劳，理当感谢，若谈大事，岂是你可插言！”来人叹了口气，又故意大声唠叨，李思永声调转温和，说道：“我愿结交你这样一位朋友便是了，但你若作吴三桂这厮说客，可是白费心神！”来人又重重叹了口气，牵动绳

索，水牢上的人又把他吊上去了。

凌未风与李思永相视而笑，随手解开保柱的穴道，笑道：“你想把我们饿死？你的王爷偏偏不听你的话。”话声未了，果然上面又把食物吊下来了，李思永等大吃大喝，却把骨头残余，丢给保柱，把保柱气得要死，白白陪他们饿了几天，结果上面又不依自己原来的计策行事。

自此之后，那医生每隔两天，就下来一次，给他们四人都食了些补中益气的药茶，每次下来，都故意和李思永等大声说笑，到最后两天，上面的人影已没有最初的多了。

十天之后凌未风等已完全复原。一日，那医生忽然飘然而下，一见面就大声嚷道，“快随着我走！”保柱惊诧之间，已给他一掌击倒，他使的是分筋错骨手法，把保柱弄得全身麻软，跟着随手在药囊中取出一把匕首，向刘郁芳道：“借你的锦云兜一用！”李思永知道用意，将缠在腰间的流星锤解下，递给他道：“这个比锦云兜更合用！”医生赞道：“李公子真是能人！”手中匕首向上一掷，插十余丈高的石壁上，用力一跃，宛如大雁腾空，右掌在匕首上一按，左手一撤，流星锤朝下面一晃，刘郁芳一跃数丈，刚刚握着锤头，那医生用力一挥，刘郁芳凌空飞起，借着这一挥一送之力，飞身脱出水牢。

医生这手名叫“金刀换掌”，原来自牢底至上空有三十余丈高，以他的功力，虽然不藉匕首，也可在石壁上换掌飞出，但他料刘郁芳未必有如此功力，因此才用匕首来支持身体的重量，以绝顶轻功，将刘郁芳送出水牢。跟着李思永也以同样方法飞出。第三个轮到凌未风，他把保柱夹在胁下，不接飞锤，平地拔起，跃到十余丈高之处，用足尖一点石壁，换势再起，那医生赞道：“好轻功！”收起飞锤，随同他一同跃出！

出了水牢，只见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五六个武士，不问而知是这怪医生用重手法点倒的了。只是刚才在水牢下丝毫不闻打斗之声，可以想见他动手的迅速。用重手法点穴不难，难在他俄顷之间，将这些人完全制服。

李思永好生敬佩，以前在水牢中看不清楚，现在光亮之处，只见这医生童颜白发，长须三绺，飘飘若仙。李思永正欲请问姓名，刘郁芳已笑道：“以前在水牢中不便说给你知，他就是我的师叔傅青主先生！李思永“哦”了一声，欣然说道：“原来是终南派老前辈，怪不得武功如此精纯！”正待施礼，傅青主一把将他拉住。微微笑道：“这里不是叙话之地。快随我走！”

傅青主对于王府的道路似乎很熟，带领众人，上了瓦面，直向后园奔去。正奔跑间，凌未风挟着的保柱忽然大喝一声：“孩儿们还不出来！”猛然间下面暗器如飞蝗般打上，凌未风怒喝一声：“你找死！”右臂用力一挟，保柱登时痛得晕了过去。他游龙剑早已出手，左臂一抡，舞起一圈清光，把那些暗器碰得满空乱飞，如同洒了一天花雨。下面的暗器还是不断打来，这时李思永已舞起流星锤，那些钢镖蒺藜之类较有份量的暗器，给飞锤碰着，发出一溜溜火花，在高空激荡，十分好看。傅青主应付暗器的方法更是特别，只见他挥动双袖，或拂或接，任是暗器纷纷攒击，也奈何他们不得。

凌未风趁李傅二人碰接暗器之际，宝剑归鞘，随手探出几枝飞芒，大喝一声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！”左手一扬，几道乌金光芒，电射而出，下面连声惨叫，几个武士给飞芒对胸穿过，登时了结。一阵大乱，傅青主已率众越过几重瓦面，直奔后园。

这时保柱已悠悠醒转，李思永在后面，见他虽然被凌未风用力挟着，却

是一面狞笑。心念一动，忽见前面呼的一声，一股烈焰，迎面喷来，众人知道这种硫磺火焰十分厉害，急忙四下走避，猛然间前后左右都射出这种火焰，而且都是向凌未风扫来，宛如几道火龙，要将凌未风吞噬。凌未风怒吼一声，飞身一晃，“一鹤冲天”，在火光中凌空而起，扑下花园，在地面上和身一滚，将身上火星扑灭，而保柱也给摔出几丈之外，头面都给火焰灼伤。他一脱出凌未风掌握，立刻从武士手中，夺过一条杆棒，像发狂的狮子一样，率领武士上前包围，真是名不虚传的一员悍将。

傅青主等人紧跟着凌未风跃下花园，只见花园里影影绰绰的四面是人，当前的十几个武士手持喷火筒，交叉扫射，火焰到处，树木花草，都熊熊地焚烧起来。凌未风等四人施展绝顶轻功，在火光中窜来窜去，还要对付随着火焰射出的各种暗器，形势确是十分危险！

在王府武士们硫磺喷火筒乱扫之下，凌未风等四人闹得个首尾不能兼顾，各自分开，以绝顶轻功，轻登巧纵和他们周旋，但只要他们跑到哪里，火焰便随着喷来。凌未风勃然大怒，脱下外衣，振臂一抖，呼呼带风。一股烈焰如火蛇般射到，凌未风并不躲避，迎着火头，将布衫一罩，身子凌空跃起，左手手心扣着的“天山神芒”，也就在掠起之际飞出，列焰给布衫一扑，火头也给扫了回去。虽然在这一挡一扑之间，布衫已熊熊地燃烧起来，可是凌未风因有布衫掩蔽，竟是毫发不伤。

那个武士绝未料到凌未风如此厉害，猛然间见他怪鸟似的凌空掠起，目定口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道乌金光芒杂在火光中电射而至，他躲闪不及，本能地将喷火筒一挡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炸裂开来，火星纷飞，火焰倒射，登时给烈焰包围了全身，像烤猪一样的烧焦了！火焰飞处，附近的武士纷纷走避，凌未风这时已凌空下击，将着火的布衫四下一扫，顺手向人丛中抛去，右手拔出游龙剑，狂风暴雨般的直杀过来，喷火筒只宜远攻，不宜近取。人丛中有几个手持喷火筒的武士，也只得放下火器，拔出兵刃应敌。

凌未风这一路冲开缺口，傅青主等急展开身形，自缺口涌进。三男一女如四头猛虎，锐不可当。只是花园中的卫士可真不少，一见四人要想冲出重围，立刻四面八方包围而来，前后左右都成了刀山剑海。凌未风一马当先，傅青主仗剑殿后，李思永和刘郁芳夹在当中，李思永舞起流星锤，将近身的敌人迫开；刘郁芳则偷空施放暗器，助凌未风闯路。

游龙剑虽有断金截铁之能，无奈敌人太多，截不胜截，而且碰着一些重兵器，还真不敢硬接，虽然打得翻翻滚滚，地转天旋，却竟是冲出三步，退后两步，无法脱身。

打到紧处，傅青主忽然连连怪啸，随着怪啸之声，一阵号角呜呜长鸣，王府武士愕然四顾，猛然间，轰天震地的一声巨响，花园的四面围墙在轰雷声中，给炸得砖石纷飞，附近的武士，纷纷伏下，凌未风趁势大展神威，杀出一条血路！

巨响过后，自园外闯进了二三十条大汉，为首的竟是一个青衣少女和一个黄衫少年。这群人一闯进来，立刻弩箭如连珠疾发，专捡人多之处射去，弩箭中还夹杂着灰瓶石子，一同放射，硝烟滚滚，火焰熊熊，王府的武士们虽然训练有素，也给杀得手忙脚乱！

刘郁芳认得那带头的少年正是以前和傅青主同到武家庄，后来又和他夜探五台山的冒浣连。至于和她一道的黄衫少年，却不识是何等人物。

李思永则除了为首的那对男女不认识外，其余的全都认识，那些人正是

自己的部下，在他单身应约来昆明之前。先派来卧底的。只是他万分不解，何以自己的部下，竟会听这对陌生男女的指挥？

这群人越杀越勇，尤其那个黄衫少年，使着一对长剑，银光耀眼，施展开来竟是隐隐带着风雷之声，当者辟易！保柱气红了眼，觑准李思永直扑过去。手中杆棒一个盘旋，直抖开来，舞成一道丈许方圆的棒花，当头罩下。李思永的流星锤飞舞过去，给杆棒绊住锤索，用力一拉，李思永竟给拉动两步。凌未风距离稍远，未及来救，只见那个黄衫少年，虎吼一声，如飞扑至，不问皂白，双剑交叉一劈，杆棒给劈去半截，流星锤的的锤索也给斩断。锤头直飞上半空！保柱、李思永都大惊失色，各自退后几步。青衣少女指着李思永大声叫道：“ 那是自己人！ ”黄衫少年一声不发，扭转了身追上保柱，又是一剑劈去，保柱一个绕步侧身，半截杆棒以“ 长蛇入洞 ”之势，硬插进来，黄衫少年右剑劈出，左剑却按着不动，这时突然往上一兜■嚓一声，又把保柱的杆棒斩断一截，右剑改劈为刺，又疾又准，把保柱的肩头刺了一个大洞，保柱一阵狂嗥，连连倒纵，按着伤口便逃。王府三杰之一的范铮，急忙过来抵挡，他的摩云剑法以轻灵迅捷见长，飞身掠起一剑向黄衫少年头上刺下，在下落之际，一个“ 蹬脚 ”向黄衫少年胸膛猛踢。黄衫少年双剑“ 举火燎天 ”，只一撩便把范铮的剑磕上半空，可是他的胸膛也给范铮结结实实地踢了一脚。凌未风这时正回身援助，见他给踢个正着，大为着急，急忙一个“ 龙形飞步 ”飞掠数丈，哪知尚未赶至，只见范铮已给弹出数丈开外，跌得头破血流，这少年竟有一身横练功夫！凌未风也不禁暗暗吃惊，看那少年不过二十多岁，竟是内外兼修，三招两式就将保柱和范铮打败，武功之强，竟似不在自己之下！

王府这边，两员主将一去，众武士纷纷逃窜，冒浣莲打个胡哨，带领众人便向花园缺口闯出，花园外系有二十多匹骏马，冒浣莲道：“ 两人一骑，快快撤退！ ”凌未风将黄衫少年一扯道：“ 我和你共乘一匹。 ”扯着他的手拉上马背。黄衫少年仍是一声不响，上了马背却用力一夹，那匹马负痛怒奔，在长街狂嘶而过，霎忽之间，就跑出郊外，竟远远抛开了众人，凌未风心想：“ 这少年好怪！ ”他用手轻轻一按少年肩头说道：“ 慢些好吗？ ”少年微微一震，哼道：“ 好！ ”身子腾空跃起，跳下马背，说道：“ 你嫌快，我不和你同骑好了！ ”说罢发足狂奔，快逾奔马，凌未风无奈，只得催马赶上。不一刻跑到一处丛林，他在一棵柳树下一站，忽然自顾自地轻轻哼起小曲来，凌未风走近跟前，他也不理不睬！

凌未风听他唱道：

“ 河边有个鱼儿跳，只在水面飘。岸上的人儿，你只听着，不必望下瞧。最不该手持长竿将俺钓。心下错想了，鱼儿虽小，五湖四海都游到，也曾弄波涛！ ”

凌未风听他唱这支曲，情歌不像情歌，感叹不像感叹。心想：难道他也像自己一样，在青春的岁月里，经历过百劫沧桑？他迈前几步，对黄衫少年道：“ 我叫凌未风，是从回疆来的。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 ”

凌未风自报姓名，以为他必定耸然动容，不料他竟似没听过凌未风的名头一样，定着眼神冷冷漠漠地点了点头，跟着答道：

“ 我不知道我姓什么，也不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，我正想找人告诉我呢！ ”

凌未风不禁愕然，又想：莫非他是伤心人别有怀抱，不肯将姓名相告？

上去拉他手道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？兄台不肯见告也就罢了。只是今日既承相救，大家总是朋友，咱们谈一谈如何？”黄衫少年把手一甩道：“你叫我谈什么？我真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，什么也不知道呀！”他见凌未风满脸不悦之情，重重地把手一摔，说道：“我讲的都是真话呀，你要不信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凌未风从未见过这样怪的人，不禁有点火气，少年将手重重一摔，他也暗运内力，紧紧一握，少年“哟！”的一声，突然手腕下沉，运用腰力将手挣脱出来，叫道：“你好不讲理！”凌未风给他沉腰一顿，把握不住，也不自禁“哟”了一声，两人功力，竟是半斤八两。他见少年怒容满面，以为他必定翻脸，不料他又独自行开了去，倚在一棵树上，双手抱头，似在那里苦苦思索！猛然发狂般地唤道：“什么人见我都要问我的姓名，我却去找谁告诉我：我是谁？”喊罢虎目中竟然滴下了眼泪来！

凌未风见他这样，不知所措。遥遥一望，只见尘头大起，傅青主、冒浣莲、李思永等一干人众，飞骑赶至。冒浣莲一下了马，就笑着对傅青主道：“傅伯伯，我猜他是在这儿，你看是不是？他还记得起我们和他约好的地方，怎会没法医治？”傅青主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看很难！”冒浣莲嘟着嘴道：“难并不等于绝望！”

冒浣莲上去，柔声对那个黄衫少年道：“你随我们去安歇，我们有很多朋友，这些朋友也是你的朋友，朋友的家就是你的家！你听我话，过几天我就会告诉你：你是谁。我一定会把‘失掉’的你‘找’回来。”说罢又替他介绍李思永道：“这位是李闯王的侄孙！”黄衫少年喃喃地道：“李闯王，李闯王！”冒浣莲急忙问道：“你听过这个名字吗？李闯王！”黄衫少年道：“记不起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只是好像比别的名字熟！”说罢又双手抱头苦苦思索。

冒浣莲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想不出暂时就不要去想他。好，咱们走！”那黄衫少年，竟然很听她的话，拉着凌未风跨上马背道：“你是她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我愿和你共乘这匹马！”傅青主朝冒浣莲一笑，冒浣莲面上绯红，傍着刘郁芳催马便走。

他们投奔的是李思永一个父执的家，这人以前是李锦手下的牙将，闯王死后，他奉李锦之命，隐居昆明郊外，二十年来都和闯王旧部保持联络。

大伙到达这家人家时，已是黄昏时分，主人早已有了准备，当即设酒置饭，款待群雄。

这家庭院里有两株丹桂，昆明气候温和，初秋时分，桂花已然盛开，香气馥郁，中人如醉。黄衫少年在经过庭院时，忽然双眉紧皱，显得很是焦躁，冒浣莲看在眼内，也不作声。食完饭后，主人取出桂花蜜饯待客，黄衫少年忽然发起脾气，将密饯扫落地上，主人大为惊诧，傅青主在他耳边低低说了几句，黄衫少年便即刻赔罪说道：“见了桂花，我好像要想起什么事似的，可是想来想去又想不出，不知怎的就烦躁起来，主人家你可别怪！”众人虽觉黄衫少年举动怪异，但他今日闯进王府，出力最多，谁也不愿当面怪责他。

李思永和凌未风都是满腹疑团，李思永想问自己的部下，怎样会和黄衫少年他们会合一处；凌未风也想问傅青主怎么忽然到了昆明，而且混进了王府冒充医生。傅青主好像知道他们的心事似的，酒席方散，就对他们说道：“兄弟们闹了一天，也够累了，还是趁早休息，待明日再将前因后果，告诉二位如何？”傅青主是老前辈，凌未风见他这样说，只得满肚子纳闷着，自

去歇息。

这一晚，凌未风思潮起伏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。一忽儿想起刘郁芳在水牢中激动的神情；一忽儿又想起黄衫少年怪异的行状，睡不着觉，遂披衣起床，在庭院的月光下独自徘徊。

他的房门外就是厅堂，他一出来可又碰到了件奇事，厅堂上傅青主独自秉烛读书，一见他出来，立刻说道：“ 凌壮士，你进去，等下不论碰到什么事你都不能声张，也不能动手！ ”凌未风见他面容庄肃，郑重其辞，只好退回房内，注视着外边的动静。

这样约摸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凌未风见外面毫无动静，傅青主仍是端坐如石像，眼睛不离书本，好生纳闷，倦极欲睡。忽然间，听得楼梯声响，有人一步步地下来，凌未风急忙睁眼看时，只见黄衫少年，手提双剑，挺立如僵尸，眼睛如定珠，面上隐隐含有杀气，一步一步向傅青主走来。凌未风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想去拦阻，却又想起傅青主的话。放眼看时，只见傅青主好像全无知觉似的，仍在端坐看书。正是：

深宵逢怪异，豪侠也心惊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　恩怨难明　空山惊恶斗　灵根未断　一语醒迷茫

凌未风闯荡江湖，经过无数劫难，真是什么惊险之事都曾遇过，多凶恶的敌人，他也是视若无物，但看着这黄衫少年像僵尸般直挺挺走来，眼珠动也不动地发出冷冷的光芒，不觉也是有点毛骨悚然。眼看着他越行越近，就快走到傅青主跟前了，面上的杀气也更显露了，他几乎要喊出声来。可是他知道傅青主早有准备，看他这样神色自如，丝毫不当做一回事儿似的，他也稍稍放下心来。心想：虽然这黄衫少年武功极强，但傅青主也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，绝不会一下子就为黄衫少年所制，若然他一动手，自己上去相助，合二人之力，无论如何也制服得了他。

傅青主一直等到黄衫少年走到了身边，这才缓缓起立，若无其事地问道：“睡得好吗？”黄衫少年直着眼神，呆呆地望着博青主。博青主微微一笑，拿起了一杯茶，递过去道：“你喝一杯。”黄衫少年右手一松，长剑呛啷堕地，接过了茶便喝，傅青主拍掌笑道：“你且再睡一会儿。”话声未了，黄衫少年颓然倒地，不一刻就发出了鼾声。

凌未风正待纵出，忽听得又是格登格登的下楼梯之声，心想，难道又有一个失魂的家伙？只是这脚步声却急得多，只见一个少女匆匆奔下，这少女正是冒浣莲。

冒浣莲一见黄衫少年睡在地上，长剑堕在身边，失声问道：“他没有伤着你吗？”傅青主道：“没有，他根本没有和我动手。”说罢微笑道：“姑娘，我把他废了，你看好吗？”冒浣莲喊道：“这怎么成？”傅青主道：“我不是杀他，也不是把他弄残废，我是说把他的武功废了，我只要略施手术，就可以使他空有一身武艺，却毫无力气使得出来！”冒浣莲便咽着道：“你怎能这样忍心？你平生替人治病，现在不替他治也罢了，还要捉弄他干嘛？”傅青主道：“就是因为我治不了他的病，他这个‘离魂症’（作者按：这是中国以前医学上的名词，相当于近代医学的所谓“梦游症”），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所以才发作出来，偏偏他又把什么都忘记了，没法探出他的病源，这叫我如何能治？尤其可怕的是，他在发作的时候，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，他虽然白天里是个好人，晚上发作时，很可能杀了人也不自知，他的武功又这样厉害，我不把他废了，谁制服得了他？”冒浣莲问道：“他刚才想杀你吗？”傅青主道：“我还看不出来，只是见他面上充满杀气。”冒浣莲道：“我记得你以前和我谈过‘离魂症’的症候，有一些人心里埋藏着的事情，平时连自己也不知道，到了梦中，世俗的束缚没有了，会突然升起来，如冰山之上浮，可是他只是为满足自己被压制的欲望，在梦中欲求逞快于一时，真正的恶事还是做不出来的。这时他虽然是另外一个‘他’（作者按：相当于近代医学上的“精神分裂症”），却并不危害世人，这叫做善性离魂症，是吗？”傅青主听到这里，忽然摆了摆手，倏地站了起来。

冒浣莲惊问道：“傅泊伯，你干什么？”傅青主道：“这个时候，亏你还有耐心谈医学上的问题。他究竟会不会害人，谁也不知道，我不能够冒这个险，让他留着一身武功，晚间乱闯。”说罢，缓缓向黄衫少年行去。冒浣莲急得两行清泪夺眶而出，说道：“傅伯伯，你不疼我了？”傅青主未及回答，忽见一条黑影似大雁般的飞掠而来，傅青主退后一步，哈哈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忍不住要跑出来了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？”这飞掠而来的黑影，正是凌未风。

凌未风呼吸紧促，急声说道：“别的我听你的话，你要把他武功废掉，我可不答应。你想他这身功夫是容易练成的么？医好了对我们有多大好处！我实在不忍见这样的人才给你毁掉！”冒浣莲接声说道：“傅伯伯，你看凌大侠也这样说，你还忍心下得了手？”

傅青主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忽然敛手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我苦苦思索怎样医治这个少年，现在可找到办法了。”冒浣莲诧然问道：“怎么……？”傅青主道：“你当我真的要把他废掉吗？我不过是想试试你对他心意如何？现在可试出来了！”冒浣莲嘟着嘴道：“你又拿我开玩笑。”傅青主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一点也不开玩笑！你知道‘心病还须心药医’，他现在需要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子在他身边，而这个女孩子，又是他肯信服的人，这样他才会听她的话，也只有这样一个耐心的女孩子，才会探出他的病源。可是他又是这么危险的人，如果那个女孩子不是真心愿为他牺牲一切，不是对他极好的话，她就不敢陪伴着这样的一个病人，就是肯陪伴他，也不会得出什么结果。这样的病人，他的感觉是最敏锐的。谁对他是不是真正关心，他会感觉出来的。他需要一个母亲，一个姐妹，一个朋友，一个可以把任何话都告诉给她的人。而你就是最适合去照顾他的人。可是在此之前，我还不知道你对他的心意，所以故意要把他废掉，试一试你。”傅青主说了，冒浣莲默然不语，傅青主又笑着说道：“你看傅伯伯是疼你不是？”凌未风也给这句话引得笑起来了。

傅青主看了凌未风一眼，又笑着说道：“我今晚不但试了浣莲姑娘，还试了凌大侠。”

凌未风诧然问道：“你试我干嘛？”傅青主笑道：“唯英雄能重英雄，你的武功是顶儿尖儿的人物了，所以一定特别怜才。今晚一试，果然你对他极为爱惜。还几乎要和老夫翻脸呢！老实说，我虽然试出浣莲愿陪伴他，但还担心他万一发作时，真个行凶的话，没人能制服得了他。若有你和浣莲在一起跟着他，那就万无一失。当跟着他时，你得让浣莲和他多亲近，你只能是在旁边保护。”说罢又哈哈大笑。

凌未风道：“傅老先生的医术，我是佩服极了，若有差遣，在所不辞。可是傅老先生也能将病人的来历，告诉我一点吗？比如说你们是怎样遇到的？”

傅青主在烛光摇曳之中，说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遭遇。

原来当日傅青主和冒浣莲，在武家庄与群雄分手，自山西经陕西取陆路入川。行了多天，到了剑阁，这剑阁是有名的险峻地方，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这句脍炙人口的名句，所指的就是剑阁这一段路。

这一日，他们通过丛山中矗立的“剑门关”，在历史上有名的“栈道”上行走。所谓“栈道”，是在悬崖峭壁上，开山凿石辟出来的羊肠小径。有些地方根本无路可通，于是在峭壁千仞处凿穴架木，就在这些横柱上架起凌空的道路；有些地方则沿着山壁，凿成几千步的梯级。傅冒二人在栈道上行走，仰看是遮天蔽日的丛山，下看是涛声轰鸣、深不可测的山谷。傅青主还不觉怎么，冒浣莲却觉得有点怵目惊心，如履薄冰。其时虽是初夏，在栈道高处，也觉山风迫人，衣不胜寒。

傅青主的故事，就从这里说起。他对凌未风道：“那一日，我们在栈道上行走，说也惭愧，我们都算是有点功夫的人，行了一天，还未曾走完路，眼看暮霭苍茫，山色欲暮，我的心可有点急了，若在深山野宿，我自然毫无

所谓，只是浣莲却是个年青的女孩子，而且我看她面上似有病容，更是焦虑。

冒浣莲插口道：“你总是把我当小孩子，其实那时我并不是生病。而是自从夜探五台山之后，半个月来，总感到心里难受！”

凌未风听了，暗暗嗟叹。五台山之夜，冒浣莲寻找母亲，却找到了亡母的衣冠之冢。这一幕悲剧，他也曾经暗中目睹。他自然懂得冒浣莲为什么心里难受。

傅青主黯然说道：“我何尝不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我就是怕你抑郁成病呀！”冒浣莲眼圈一红，忽然望着熟睡在地上的黄衫少年，滴下泪来。凌未风心想；怪不得她会爱上黄衫少年，这两人一个是无父母的孤女，一个是不知自身出处的青年，相同的命运像一根红线把他们联起来了。

傅青主继续往下说道：“正在着急之时，忽然我们看到山坳处有一个少女在采集山藤，她随便用手一扯，就是一条。这种山藤十分坚韧，寻常人用刀割，也还得花一些功夫，她竟是这样的毫不费力，我看着也有点惊奇。浣莲叫了一声，那个姑娘回头来，见了浣莲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走过来拉浣莲的手，问她究竟是不是仙女，突然被风吹落荒山？因为她在深山中已经很久看不到外面的人了。”

冒浣莲接着道：“其实她才长得美呢！那个样儿呀！就像幽谷中的百合花！我告诉她我们是普通的旅人，她急得什么似的，赶忙招呼我们到她家中住宿。我想，这样的险峻峰巅，居还有人家，那这人家也一定不是普通人家了！”

傅青主接着说道：“这位姑娘的家就在附近，可是我们远看却一点看不出来。原来她的家竟然是建在两峰夹峙之间的悬崖峭壁上，峭壁上突出的两株虬松刚好把屋子遮着。我们走进屋内，只见一个六旬左右的老者，生得又黑又瘦，手指如鸟爪一样，指甲很长。精神健铄，我们见到他很惊诧，他见到我们，也很惊诧，我们告诉他是迷了路的行客，他将信将疑，但毕竟把我们招待下来。我看他面上带有愁容，和我们谈话时，也好像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。我以为他是不高兴我们打扰，要不就是怀疑我们是坏人。可是他招呼又很周到。

“我们饱餐一顿，入夜之后，他突然对我们道：‘客官，我看你们不是普通的客人，大约都会点武功，只是今晚若有什么事发生，你们都不许声张，也不许动手！’”

凌未风听到这里，插口笑道：“就像你今晚吩咐我一模一样？”傅青主说道：“我和你是开玩笑，他可严厉得多，那神气可怕极了！”

冒浣莲道：“当时那位姑娘问道：‘爸爸，妈妈还没有回来呢！是不是上次那个坏人又来了，这回我长大了，我帮你的手。’那个老人听了，面色大变，斥责她道：‘不许你动手，你若动手，我就不认你是女儿，就算我给人打死了，你也不准和来人动手，若然他要带你走，你也得跟他走，绝不许替我报仇，你听见吗？’那少女哭道：‘爸爸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’那老者厉声说道：‘你若违背我言，我死不瞑目！’我听到了，觉得这个老人不近情理。我看着傅伯伯，他却一句也不出声，我想说要拔刀相助，但又觉得这是不自量力，因为那个姑娘比我还强。屋子里一片愁云惨雾，我的心也像铅一样又沉又实。”

傅青主道：“我在江湖行走，也有几十年了，从未遇过这样的怪事。这个老者看来练就大力鹰爪的功夫，两眼神光奕奕，一看便知是内家高手，可

是我却丝毫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我猜大约是江湖上的寻仇报复，刚好给我们碰上。可若是江湖寻仇，当事人绝没有不欢迎助拳之理，这老人连女儿也不准帮忙，这可叫我怎样也猜不透！”

这时窗外夜风呼呼，鸱枭厉鸣，凌未风忽然拍掌说道：“我猜得出这个老者是什么人！”话声未了，忽然窗外有人接声说道：“我也猜得出这老者是什么人！”凌未风一跃而起，只见一条黑影蓦地穿窗而入。

那跳进来的人是李思永，他也是心有疑团，终宵未寐，为冒浣莲奔下楼梯之声所惊，跟了下来。凌未风听得出神，竟未发现他伏在窗外。

这时，傅青主见凌未风和李思永都同声说知道这老者是谁，大为诧异。凌未风道：“我曾听过师父谈起各派名宿，据说在剑阁栈道的绝顶之处，隐居有一位老者，名叫桂天澜，在大力鹰爪功和绵掌上有绝顶功夫，鹰爪功是外家绝技，绵掌则是内家最难练的一种功夫，这人能内外兼修，可算是武林中的怪杰。”冒浣莲听了，“噫”了一声，急忙问道：“他姓桂？”凌未风点了点头，冒浣莲眼波流动，手托香腮，似在思索什么事情一样。

李思永道：“我也听先父说道，有一个名叫桂天澜的人，武功极强，当张献忠主川时，曾投在张部大将李定国帐下，不久张献忠李定国相继败亡，此人就不知踪迹。后来有人说他隐身剑阁，先父派人去找了几次，都没有找着。傅老前辈说有人找他寻仇，我想也许不是私人寻仇，而是清廷的高手踩到了他的踪迹。”

傅青主摇了摇头道：“你只猜到了一半，最初来寻仇的人不是清廷的人。”接着他往下说道：“那老人正在和女儿说话之时，屋顶上空突然掠过三枝响箭，一声接着一声，怪声摇曳，甚为凄厉。这是江湖上寻仇示警的讯号，而且若非自信能够把对方手到擒来，决不会使用这种先行传声示警的方式。我正觉十分诧异，这对父女的武功，已是武林同道中所罕见，难道又有什么高人，敢如此托大？响箭过后，果然外面传来暴雷也似的喝声：‘兀你还不出来答话？’

“那老者愁容满面，缓缓起立，对女儿道：‘你千万听我的话！’又向我们道：‘你们也千万别理闲事！’说完，便冲出屋外，我忍不住也跟着出去，回头一看，那个小姑娘和浣莲也出来啦！

“屋外站着的是一个红面虬髯的老者，一见我跟着出来，翻起怪眼瞧了瞧，冷笑道：‘你居然这样不要脸，还找人助拳！’我急忙说道：‘我只是过路的客人！’我知道这类的江湖仇斗，若只是一人出面，那就必定是约好的单打独斗。外人若偶然撞上，也得避开，除非自问不敌的一方，预先邀好至亲至近的师友，那才另当别论。但也得让正点（事主）先见了真章才能出手。我本该避开，但敌不住好奇心的吸引，仍然在远远的看他们怎样较量。这时我忽然看见栈道下面，山腰处似有黑影移动。正注视间，那红面老者大喝道：‘就是有人助拳，我也不怕！’双掌一错，更不打话，就狠狠地向黑瘦老人打去，我站在十余丈外，也听见呼呼的掌声。”

凌未风对掌法剑法均有极深的造诣，听傅青主说到两位老前辈在剑阁千级栈道之上对掌，不禁心向往之。说道：“以桂天澜的武功，居然有人敢登门挑战，可惜我看不到这样的对掌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又对傅青主道：“我看你在剑阁碰到的黑瘦老人，九成是桂天澜。他后来出手是不是以绵掌为主，而夹以鹰爪功夫，是的话，便准是他。”

傅青主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就当黑瘦老人是桂天澜吧，说起来容易记

些。我刚才说到那红面虬须的老者，见了桂天澜就如发狂一样，双掌一错便狠狠扑上。桂天澜却不动手，双足一发劲，人便像飞箭一样，射出两三丈外，口里尽嚷：‘你慢点手行不行？也得让人把话说个清楚！’那红面老者却不理不睬，竟是如影随形，步步进迫。桂天澜退得几退，己到了峭壁的边缘，再也不能往后退啦！那红面老人双掌齐发，向桂天澜迎面推来。桂天澜双臂倏地一分，斜身上步，右掌横挡，左掌一翻，向红面老人腕下一撩，同时右手骈指如戟，一探身，势捷如电，双指向红面老人腰肋点去，红面老人双掌一封，接着左掌下劈，举腿横扫。”凌未风闭目静听，忽然说道：“红面老人这招拆得不行。桂天澜用的是绵掌中孔雀抖翎的家数，中途未待变尽，又掺以点穴法。红面老人这样解法，只能化去对方掌力，避不开点穴。他那一腿只是虚招，以攻为守的，桂天澜只要往斜身进步，红面老人就完了。看来红面老人来势汹汹，说到真功夫，要比桂天澜差一筹！”

傅青主道：“老弟掌法果是高明，桂天澜往左斜身上步，手指已然点到红面老人肋下。可是桂天澜好像有意让他似的，虚虚一戳，乘着红面老人斜闪之际，自己却猛地往右窜出，离开了峭壁边缘。”凌未风道：“红面老人输了一招啦，该停手了？”

傅青主道：“他才不停手呢！我在月光下，看到他的红面变紫，一个箭步又扑过来，好像拼命似的，他也真有点邪门，拳法展开，身似飞鱼，步如流水，绕着桂天澜身子滴溜溜乱转，两手忽拳忽掌，疾逾风轮，身法手法越来越快，脚下走的却是九宫八卦方位，丝毫不乱。”凌未风道：“他使的一定是九宫神行掌，这种掌法，暗藏八九七十二手点卸法，点是点穴，卸是卸骨。切斫点拿，奇正相生。正是同时对付内外两家的上乘掌法。哎！这红面老人不弱，他刚才输的那招，大约是欺敌过甚。他的九宫神行掌，可是武当派镇山的掌法呢！”

傅青主道：“桂天澜的功夫也俊极了，红面老人身子滴溜溜地转，他也随着红面老人转，他发掌好像软绵绵的，可是对方的凌厉掌法，都给他随势化解。”

凌未风道：“这场对掌，一定好看极了。”冒浣莲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这两人身法，就宛如走马灯一样，倏左倏右，忽逆忽顺，过了一阵，我看到月光底下，两条黑影，联成一圈，闪电般疾转，莫说分不出招数，连哪个是红面老人，哪个是桂天澜也分不清楚了。”

傅青主笑道：“他们出手是快极了，但细看之下还分得出强弱，红面老人如怒狮搏击，而桂天澜则如灵鹤回翔。红面老人每一招都是重手，凶狠极了，而桂天澜却闪避得恰到好处，有好几招连我都看不清他是怎样避开。按说，以他那样的功力，敌人一击不中，他就可以乘虚反击，但奇怪得很，他却又是老守 不攻，甚至敌人明明有了破绽，他也是点到即止，我明明看到有一招，红面老人使用‘牵缘手’左右夹击，桂天澜避过正面，反抢进去，只要一掌切下，红面老人非受重伤不可，他却使出花招，临时变式，放过了机会。”凌未风道：“这样非吃亏不可！红面老人的功力、掌法仅稍逊于桂天澜而已，他这一放松，很容易给对方反乘之机。”傅青主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看得紧张极了，恨不得想提醒他。再打了一阵，红面老人忽然一腿飞起，踢桂天澜肋下的穴道，桂天澜右掌一兜，正正兜住了对方的左足足跟，只要用力一送，立刻可以将敌人抛落悬崖，他却手腕一沉，大约是想将敌人按落地上，哪知缓得一缓，立刻给红面老人施展鸳鸯连环腿，左足猛的向桂天澜

胸膛踢去，桂天澜大叫一声，双掌一松，红面老人已掠出数丈，一反身又是三枝弩箭，桂天澜这时面色惨白，身法迟滞，避不了第三枝，竟给弩箭射中了小腹。”

昌浣莲紧张地接下去道：“那个小姑娘本来是站在我身旁的，这时突然冲了出去，右手一抖，一根长长的山藤向那人抛去，左手也打出三枚钢镖。那个红面老人奇怪极了，一见这个小姑娘冲来，丝毫不避，反迎上前去说道：“坏人打死了，宝宝你跟我走！”小姑娘猛然出手，他仍像毫无所觉似的缓缓走来，那可糟啦，他的双足给山藤绊着，左肩也中了一镖！桂天澜忽然大声叫道：‘竹君，别动手，他是你的爸爸！’红面老人连声惨笑，那个小姑娘，就如受了雷殛一样，在月光下全身颤抖，这时我忽觉脑后风声飒然，蓦然间傅伯伯一掌就将我推出三丈开外，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四个穿黑衣的人；似飞鸟般扑了进来！有一个已冲近那个小姑娘了，红面老人怒吼一声，双足一跳，山藤裂成几段，横飞出去，那个黑衣汉子手刚抓到小姑娘的肩头，就被红面老人一把抱住，倒在地上一滚，竟然一同从峭壁滚下去了！”

凌未风听得血脉愤张，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这个红面老人竟然和敌人同归于尽，可惜！可惜！”冒浣莲不理凌未风打岔，往下说道：“那个小姑娘见红面老人抱着一个黑衣汉子滚下悬崖，呆了一呆，蓦然发狂一样，飞奔向前，在悬崖边踊身一跃，大叫一声，也跳下去了！我跳出去救，已来不及啦！耳边只听得桂天澜的惨叫声，接着是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接着是傅伯伯大声呼唤，叫我回来！哎呀！那小姑娘真美，而跳下悬崖之前的神情又真可怕！”冒浣莲说时，面色惨白，声音颤抖，屋子里蓦然像死一样的沉寂，静得听见各人的心跳声！

过了一会，傅青主缓缓说道：“来的那四个黑衣汉子，都是清宫大内的高手。给红面老人抱着滚下悬崖的那个我认得，绰号叫做‘八臂哪吒’焦霸，以前是横行江湖的大盗，清兵入关之后，他带一帮流寇投效清军，后来听说做了大内侍卫，他的功夫绝不在我之下。我来不及说话，只好一掌将浣莲推开。另三个黑衣侍卫，我不认得，但一看身法，都是一等高手。他们在剑阁上一现身，立刻就向桂天澜奔去，我再也按捺不住，急忙拔剑飞身，抢在头里，替桂天澜挡了一阵。”他停了一停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幸亏那个武功最强的焦霸，给红面老人抱着滚下绝壁，要不然，我们那晚，恐怕都会血溅荒山！”李思永愤然说道：“满洲鞑子也真狠，几十年了都不肯放过先祖和张献忠手下的知名之士，他们要斩草除根。桂天澜也真是，先父曾几次派人找他，如果他和我们大伙在一起，就没有事啦，偏偏他却要去‘隐居’，这个时候国家都已不保，又怎容你做世外高人？”

傅青主道：“我就是见那些卫士这么狠，就豁出性命和他们拼啦！但那三个卫士，武功实在高强，我没法全数拦住，结果还是给一个冲过去打桂天澜，我给两个卫士绊住，脱不了身，连分神看望也不可能。打了一会，听见浣莲高声叫喊，我才知道那个去捉桂天澜的卫士，已经给除掉了。”

冒浣莲道：“我跑过去帮桂天澜，谁知反是他帮了我，那个卫士，手使一把红毛刀，非常厉害。我的剑碰不上他，只给刀风一荡就荡开啦！我也不管，展开小巧功夫，看他快要得手时，就从旁边给他一剑。那桂天澜的武功真是惊人，他面色已惨白如纸，身子也摇摇晃晃了，他还是一手掩腹，单掌应战。那个卫士刀光闪闪，只在他身边乱转，还不敢真个逼近身去。大约是怕他的大力鹰爪的功夫。打了一会，那个卫士好像焦躁起来了，猛然一个旋

身，‘云龙三现’，唰！唰！唰！一连三刀，向我剁来，大声叫道：‘先把你这个小丫头除去！’在他发出第二刀时，我的剑就给磕飞了！”

冒浣莲说到手中的青钢剑给黑衣卫士一刀磕飞时，李思永不由得喊出声来。凌未风却吐了口气，闲闲地说道：“这黑衣卫士要糟了！”冒浣莲惊奇道：“凌大侠，你怎的好像当场看见一样！那黑衣卫士第一刀得我迫退两步，第二刀将我的兵刃磕飞，第三刀马上当头劈下，我毫无办法抵抗，只有闭目待死。不料就在此时，只听得那卫士惨叫一声，我睁眼一看：只见桂天澜已一手将那个卫士抓起，那个卫士也真了得，蓦地头向后弯，反手向桂天澜腰间一戳，桂天澜怒吼一声，把掩着小腹的手也伸了出来，以手一撕，立刻把那个卫士撕成两片，血淋淋的可怕极了，我吓得全身瘫软，桂天澜把那两片血人抛下深谷，用手推了我一下，指一指傅伯伯这边，好像叫我去帮手似的。我一看他，腹部血如泉涌，全身的衣服都染红了。我急忙把头巾撕下，给他包扎，他坐在地上，再也说不出声啦！但还是连连指着傅伯伯，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催我前去！”

冒浣莲说到这里，才松了口气。凌未风赞道：“好个大力鹰爪神功！敌人只要一分神，立刻就被他乘虚而入了。可惜他受了重伤在前，转动不灵，得手之后，还是受了敌人暗算。”

傅青主接着说道：“我和另外的两个卫士厮拼，正感吃力，忽听得浣莲大呼：‘我们已打死一个了！’她也真精灵，远远地把铁莲子拼命打来。她知道我有双袖接暗器的玩艺，不怕误伤，那两个卫士却给铁莲子打得东躲西避，虽无法伤着他们，也够他们受啦。那两个卫士一面避暗器，一面扭头张望，大约是果然发现同伴不见了，齐齐惊呼，连道：‘风紧！’我乘势飞身扑去，用无极剑中的‘展翼摩云’绝招，一剑一个，全部了结！真想不到这两个棘手强敌，被我如此容易地剁掉！”

傅青主停下来喝了一口茶，用手指敲击桌面，得得有声，黯然说道：“敌人是全数打死了，可是桂天澜也已奄奄一息。我急忙跑过去看他，只见他全身浴血。我用金创药给他止了血，再用山边的泉水给他揩抹干净，只见胸衣已破，胸膛上有个鞋印，这想来就是给红面老人连环腿踢伤的，红面老人这脚真狠，可是桂天澜居然能挺得这么些时候，还能重伤之后掌毙敌人，功力的深厚真是我平生仅见！除了胸部的伤外，他的小腹也给弩箭穿了一个洞，连肠子也看得见啦。另外胁下还给黑衣卫士点中了‘愈气穴’。我看他的神情，知道他极力运功闭住穴道。我急忙给他解开，只是时间过久，解开了穴道，他也只能抖动，话已是说不出了，我抱他回转屋内，再仔细检视，我的医术虽然自信并非庸手，可是到底不能真个起死回生，他伤得这样重，精神气力都耗尽了，这叫我如何能救。我望着他流泪，他却忽然挣扎着用手指在地上用力地划！抖抖索索地划了一行大字，那行字是：‘请到滇东五龙帮，有一个……’，初写时泥土纷飞，每个字都入土数分，后来越写越慢，泥土上只能稀稀浮浮的看到一点字迹，尚未写完，他就忽然断了气啦！”

傅青主讲完之后，听众黯然。良久，凌未风抬头问道：“那么这个黄衫少年又是怎样来的？他和桂天澜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傅青主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呀！当时我连桂天澜的姓名还不知道，他又写得没头没尾。不过我想这位武林侠隐，临终时还殷殷以此为念，他今晚之事，一定是和五龙帮有关系的了。我若不替他办到，他一定死不瞑目。”接着他又在烛光摇曳中说出第二个动人心魄的故事。

原来傅青主和冒浣莲入川，是当日群雄大闹五台山之后，在武家庄中分派的（见第三回）。傅青主在桂天澜死后第二日过了剑阁，一路南行，沿途见兵马往来，他猜四川巡抚罗森一定已和吴三桂有了联络，因此调兵遣将，准备应变了。他依着韩志邦在武家庄给他的地址，找到了四川天地会的舵主，交代了一下，告诉他们吴三桂图谋反清的事情，叫他们也准备应变，交代完毕，就自川入滇。行了二十多天，到了滇东，一路打听，却探不出五龙帮的所在，甚至五龙帮是一个什么样的帮会也不清楚。一日到了滇东的沾益，在离城百余里的一个小村镇，忽然见有十多个大汉，一个跟着一个，走进一间酒店。这十多个汉子，个个步履矫健，一看就知是江湖人物。傅青主好奇心起，也和冒浣莲跟了进去。入到酒店，只见一个人躺在地上，面如金纸，那些大汉围着他，有人给他推血过宫，可是这人仍是昏昏迷迷的睡着，丝毫没有起色。

傅青主背着药箱，本来就是江湖郎中打扮，他就不客气地挤开了众人，上前看望。有一个汉子道：“你看什么？他的伤不是你能医的！”傅青主一看，就知道这人是受铁沙掌伤了穴道，的确不是普通郎中所能医治，就微笑道：“这伤我还能治，他受伤之后，到现在还未过二十四个时辰嘛！”此言一出，周围的汉子都吃了一惊，急忙恭恭敬敬地请他医治。他过去替那个受伤汉子推拿，一下子就解开了穴道，三五下就活了血脉，不过一会，那汉子突然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淤血，张口骂道：“我要踏平你这五龙帮小小的山寨！”傅青主听了，不禁大喜，正是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找了这么多天的五龙帮，竟然从这个汉子口中，说了出来。

这个受伤的汉子悠悠醒转，见一众弟兄，围在身边，又有一个陌生的老者给自己推拿，十分惊诧。傅青主笑道：“不妨事了，再将息两天，包保你行动如常。”众人见他医术如此精妙，又是惊奇，又是佩服。一个短小精悍的中年汉子，好像是这伙人的大哥，走过来唱了个肥喏，说道：“多谢先生救了我的二弟，敢问尊姓大名。”自怀中抓了一把金瓜子，递过去道：“这一点东西，不敢云酬，只是聊表敬意而已。”傅青主微微一笑，推开了他的手道：“酬劳我是要的，只是不要金子！”那汉子愕然问道：“你要什么？”傅青主道：“我要的是‘五龙帮’，请你告诉我五龙帮在什么地方，你们和它有什么过节？”

此言一出，四周的十几条大汉，都哄动起来，七嘴八舌他说道：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“你和五龙帮有什么关系？”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……为首的汉子怔了一怔，随即压着众人道：“按说你救了我们的兄弟，我们应当告诉你。可是这事关系太大，我们得先知道你的来历。”傅青主笑道：“我姓傅，贱字青主，和五龙帮也有点小小的过节。”为首的汉子“啊呀”一声，叫了起来，拜将下去，说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，原来大水冲到龙王庙，都是一家人！”说罢又对众人说道：“傅先生就是你们总头目常常提到的人，他是武林前辈，又是当今的神医国手。我们总头目几次想派人向你问候，只是我们僻处边睡，你老却远在江南，山河阻隔，不能如愿，不料今日却在此相见。”

这为首的汉子自报姓名，姓张名青原，是李来亨手下一员将领，他还怕傅青主不明白，又说道：“我们的总头目，就是李锦的养子，李闯王的孙子辈。”傅青主听得他是李来亨的部下，说道：“我和你们的头领神交已久，早就想拜谒他了。”

当下张青原说出他们为什么和五龙帮作对的事来。原来在李思永单身到

昆明会见吴三桂之时，就布置得力人手，分批从各路混入昆明，以为接应。他们就是取道滇东的一批，共有十八个人，由张青原率领。不料到了此地，不知怎的，给五龙帮知道了风声，出头阻梗，把张青原的副手蒋壮打伤，又将他们两个兄弟擒去。

张青原道：“这五龙帮原是一个小小的帮会，却并不‘安窑立柜’（没有固定地址），实际只是一帮劫掠商旅的游匪，最近一年，始躲到沾益的六樟山中。我们曾派人叫他们入伙，他们不愿，我们也不勉强他们。不料这次他们如此大胆，居然敢截劫我们兄弟。事后我们也捉着了他们的一个人，迫问口供，才知五龙帮上个月才给吴三桂收买，只是还未正式改编而已。”

傅青主问道：“五龙帮的首领是什么人？有多少帮匪？”张青原道：“五龙帮的首领倒有点‘硬份’（本事之意）他们是滇南已故的老武师葛中龙的五个徒弟，据说葛中龙有五种绝技，他们各得一种。”

傅青主好奇问道：“那五样绝技？”张青原道：“葛中龙以铁沙掌著名，除铁沙掌外，他还有一种独创的武功，叫‘地堂腿’。本来‘滚地堂’这种功夫，一向是以拳为主，所以只有地堂拳而无地堂腿，但葛中龙这派却是用腿为主，可算是另辟蹊径，另外加上他擅长的兵刃三节棍，暗器毒蒺藜和拳法中的五行拳，便称为葛门五绝。”傅清主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五样功夫地堂腿较新鲜外，其他也很平常嘛，哪能就称为‘五绝’？”张青原道：“以前的武师多喜欢标榜，他一个人能懂得这几样武功，也算难得了。”张青原停了一停，又继续说道：“葛中龙的五个弟子以数字徘行，叫做张一虎、李二豹、赵三麒、钱四麟和唐五熊，各得一门功夫，就以师父的名号标榜，称为五龙帮。后来他们沦为匪帮，人数也不很多，大约只有四五百人。”

傅青主看看天色，问明了去六樟山的路，起立说道：“快入黑了，我们今夜就探它一探，明天才正式拜山，斗一斗这五龙。”临走又留下一些药给受伤的蒋壮，说道：“再食下这些药，你明 天就可以跟我们去斗五龙。”

傅青主和冒浣莲轻功绝顶，以前夜探五台山，在千万禁卫军的防卫下也来去自如。何况这小小的山寨。三更时分，他们摸到了六樟山的大寨之中，说是大寨，其实也很简陋，茅草木片搭成的房子，东一排西一排，倚山形建筑，既不整齐，也不相连，当中有一座青砖的屋子，大约是大寨的议事厅。傅冒二人趁着月黑风高，展开迅捷的身法，在茅屋上飞掠而过，一直扑到当中的青砖屋子，屋上有两名巡逻，给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点了哑穴和软麻穴，动弹不得。他们探头下望，只见屋中心坐着五个人，想必就是所谓“五龙”了。其中一人道：“擒了李贼所派的人，送给平西王是一项大功哩！”另一人道：“又听说平西王要和李来亨商谈。”原先说话的人道：“你听这些谣言，平西王处处防着他们，就是商谈也谈不出道理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李来亨手下，兵多将众，我们可得早早准备。”最老的一个道：“他们远在边区，我们明日拔寨便行，径投昆明王府，他们哪追得及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我就担心他们突派高手来袭击。”老者道：“反正是今晚和明早的事，就是他们交游广阔，一时也请不来许多高手。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功夫绝顶的高手，怕什么哩？”另一人问道：“这个活宝贝你哄得。我只说谁是坏人，叫他去杀，他就会去杀。”傅青主在房上听了大为惊奇，怎的有功夫绝顶的高手，会像小孩子一样听人哄的？正思疑间，冒浣莲不耐久伏，动了一下，忽然屋内有人喝道：“房上来的是哪一路朋友，昏夜到来，有何指教？”

屋子内的人出了声，傅青主轻轻地碰了冒浣莲一下，小声说道：“你快

去东面放火。”

冒浣莲一展身形，飞掠过几间茅屋。傅青主艺高胆大，在檐头一站，现出身来哈哈笑道：“我是个过路的，来访朋友来了！”“五龙”中的老大张一虎怒道：“妈巴子的，访朋友访到我的大寨来了，你当我五龙帮是好欺负的吗？”五人一齐抢出屋来，唐五熊喝声：“打！”两手齐发，四颗毒蒺藜向傅青主两边射来。傅青主又是哈哈一笑，双袖一卷，把四枚毒蒺藜完全卷去，黑夜之中，唐五熊看不出傅青主如何收去他的暗器，他见蒺藜飞去，落处无声，十分惊骇。他想就是敌人双手会接暗器，也不能同时接去四枚蒺藜，何况蒺藜有毒，根本就接不得，这可有点邪门，他不禁喊出声道：“这是个硬点子！”傅青主单足点着屋檐，用个“金鸡独立”之势，俯视下来，傲然说道：“是硬点子又怎么样？”李二豹大怒，一摆三节棍，飞身上屋，呼的一声，朝傅青主下盘扫来。傅青主知道三节棍是“逢硬即拐”，只要用兵器一隔，第一节就会垂下来，拐弯打到。他剑也不拔，李二豹一棍打来，他把双手缩入袖内，大袖一舞，把三节棍卷个正着，大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把提着的左足用力一蹬，李二豹给踢得四脚朝天跌落地上，几乎爬不起来。傅青主正在大笑，忽地又是一条黑影窜了上来，掌挟劲风，劈面打到。这人正是老大张一虎。

张一虎深得葛中龙铁沙掌的真传，骈掌可洞穿牛腹，他用足十成力量，志在必得。傅青主缩后半步，举掌相迎，张一虎一掌打去，只觉如打着一团棉花，无处使力。傅青主轻轻用个“拿”字诀，施展擒拿手，三指把他的脉门关寸扣住，运掌一挥，又把他摔到地上。

老四钱四麟见几个把兄，都遭挫折，火爆爆地冲了上来，五行拳疾如风，霎忽就打出了七八拳，傅青主暗道：“这小子倒比刚才那个强。”五行拳完全采取攻势，傅青主又退了一步，用无极拳随势化解。无极拳善以柔克刚，不到十招，钱四麟攻势己完全顿挫下来。

这时寨内帮匪已闻警扑到。但冒浣莲所放的火也已熊熊地燃烧起来。秋高气爽，山风又烈，霎忽之间，一排茅草木片搭成的房屋就没在火焰之中。帮匪又急急分人出去救火，顿时乱成一片。傅青主见是时候，喝道：“五龙亦不过如此，领教！领教！”大笑声中，腾身便起，这时冒浣莲也已在屋面现身，两人汇合一起，在弓箭攒射中，飞身退出了大寨。那些近身的箭，全给傅青主双袖拍落！

傅青主退出大寨，走下山谷，一路笑“五龙”浪得虚名，忽然从山涧处传来一声怪笑，星光下忽见一条黑影直挺挺地向自己行来！

傅青主开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只见那人双手掩面，像梦游人一样，浑然无觉地一直走来。傅青主待他走近，又陡然喝道：“你是谁？你哑的吗？”那人撤下双手，茫然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这样凶呀？”傅青主蓦然出手，使个擒拿手法，左臂一起，向他肋下一架，右臂斜穿，势如卷瓦，拿着他的手腕便扭。那人左臂一沉一拂，右臂向后一顿，立刻化解，傅青主一翻掌，改为“拨云见日”，乘势打去，那人举掌相迎，双掌一抵，傅青主失声叫道：“好功夫！”接连退出六七步去，那人也给博青主的掌力，迫得踉踉跄跄，斜窜出丈许，才稳得住身形。

傅青主这时已看清楚来人是个美少年，穿一件杏黄衫子，很是潇洒，只是在星光下看他面孔发白，眼神散乱。心念一动，正待再问，黄衫少年己发怒说道：“你是坏人吗？一见面就乱动手打人。”傅青主迈前两步，柔声说

道：“ 我们不是坏人，只是见你向这边走来，以为你是五龙帮的。你是五龙帮的吗？ ” 少年道：“ 什么叫五龙帮？ ” 傅青主用手一指：“ 就是这个山寨里的人。 ” 少年道：“ 这个山寨吗？啊，我晓得，我就是住在那里的。那些人难道是坏人吗？ ” 傅青主道：“ 当然是坏人。 ” 黄衫少年摇摇头道：“ 我不信。 ” 傅青主道：“ 你知道什么叫做坏人吗？ ” 少年道：“ 不大清楚，先打人的大约就是坏人。 ” 傅青主笑道：“ 不对，比如你知道一个人是大恶人，你会先打他吗？ ” 少年点点头道：“ 会。 ” 傅青主道：“ 这就是了！这个山寨里的人和清廷勾结，你知道什么叫做‘ 清廷 ’吗？‘ 清廷 ’就是满州鞑子的朝廷，专欺负我们汉人的。 ” 黄衫少年双眸闪闪，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 清廷？鞑子？啊，好多年前，似乎有人常常对我说这个，是不错，鞑子是坏人。”

冒浣莲这时轻轻地走了上来，低声说道：“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了吧？ ” 黄衫少年道：“ 我是谁？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不知道！ ” 声调苦恼异常。冒浣莲不禁道：“ 你的爸爸和妈妈呢？ ” 少年一听，突然全身颤抖，面色越发惨白，忽地啜泣起来。冒浣莲见他像个小孩子似的，不觉用手抚一下他的头发，抚了之后，才想起对方是个英俊少年，面红红地缩手说道：“ 是我说话恼了你吗？你别怪啊！ ” 少年止泪抬头，望着冒浣莲温柔的脸，忽然说道：“ 你很好，我好像有一个很亲的人，也像你的样子。 ”

说话之间，忽见山上许多人下来，手里拿着火把，大声呼喊：“ 黄衫儿，黄衫儿，你在那里？ ” 少年应了一声，对傅冒道：“ 他们来叫我了！ ”

冒浣莲星眸欲滴，悄声说道：“ 你跟我们走了吧！ ” 黄衫少年从未听人用过这样关怀的声音说话，心头一阵暖烘烘的，呆呆地看着冒浣莲两颗黑溜溜的眼珠，想了一想，行了一步，忽然又停下来道：“ 不成，我得弄清楚这山寨中的人确是坏人我才走。 ” 黄衫少年举手道别，扭转身躯，飞鸟般地跃上山去。傅青主赞道：“ 这少年真好武功，只可惜患了心病！ ” 冒浣莲道：“ 这个病也真古怪，连自己的来历都忘记了！伯伯，你为什么又放他回去呢？ ”

傅青主道：“ 这人准是受了绝大的刺激，或做了不能挽救的错事，因此精神上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压迫他忘记过去。这种病假若找不出病源，很难医好。不过他只是忘记‘ 过去 ’，却没有忘记‘ 现在 ’，你不听他说，他还要回去想一想，他还能够想，就证明他灵根未断。这样的人，我们一点也不能强迫他，只能听从他的意愿。 ”

傅冒二人在谈论黄衫少年，黄衫少年这时果如傅青主所料，在苦苦思索过去。他只记得这三年来跟这山寨中人在一起的事，更远的就记不得了。他依稀记得自己好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日子，躲在大雪覆盖的山岭上，昏昏迷迷，忽然给这群人发现，当时有两个人持刀要杀他，他还能动弹，只一抖手，就用雪块打了那两个人的穴。后来那个叫做张一虎的人止住了众人，拿东西给他吃喝，就叫他跟随他们走啦。至于为什么躲在雪地上，却又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自己好像杀过一个跟自己最亲密的人，至于到底是什么人，却记不起来了。而且每逢自己思索过去，一想到这里时，精神就非常不安，非常痛苦，怎样也没法想下去他又想起跟随这些人奔跑，起初这些人盘问他的来历，盘问不出，恫吓他，他不理，那些人最初很失望，后来又很高兴，到什么地方，都安顿自己独住一间房子，而且总有人陪着，叫自己不要到处乱走，只碰到有武功很好的人和他们作对，他们打不过时，才叫自己出来帮忙。但自己因为非常不愿意杀人，也从未帮他们杀过人，只把来人打跑就算了。

他又想起最近这些人是常常讲起些什么“清廷”和“招安”之类的说话，但见他来时又不讲了。什么是“清廷”，什么叫“招安”，自己也懒得去想。今夜给这老人和少女点醒，才依稀又记起很久很久以前，似乎有人常常叮嘱自己要推翻清廷，驱逐鞑子出去。那个人似乎也是自己一个很亲的人。这样一想，“清廷”当然是坏东西了，“招安”是什么，自己不懂，但和清廷连在一起，大约也不会是什么好字眼。

不说黄衫少年过晚苦思不已，直到天明。且说傅冒二人深夜回到原来的酒店，只见黑压压的堆满了一屋子人，有些人没地方站，就在屋子外席地而坐。

张青原见傅青主有点惊诧，笑道：“来的这许多兄弟，都是我们在这里的人。”傅青主心想：沾益是一个荒凉的地方，他们能在指顾之间，纠集了这许多人，也真是难得。

当下傅青主将夜探六樟山的情形，约略一说，大队立刻起程，中午以前，便已赶到。只见六樟山顶，寨门大开，“五龙”带着数百帮匪，竟自迎了下来。傅青主张青原并肩而上，张青原展出“闯”字大旗（闯王死后，其部下仍以“闯”字旗为号），上前喝道：“我们与你五龙帮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故扣留我们兄弟？今日若然放出，万事皆休，否则不待大军到来，也可将你这小小的山寨，踏为平地。”“五龙”中的老大张二虎，见傅青主同来，倏然变色，听了张青原的话，圆睁双目，大声说道：“谁不知道你们是闯贼遗孽，你们吓倒别人，吓不倒我！”说罢又忿忿地横睨了傅青主一眼，狠狠说道：“你这老贼，欺我太甚！”把手一摆，唐五熊在背后一抖手便打出了三颗毒蒺藜，两颗奔傅青主，一颗奔张青原，傅青主横里一跃，大袖展处，将奔张青原的一颗先拍落，再回过身来，双掌往外一震，把两颗毒蒺藜都震了回去，李二豹大叫一声，急抖三节棍将反射回来的毒蒺藜打落。傅青主错步晃肩，索性冲入对方阵中，双袖飞舞，赛如两条软鞭，把“五龙”迫得手忙脚乱。

这时张青原带来的人，也和五龙帮帮匪混战起来，帮匪虽人数较多，但张青原的人都是精选的壮士，越杀越勇，五龙帮已镇不住阵脚，看看就要溃败。

就在此际，山脚下号角齐鸣，又上来了一彪人马。而“五龙”也连连大叫“黄衫儿！黄衫儿！”张青原正手执大刀，身先士卒，冲入阵中，忽见一个黄衫少年，双手空空，垂着头一直走出，好像饭后散步，凝思冥想什么事情似的，战场上兵刃交响，金鼓齐鸣，他都似丝毫未觉，而五龙帮匪，一见他出来，就两面分开。张青原大为诧异，不假思索，大斫刀扬空一闪就照黄衫少年头颅劈将下来，不料黄衫少年微微一闪，竟是一下子就抢了进来，也不知他用什么手法，只一照面张青原的大斫刀就给他抢去，黄衫少年随手将刀抛落地上，叫道：“你不要这样凶啊！”右手指扣住张青原脉门，左手握拳，便待打下。张青原也是李来亨手下一员勇士，不料转瞬之间就给黄衫少年制住。张青原带来的人，都不禁惊呼起来。正是：

两军方激斗，怪杰显神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　扑朔迷离　耐心详怪梦　寻幽探秘　无意会高人

张青原正在惊慌，忽听得一声清脆的女子声音：“你不要打，他是好人！”黄衫少年微微一笑，放下拳头，道声“得罪”，不理张青原，便迎将上去，张青原回头一看，见是冒浣莲持剑赶至。他弄得莫明其妙，吁了口气，随手打翻上来偷袭的几个帮匪，抢过一杆大枪，再杀出来，看他们两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这时山脚下那彪人马，大约有三五百人，也杀了上来，打着“大清平西王”旗号，原来领这支兵马的是吴三桂手下的一个裨将，原驻霑益县城，奉吴三桂命，代表王府来收编五龙帮的。这时吴三桂尚未正式举事反清，所以旗帜上仍然有“大清”字眼，冒浣莲指着那面旗说道：“你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？我没有骗你呀！”黄衫少年瞧得分明。又见五龙帮己分出人迎上去，拉着前面那个带兵官的马，打躬作揖，那带兵官大声呼喝，立刻指挥清兵，兜拿张青原的人。黄衫少年不禁勃然大怒。忽然飞步冲入阵中，五龙帮匪四散退让。片刻之间，他已冲到那个带兵官的面前。

那带兵官见五龙帮匪四下分开，一个少年怒目握拳，自阵中冲出，兵丁竟拦他不住，给他空手扑倒，又惊又怒，一提马僵，斜刺冲出，黄衫少年迅疾如风，几个起落，已拦在马前，睁目猛喝，如绽春雷，那马给他喝得前蹄踢起，人立起来，军官急忙一按马头，将长矛一挺，在马背上用力刺下。黄衫少年毫不退让，一伸手就接着长矛，喝声“你下来！”用力一扯，清军军官应声落下马。附近一员副将舍命扑来。黄衫少年又是一声大喝：“你回去！”左掌一扬，在敌人胸口上猛力一击，那员副将给震得躯体腾空，手中朴刀也脱手飞出。

黄衫少年挟着清兵统带，抢过朴刀，■嚓一声，将头割下。清兵和帮匪都给吓呆了，没人再敢拦阻，黄衫少年纵横战阵之中，竟然如入无人之境。

五龙帮五个首领起初听得黄衫少年声音，喜形于色。心想：援军已然赶到，黄衫少年又来。敌人再厉害也不怕了。过了一会，在后面用毒蒺藜助阵的唐五熊，见黄衫少年提着一颗人头，怒冲冲跑回。大喜叫道：“黄衫儿来啦！”李二豹急忙喊道：“黄衫儿，你快过来，对面这个老的是坏人！”黄衫少年右手一扬，一颗血淋的人头，飞入阵中，扑的一声，正打在李二豹面上。

黄衫少年掷出人头，凝身怒道：“你才是坏人！”李二豹骤出不意，给人头掷中，三节棍打出己不成章法。傅青主趁势抢进，长袖一卷，三节棍呼的一声给抛了出去。钱四麟从右面一拳捣来，傅青主更不回头，双袖向后一拍，使出“流云飞袖”中的“反手擒羊”绝招，只一拍就将钱四麟拍倒地上。同时他右脚也已飞踢出去，将李二豹踢出三丈开外，登时毙命。

“五龙”己去二龙，阵势顿时瓦解。以“五龙”之力尚敌不住傅青主，何况只余“三龙”？连逃也逃不了。赵三麒双手支地，全靠两腿发招，时间一久，已自觉累，这时正待翻转身来，给傅青主觑个正着，起腿横扫过去，喝道：“叫你也尝尝地堂腿滋味！”赵三麒两脚朝天，尚未翻转，给傅青主一腿扫去，两脚齐根截断，顿时变成了个血葫芦，在地上团团乱滚。

唐五熊发出最后三枚蒺藜，掩护退却。傅青主把袖一卷，露出双手，他练过“铁指禅”功夫，不怕蒺藜刺，皮肤不破损，有毒也无妨。只一捉，便捉住了两枚蒺藜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也接接它玩玩！”双手一抛，将两枚毒

蒺藜反打出去。第一枚与唐五熊打来的第三枚撞个正着，双双跌落，第二枚径取唐五熊上盘，其疾如矢，唐五熊虽然是使毒蒺藜的能手，却躲不开自己暗器。给蒺藜在肩头穿了一个大洞，惨叫一声，又是翻身倒地。

张一虎见势头不好，连忙逃跑。黄衫少年冷冰冰地拦在他的面前，张一虎急道：“你赶快帮我呀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！”黄衫少年面无表情，摇了摇头。张一虎往左一窜，脚未落地，黄衫少年身形微动，已自站在他的面前；张一虎再向右一窜，仍是脚未落地，又见黄衫少年冷冰冰地站在他的面前。张一虎发起急来，猛的双掌齐发，用足十成力量，向黄衫少年打去，他练就的是铁沙掌功夫，这一击力量何止千斤，黄衫少年举臂一挡，叫道：“你真的要打？”手臂一振，张一虎就似打在铁石上一样，竟给反弹出去。傅青主刚好赶上，一手捞着，顺势就点了他的软麻穴。

这时“五龙”已四死一伤，清军军官也给黄衫少年宰掉，清军和帮匪那里禁得住张青原等一帮人冲杀，满山奔逃，张青原等也不穷追，片刻之间，他们已逃得干干净净。

黄衫少年这时双手背在后面，自顾自的低头漫步，冒浣莲从后赶上，和他并肩而行，喁喁细语，好像是安慰他一样，黄衫少年抬起头来，眺望远方，虎目蕴泪，忽然又咧嘴傻笑，对冒浣莲低声说道：“你真好，我听你的话！”

傅青主瞧了一下，若有所感，不再理会他们，径自将张一虎放在地上，说道：“现在，我问你话，你若据实回答，我可以饶你一死。”张一虎喜出望外，道：“请说。”傅青主道：“在剑阁栈道的绝顶，住有一个黑瘦老人，你可知道他是谁？”张一虎诧然答道：“我连剑阁都没有到过！”傅青主喝道：“你这厮说的可是真话？”张一虎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骗你？”傅青主伸手在他背后一拍，用分筋错骨之法，弄得张一虎惨叫起来。这分筋错骨的手法，比什么酷刑拷打都厉害，受的人全身筋骨似欲寸寸碎裂，煞是难挨。张一虎叫道：“你叫我说什么？我实在不知道。”傅青主见他身受剧痛，尚说不知，又想以他的本事，就是走上黑瘦老人住处，恐怕也难办到。看来他确实不知黑瘦老人其人。但何以黑瘦老人临死，却殷殷以五龙帮为念，叫自己替他在五龙帮内找一个人，这人又究竟是谁？莫非就是黄衫少年。他又一掌打在张一虎肩头上，再喝问道：“这黄衫少年又是哪里来的？”一掌打下，张一虎忽然“哇”的一声，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，他为了怕受折磨，竟自咬断舌尖死了。

这时张青原等已聚拢了来，向傅青主道谢。问道：“傅老前辈可愿和我们到昆明去。”傅青主一想五龙帮之事既查不出来，到昆明去也可顺便访访凌未风和刘郁芳，而且还可以有助于李来亨，当下慨然答应。

就这样，傅青主、冒浣莲和黄衫少年都和张青原等一班人到了昆明。一到达，立刻就给一件意外的事情惊骇住了。

张青原等一到昆明，找着了李思永预先埋伏在昆明的人，这才知道事情已发生了变化。

李思永初到昆明那几天，游山玩水，和他们暗中还保持着联络。自第四天起，便音讯音然。十多天后在王府中“卧底”的人才探出，李思永和另外一个面带刀痕的男子，已经被困在王府之中了，张青原等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欲偷袭王府，势所不能；欲飞骑调兵，又是关山阻隔。

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又过了几天，王府中人传出消息，吴三桂最宠爱的孙子吴世瑶得了怪症，半身麻痹，不能起床，征聘各地名医，都束手无策。

傅青主一听，就背起药囊，径自投到平西王府应聘。

王府的管门，起先还不许他进内，傅青主索性自报姓名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傅青主医名满全国，真是谁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，吴　三桂也久闻其名，只是不知他除了是个名医，还是个武林侠隐。当下即刻延见，待为上宾。傅青主自称是仰慕滇中山水，所以不远千里来作壮游。适逢王府征聘名医，特来应试。

以傅青主的神医妙技，自然是药到病除，服了一剂，吴世瑶身子就能转动，五天之后，便如常人。吴三桂敬如天人，而傅青主又曲意奉承，因此不久就可以在王府自由走动。这时适逢保柱被凌未风挟着，同陷水牢，过了多天，看守的人报说，水牢里的人似乎已病了。吴三桂想要挟李思永结盟，自然不想他死，何况还有自己的爱将保柱在内。若请第二位名医去看，又恐防泄漏机密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傅青主适合，他既是国手，又是异乡人，即算知道机关，也无大碍。

就这样，傅青主藉行医为名，救出了李思永和凌未风等人，而且透过王府中卧底的人，预先约好黄衫少年和冒浣莲接应，把平西王府闹得不亦乐乎。

书接前文，傅青主和冒浣莲将前因后果，细细道来，剪烛清谈，曙光欲露，谈完之后，黄衫少年还是熟睡未醒。李思永先谢过傅青主相救之恩，再指着黄衫少年道：“此人身世，必有隐秘，可惜他一身武功，却得了如此怪症。当今用人之际，傅老前辈和冒姑娘可得把他医好才行。”傅青主笑道：“我也多谢李公子，李公子和凌大侠都已证实那黑瘦老人名叫桂天澜，只要知道这个老人姓桂，黄衫少年便有法子医了！”李思永诧然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个说法？”冒浣莲盈盈一笑道：“你不见他昨晚经过桂花树下，神情突感不安吗？后来吃桂花做的蜜饯，又突然发怒，将蜜饯扫落地上吗？”

傅青主拍掌笑道：“好姑娘，你越来越行了，我这点本领都快要给你掏去了！”说罢站了起来，捻了一张纸条，在黄衫少年鼻孔，撩了两撩。

黄衫少年轻轻地“唔”了一声，手脚颤动，傅青主对冒浣莲笑道：“我们都出去，现在要看看姑娘的医术了！”

黄衫少年动了几下，忽然直跳起来，叫道：“老虎！老虎！”冒浣莲盈盈走过，柔声叫道：“别怕，我在这儿。你发了什么恶梦？”黄衫少年用手轻拍头颅，睁大眼睛，四围一看，看见自己的两把长剑，堕在地上，惊骇地问道：“我真的和人打架了吗？我杀了人没有？”冒浣莲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没有！你从楼上走下来，在这里睡了一觉。”

黄衫少年定了定神，屋内灯光摇曳，屋外夜风低啸，冒浣莲盈盈地站在烛旁，一双如秋水的眼睛盯着自己。他又困惑地用手搔了搔头，问道：“这是不是梦？”冒浣莲笑道：“当然不是，不信你咬咬手指。”黄衫少年道：“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冒浣莲道：“我来告诉你你是谁！”

黄衫少年骤吃一惊，摊开两手叫道：“请说！”冒浣莲道：“你先把你做的恶梦告诉我，然后我才告诉你！”黄衫少年想了一想道：“好，我先告诉你。”

他说：“梦中我在一个大山中，山中有一棵桂树。”说到桂树，他面色苍白，歇了一下，再往下道：“树下有两只绵羊，一老一幼。突然间空中飞来了一只老虎，这老虎有翅膀的。这老虎很和善，和小绵羊玩起来啦。后来不知怎的，那老绵羊和它打架，老绵羊的角把老虎触得直退，那老虎飞了起来，张开大口就咬，样子非常可怕。我一颗石头打过去，把老虎的翅膀打断，

两只绵羊咩咩大叫。后来一阵狂风吹过，把桂树吹折，树干正正打中我的鼻梁，我就醒了！”

冒浣莲一面听一面想，听完之后，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听着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是不是怀疑自己以前杀过一个很亲的人，但却想不起这人是谁？”黄衫少年全身战抖，点了点头。冒浣莲道：“你不敢想，因为这人是你的父亲，你以为你自己杀了父亲！”

黄衫少年一听之后，面色大变，伸开大手，朝冒浣莲当头抓下。冒浣莲凝立不动，镇定地看着他，黄衫少年的手已触着冒浣莲头上秀发，以他的功夫，只要往下一抓，十个冒浣莲也不能再活。

冒浣莲微微笑着，定着眼睛看他。黄衫少年踌躇一下。冒浣莲缓缓说道：“但你并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！你赶快放手，别弄乱了我的头发，你再不放，我要生气了！”

黄衫少年吁了口气，突然像斗败的公鸡似的，颓然倒在地上，掩面啜泣。冒浣莲理好秀发，让他哭了一会，这才过去将手搭在他肩上，轻轻说道：“你起来，你想起了自己是谁吗？”黄衫少年随着冒浣莲的声音站起，说道：“还是想不起！我只是记起了我真的杀死了父亲呀！”冒浣莲说道：“我说你没杀死就是没杀死，你不信我的话？好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！”

冒浣莲坐了下来，在桌上取过纸笔，吮墨挥毫，不过片刻，便画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。画的是剑阁栈道绝顶处的景象。栈道之旁，有一奇峰突出，底下是两峰夹峙的幽谷。画完之后，掷笔一笑，对黄衫少年道：“你看看，这地方你可熟悉？”

黄衫少年“咦！”了一声，凝眸说道：“这地方真熟，我好像在那里住过。”冒浣莲又提起笔来，在突出的山峰间画上两株虬松，在松树下又添上一间茅屋。黄衫少年嚷道：“你画错了，这间茅屋靠近右边的松树，不是在两棵松树的中间。”冒浣莲道：“你对了，这地方你比我熟，我故意画错一点点，你都看得出来。”

黄衫少年这时也坐了下来，支头默坐。冒浣莲也不理他，再在茅屋前面画了一个黑瘦老人和一个红面老人。冒浣莲是一代才子冒辟疆之女，丹青妙笔，得自家传，画起来神似得很。画成之后，推了黄衫少年一把，叫道：“你再睁开眼睛看看，哪一个是你的父亲？”

黄衫少年睁大眼睛，只一看便跳了起来，冒浣莲叫道：“你静静，不要发慌！”黄衫少年面色大变，在这幅画侧站着，动也不动，好像化石一样僵在那儿。

良久，良久，黄衫少年突然指着图中的红面老人道：“我杀了这个人！”冒浣莲道：“他是你的父亲吗？”黄衫少年颤声说道：“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！”冒浣莲道：“哪会这样？”黄衫少年又指了指图中的黑瘦老人道：“这个人好像和我还亲，不过我一见到他的像，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好像是讨厌他。又好像是可怜他。”他掩着双目呻吟道：“你把画拿开，总之，我不想看见他，也不愿想起他。冒姑娘，你怎么认识他们？你又怎么好像熟悉我的过去？”

冒浣莲将他的手轻轻握了一下，用姐姐的口吻说道：“你听我说，你以为你杀死父亲，其实你并没有。你不愿想起那个黑瘦老人，其实你无时不想着他。你刚才发的那个恶梦，梦中的老绵羊就是他，小绵羊是你，有翅膀的老虎是红面老人。只因为你极力不准自己去想，所以他们在梦中化了形状出

来，你掷的那块石头，大约是颗暗器。”黄衫少年道：“那么桂树被风吹折，树干打中我的鼻梁又怎样解释呢？”冒浣莲道：“桂树也是代表那个黑瘦老人，他本来的名字就叫做桂天澜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大约你又爱他又恨他，所以他既像和善的老绵羊，又被风吹折，至于树枝打中你的鼻梁，那不关事。那是我和傅伯伯用纸条在你鼻孔撩了两撩，得出的幻觉。”

黄衫少年听了，做声不得。过了一阵，突然哭道，“除非你带我见着那红面老人，否则我不信他不是死在我的手上。”冒浣莲听了，秀眉深锁，想了很久，毅然说道：“好，我带你去。”她虽然没有把握能替黄衫少年找着父亲，但为了医好他，也不能不尝试了。

一个月后，在绝险的栈道上，又出现了三个风尘男女，迎晓风，踏残月，飘然的来到了剑阁之巅。他们正是凌未风、冒浣莲和黄衫少年。

他们是在大闹平西王府之后，和李思永等人分手的。李思永估计吴三桂的反清，就将发动，因此在脱险之后的第二天，就率众返回防地。傅青主、刘郁芳等也接受了李思永的邀请，到他军中暂住。傅青主临行前，悄悄将冒浣莲拉过一边，对她说道：“自你父亲死后，十多年来我和你相依为命，情如父女，但父女也不能一世相依。黄衫少年如未雕的璞玉，一旦恢复灵智，必将大露光芒。而且这人虽然在迷失记忆之中，心地也表现得极为纯厚。你好生照顾他吧！”他还指点了冒浣莲几个关于医治精神失常的法子，两人这才唏嘘道别。刘郁芳也悄悄地和凌未风道别，说道：“如果你帮忙浣莲姑娘，医好了黄衫少年之后，就赶快回来。我但愿有一天能和你到钱塘江看潮！也看看波涛冲去的往事。”凌未风怔了一怔，随即说道：“我并没有像黄衫少年那样失掉记忆，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。”刘郁芳两眼潮湿，不再言语，便即道别。

凌未风和冒浣莲都是一样的和自己平生最亲爱的人小别。可是冒浣莲离开了傅青主之后，和黄衫少年一道，却是神采飞扬，越来越像个成熟的少女了。爱情的光辉，消灭了她身世的阴影。凌未风内心却仍是非常沉郁，以前在王府水牢之中，他几乎就要说出他是谁，在此次临别之时，也几乎要对刘郁芳承认往事。然而他按捺住了。他喜爱自己倔强的性格，而此刻，却又有点憎恨自己倔强的性格了。

一路上，他总是跟在冒浣莲和黄衫少年后面，看他俩并肩而行。心中暗笑，自己所担当的真是个最奇怪的差使。傅青主和李思永是恐怕黄衫少年迷失理性，或者突然半夜梦游，会伤害了冒浣莲。所以要借重他的武功，以防万一。但现在看他们两人亲热的样子，凌未风心想，就是黄衫少年再迷失理性，全世界的人都不认识了，他还是会听冒浣莲的话的。而事实上，一路行来，黄衫少年也是一天比一天清醒，并没有闹过什么意外。

这天黄昏时分，他们到了剑阁之巅。黄衫少年双目炯炯发光，披荆觅路，很快就找到了那两株虬松交覆下的茅屋。他冲进屋内，屋内已阒无一人，他抚弄着屋内剩下的东西，一几一凳，一弓一箭，好像对这些东西都充满了感情。忽然间他嚎陶大哭起来，跑出屋外，指着下面的幽谷道：“我就是在这里杀死我的亲人的。我在这间茅屋里长大，那个黑瘦老人教我武功，他起初是我的父亲，后来忽然又不是了。莲姐姐，如今我回到故居了，我的亲人却在哪儿？你赶快给我找出来吧！”

冒浣莲以为他到了生长的地方，就会完全清醒，那料还是这个样子，正在踌躇，忽然凌未风走了上来，向幽谷一指……。

幽谷远处，有星星熸火，不是目力极好的人，根本就看不到。凌未风心想既有熸火，便当有人家，他站在峭壁边缘，俯视黑黝黝的深谷，脑子里突然闪过自己和楚昭南在云岗恶斗的一幕，两人也曾滚下峭壁，但却都没有毙命，剑阁栈道虽比云岗峻险得多，但若武功极好的人，又设使有人接应的话，滚下去也未必毙命。

他心念一动，回头看黄衫少年还是呆呆哭泣，神志迷糊。他对冒浣莲招呼一声道：“ 你伴着他，我下去看看。 ” 双臂一振，向幽谷下面跃去。

凌未风施展绝顶轻功，在跃下之时，已看准山腰突出的一块岩石，足尖一点，换势再跃，忽落在第二块石上，似这样，连换了十几次身形，才脚踏实地，到了谷底。

幽谷下怪石嶙峋，凹凸不平。凌未风点燃了火折子，四围察看，并无异状，正待向熸火所在走去，猛然间，一股锐风，斜刺扑来。凌未风惯经大敌，轻轻一跃，就避开了来袭的暗器，但手上的火折却给来人打熄。

凌未风大吃一惊，将火折掷在地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又是锐风斜吹，带着啸声，劲而且锐，凌未见听风辨器，腰肢一扭，一枚暗器，贴着身旁，倏然穿过，凌未风回身借势，一掌劈出，将第二枚暗器打落，再伸手向上一捞，把第三枚暗器，接在手中。

这三枚暗器打的都是凌未风致命穴道，在黑夜之中认穴奇准。凌未风双指一捻，只觉接着的暗器，形状甚小，内部中空有如耳环。凌未风喝道：“ 来者何人？昏夜之中，偷袭暗算，这岂是好汉所为？ ”

一个低沉阴恻的声音远远接着道：“ 你们这些贼子，昏夜之中，无耻伤人，还敢和我喊话，讲道义、论规矩？呸，你再接三枚。 ” 话声未了，又是三枚暗器，联翩飞来，凌未风仍用听风辨器之术躲避，不料这次来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法，竟是后发的先到，而且其声在左，忽的奔右，凌未风上了大当，只避过一杖，其他两枚都打中了穴道。

深林茂草之中，一个黑衣妇人长身而出，她以为凌未风己给打中穴道，厉声骂道：“ 小贼，叫你知道姑奶奶的厉害。 ” 那知话声未了，凌未风已是在她面前现出身形，三枝独门暗器亦已电射而出，喝道：“ 叫你这老贼婆也尝尝我天山神芒的厉害！ ”

那老妇人猛见三道乌金光芒，劈面打来，身子一摇，手中剑疾的向前一荡，只听得“　　” 的一声，火星飞溅，她顺势右足撑地，左足蹬空，头向后仰，想用“ 铁板桥 ” 身法闪过第二枝神芒。不料凌未风的手法也怪异之极，第一枝神芒飞来尚无异状，第二枝速度稍缓，刚飞到头上时，第三枝电也似的追上，两枝一撞，斜飞出去，老妇人施展惊人武功，半身悬空，头颅一旋，单足仍点地面，身子已转了一个大圈，方位立变。但饶是如此，还是给第三枝神芒，飞掠而过，打飞了头上的包巾，露出满头白发！

老妇人站了起来，心里说声“ 好险！ ” 再一看剑尖已给第一支神芒打缺了一个小口。她平生从未遇到如此强敌，又疑来的乃是仇家，身子平空飞掠，如怪乌一般，朝凌未风扑去，用的是五禽剑法，凌空下击，厉害异常！

凌未风倒提青锋，向后一纵，身方落地，未及回眸，只觉金刃劈风之声已到背后，他反手一剑，电光石火之间，与对方的剑碰个正着。两人都觉得剑尖嗡嗡作响，剑身颤动不休！凌未风心想，可惜我的游龙剑已换给了刘郁芳，要不然准能将她的兵刃截断；老妇人心想，可惜我的五禽剑法击下时未加变化，否则准能叫这小子挂彩。

凌未风横剑回身，急忙喝道：“ 先别动手，你是何人？ ” 老妇人 “ 呸 ” 了一声，毫不理会，唰！唰！唰一连几剑，剑剑直指要害。凌未风怒道：“ 我看在你是个老婆婆份上，让你几分，你以为我怕你不成！ ” 老妇人道：“ 谁要你让？ ” 手中剑左决右荡，竟如疾风暴雨，将凌未风罩在剑光之下。

凌未风身躯一摇，手中剑如风飘落叶，倒卷而上，他认得老妇人的五禽剑法，五禽剑法是剑剑取势，从上空劈刺下来，总之要使自己的剑压在敌人的剑上，若敌人要争取位置，则必被乘虚而入。凌未风剑法却刚好相反，剑剑倒卷上去，自下而上，寻击敌人中路，而每发一剑，都是天山剑法中的精妙招数。天山剑法本是集各家剑法之长，不拘一格。他使出这路专制五禽剑法的招数，却仍保有其他剑法之长，端的厉害无比。

但老妇人功力深厚，剑法虽稍逊一筹，凌未风迫切间也不能取胜。两人攻守劈挡，霎忽间拆了一百来招，凌未风刚刚化去敌人先手攻势，正想转入反攻。忽然间，只见山上两个黑影下来。一个银铃似的声音远远喊道：“ 凌大侠，你和谁打呀？ ”

凌未风叫道：“ 浣莲姑娘，你们也来了吗？这里有一个疯婆子，很是扎手，你们先别上来，待我和她斗完再说。 ” 他是恐老婆婆武功精强，暗器厉害，怕冒浣莲撞上，会吃了亏。

凌未风说话之间被老婆婆连攻了十数招，险象环生。老婆婆忽的一翻右腕，“ 旋风扫叶 ”，改变凌空下击的战法，一剑压下，顺势便贴地往凌未风右足内踝扫来，这记险招，狠辣之极，凌未风迫得回剑防守。老婆婆明是进攻，实是走势，凌未风回剑一挡，她已拔身而起，纵出数丈开外，愤然说道：“ 你们这班贼子，我们与你何冤何仇，几次三番前来缠绕？你想群殴。我们也有人奉陪。有胆的你追来！ ”

凌未风一听话里有因，飞身追上，大声叫道：“ 老婆婆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你把话说清楚！ ” 这时黄衫少年也已自山脚行来，大声叫道：“ 谁在说话？谁在说话？我来了啊！ ” 老妇人回身举剑，凌未风以为她又发辣招，一剑刺去，不料老妇人竟似呆了一般，只举剑平挡胸前，竟然不知转动，凌未风急急将剑掣回，只听得老妇人喊道：“ 是你吗？我的儿啊！ ”

冒浣莲本来是和黄衫少年在剑阁之巅徘徊，她见凌未风下去之后，久久不见回音。便拉黄衫少年下去。可是她没有凌未风的功力，靠黄衫少年的扶持，也只能运用峭壁换掌的功夫，一路爬下，不能像凌未风那样，径以绝顶轻功，片刻便到谷底。黄衫少年刚和冒浣莲并肩行入幽谷，忽听得老妇人大叫 “ 儿啊！ ” 全身颤栗，蓦然挣脱冒浣莲的手，飞奔上去，凌未风身躯一闪，黄衫少年整个身子扑去，老妇人手中剑当的一声掉在地上，伸开双臂，接着黄衫少年，哭道：“ 你怎么去了这么多年，也不想念我们吗？ ”

母子相逢，恍如隔世，良久，良久，黄衫少年才站了起来，冒浣莲已在他的身边，含泪微笑。黄衫少年忽然道：“ 这位是冒浣莲姑娘，妈妈，你看她多好！ ” 老妇人执着冒浣莲的手，问道：“ 姑娘，是你陪他来的？多谢你了。 ” 浣莲道：“ 伯母，他已清醒了！你带他去。 ” 黄衫少年道：“ 是啊！你带我去见父亲，你们也同去！啊，妈妈，那个红面老人是我的父亲吗？我那天没有杀死他吗？ ” 老妇人颤声急道：“ 没有！没有！你先见着他再说。 ”“ 啊！上天作弄得我们好苦啊！ ” 她掩着面，眼泪簌簌的直滴出来。

冒浣莲弯腰将她的剑拾起，递过去道：“ 伯母，你的剑！ ” 老妇人瞿然醒起，收泪说道：“ 是啊，我是该带你们去了，只怕贼子又来了呢！ ”

凌未风以尊长之礼见过老婆婆，连声赔罪。老婆婆拍拍凌未风的肩膊道：“啊！你们是一同来的，我失眼了。你的剑法真好，今晚再帮我们一个忙吧！”

凌未风道；“伯母，有事小辈服其劳，只管差遣好了。”老婆婆指了指黄衫少年道：“他爸爸受了重伤，我在这里服侍他，已三个多月了。这地方极其隐秘，不知怎的，最近竟常有生人到访，我曾以金环暗器，吓退过几个人。我一出手，这些人就飘然远去，也不知是友是敌。山谷中却常常发现符号标记。”凌未风道：“伯母刚才所说的贼子，就是指这些人吗？”老婆婆摇摇头道：“不是，这些人好像不是一批的，每次发现的都是一两位好手。也不像是白道的鹰犬。”凌未风道：“那么贼子是另外一批人吗？”老婆婆接着说道：“前昨两晚就不同了，竟然发现了清宫卫士光临荒谷！”冒浣莲道：“清宫卫士？哦，他们或者以为桂老前辈未死，再来到访，或者是访寻当日他们的四个同伴。”

老婆婆听冒浣莲提起“桂老前辈”，白发飘动，满面悲苦之容，哽咽说道：“他和那四个清宫卫士都已埋骨此地了！”说罢默然不语，黄衫少年这时忽然哭喊起来，说道：“我记起来了，桂、桂……”老婆婆抢着说道：“他是你的养父。”黄衫少年呆了一呆，两眼发青，直望着老婆婆。正是：廿年如一梦，身世最离奇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　叱咤深山　黄衣藏隐秘　纵横双剑　幽谷会群豪

老婆婆用袖子替黄衫少年抹了眼泪，说道：“这些事情，等下让你父亲和你说。”顿了一顿，回头对凌未风道：“前昨两晚，有几个清宫卫士竟自寻到我们石屋，第一晚，我和他父亲的徒弟，合力驱退。第二晚他们又来，竹君一个不小心，给他们用甩手箭，伤了左臂，幸好只是轻伤。哦，忘记告诉你，竹君就是他的妹妹。”冒浣莲道：“我认得令媛，她长得很美。”老婆婆拍拍脑袋说道：“我老糊涂了，刚才姑娘谈起当日之事，我就该想到。当日我虽然不在剑阁，但听竹君说起，有一位儒冠老者和一位少女当晚投宿，拔刀助战，把那几个卫士杀死，那少女想必就是姑娘了！”冒浣莲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那儒冠老者是我的伯父傅青主。”老婆婆诧然道：“啊，原来是当今国手傅老先生，江湖上群豪敬仰的‘无极剑’傅青主，当晚若不是你们，他的养父说不定要受许多凌辱才能死去。”

一行人边走边说，熘火已越来越现。猛然间，老婆婆飞身一掠，说道：“贼子果然又来了！”凌未风紧跟着转过一个乱石斜坡，耳边已听得叱咤之声，放眼看去，只见一个魁梧的黑影和两个卫士斗得非常吃力，凌未风大喝一声，两枝神芒抢在老妇人的金环之前，飞射出去，前面两声惨叫，一个卫士拔步飞逃，老婆婆金环出手，已自打他不着。

老婆婆当先奔到，只见一个卫士尸横地下，想是被神芒打死的。那魁梧汉子一把拉住老婆婆说道：“师娘，赶快回去看看师父。”

众人随着那魁梧汉子走进石屋，只见屋当中放着一张床，床的周围竖立着十多根柏木桩，当着正中的三根柏木桩已连根折断。床上睡着一个红面老人，床前有一个少女持剑守卫。石屋中还的着一个清宫卫士的尸体。

老婆婆一进去就问道：“不妨事？”少女道：“哎，不妨事，爸爸把这个贼子一脚踢死了！”这时黄衫少年也已冲入，少女一见，惊喜交集，拖着黄衫少年的手，大叫“哥哥！”黄衫少年应了一声，便甩开她的手，旋风般的向床上扑去，一把抱着红面老人，哭喊道：“爸爸，你没有死吗？”

红面老人刚才用力过度，小睡养神，这时一听叫声，倏的张开双眼，大声说道：“谁打得死我？啊！啊……怎么是你回来了！”他双目放光，蓦然跳起，跌坐床上，昏迷过去。老婆婆大惊失色，冒浣莲已抢在前头，张眼一瞧。将脉一抚，朗声说道：“伯母，他很快就会醒来，你们不要哭喊，他这是过于激动所致，并不碍事。”

那持剑少女这时已放好宝剑，拉着冒浣莲的手谢道：“姐姐，还记得我吗？多谢你两次援救我们。”冒浣莲道：“客气话不必多说了，看样子，老伯是半身不遂，刚才又曾与敌人激斗，是吗？”少女指一指地上的尸体说道：“也没有怎样激斗，这个贼人向他扑去。在柏木桩前阻了一阻，我的爸爸手肘支床，扑地腾起一脚，一连扫断了三根柏木桩，贼人也给震倒地上，死了。凌未风心中暗道：“这老人的下盘武功真高，怪不得桂天澜当日伤在他的腿上！”

大约过了一盏茶时刻，红面老人果然悠悠醒转，揽着黄衫少年痴痴看着。屋中的人屏息呼吸，冒浣莲眼角且有晶莹的泪珠。良久，良久，黄衫少年低声说道：“爸爸，你告诉我我的来历吧！”

红面老人面色倏地转苍白，招了招手，说道：“叫你妈妈先讲，她遣漏的地方我再说。”老婆婆颤巍巍地扶着黄衫少年，说道：“你的名字叫石仲

明……”红面老人忽然抢着道：“应该叫桂仲明。”老婆婆圆睁双眼，红面老人道：“我是要他念着他的养父。”老婆婆吁了口气，平静下来，这才接着说道：

“你的爸爸叫石天成，他和桂天澜都是你外祖的徒弟。桂天澜是师兄，他是师弟。你的外祖是五十年前的川中大侠叶云荪，我是他唯一的女儿。

“你外祖膝下无儿，把他们两人都看作儿子一般。我和他们同时习武。更没有什么避忌。他们两师兄弟十分要好，只是天成脾气暴躁，天澜却极沉静。我对他们都像兄弟一般，但天成直率，虽然暴躁，却和我更合得来。

“过了多年，我们三人都长成了，一天你外祖父悄悄问我：‘妮子，你也该有个家了，你实在对我说，他们两人你喜欢哪一个？’”

红面老人听得出神，痴望着老婆婆说道：“这段故事我也没有听你说过呢！”老婆婆对黄衫少年继续说道：“你外祖父问我，那时我还只像浣莲姑娘那么大，一个女孩儿哪里敢说。你外祖父自言自语地道：天澜人很老成。我忍不住插口道：就是太老成了，年纪轻轻，像个老头子啦！他又自言自语道：天成却是火爆爆的性子。我道：就是这一点不好！你外祖父哈哈大笑，说道：他两师兄弟，一先一后，恰好在这几天，都托人向我求亲。我正自决断不下，现在行啦！姑娘自己说出来。我羞得急急跑开，第二天你外祖父就收了天成的聘礼。”红面老人听到这里，咧开口笑了一笑，很是高兴！

老婆婆面色却很阴沉，叹口气道：“没多久，我就和你的爸爸结了婚，第二年生下了你，取名仲明。日子过得很快活，霎眼就是六年，桂天澜已三十出头，一直没有结婚。我们都住在你外祖父家里，仍然像兄弟姐妹一样往来，非常要好。你爸爸问他为什么还不结婚，他没有说。我有点猜到他的心事，却不便说。可是他对我却一点芥蒂都没有，更从来没说过半句风言风语。

“在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满洲兵早已入了关内，可是我们僻处四川，四川还是张献忠的天下，我们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，张献忠后来战死，他的部下孙可望和李定国仍然占着四川，满洲军队忙着收拾中原，也没有打来。我们就像住在世外桃源一样。到你五岁的时候，满清开始攻打四川，你爸爸的老家在川南，要回去迎接家人到川北去避难。那时我又有两个月身孕，当然不能随行。他临走时嘱托天澜大哥照顾我们，便放心回家。

“不料他去后还不到半月，满清的大军便涌进四川，交通断绝，百姓流离，你外祖暮年，惨遭大变，满洲军队尚未打到，他就死了，临死前叫天澜保护我们逃难。

“逃难的日子可惨啦，没吃没喝那是常事，住宿更是不便，有时许多人挤在一处，有时露宿荒野，天澜又要极力避嫌，偏偏我又怀着身孕，离不开他，那些苦处真是一言难尽。你的妹妹就是在荒野竹丛中产下来的，所以叫做竹君。

“满洲军打进四川后，连年混战，我们逃难两年，形销骨瘦，到处探访你爸爸的踪迹，都没着落。后来听得武林同道传言，说他已在兵荒马乱之中死去。我们兀是将信将疑。

“逃难的生活越来越苦，我携带你们兄妹和天澜同行，又极其不便，那时天澜和几百个比较壮健的难民，集在一起，商量去投张献忠的手下李定国。天澜顾虑我和你们兄妹，有些难民就告诉他道：李定国那里，设有女营，可以收容战士的眷属，但也只限于战士的眷属。他们都说道：在逃难中哪管得这许多，你们两人不如成了婚吧！”

老婆婆说道这里，又看了红面老人一眼。红面老人道：“你说下去吧，我现在明白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老婆婆叹了口气道：“咱们也是几十岁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忌讳，当着儿女的面，说个清楚也好。”换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当晚，天澜问我道：你的意思怎样？我想了好久，回答他道：天成音信毫无，儿女又都年小，逃难没吃没喝，河山又已残破，这日子也真难过。除了投奔李定国，恐怕也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啰！天澜道：本来我视天成和你，如同弟妹。在师门学艺时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对你有心。可是自你们成亲后，我早就死了这条心，为了怕天成起疑，我还处处防微杜渐。可是现在的日子迫得我们非在一起不可。我们江湖儿女，又不是孔夫子的门徒，你不在乎贞节牌坊，我也不在乎寡妇再醮，这些礼法，我们都不放在心上。妹子，我们撮土为香，禀告天成贤弟，求他谅解吧！

“事己至此，形势迫然。我和天澜都愿意结为患难中的伴侣，虽在逃难之中，我们也不愿草率，第二天对难友们一说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他们挖了许多可食的草根树皮，还幸运地打到了两只山猪，在小村镇找到了座无人住的砖房给我们做新房，有人还用木炭在门上写了两个大喜字。他们说，长年都在愁云惨雾，趁这个日子欢乐一下吧。等天澜大哥成亲后，给我们领头，到李定国那里去。

“谁知道事情就有这样巧，就在那天晚上，我们尚未圆房，你的爸爸就回来了！”

红面老人点点头道：“若不是那么巧，就不至有以后悲惨的事了。我和你妈分开后，到川南去接家人，在路上就碰到清兵，一路提心吊胆，专拣小路行走，那料到了家乡，我的家已成了瓦砾，家人全都死了，我悲愤之极，想投奔义军，但又念着妻儿，于是又折回头寻访。

“可是那时处处战火，地方糜烂，我找不到妻儿，只好随着流民走难，穿州过府，一面觅食，一面寻找你们。

“逃难逃了两年，仍是一点也不知道你们的踪迹。这一天黄昏，我和十多个难友也逃到那个小村镇。见另外一帮难民，兴高采烈，又唱又跳，非常奇怪，我找着一个人问，他说是他们的大哥桂天澜难中成亲。我急忙问新娘子是什么人。他说是带有两个儿女的寡妇，还听说是川中大侠叶云荪的的女儿哩！

“我一听后血液沸腾，心头火滚，扭转头便跑。我那时痛失家人，又经忧患，不如意事太多，本来暴躁的性子就更暴躁了，也不晓得想想别人的处境，只恨得牙痒痒的，自思：我尊天澜如亲哥，托妻寄子，他竟乘着我妻子在难，迫使成婚，贼子狼心，真不可恕！只因我和妻子一向极为恩爱，所以一听到此事，就把罪过全推在天澜身上。但停下一想，不知我妻子变心没有？

当晚我不加考虑，就夜探他们的洞房。”

红面老人停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还记得那是个月黑风高之夜，我满脸擦上煤烟，就去夜探他们的洞房，提防被认出。心想，看他们到底怎样？如果我的妻子是被天澜强迫成婚的，我就把这人面兽心的东西杀掉；如果是她自己愿意的，我就把他们两个都杀掉。

“我本想过了三更才去，但入黑之后，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怎样也忍受不住，远远瞧见那群难民贺客陆续走出新房之后，我就展开夜行术，到他们‘新房，外面偷听。

“这一听，更把我气得肺都炸了。我的妻子在里面吩咐孩子说：你记得

从明天起改叫桂伯伯做爸爸。她的声调一如平常，听不出有什么悲苦的感觉。我正想动手，忽听得天澜大叫一声有贼，我一怒就射进几枝甩手箭，我的妻子，也一扬手打出了几枚耳环，那是她自小练就的独门暗器！”

老婆婆面色苍白，接下去道：“那时我们做梦也料不到是你。我的苦楚在两年逃难中，什么也挨过了，要有眼泪的话，泪也流尽了。那时我们以为你已死去，就是不死，也难以生逢了。天澜对我好极，我既愿意嫁他，自然该叫孩子唤他做爸爸。料不到你突然到来，而且不分皂白，一扬手就暗器纷飞。我们只道你是坏人，因此我才用耳环打你的穴道。”

红面老人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不必讲了，现在我一切都已明白，那是我的过错。但那时怒火攻心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天澜纵身出来，我一照面就给他几记辣招。

“那料天澜功力比我深厚得多，几招一过，我就知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时你也跑了出来助阵，我是气愤之极，心想：好！你们两人既联成一气，今晚我只好忍辱逃跑，再在江湖投奔名师，练成绝技，怎样也得报夺妻夺子之仇！

“这时天澜避过我几记险招，大约已看出是同门家数，大声叫道：你是谁？快点说出来，以免自误！在他大喝之时，你一枚耳环，又取我的三里穴，还有未走完的贺客打来的石头和射来的箭。我闷声不答，脱下了身上的黄衫，那是你新婚后给我做的，我舍不得穿，那天晚上，特地穿上，想气气你的。可叹你竟看不出来。我脱下黄衫，展开铁布衫工夫，把石头羽箭，纷纷打落，但为了避你那枚耳环，缓得一缓，竟给两枝箭射伤，鲜血染在黄衫上。我把黄衫向天澜兜头一罩，大声叫道：有胆的，你把我杀了吧！他‘咚’的一声，倒在地上。我转过身便跑，以后你们怎样闹法，我都不知道了。”

老婆婆道：“那时我也听出了你的声音，整个都傻在那儿，等到清醒时，哪里还瞧得见你的影子？我只好把天澜救醒过来。”

老婆婆说到这里，大家都感到心头沉重，空气都好似凝结起来。冒浣莲轻轻叹口气道：“这都是因为战争！”老婆婆喃喃自语道：“是的，谁都没有错，错的是战争。是战争拆散了家庭，分离了好友，引起了误会，造成了惨剧。这笔帐要记在满洲鞑子身上！”

老婆婆缓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天澜醒来后，眼泪直流，过了许久，才对我说：妹子，天成还在人间，咱们无论如何也得寻着他，让你们家庭团圆。我当然也是这样想，可是天成火爆的性子，我知道得最清楚，这件事情，恐怕他至死也不会原谅我们。

“我们冷静下来之后，再从长计议。天澜道：事已至此，妹子，要委屈你，咱们还是做挂名夫妻吧，人海茫茫，天成一时难于寻找，逃难的日子，又实在过不下去，何况你还有两个小孩绊着身子，也只有先投奔李定国再说罢！就这样，我们带领着一群难民，投到李定国军中，我们表面上是夫妻称呼，实际上却以兄妹相待。现在我也不怕说出来，几十年来，我和天澜可都是玉洁冰清，没有过半点苟且之事！”

红面老人用袖子揩了揩眼泪，说道：“妹子，这个我早已知道了！”老婆婆看了他一眼，正待发问，红面老人却不停口他说下去道：“可是那时我却把你们恨透了。我仗着单身一人，无牵无挂，四处飘流。后来直走到回疆，在天山之南，遇到了也是万里投荒、隐身漠外的武当名宿卓一航，跟他学了九宫神行掌和鸳鸯连环腿两样绝技。当时我为了恨你们，发誓不再用你父亲传授的功夫。我也自知，若论到本门功夫，天澜和你都要比我高。”

凌未风这时插了句话道：“卓一航我小时候也见过，他是师父晦明禅师的好友。可惜我到天山没多久，他就死啦。”红面老人睁大眼睛看看凌未风，“噫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晦明禅师的关门徒弟。我飘流到回疆时，也听得晦明禅师大名。想跟他学剑，可是三上天山，他都不肯收我。后来给我磨得太多，才叫我另投名师，指引我去见卓一航。他老人家现在恐怕已近百岁大寿了。”老婆婆也点点头道：“怪不得你剑法这样厉害！算起来你这小伙子竟跟我们两老是同辈。”凌未风微微一笑，连道“不敢”！

红面老人继续说道：“卓一航是晦明禅师的好友，武功自然也是顶儿尖儿的人物。我学了七年，自信两种绝技已得真传。就赶回四川寻找你们报仇，这时四川早已被清军平定，只有李闯王的残部，还占在川滇边区。大劫之后，面目全非，亲戚故旧，半登鬼域，我怎样也找不到你们，也无从打听。后来辗转寻访，偶然听武林名手说起，剑阁绝顶，隐有高人，我猜是天澜，这才两番到来寻仇打斗！”

老婆婆道：“我们投奔了李定国后，不久便得到重用。天澜成了李定国的心腹爱将，我也帮着管理女营事务。本来高级将领是可以和家属同住的，但我们却自愿分开。李定国有一天问及，天澜把全部事情都告诉了他，李定国慨然说道：我必定帮你的忙，要令你们兄弟和好，夫妻重圆。他也真够义气，在军务繁忙中，还派人到处查访天成的下落，谁知天成竟是到了回疆呢！

“那件黄衫，那件我新婚后亲手所送给天成的杏黄衫子，我把它珍藏起来。衫上还染有天成的几点鲜血，我要把它留给仲明。仲明从小至大，我给他做的衣服，也都是黄色的，军中叫他做黄衫儿。有人奇怪问我，为什么总是做黄衫给孩子穿？我只是苦笑不答。这原因，我一直没有对仲明说过，我发誓要等他们父子见面后，才告诉他知道。天可怜见，今天他们父子到底是见着面了！”

黄衫少年听到这里，泪流满面，低低唤了一声“妈妈！”老婆婆用手轻轻抚摸他的头发，继续说道：“李定国初时占据川黔，力抗清兵，声势也很浩大，可惜夕阳虽好，已近黄昏，清军平定中原之后，兴兵三路，大举来攻，洪承畴、吴三桂等大汉奸都是满军的前驱，而张献忠余部的另一股主师孙可望忽然又阵前叛变，投降了满情。李定国一路败退，直给追到缅甸，在孟腊吐血而亡。临死前他在病榻上交代军务之后，将一封信交给天澜，说道：若你他日见着天成，将这封信交给他看吧！天成既是武林名家弟子，他不相信你，也该相信我！李定国是一军主帅，英风侠气，当时真可说是万流景仰。他的话一言九鼎，真难得他在临死前还没有忘记天澜的事！

“李定国死后，我们从缅甸回来，那时川省义军已全部瓦解。天澜叫我与他同到剑阁隐居。他说他以前曾奉李定国之命，到过剑阁几次，那里果木野兽很多，可以不愁生活。至于他以前去剑阁做什么，他没有说，我也没有问。”

红面老人接下去道：“我探出他们在剑阁隐居之后，就攀登栈道去寻找他们，那时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名唤于中，功夫也还过得去。我带他到剑阁，叫他在谷底等我，我是准备若万一不敌，埋骨荒山，也得有个人料理。

“我半夜到来，大出天澜意料之外。他要向我解释，可是我二十年来忍辱负重，积忿极深，哪里肯听他的话，一见面就用九宫神行掌的绝招打他，他被迫招架，我自以为学成绝技，胜券可操。不料他的功夫也没搁下。不但本门的大力鹰爪功已练得炉火纯青，而且学成了武林中的绝技‘绵掌’，比

我的九宫神行掌还要厉害！他与我过招时一味退让，可是，我却以为他内疚于心，所以才会如此，更是气愤，越发紧迫，准备与他同归于尽。我们越打越急，他一路退让，我一路进逼，看看把他挤到悬崖之边，忽然有人大叫天成，我凝眸一看，正是我的妻子和一个黄衫少年来啦！我情知这少年一定是我的儿子，他自小与我分离，我也不知他长得怎样，不禁呆了下来，迎上前去看他。不料他手一抖，发出三枚金环，他的暗器功夫，已全得母亲所授，劲道更是比他的母亲还要厉害！天澜跃起一拍，替我打落一枚，我失魂落魄，不知躲避，其他两枚，全都结结实实地打中了我，我闭了穴道挺住，还是十分疼痛！那时我悲愤之极，自思妻不以我为夫，子不以我为父，还合力谋我，我还在此做甚？一扭身就向悬崖跃下！耳边只听得我的妻子大声喊叫和儿子的哭声！”

红面老人讲述至此，话语一停，低低喘息。他的徒弟于中托了一盘果子过来。并倒了一杯山茶，递过去道：“师父，你吃点东西！”红面老人低低说道：“好徒弟，师父也亏了你，大家都吃点东西吧！”

过了一阵，于中接着说道：“我奉师之命，在下面接应，师父事先也没告诉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只说所找的是他平生唯一的强仇大敌，我在下面遥听师父在上面呼喝之声，一颗心卜卜地跳个不休，没多久，忽见师父从上面滚下，我急忙上去接着，幸好师父受伤不重，他一起来，就挥手叫我快走，星夜离开了剑阁。我问他，他什么都不说，只是要我和他一道，苦学绝技！”

老婆婆啜了口山茶，接下去道：“那晚我和竹君同睡，半夜醒来，忽听外面似有打斗之声，我本意是要死时才告诉孩子的，因为我不愿孩子纯真的心灵，蒙上阴影。所以他一直不知你是他的父亲。他一出手，天澜就大叫：这人是你的爸爸，可是已经迟啦！”

黄衫少年道：“我在剑阁长大，也觉得父亲神情有点奇怪，他们虽很和睦，可是晚上我跟父亲，妹妹跟母亲，十余年来如一日，日常相处，他们也都客客气气，和我小时在军中所见叔叔婶婶大不相同。可是我也绝未料到，里头有这样复杂的情节！那晚养父和妈妈流着泪将事情告诉我，俨如晴天起了霹雳，我也不知恨谁才好，我只能恨我自己！我迷迷茫茫，手提双剑，飞奔下山，养父在我背后，叹了口气，也不拦我。下山之后，我什么也不懂，也不知从那里找寻我真正的父亲。只是白天黑夜，无时无刻，都好像有一个声音，在耳边叫道：你杀死了你的父亲啦！我再也忍受不了，一天晚上我在荒野到处乱跑，自己折磨自己，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，没多久就昏倒在原野上！”

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外面有微微声响，老婆婆一指凌未风，未待开言，凌未风青钢剑已嗖的出手，轻轻一掠，似大雁穿出屋外。老婆婆道：“这声响未必是人，但有防备总好一点。有凌大侠在此巡视，我们可不必再怕小贼来骚扰了！”

黄衫少年继续说道：“我在雪地上昏迷了也不知多少时候，后来才给五龙帮的贼人救醒。以后就迷失了记忆，连自己的名字和来历都忘记了。”

冒浣莲道：“以后的事情我替你说吧。”她将遇见黄衫少年和怎样医治她的经过，一一告诉给老婆婆和红面老人，老婆婆又悲又喜，拉着她的手轻轻说道：“浣莲姑娘，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才好！”

红面老人也定睛看着冒浣莲，又啜了一口山茶，继续说道：“姑娘，我记起你来了，你就是那日在剑阁观战的人。听竹君讲，你还帮了我们大忙啦！

“你在剑阁那夜，是我第二次来找天澜算帐。事情也真有这样巧，竹君长大了，也像她的哥哥一样，用暗器伤了我。而我为了救她，又抱着清宫卫士，江湖以前闻名的巨盗‘八臂哪咤’焦霸，同堕深谷，我虽然把他杀死，但他也把我弄成残废。”

竹君一手轻掠头发，一手拉着冒浣莲的手道：“我当晚急痛攻心，自悬崖跃下，幸好我在深山长大，长日与猿猴为伍，虽不敢说轻功绝顶，但身手也还灵活，我翻翻滚滚，直下深谷，发现了爸爸已给于中师兄救醒，我就过去见他。那时他虽然伤重，见了我还是高兴得很，拉着我问长问短。我告诉他，十多二十年来我都是和妈妈睡在一起，妈妈怪疼我的。他听了喃喃说道：那么难道他们只是挂名夫妇？我也听不懂他说的意思。”

老婆婆暗暗点首，心道：“怪不得他刚才说早已知道。”红面老人尴尬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过了几天，仲明的妈妈回来了，那时我因为伤重，不能动弹，于中和竹君只好在谷中服侍我。她到了之后，才合力造起这间石屋。

“我们夫妻重逢，恍如隔世。她一路在我病榻边含泪诉说，我明白了一切，火气也都消啦！末后她还怕我不相信，拿出了一封信来。这封信是李定国临死前留给天澜师兄，叫他交给我的。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，他以一军主帅身份，担保天澜不是坏人。并证实天澜和她只是对挂名夫妻！”

红面老人说至此处，伸出手抚着黄衫少年的头发道：“要不是我还想着见你一面，那时我就直想了此残生！天澜师兄对我恩深义重，我却迫死了他！我实在不是人！儿啊！我要你今后改姓桂，就是为了报答他。你将来结婚生子，第一个算是桂天澜的，承继桂家香火。第二个才算是我的孙子，承继石家香火。儿啊！你要一世记着你养父对你的恩德！”

红面老人石天成与桂天澜之间的恩恩怨怨，至此大白，众人均不禁黯然神伤，唏嘘叹息！老婆婆忽然一手取过黄衫少年背上的行囊，解开一抖，抖出几件黄衫。红面老人叹道：“儿啊！这几年难为你了，亏你还能体谅你妈的苦心，虽然失了记忆，黄衫服饰还是未改。”老婆婆闷声不响，忽然拣出一件杏黄衫子，递过去道：“天成，你看看这件黄衫，可不就是当年我给你做的那件，上面还沾着你几点血迹！”红面老人接过一看，流下泪来。老婆婆道：“我们一直珍藏着这件衫，在仲明十八岁那年，才交给他保存，我们告诉他这是一件家传信物，将来凭这件衣服可以找到一个失散了的亲人。他当时很是疑惑，也曾发问，我们告诉他还未到时候，不必多问。这个孩子很听话，果然珍藏起来，你看他流浪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藏得好好的！”

红面老人把黄衫展开，三十年前的往事在泪光中摇晃，一时只觉万箭攒心！这件黄衫，现在已经陈旧不堪了，可是在他眼中，还像当年妻子新缝好交给他的样子。他忽然吩咐黄衫少年道，你把一枝点着的松枝拿来。荒谷无灯，石室中点着一扎松枝照明。黄衫少年如言取过一枝燃着的松枝，红面老人将黄衫在火上一罩，顿时燃烧起来，说道：“今日一家团圆，这不祥之物，再不要保存它了！”

众人望着黄衫在火中冉冉焚化，满怀凄怆，忽然冒浣莲叫道：“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”众人定睛看时，只见那件燃烧着的黄衫，忽然在火光中现出一幅图画，图中现出一道瀑布，在瀑布的尽头，水像珍珠帘子一样，挂在一个山洞前面。山洞石门紧闭，火光中还现出一行大字，“左三右四中十二。”众人诧异非常，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黄衫燃烧得非常迅速，霎忽之后，化为灰烬，冒浣莲将画默记心中，准备他日重绘。

红面老人莫明所以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冒浣莲道：“我听傅伯伯说过，有一种野草，烧成灰后，和水调匀，用来写字，字迹不显，但一经焚化，就露出来。有一些秘密的帮会，曾利用过这种野草，制成隐形墨水，来传达极秘密的信件。可是这种草很难找，用法也很少人知道。”

红面老人道：“上面的字，我认得是天澜师哥的，可是他这幅图却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婆婆也诧异道：“我也未听他说过。他自从到剑阁隐居之后，越发沉默，常常整天都难得说一句话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画的！”

不说众人在屋内乱猜，且说凌未风受老婆婆之托，仗剑在外面巡视。山谷中幽泉呜咽，萤火隐现，他想着屋中人悲惨的遭遇，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无可断绝。正思想间，忽见远处有两条黑影飞驰而来。

凌未风心中暗道：“这两人想必就是老婆婆所说的贼人，且看看他们的行径。”身子一伏，隐在草莽之中。这两人身法好快，霎忽到了面前，只听得其中一人说道：“闻说桂老头儿躲在剑阁，何以找不着他，只见一间残破的茅屋？”另一人道：“等韩大哥来就有办法了，就是怕他不来。说话之间，两人已离开凌未风四五丈地。凌未风暗暗搓着一小块泥土，团成小小的泥丸，双指一弹，正正打在后面那人的肩上，那人蓦然惊起，游目四顾，杳无人迹。这时恰值一阵风吹过，旁边一棵大树，飘下几片树叶。那人也是内家高手，起初以为是树上落下的泥上，继而一想，是树上落下的，自己不会感到一阵酸痛。他拍拍前面的人道：“并肩子站着，有线上的朋友来了！”前面那人回头说道：“陶大哥，你见了什么啊？”被唤做陶大哥的闷声不响，一掖衣襟，飞掠上树，正待瞭望，忽然足踏的那根树枝，又是■嚓一声，齐根折断。幸而他的轻身功夫很俊，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轻飘飘地落在地上，兀是张目四顾。凌未风不禁笑出声来。

这两人回声骂道：“是线上的朋友，请出来指教个三招两式，鬼鬼祟祟暗中捉弄，算什么英雄？”凌未风笑着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就在这里啊！谁叫你们看不见？”

这两人一个名叫八方刀张元振，一个名叫黑煞神陶宏，都是陕西的独脚大盗，论功夫倒不是庸手，只是轻功暗器之术，却逊于凌未风，这番被凌未风暗中考较，都很生气，一左一右，猛向凌未风扑来！

凌未风革掌护胸，凝身不动，左面的张元振一拳打到，他才突地沉掌横截，张元振微吃一惊，一记“手挥琵琶”，将凌未风的横劲化开。陶宏在右面骄指如戟，旋身扑进，伸指便点凌未风的“涌泉穴”。

凌未风侧身闪过，反手一点，也向陶宏腰间的“璇玑穴”点来，口中笑道：“你这厮也会点穴？”凌未风出手如电，陶宏含胸吸腹，虽未给真个点中，衣裳已给凌未风戳了一个小洞，趁势双指一钩，撕开了一大片。

陶宏往旁疾退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凌未风道：“你又是什么人？”张元振这时已看清楚凌未风脸上的刀疤，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你是不是名唤天山神芒的凌未风？”凌未风傲然说道：“你也知道我的名字？”张元振道：“你在西北混得好好的，何苦来趁这趟浑水？”凌未风听不懂他的话意，喝道：“什么叫做浑水？天下人管天下事，你们敢来欺负残废老人，我可不能不管！”

陶宏急忙抱拳说道：“凌大侠，你是说桂大澜残废了？我们不是他的仇人，他在哪里？烦你引见引见。”

凌未风未及答话，远处又有三人飞奔而来。凌未风一看全是上了五十岁

的老汉。张元振、陶宏二人作了个罗圈揖，说道：“ 罗当家、达土司和卢舵主都来啦。咱们合字的朋友，一瓢水大家喝啦！ ”凌未风一听，便知是绿林的切口，绿林中人在抢劫一票财物时，若碰到另一帮的也来拦截，如不想火并，就得答应“ 见者有份 ”，大家分赃。“ 合字 ”是指“ 同道中人 ”，“ 一瓢水 ”是指“ 财货 ”。凌未风十分诧异，这些人到荒谷中做什么“ 买卖？ ”

张元振指着凌未风道：“ 这位是西北游侠天山神芒凌未风。 ”那三人漫不经意地点了点头，张元振又对凌未风一一介绍道：“ 这位是在川北眉山安窖立柜的罗当家罗达，这位是石砥土司达三公；这位是青阳帮的舵主卢大楞子。 ”凌未风一听，知道这三人都是四川响当当的角色，自己在西北名头虽大，却从未到过四川，怪不得他们听了自己名字，也只等闲视之。但却不知何以一夜之间，竟有这么多位绿林高手到此，而且其中还有一位以铜筋铁骨闻名武林的外家高手达土司！

当下张元振又道：“ 这位凌大侠，是桂老头儿的朋友，他说桂老头儿残废啦，我们想请他引见。 ”后来三人齐声道好。凌未风本想将桂天澜已死之事告知，随后一想，却又忍住。心想他们既自称是桂天澜的朋友，且先带他们见石老太太再说。

且说红面老人和老婆婆等正在猜测桂天澜遗下的怪图。忽闻外面人声脚步声响成一片，老婆婆拔剑说道：“ 难道有什么贼子到来，连凌未风也挡不住？ ”她迎出屋外，只见凌未风一马当前，高声叫道：“ 石老太太，有几位朋友要来看你，他们说是桂老前辈熟识的！ ”

张元振和达上司听凌未风口叫“ 石老太太 ”，都觉诧异，他们唱了一个肥喏，说道：“ 桂老嫂子，还记得我们吗？天澜兄在这里吗？ ”老婆婆面色一沉，随即说道：“ 桂天澜已给清宫卫士害死啦，你们来迟一步了。我的当家石天成倒在这屋子内，只是他现在已是废人，可不敢请老朋友们进去！ ”说罢横剑在门口一站。

张元振和达上司，都是桂天澜和她在李定国军中之时，所认识的人。张元振是一股山匪头领，当时也听李定国的号令，达土司则曾有一次借路给李军通过，那次接洽借路的人正是桂天澜，那时她还是桂天澜的挂名妻子。

张元振和达上司听老婆婆这样一说，全都怔着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老婆婆另有一位“ 当家 ”。只疑她是说谎，可是见她横剑挡在门前，又不敢贸然就动手。要知道这老婆婆当年是李定国军中第一名女杰，五禽剑法，驰誉川中。达土司还不怎样，张元振己是有点心怯。正迟疑间，忽见远方又是一簇簇人影。

众人正凝视间，忽呼得青阳帮舵主卢大楞子道：“ 是石老嫂子吗？我叫卢大楞子，当年曾受过令尊的恩典，也曾叨扰过贤伉俪的一席酒，石大哥若在此处，理当容小弟进去拜见。 ”卢大楞子是峨嵋派的俗家弟子，少年时酗酒使气，得罪过两个极厉害的江湖人物，幸得石大娘的父亲川中大侠叶云荪出头排解，才告无事。经此一来，他的气质也改变了许多，因此对叶云荪很有好感。后来石天成结婚时，他也来作贺。自吃了那顿喜酒之后，一别二十余年，石大娘和桂天澜的事情，他就全不晓得了。

老婆婆重睁双眸，仍是横剑当门，瞧着卢大楞子道：“ 谢谢这位朋友好意，只是我们当家的已被清宫卫士弄成废人，昨晚他们还曾到荒谷搜查，打伤了我的女儿，我们当家的正等待这班鹰犬再来，可不愿连累朋友。 ”卢大楞子气冲冲道：“ 有这等的事？ ”

说话之间，远处的那簇人影，已到了石屋之前。老婆婆厉笑一声道：“你看，这不是卫士老爷们来了！”卢大楞子扭头一看，果然是五个穿着一色青衣服饰的卫士，散了开来，采取包围之势。

卢大楞子道：“我给你打发他们！”身形方起，却给眉山寨主罗达拉着道：“卢大哥，且慢，咱们别忙犯这趟浑水！”

这五个卫士中，有三个是大内一流高手，为首的叫王刚，曾以金刚散手名震武林，另外两人一叫申天虎，一叫申天豹，是两兄弟，以沧州洪四把子真传的吴钩剑法，称为武林一绝。又另外两人则是川陕总督府的卫土，一叫洪涛，一叫焦直，以前也是川中绿林人物，后来川陕总督网罗了去的。这两人此来是给王刚他们带路。

洪涛、焦直和罗寨主、达土司、张元振等都是相识，知道他们的武功不凡，当下对王刚说了一声，随即打招呼道：“咱们奉命捉拿钦犯石天成，其余不相干的人都没事。朋友们，借个路！”

卢大楞子暴声喝道：“这不成！”罗达却道：“大哥，别人正点子还没开腔呢，你急什么？”罗达、张元振、陶宏、达上司等，虽则是绿林人物，雄霸一方，可却只是普通的绿林道，与李自成、张献忠不可同日而语。他们只是啸聚山林，但求立足而已，因此与官兵素来河水不犯井水，有时还互相孝敬，各保平安。若要他们与大内卫士作对，包庇钦犯，他们可不大愿意，而且他们与桂天澜、石天成也没什么过命的交情。

老婆婆抱剑当胸，向卢大楞子一揖说道：“我老婆子多谢这位热心的朋友，可也不敢叫好朋友为难。我虽年老，还不含糊，我接下来好了，朋友们，请闪开！我要会一会这些皇帝老贼的狗爪子！”

老婆婆一展剑锋，飞身欲出。凌未风抢先一步，拦在前头，高声叫道：“老大娘，这几个兔崽子留给我吧，我有许久没有吃兔子肉了，你若手痒，我就留两个给你！”说罢，足尖一点，俨如巨鸟飞腾，掠起一阵风声，单身落在五个卫士的前面。老婆婆哈哈笑道：“好，我让你，你有胃口就全吃掉好了！”

凌未风单足点地，身子一旋，对蓄势待发的五个卫士，环扫一眼，冷然发话道：“这里的事情主人交托给我了，你们冲着我来吧！”洪涛面向群豪，高声说道：“你又不是正点，凭什么要替人挑大梁？朋友，咱们河水不犯井水，各管各的啊。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哪里不套个交情，我们认你是个朋友好了！”

凌未风说话十分冲撞，你道何以洪涛对他如此客气？原来则才卢大楞子那么一嚷，而洪涛又认得罗达、达土司等和他一路。只恐凌未风一出手，这些人会帮他。这几个人全是绿林高手，凌未风他虽不识，但只看他亮出的这手轻身功夫，就非同小可，自己这边五个人，若只对付石天成夫妇，加上他的女儿和徒弟，那是绰有余裕。但若群豪联起来合斗，可就讨不了好去。因此他虽闷着一肚子气，还是不能不套交情，说好话。他只道凌未风也是像罗达一样，乃是绿林人物，可以利用的。

那料他不说犹可，一说之后，凌未风猛然喝道：“放屁，谁是你的朋友！”他见洪涛望着群豪，亢声说道：“你们只冲着我一个人来好了！”说罢转过面对罗达等人说道：“列位朋友，若看得起我，请不要助拳，免得他们说我们以众凌寡。”

这时黑夜渐逝，曙色初开，晨光曦微中，大内卫士的首领王刚看清楚了

凌未风面容，忽然跨前一步，阴恻恻地道：“你这厮是不是凌未风？”凌未风傲然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王刚怪笑几声，向众卫士招手道：“你们看清楚了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山神芒凌未风，夜闹五台山，抢走舍利子，全有他的份。凌未风，别人怕你，我们可不怕你，你乖乖地跟我们走吧！”

原来楚昭南在云岗逃脱之后，回京报告，清廷把凌未风绘图造像，分发各地，列为头等钦犯。比较起来，他比石天成夫妇更为重要，清廷更欲得而甘心。王刚诸人无意之中，碰着了他，又惊又喜。王刚自恃金刚散手，平生无敌，他本想钻营禁卫军统领的地位，不料楚昭南回京后，康熙却把这位置给了楚照南，连副统领张承斌都升不上去。王刚大为不服，早就想找机会斗斗凌未风，间接煞住楚昭南的气焰。

凌未风冷笑一声，青钢剑拔在手中，剑尖一指，正待发话，猛听得背后有人高声喝道：“凌大哥，留下我的一份！”屋中一人，手提双剑，旋风也似的飞奔出来，此人正是黄衫少年桂仲明。

凌未风将剑抛起接下，嘻嘻笑道：“他是石老前辈的公子，他可就是你们要找的点子之一，他这一来，我可不好意思独吞王刚板着面孔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既然替石老儿出头接着，那就划出道儿来吧，你两人若输了又怎样？”

桂仲明说道：“我若输了，全家让你们拿去！”凌未风笑道接道：“连我也算在内。”卢大楞子在旁插口道：“这不公平，还没有说他们输了又怎样？”凌未风道：“这可不必说了，反正他们逃不出去。”

王刚怒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们有多大本事，敢如此目中无人？咱家不惯耍嘴，外面见真章去！”洪涛却道：“且慢，我们虽说是捉拿钦犯，大家可都是武林中人，我要请在场的罗大哥、达土司等做个证人，这规章可是他们自己定的，免得各位大哥说我们以强欺弱，以大压小。”洪涛终是顾忌在场的达土司诸人，恐怕他们会帮凌未风，因此拿话先压着他们。既然他们做证人，他们当然就不能出手。

卢大楞子哼了一声，罗达抢着说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我们也想开开眼界！”凌未风抱剑一揖说道：“承各位看得起我，两边都不助拳，那好极了！石老大娘，你也不必来了！”老婆婆仍是横剑当门，高声说道：“我来干什么？我老婆子信不过你，还肯把全家大小付在你的身上？你们要打，可就快打，要离开远一点打，我当家的养病，不许你们在这里嘈吵！”

凌未风哈哈笑道：“你们听见没有？老大娘不许我们在这里打，外面山谷宽阔，咱们外面打去。”王刚把下一挥，五个卫士同时向外面谷中盆地跑去。申天虎悄悄问道：“他们会不会逃跑，敢不敢跟来？”王刚道：“那不会。”申天豹回头一望道：“王大哥，这可说不定，他们现在还未起步呢！”

二申陡的凝步，正待喝骂激将，猛然间，只见两条黑影，快如闪电，直扑过来，还未看清，已觉衣襟带风之声，拂面而过。王刚身形骤起，疾如飞鸟，往前便追，申家兄弟也猛的醒起，急忙飞跑。

二申转过山拗，刚到盘地，只见那两条黑影己立在当中，凌未风单剑平胸，桂仲明双剑交错，冷冷笑道：“卫士老爷们，这几步路，你们都走得这样慢！”二申又惊又恼，知道这是敌人故意较量他们。心里骂道：“你们别狂，轻身功夫算得什么？等会叫你尝尝咱们的吴钩剑法的滋味！”

过了一会，罗达等人也己到齐，其中还多出一位红衣少女，一对秋水盈盈的眼睛，注视着黄衫少年桂仲明。

这红衣少女正是冒浣莲，她腰悬宝剑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夺命神砂。她本

意是想出来助阵，但一跨出门，老婆婆就告诉她，如非敌人伤害她，千万不能出手，免得损了凌未风的名头，因此她也杂在群豪之中，两眼紧紧盯着桂仲明。王刚突见多出一个少女，又见她这副神情，不觉瞧了她好几眼。

这时朝日初升，晓霞映照，幽谷中的巉岩怪石，豁然显露，群豪和冒浣莲箕踞作壁上观，在凹凸不平的山谷盆地中则两阵对圆，剑拔弩张。正是：荒山剑气冲牛斗，万木无声待雨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　一女灵机　桂仲明无心获宝剑　群豪慑服　凌未风赌技夺黄金

凌未风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们想怎样打法？是并肩子上呢？还是一对一的车轮战？”王刚在群豪之前，不甘示弱，高声答道：“我众你寡，由你们先划出道来吧！”凌未风剑眉一扬，说道：“请在场的武林前辈一言！”卢大楞子道：“凌大侠这边两个人，以二敌五，那不公平，顶多每边只能出两个人，是联手或是独斗，悉听尊便。”

王刚听了，正想派申家兄弟叫阵。川陕督府的卫士焦直、洪涛已抢出来，高声叫道：“我们久闻石老前辈武功精强，想请教他的公子几招，凌师父要上来也可以。”这两人颇工心计，他们自知武功不及大内高手，又怕被人轻视，因此一上来就拿话扣着凌未风，指名索战黄衫少年。他们是说“凌师父上来也可以”，但他们知道以凌未风的名头，一定不会听了这种似迎实拒的话后，还来和他们相斗，而黄衫少年，他们却并未放在心上。

凌未风淡淡一笑，果然按剑不动。黄衫少年桂仲明，哈哈大笑，手提双剑，满不在乎地就上前去，叫道：“发招吧！你们两人那值得我大哥动手！”

焦直使的是一对方天画戟，在川陕督府之中，武功第一。见桂仲明懒洋洋的不立门户，乘他说话之际，突地双戟一分，“指天划地”，戟上白森森的五寸多长的鸭嘴尖锋，呼的刺向桂仲明左臂。洪涛使一柄花鳞紫金刀，一个搂膝绕步，转到桂仲明后侧，顺势疾展刀锋，横斩敌手后腰。前后夹攻，想一下子就把桂仲明置于死地。

桂仲明陡地一声大喝，如晴天起个霹雳，舌头绽出春雷，右剑向上一抬，只听得■嚓一声，把焦直方天画戟的鸭嘴尖锋，登时截断！他头也不回，左手往后一撩，搭着了洪涛攻来的刀锋，顺势一推，洪涛只觉一股大力压来，二十八斤重的大刀几乎脱手飞去。焦直急忙叫道：“洪二弟，你走左面偏锋，上！”他一对方天画戟，抡转如风，使出许多花招，拼命架住桂仲明的双剑。

这是桂仲明自灵智恢复之后，第一次与强敌相斗。他见冒浣莲倚着岩石，笑盈盈地望着他，精神大振，双剑施展开来，精芒电闪，不过一会，焦直、洪涛二人就全被剑光裹着。罗达等人，在旁边看得目眩心惊，料不到石天成的儿子，也有这样的功大！

又过了一会，桂仲明已看出焦直的戟法全是花招，不敢和自己硬碰，哈哈大笑，觑准来路，一招“巧女穿针”，闪电般地刺将出去，焦直右腿往后一撤，左戟一晃，“举火撩大”，右臂一沉，“白鹤掠翅”，右戟向下一兜一扫。右戟主攻，乃是虚式，左戟主守，方是实招，不料桂仲明那招也是虚式，焦直左戟一抬，他就疾吐疾收，步法一变，身形一挫，倏变为“猿猴摘果”，连挑带刺，青光一闪，挑裆刺腹，猛下杀手！焦直大叫一声，双戟同时回救。桂仲明一声大喝，剑光起处，把一枝方大画戟劈成两段，右腿起处，又把一枝画戟踢上半空。惨叫声中，焦直的一条手臂己与身体分家，桂仲明一腿把焦直水牛般的身躯横扫出数丈开外，刚好撞着岩石，眼见不能活了。

这几招快如电光石火，待洪涛看得清楚，急忙后退，已来不及。桂仲明腾空一跃，好似平地飞起一头巨鹰，向洪涛当头罩下，洪涛紫金刀往上一招，哪挡得住！只听得咔嚓一声，手腕先断，身子也跟着被劈成两边。这是五禽剑法中的绝招，名为“苍鹰扑免”，都是他母亲所授。

王刚等三个大内高手，虽看不起这两个川陕督府的卫士，但也料想不到

只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两人就都了结，而正点子凌未风还未出场。王刚眉头一皱，正待亲自出场，用金刚手法硬抢桂仲明的双剑。只见申家兄弟二人，己联袂而出。桂仲明双剑一立，严阵以待。凌未风高声叫道：“桂贤弟，你已够本有赚了，这两个让给我吧！”

申家兄弟的吴钩剑法是沧洲洪四把子的真传，乃是两人合使的。申天虎使一对护手钩，用以锁拿敌人刀剑，守中带攻；申天豹使一柄长剑，则完全是进手的招数。这对兄弟的吴钩剑法，所以称为武学一绝，乃是因为他们攻守配合，恰到好处。三十年来，弟兄出手，从未落过下风。就是在京城之时，楚昭南和他们比试，用尽功夫，也只是勉强打个平手。

凌未风久历江湖，见多识广，深知沧洲洪家的吴钩剑法的厉害。一见申家兄弟的兵刃和联袂出场时的身形，就知是洪门弟子。他恐怕黄衫少年武功虽强，但经历尚浅，不懂应变，因此急急赶上，替回了他。

申家兄弟立好门户，喝声：“接招！”申天豹的一口长剑便向凌未风胸前扎去。凌未风知道他们一攻一守，专找破绽，微微一笑，兀立如山，待得申天豹的剑尖刚一及胸，身子突然遥动，手中的青钢剑“当”的一声便荡开了申天豹的剑尖，望都不望，反手一剑，又恰恰把申天虎攻来的双钩格过，他拿捏时候，恰到好处，申家兄弟都吃了一惊，三人一触即分，斗鸡似的互相盯着。达土司三十年前见过洪四把子吴钩剑表演，悄悄对卢大楞子说道：“这是碰到极强的对手时，才会如此。这两兄弟是想等凌未风先发招，才找他的空门进击。看来这个‘天山神芒’敢情真有点本事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凌未风大喝一声，青钢剑一震，向申天豹横扫过去，剑尖颤动，寒光点点，如浪花般直洒下来，申家兄弟布成犄角之势，双钩一剑，攻势也是有如暴风骤雨。剑光电闪，钩环山响，打得难解难分！

斗了一百余招，申家兄弟额头见汗，凌未风仍是神色自如，旁边的人还未看出什么，王刚已知不妙。双掌一错，奔了出来。高声喝道：“两位兄弟请退，待我领教一下凌师父的剑招。”

申家兄弟拼命疾攻数招，掩护撤退。凌未风蓦地一声长笑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要认输也不行！”剑法一变，翻翻滚滚，申家兄弟只觉冷气森森，寒光闪闪，四面八方全是凌未风的影子。

王刚奔出阵来，见三人仍是苦斗不休，剑光挥霍，剑气纵横，哪里插得进去？而且两方有言在先，以二打一已是有失面子，自己再插进去，纵能打胜，也今天下英雄齿冷。何况王刚乃是成名人物，以金刚散手，享誉三十余年，在各路高手之前，更不欲为人所笑。

王刚正在踌躇，忽见对面的黄衫少年桂仲明，缓步而出，高声叫道：“凌大哥没空和你打，我来接你几招。”王刚正苦无法下台，见他出来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拔剑吧！”桂仲明道，“小爷不先亮兵刃，你的兵器呢？你要单打独斗，我就让你先进三招。”王刚哈哈大笑，心想这少年一定是未曾出道的雏儿，自己以金刚散手名震武林，从来不用武器，他竟然叫自己取出兵刃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当下双手一摊。笑得前俯后仰，说道：“你问在场的叔伯，几时听见我王刚用过兵刃？你尽力双剑斫来吧，看我接不接得住你？”

桂仲明面一沉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笑得早了点儿，见过胜负你再笑吧！那时你笑得出来算你好汉。好！你既然不用兵刃，小爷也空手接你几招。”说罢把剑拔出，猛然掷向山崖，登时碎石纷飞，两口剑直没到剑柄，说道：“现

在，我身上也没了兵器。你放心了吧？咄，你还不进招是何道理？你到底想不想打？”

桂仲明亮了这手，旁观的群豪都大吃一惊。他们虽见过桂仲明斗焦直。洪涛的武功，但他们都知道王刚的厉害，他们想桂仲明仗剑相斗，还未必得胜，如何这样狂妄自大，小小年纪，竟要赤手空拳对付武林的成名人物？

冒浣莲见群豪窃窃私语，面露骇容，又见王刚出场时的声势咄咄迫人，知道此人必是五个卫士之首，定有非常的武功，不觉向前移了几步。卢大楞子以为她是石天成的女儿，轻声叫道：“你把你的哥哥叫回来吧，这人外家功夫登峰造极，金刚散手，天下无对。让凌大侠和他打，也许可以招架得住。”冒浣莲听了，先是一惊，听完了心头反而稍宽了。她想：桂仲明的功夫比凌未风的功夫差不了多少，这人说凌未风招架得住，那他纵最本济也可以支持一些时候，那时凌未风早已把那两个家伙收拾了。但，虽然如此，冒浣莲还是心头鹿撞，正所谓情非泛泛，份外关心，不知不觉地仍然一步步移近斗场。卢大楞子虽然发觉，但想：让她出去，待事急之时相救也好，反正那边大内高手都已出齐，若她上去帮黄衫少年，也只是三对三，不算犯了规章。

王刚听得桂仲明叫他先行发招，怒不可遏，心想：我一掌下去，不把你打成肉酱才怪。桂仲明懒散散地又“呸”的一声道：“还不动手，等你交代后事吗？”王刚怒吼一声，伸开蒲扇般的大手，掌挟劲风，一掌便向桂仲明太阳穴打去。桂仲明身躯一闪，轻轻避过；王刚左掌随发，桂仲明再退三步，仍然闪开。王刚蓦然向前一跃，双掌化拳，“二鬼拍门”，猛地夹击桂仲明双颊，这招急如星火，卢大楞子惊叫起来，冒浣莲一颗心突突跳动，闭了双目，不敢再看。在场的各路高手，都以为桂仲明必遭毒手，不料桂仲明身法奇快，间不容发之际就在王刚拳头之下钻了过去，大声叫道：“我说要让你三招，你看是不是？”

原来桂仲明自幼跟随义父桂天澜，练习大力鹰爪功，大力鹰爪功和金刚散手是同一路数，他听义父说过，这类硬功夫讲究的是一鼓作气，连环猛扑，最怕是强攻不下，消了锐气。桂仲明又仗着自幼在剑阁绝顶之处长大，整日与猿猴为伍，天生就一副绝顶的轻身功夫。因此故意拿话来激王刚，连避三招，挫折他的骄焰。但肩头还是给王刚的拳风扫着，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

王刚却不知桂仲明也受了挫折，见他连避三招，果然锐气大折。又惊又怒。当下再不敢轻敌，左掌护胸，右掌又是“呼”的一声向桂仲明胸口打来。他用的是金刚散手中的“排山运掌”的功夫。桂仲明只觉一股大力向胸前击来！

桂仲明奋起神威，凌空扑起，运大力鹰爪功，朝王刚劈面抓去，两人碰个正着。桂仲明大喝一声，十指如铁钩一般，抓着了王刚的手腕，王刚双掌一翻，用金刚散手中的“摔”字诀，掌背向上一挥，桂仲明身子悬空，在运力上先吃了亏，他第二次使出怪招，竟以五禽掌中绝险的身法，悬空向后一仰，左脚一个“蹬脚”蹬到王刚胸前，疾喝一声“起！”王刚用力一挥，桂仲明双手一松，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向后倒翻出数丈之外。在桂仲明使出怪招之时，王刚也迫得矮身躲避，虽闪过胸膛，左胯还是给结结实实踢了一下，同样在地上滚出数丈开外。

桂仲明落地一看，自己给王刚反掌一挥，指尖碰着的地方，已是皮破血流；王刚站起一看，手腕上也如同给火绳烙过一样，烙起十条红印。两人都极为骇异，料不到对方功力如此深湛！

两人虽各吃了对方的亏，但在旁观的人看来，桂仲明是以绝顶的轻功解开险招，而王刚却要滚地闪躲，明明是王刚输了一招。各路高手都不禁啧啧称奇，先前瞧不起桂仲明的，而今都刮目相看。

王刚自成名以来，从未碰过如此劲敌，绝料不到会在一个“后生小子”手底，折了锐气。他这时已不敢急于求胜，抱元守一，调好内力，以金刚散手的厉害招数，带攻带守，与桂仲明的大力鹰爪周旋！

这样一来，形势顿时逆转。本来论功力两人都差不多，桂仲明天赋极高，王刚则火候老到，但王刚横行江湖三十余年，手底下不知会过多少英雄好汉，经验之丰，远非桂仲明可比。一“稳”了下来，立刻以避实击虚、专抢空门的战法，迫得桂仲明转攻为守！两人都是掌风虎虎，掌到即收，不敢把招数用老。在高手看来，虽然身体并未接触，可是却比刚才的险招，还要令人怵目惊心，只见地上沙石纷飞，掌风所到，附近的树叶都簌簌落下。

战到分际，桂仲明渐感处在下风，突然大喝一声，双掌疾发，两人都给对方掌力震退数步。桂仲明趁势一缓，待王刚再扑来时，掌法突然一变，掌风发出好似没有以前凌厉，但每招每式，都是含劲未吐，王刚偶尔掌锋触及，只觉对方的手是软绵绵的，然而却又有极大的潜力向自己反击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便用足精神，以平生绝技与桂仲明相斗！

桂仲明这手是绵掌的内劲配上鹰爪的硬功。原来他的义父桂天澜除精于本门的大力鹰爪功外，又以二十年的苦功，熟悉了内家绵掌。在武林中二者兼修，而又具有上乘功力的，只他一人！

这时，凌未风和申家兄弟，也正打得火炽异常。凌未风一剑快似一剑，将申家兄弟迫得满头大汉。二申也施展出平生所学，所使的尽是吴钩剑法的精妙招数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招招都是毒着。但饶是如此，到底还是落在下风。凌未风的剑法是海内第一名手所授，精微超妙之处，实出一般人意料之外。

凌未风以天山剑法，恶斗申家兄弟号称武林绝学的吴钩剑，本来是武林中旷世难逢的比剑，但自桂仲明一出，群豪反而把他们冷落了。卢大楞子叹口气道：“这样的比剑真是人生难得几回看！只可惜今日好戏连台，那边的比掌，更是武林的奇迹，真恨不能多生一对眼睛！”

正当各路高手屏神静气，注目桂、王恶战之际，凌未风和申家兄弟，已到了强存弱亡，生死立判的地步。申天豹正使到一招“横江截斗“，拦腰一剑，想阻止凌未风连绵不断的攻势，那料凌未风“嘿嘿”两声，身随剑走，迅逾狂飘，右手剑一翻，青光闪处，剑光已向申天豹颈项勒下。申天虎双钩在凌未风背后疾上，凌未风身子一拧一旋，申天虎双钩扑空，未及变招，已给凌未风一掌击中前胸，与此同时，申天豹亦给凌未风的青钢剑自后心直透前心。

凌未风在衣襟上揩掉剑锋的血迹，旋首四顾，弹剑长啸，山鸣谷应，回声悠悠。群豪相顾骇然，王刚更是大惊失色。

这时桂仲明愈斗愈勇，绵掌与鹰爪连环运用，双掌起处，全带劲风！王刚已是无心恋战，忽使狡计，虚晃一招。桂仲明掌如刀削，直劈下去，快若流星。王刚突然左肩向前一撞，“蓬”的一声，吃了桂仲明一掌！他也乘势身向前倾，五指如钩，擒着了桂仲明右腕，用手便扭。王刚竟是拼着肩受掌伤，企图败中取胜，施展金刚手中最厉害的擒拿手法，想把桂仲明活擒，挟作人质。他见申家兄弟两人合攻，还是丧在凌未风剑下，自知不是敌手，因

此想拿着桂仲明来要挟凌未风。

哪知佳仲明虽因经验尚浅，中了敌人诱敌之计，但到底功力深厚，临危不乱，右臂一振，硬如铁棒，虽然挣不脱手，王刚也扭他不动。他左手也不闲着，一个冲拳，又是“ 砰 ”的一声，击中了王刚下巴，王刚“ 哇 ”的一声，满口鲜血，直喷出来，两排门牙，全被震碎，痛彻心肺，右手不能不松开来，向后倒翻出去！

冒浣莲因关心过甚，一步一步，移近斗场，当桂仲明遇险之际，她竟然不顾一切，飞纵上来，王刚一个倒翻，站起来时，恰与冒浣莲劈面相逢，心中大喜，右手一抓抓去，冒浣莲迎面就是一把夺命神砂，王刚毫不躲避，粒粒都嵌入皮肉之内，他冲着神砂，仍是飞身扑去，一抓抓下，将冒浣莲整个身躯，当成兵器，抡了起来，四面一荡，桂仲明手扣金环，正想发射，投鼠忌器，迫得又放了下来，飞身追去，在王刚背后，大声叫道：“ 你把她放下，我饶你一死！ ”

王刚连连狞笑，发力狂奔，桂仲明在岩边顺手拔起双剑，旋风飞扑，凌未风挺身追上，各路高手，也不自觉地跟上来，但看着王刚凶狠的神情，没一个人敢于出手。

瞬息之间，已追出两个山拗，前面豁然开朗。这时朝阳普照，众人猛听得水声响若郁雷，山顶一条瀑布，如白练般直冲而下，在谷底汇成一个水潭，水潭边有一个山洞，瀑布给周围岩石，激起一大片水花，山洞之前，就似挂了一幅水帘，朝阳辉映，幻成七色的彩带，奇丽无俦！但众人谁也无心赏玩风景，大家都不发一言，只顾前追！

凌未风身法疾迅之极，早已越过群豪，这时已追上了桂仲明，与王刚相距不远。也拍一拍桂仲明肩膀，低声叫道：“ 你且闪开，待我救她！ ”桂仲明如言往旁一闪，只见凌未风右手一扬，三枝天山神芒，电射而出。桂仲明大骇叫道：“ 你做什么？ ”要想阻止已是阻止不及！

王刚自以为挟着冒浣莲掩护，万无一失，那料凌未风的暗器手法，神妙异常，三枝天山神芒全是虚发，王刚舞起冒浣莲作为盾牌，一挡不中，缓得一缓，第四枝神芒又如流星赶月般射来，王刚正待抡起冒浣莲再挡，啪的一声，右臂已给神芒穿过，登时奇痛彻骨，手掌一松，将冒浣莲跌在地上。王刚耳边听得凌未风叱咤之声，哪里还顾得再伤害冒浣莲，急得向前一掠数丈，拼命狂奔！

凌未风一跃而前，将冒浣莲轻轻扶起，伸手一拍，解开了她的穴道，微笑着对追上来的桂仲明道：“ 交回给你，她毫发未伤，你可放心了吧！ ”

王刚发劲狂奔，除了右臂奇痛之外，猛然间又觉全身麻痒，神志渐渐迷糊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急振摄心神，这才想起，刚才所中那把砂子，竟然都是喂毒的“ 暗青子 ”（暗器），吓得灵魂出窍，而后面凌未风又是如飞追来！他冷汗直流，人也陷入狂乱的状态之中，急不择路，竟然一跃数丈，跳过瀑布汇成的水潭。凌未风大喝一声，又是一枝天山神芒，自后射来。王刚避无可避，迫得向前猛力一冲，越过了山洞的水帘，全身力量，都集中在左臂之上，劈啪一声，“ 单掌开碑 ”，一掌击在山洞的石门上。王刚的金刚手有几十年功力，拼死一击，力量端的惊人，只见手掌劈下，碎石飞扬，轰隆一声，石门轧轧的开了半扇，里面原来是用千斤石条当门栅一样拦住，现在给王刚掌力震断，石门也就开了。而王刚的掌力用得过猛，也给石门反弹出来，手腕打断，给瀑布一冲，跌入元底深潭，挣扎几下，片刻没顶。到凌未

风与各路高手赶到潭边之时，只见水潭上几圈波纹，四外荡开。这个武林叛逆，外家高手，已随浪花消逝了！

各路高手，伫立潭前，默然不语，他们目睹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，又目睹王刚惨死，尸骨无存，目定口呆，各有感触。良久，卢大楞子吐口气道："活该！活该！这贼子早该有人收拾他了！"达土司向凌未风瞧了两眼，暗暗想道："我虽未与王刚比试过，但看他金刚掌力，外功之强，似不在我铁布衫的横练功夫之下，而今竟给凌未风几枝暗器迫死，看来这个天山神芒，真是名不虚传。"罗达却圆碌碌地睁大眼睛，看着石洞出神。

冒浣莲这时已随黄衫少年缓缓行来，看着水帘如彩带一般映日生辉，而底下潭影悠悠，波光胜雪，猛然想起一幅图画，跳将起来。

桂仲明心念一动，拉着冒浣莲道："这不就是我义父在黄衫上留下的隐形图画？"冒浣莲低声说道："一点不错，水帘洞就是图画中的所在。"说罢招手叫凌未风过来，凌未风见他们喁喁细语，轻轻笑道："我不想做牛皮灯笼。"冒浣莲面上一红，说道："凌大侠，我说的是正经事。"

昨晚焚化黄衫，现出图画之事，凌未风并不知道。那时他正在石屋外仗剑巡视，现在听冒浣莲细说一遍，闭目凝思，过了片刻，开声说道，"桂老前辈留下隐形图画，连石大娘也不给知道，其中必定有极重要的物事，我们何不进去探探？"冒浣莲道："且慢，画上的'左三右四中十二'七个大字，却是什么意思？你替我端详一下。"凌未风道："也许是什么暗号，也许就是指所藏物件的件数和位置。

这时群豪都在隔洞注视，见他们三人窃窃私语，互相交换眼色，眉山寨主罗达尤其显得心焦，忽起忽坐，一会儿看看水帘洞，一会儿看看凌未风。

正在众人屏神注视，各有所思之际，忽地里幽谷上空"呜"的一声，掠过一枝响箭，接着又是两枝，罗达蓦地站起身来，撮唇怪啸。凌未风正觉奇异，半盏茶后，谷中已现出一个驼背老人，他相貌虽然丑陋，身法却利落之极，飞跑奔驰，脚下竟是片尘不起，霎忽就到了群豪之前。罗达大喜过望，迎上去叫道："韩大哥，等死我们了。"卢大楞子和达土司也起来招呼，陶宏、张元振虽不认识此人，见罗达等人这样尊敬，也随着出来迎接。凌未风、桂仲明和冒浣莲却仍是端坐潭边，不动声色，细察这几个绿林豪雄和驼背老人的来意。

被称做韩大哥的驼背老人，顾不及请问凌未风的姓名，一见水帘飘动，山洞门开，面色紧张，拍拍罗达肩头说道："贤弟，就是这个地方了！有人进去过吗？"罗达摇了摇头。达土司道："我们一齐进去，一瓢水分六碗端，大家喝啦！"卢大楞子指指凌未风他们道："那边还要分三碗呢！达土司低声道："他们不知道，没他们的份！"凌未风耳朵极灵，远远听得他们又打绿林黑话，说什么分水喝，心想：难道这山洞里竟藏有什么奇珍重宝，以致惊动这些魔头，群集此地，合议分赃？

达土司、罗达等正想邀陶、张二人进去，驼背老人忽然说道："且慢，先让一个人进去看看。谁肯去的，我们让他多喝一碗！"罗达一跃而起，说道："我去！"振臂一纵，跳过六七丈宽的水潭，冒着瀑布冲击的水花，穿过水帘，向山洞里窜去。群豪凝神相待，凌未风等三人，也站了起来看望。这气氛就似万木无声，密云待雨，紧张之极。过了一阵，忽听得山洞里一声厉叫，众人定睛看时，只见罗达披头散发，浴血奔出，山洞内还有弓箭嗖嗖射出，竟似隐隐伏有甲兵。罗达身手也不凡，受了箭伤，仍然冲到潭边，单

足点地，施展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，便待飞越水潭。但潭面宽达七丈有多，他受伤之后，功力已减，到了半空，突然身子一堕，飞坠潭心。卢大楞子大叫一声，身子一弓，箭一般的直射出去，掠到水潭中央，正好赶上，单掌一托，竟然将罗达的身子托着，同登彼岸。众人轰然叫好。凌未风见了，也暗暗称赞卢大楞子的轻功，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。

卢大楞子和罗达是三十多年的朋友了，起初两人都是酗酒使气、杀人越货的绿林豪强，后来卢大楞子受了川中大侠叶云荪的教诲，气质渐变；而罗达却变本加厉，连本来还有的几分豪侠之气，也渐渐消失，越来越贪财货，心眼狭窄，渐渐和卢大楞子分道扬镳，但，虽然如此，卢大楞子还是极重友情，临危将他救出险境。

卢大楞子托着他到了彼岸，低头一看，见他身上受了许多处箭伤，血如泉涌，气息吁吁，默然说道：“罗大哥，你定一定神调好呼吸，不要害怕！”说罢将他挟在胁下，再次施展绝顶轻功，跳过水潭。

过了这边，群豪都来探望，卢大楞子向达土司要了一些云南白药，敷上箭伤，血流虽止，人仍昏迷，想是受了重伤之后，狂冲逃命，力气用尽，以至如此。卢大楞子默然说道：“罗大哥恐怕难保性命！”凌未风突然从怀中取出一粒碧绿的药丸，递过去道：“给他服下！”卢大楞子看了一眼，凌未风道：“这是用天山雪莲炼成的碧灵丹，就是中了毒箭也可保住性命。”群豪听了都吃一惊，天山雪莲乃极难得之物，比云南白药，更胜许多，白药只治外伤，它连内伤都可医治，料不到凌未风萍水相逢，出手便赠奇药。卢大楞子尤其感激。

众人料理好罗达之后，又静片刻。达土司叫道：“李定国这么多心眼儿，敢情他竟料到我们几十年后会来要他的东西？”张元振道：“我们还去不去？”驼背老人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且再待两个人来！”

凌未风听他们吱吱喳喳谈论，心里料到几分，正思索间，忽然冒浣莲盈盈起立，拉着桂仲明，碰碰凌未风，开声说道：“我们三个先去！”张元振心想，让你们三个人先去“挡灾”也好。翘起拇指说道：“着！有凌大侠去探，万无一失！”卢大楞子却叫道：“凌大侠，你还是再待一会儿。”

凌未风瞧了冒浣莲一眼，见她眼光充满自信，心念一动，高声说道：“不要紧！”振臂一跃，便跳过水潭。

桂仲明和冒浣莲也联袂跃过水潭，紧跟着凌未风，飘身穿越水帘，到了山洞之前。冒浣莲一看，凌未风身上只溅了几点水珠，桂仲明也只是疏疏落落地挂着一些水点，只是自己身上湿了一片。心想：自己跟随傅伯伯学艺，以轻功最有心得，连怪头陀通明和尚也对自己佩服，不料今日一比就比下去了。怪不得凌未风名满西北，他竟是每样功夫，都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。

三人到了洞前，停下步来，凌未风横剑守在洞口，对桂仲明道：“你推开左边那扇石门，让我们看得仔细一点。”桂仲明应声道好，双掌运力，在石门上一推，喝声：“开！”那扇石门登时移动，直拍到墙边。这时洞门大开，外面的阳光，穿过水帘，照射进来。三人凝眸探视，只见有两行石人分列石洞左右，每个石人之间，相距约有丈许，有的手上拿着刀剑，有的手上着戈矛，那些石人雕得奇形怪状，相貌狰狞，配上洞中阴沉的气氛，令人更加感到神秘可怖。

再仔细看时，又见地上弓箭散乱，还有一些折断了的矛头的刀剑，这时才看清楚有些石人手上的兵刃只剩下半截。而石洞的中间通道却是空旷旷的

什么布置也没有。外面虽有阳光照入，但因石洞深幽，内里黑黝黝的，再也看不清楚。

凌未风沉吟半晌，对桂冒二人说道：“我看这里面藏有机关，连石人都可能是受操纵而会活动的。地上的弓箭，当是罗达刚才进来所触发的，那些折断的矛头和刀剑，则是他在挣扎时运掌力打断的。我们应该小心一点，不要蹈罗达的覆辙。”桂仲明道：“我们已势成骑虎，若然退出，必定受他们耻笑。”

冒浣莲微微一笑，随手在地上拣起几块石头，叫凌桂二人退后几步，将石头递给凌未风道：“你暗器手法最有准头，你试将第一块石头掷在洞口左边，第二块石头掷在普通人一步远之处，第三块石头再掷在距第二块石头一步远之处，看看有什么变化。”又叫桂仲明道：“你仗剑守在凌大侠身边，若有弩箭射出，你就用剑拨打。”凌未风如言掷了三块石头，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冒浣莲道：“你再掷第四块。”凌未风依言掷出。只见石落处“蓬”的一声，地面陷下少许，突然间发出一排弩箭，前后左右乱射，有两三枝且射出洞口，未待桂仲明拨打，已给凌未风掌风震落。

凌未风欣然说道：“冒姑娘，你真聪明。照这样算法，若掷在石洞右边，应该是前头四块石头都没事，第五块就会触发弩箭了。我再试试。”说罢又在地上拣起五颗石子，向洞口丢去。不料第一颗刚刚落地，弩箭便飞蝗似的迎面射来！

这排弩箭骤然不意地射出来，相距又近，凌未风来不及运掌震落，往旁边一窜，迅如飙风，避过正路，桂仲明双剑疾舞，弩箭纷纷折断，跌落地上。

凌未风皱眉苦笑，望着冒浣莲道：“姑娘，左边的算法对了，右边却又不对，怎么办呢？”冒浣莲将“左三右四中十二”念了几遍，想了一阵，忽然说道：“凌大侠，你再试。这回若还不对，我们只好退出了。”凌未风道：“怎样试呢？”冒浣莲道，“你从石洞左边第三步算起，设想你在那儿，横里一跃，正正跳落右面两个石人之间，然后再走四步，假如四步都没事，那就对了。你仍用石头比试。”凌未风如言比试，第一块石头掷在右边距离洞口三步远之处，果然没事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块连续掷出，每块石头落地之处都距离一步，仍是全无异状发生。冒浣莲大喜叫道：“完全对了，你再掷第五块石头，这回一定又有弩箭发出。”凌未风如言掷去，果然又是蓬的一声，发出一排弩箭，相距较远，弩箭没射到洞口就碰落了。

凌未风道：“照这样算法，在右边行了四步之后，马上要跃到中路，再连续行十二步，然后又转到左边行三步，对不对？”

冒浣莲点点头道：“应该这样算法。”凌未风在地上再拣起一大把石子，用重手法一一掷去。果然在中路掷到十三粒才有弩箭发出。凌未风笑道：“成了！我们进去吧。”冒浣莲道：“且慢，我们还要算一算石人的位置，是否也要算步数。”凌未风将石子掷在石人的侧面，弩箭纷纷飞出，但若算准步数，则掷在石人前面，也没弩箭。凌未风拍掌说道：“现在完全弄清楚了，碰到石人之时，不能从侧面绕过，应当从头顶飞越，但又不能跳得太远，要刚好落在石人前面一步，才合原来的算法。”冒浣莲道：“对了。你再试用石头掷那些石人。”凌未风随便选择一个石人，一石击去，只见那个石人身子突向前倾，手中的大刀一刀斩下，斩在地上，激得尘土飞扬。过了一会，又转了几转，仍复原状，冒浣莲道：“那些石人可碰不得。”凌未风笑道：“碰碰也不要紧，那些石人就只有那一下子，又不会走动，碰了它避开就是

了。当然，若要避免麻烦，还是不碰的好。”

桂仲明道：“现在可以进去吧？”凌未风道：“可以了。亏得冒小姐机灵，居然想通了黄衫上的隐语。”冒浣莲道：“幸得你在这儿，要不然就试不出来，莫说想通了。你的石头可掷得准极了。”桂仲明笑道：“冒姐姐，你这可是外行话了。石头掷准不难，最难得的是他用内家重手法掷去，一粒小小的石子，碰着地面时，就等于一个大人踏在上面一样，这才能激发弩箭，你当随便掷一粒石子，就试得出来吗？”冒浣莲笑道：“总之我佩服就是了。我们进去吧！”

凌未风一马当前，桂仲明仗剑殿后，冒浣莲夹在中间，鱼贯从左面进入山洞。走了几步，凌未风打横一跃，跳在右面两个石人之间，这时冒浣莲已踏上一步，站在凌未风原先的位置，与凌未风遥遥相对，恰恰成一直线。

凌未风在右边再踏上一步，招手道：“你过来！”桂仲明蓦然想起，打横跳过来不难，但要落足之点，恰到好处，若非轻功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却是不能。他不禁轻轻拉着冒浣莲的手道：“你在这里留守吧，让我和凌大侠去探也就行了。”冒浣莲回眸一笑，见他眼光注定自己，又是感激，又是好笑。低声说道：“你放心，这点功夫我还有。”说罢，摔开了桂仲明的手，轻轻一跃，果然踏在凌未风让出的空位上。她的轻功虽比不上凌、桂二人，但在武林中也已经算是第一流的了。

三人按照“左三右四中十二”的步法，迂回走进，不久便到了山洞深幽之处，凌未风亮起火折。再向前行，在黑暗中三人越发提心吊胆，又走了一会，只见眼前许多佛像，凌未风举起火一照，细细一数，原来是十八罗汉的塑像，每尊罗汉都有一丈多高，这时已经是走到石洞的尽头了。

按照步法，三人此刻恰好鱼贯站在主座佛像之前。凌未风向桂仲明道：“你取出几枚金环向左右两侧打去，看看如何？”桂仲明依言打去，凌未风、冒浣莲都仗剑防卫，桂仲明每边打了三枚金环，毫无异状。凌未风道：“如果山洞藏有宝物的话，一定是在佛坛之上，或者是在罗汉之下了。所以这一列佛像前面，毫无埋伏，想来就是留给当时埋宝的人，工作方便的。”桂仲明道：“那他们为什么不在埋宝之后，再设机关呢？”

冒浣莲皱眉苦想，缓缓说道：“事情古怪得很，如果埋有宝物的话，宝物可能是很笨重的，要许多人才抬得动，所以这一带才不设埋伏，以便出入。但依常情而论，是宝物就不该笨重，这可怎么解释？”停了一停，她又说道：“当然，这只是我的猜度之词。这列罗汉的前面，既没有机关，我们就一一察看吧。”说罢与凌未风分头察看。桂仲明却兀立正中不动，双目注定罗汉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凌未风艺高胆大，他细细察看右面的九尊罗汉，见每尊罗汉外表都是黑漆漆的，用手去摸，坚硬结实，似是生铁铸成。与西北普通寺院的罗汉，毫无二致。他叫冒浣莲在左面照样察看，亦无异状，凌未风正想随手把一尊罗汉搬开，忽然听得冒浣莲高声叫道：“仲明，你做什么？”

原来冒浣莲在察看罗汉之时，偶然回头一望，见桂仲明痴痴地立在当中，端详着主座的佛像，动也不动。她只道桂仲明旧病复发，又变痴呆，因此不禁惊叫起来！

你道桂仲明为什么仔细端详主座的佛像？原来那尊佛像的相貌，竟不是一般罗汉的形象，是一个他所熟悉的人，起初他想来想去都想不起，后来仔细回忆，才想起这尊佛像竟然就是当年川滇义军的主帅，统领张献忠遗部联

明抗清的大将李定国。他幼年随义父桂天澜在李定国军中有四五年之久，李定国还抱过他呢。冒浣莲以为他旧病复发，其实不是，恰恰相反，他正在逐渐恢复灵智之中，对童年事情，也都记得起来了。

桂仲明欢喜之极，用手抱着佛像的腰，摇撼几下，高声叫道：“李伯伯，还记得我吗？”他的手掌触着长蛇一样的滑溜溜的东西，竟会滑动，他大吃一惊，双掌用力一按，人向后面便倒纵出去，刚刚越过禁区的边缘，蓬的一声，乱箭射出。幸得他轻功超卓，脚跟方触实地，已自醒起，急又向前一纵，凌未风双掌齐发，一把碎石将乱箭碰落地上。

在他向前纵跃之际，又一奇事发生，主座佛像腰间突然飞出一道白光，劈面射来，凌未风一枝神芒打去，碰个正着，白光缓得一缓，仍然射来，桂仲明这时已趁势拔出双剑，向上撩去，只听得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自己两把长剑，全给截断，而那道白光也已堕在地上。

这时凌未风和冒浣莲一同赶到，只见地上躺着一支似剑非剑的东西，蛇一般地在地上颤动不休，剑身很窄，剑尖钝形，剑柄极短。桂仲明轻轻提起剑柄，捉将起来，只觉软绵绵的似条腰带，他试着轻轻一卷，居然卷成一圈，大失所望，说道：“这算得什么兵刃？”凌未风双眼闪闪放光，大喜叫道：“桂贤弟，你试用力抖动，将它伸直，看看如何？”桂仲明依言一抖，那团东西骤的伸出四五尺长，试一挥动，只见光辉流动，剑风扑人，一点也没有软绵绵的感觉。桂仲明舞了一阵，将剑收起，说道：“怎么这把剑如此奇怪！”

冒浣莲急不及待，赶忙问道：“先别管它是不是宝剑。你现在怎样？记得起以前的事吗？”桂仲明道：“我现在什么都记得起了，小孩子时候的事也记得起。”他指一指主座的佛像说道：“这尊佛像塑的是李伯伯。”凌未风问道：“哪个李伯伯？”桂仲明道：“还有哪个？就是李定国将军嘛！”

凌未风喜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拿剑给我看看。”桂仲明将剑递过，凌未风眼睛一亮，指着剑柄上的小字道：“你看这里写的是什么？”桂仲明读道：“腾蛟宝剑，传自前贤，留赠英豪，李定国拜。”冒浣莲道，“那么这是李定国的佩剑了，怪不得如此厉害，只是他为什么要留下这行小字？这把剑又如何会藏在山洞之中？而且更奇怪的是，它怎会突然飞出？难道世间真的会有什么飞剑不成？”凌未风道：“飞剑是绝不会有的。它会飞出，那是桂贤弟用力触发的，你若不信，且随我来。”

凌未风在地上拾起那枝被截为两段的神芒，说道：“天山神芒，坚逾钢铁，又经我用重手法打出，还是给截为两段，你这把宝剑，看来还在楚昭南的游龙剑之上。”边说边走，到了主座佛像之前，桂仲明和冒浣莲跟在他的背后。凌未风指一指神坛上的一条东西道：“你们看这是什么？”桂仲明拿起一看，只见黑漆漆的似一条腰带。用手一捻，才知道是夹层的，试用刚得的宝剑往里一插，正是一个极好的剑鞘。凌未风笑道：“这剑鞘是可以卷起来的，你试试看。”桂仲明依言一试，果然不虚。

凌未风在主座佛像的周围察看一下，向桂仲明道：“你这把剑本来就是围在这尊佛像腰间的腰带，你刚才用力一按之时，触动弹簧，剑就离鞘急射出来了。”桂仲明道：“凌大侠，你怎的好像很知道这把剑的来历？”凌未风道：“我在天山学剑之时，晦明禅师曾将著名的武林人物和著名的宝剑讲给我听。他说有一把‘腾蛟剑’乃是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佩剑，这把剑用东北的白金（铂）精炼而成，屈伸如意，可以当作腰带围在腰间。真可称得是‘百炼钢如绕指柔’。熊经略曾仗这把剑杀了许多鞑子，后来熊廷弼给奸

阉魏忠贤害死。这把剑就不知下落。想不到现在竟在此处发现。看剑上的字，大约后来是为李定国所获，李定国兵败之后，就交给心腹爱将保存，叫他留赠英豪的。留字所说的‘得自前贤’，这前贤就是指熊延弼。”桂仲明骇然道：“我常听义父说起，熊经略是可以媲美岳武穆的爱国名将，他的剑李定国配用那是得其传人，我怎敢使这把剑？凌大侠，你的剑法独步海内，还是你要了吧。”凌未风笑道：“这是你发现的，理应归你所有。再说一句僭越的话，我和你所学的剑法不同，我所学的剑法，随便用一把普通的剑，都可以敌得住对方的宝剑。我要了这把剑，对我没多大帮助，而对你却很有好处。若你怕配不上这把剑，那就留在身边。待以后再送给适当的人吧。”桂仲明见他说得如此直率，也就不再推让。

正在桂仲明和凌未风论剑之时，洞口忽然又发现火光。凌未风拍拍桂仲明的肩头道：“你准备试这把剑吧！外面有人来了。”三人屏息以待，只见洞中有几条人影，左右跳跃，不过一会，就到了佛像之前。一个是驼背老人韩荆；一个是达土司；另一个人他们却不认得。

原来凌未风等进了洞口，外面群豪，更是紧张。过了许久，还未见他们出来，达土司就想闯进洞去。韩荆听得远处有口哨声隐隐传来，按着达土司道：“别忙，让他们三人开路，我们包保可以手到拿来！

张元振卢大楞子定睛看时，只见一个老汉已和韩荆打上招呼。韩荆举手说道：“贺老兄来了，这件事情就好办了。贺老兄就是当年奉李定国所派，协助桂天澜造山洞机关的人。”当下韩荆两边介绍，群豪才知此人就是三十年前有名气的巧手匠人贺万方，他擅制各种暗器，武功也很不错。贺万方也久闻群豪大名，当下各自叙礼相见。韩荆问道，“还有两位呢？”贺万方道：“在进入山谷时，我们分路的。他们去打桂老头儿，我却迳自来这里。”韩荆笑道：“我们来时还怕桂老头阻挡，故此遍约高手，谁知到了这里，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”

贺万方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不约他们来，还可以少分两份。”达土司道：“不然，桂老头儿虽然死了，但恐怕还有阻碍。刚才进山洞的那个什么‘天山神芒’和黄衫少年，硬份恐怕不在桂天澜之下。人多一些，有备无患。”卢大楞子道：“每人分他一份好了。”

韩荆来时，已在王刚等伏诛之后，没有见过凌、桂二人身手，“嗤”一声笑道：“亏你还是外家拳顶儿尖儿的人物，怎的会怕起两个晚生后辈来！”达土司怒道：“谁人害怕？但别人是高手，也不容你轻视。你拿图样过来，我一个人进去。”贺万方急忙说：“我们正要入洞探视，人多去也不好，就三个人去吧，达土司是一片好意，我们是该小心一点好。”韩荆冷冷点了点头，和达土司、贺万方跃过水帘，飘身进了山洞。

贺万方深悉洞中机关，自然知道走法。不一会儿他就带领两人到了坛前。韩荆一眼望去，见桂仲明正在摩挲佛像，心中一跳，以为他们已经发现了秘密，不假思索，奋力一跃，举起手中的兵器龙头拐杖，向桂仲明头顶拍下，这根拐杖是用百炼精钢打成，十分坚硬。桂仲明反手一抖，腾蛟宝剑猛的伸长，只听得当啷一声，那根拐杖登时给截去一半。韩荆大吃一惊，怔了一怔，勃然大怒，半根拐杖横里一扫，暗运内力震动，桂仲明见面前似有十几根拐杖打来，大喝一声，平地跃起，避过拐杖，腾蛟剑一个盘旋，剑花错落，当头罩下，这正是五禽剑法中的绝招“展翼摩云”。韩荆的杖法虽然迅疾已极，仍然避不开与剑接触，“当啷”一声，又截去一段。韩荆双眼血红，未待桂

仲明脚落实地，忙用“天魔杖法”中的绝招，“披星赶月”，斜斜一跃，手中那截短杖宛如银蛇乱击，竟向桂仲明丹田穴打来。桂仲明剑招未收，迫得连运绝顶轻功，将剑一旋，剑尖点着杖头，便藉着这一点之力，向后倒纵出去。冒浣莲惊呼声中，他已倒翻在左侧一尊佛像之旁，收势不及，手中剑碰着佛像的手臂，“■嚓”一声，竟把佛像的手臂切了下来。手臂跌下，发出金光，桂仲明低头一看，只见竟是外面包着铁皮的赤金。不禁叫道：“这些是金罗汉！”

驼背老人韩荆哈哈大笑，高声说道：“是的，十八尊罗汉都是黄金铸成，但这是有主之物，你们觊觎，那可不成！”凌未风喝道：“谁是主人？”韩荆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，“就是咱家，你们给我滚出洞去！”

凌未风冷笑一声，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看你这驼背老儿财迷心窍，我们可以分给你几两给买棺材的本钱。”韩荆大怒，看凌未风走过，突然伸手往主座佛像一推，那佛像摇摇摆摆，便待后倒。凌未风大喝一声，双掌一挡，“轰隆”一声，佛像跌落地上。韩荆又是大吃一惊，他本想把佛像推倒，谁知却气力不够，凌未风这一反推之力，比他强了许多。

佛像倒后，座下现出一只锦盒，凌未风打开锦盒，拿出一张信笺，桂仲明仗剑纵了过来，守在他的身边，腾蛟剑光芒四射，韩荆拿着被截短了的拐杖，轻轻喘气，不敢走近。他看看达土司，达土司却冷冷地站在当中，并无出手之意。

凌未风拿起信笺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乙酉之年，孟秋之月，大盗移国，宗室南迁，滇边奔命，有去无归，中兴之望，期于后世，定国奉大西王之遗命与永历帝之御旨，以黄金十万八千斤，铸成十八罗汉，藏于此洞。留待豪杰之士，以为复国之资。若有取作私用者，人天共殛。”

这批黄金正是李定国逃奔缅甸之前，遣桂天澜建洞收藏的。大盗指的是吴三桂，大西王则是张献忠的王号，永历帝就是后来吴三桂追到缅甸擒杀的桂王朱由榔（崇祯时封永明王，明神宗之孙）。李定国原是张献忠手下的大将，后来奉桂王为帝抗清的，张献忠在溃败之时，一怒之下，将金银珠宝沉落川江，其时，尚有几万斤金砖在李定国军中，张献忠驰书叫他将黄金毁灭，他不肯奉此乱命，遣使回报，力陈应该保存这批黄金。其实张献忠已是兵败受伤，奄奄一息，闻言对来人说道：“咱老子本要天下财富与我同归于尽，李定国这小子却把这点点黄金，看得如此重要，你回去告诉他，不毁掉也行，但不能让敌人得去。”张献忠沉在川江的金银珠宝，比这批黄金的价值，不知高出多少倍。他哪里将这点点东西看在眼内，因此对李定国的“抗命”，也就算了。否则照他的性格，哪容得李定国不依。

李定国拥立永历帝之后，又被吴三桂大军一路追击。永历自知复国无望，又将所藏的黄金几万斤，交给李定国叫他设法收藏。两项一共十万八千斤，李定国于是挑选心腹三百人，每人歃血立誓，誓不泄漏。这三百人就交由桂天澜率领，秘密将黄金运进山谷，在洞中铸成十八罗汉。

桂天澜亲自督工，一面辟洞，一面铸像，许多工匠已遣回军中，最后只剩下六七个巧匠，在里面布置机关，贺万方就是参与其事的巧匠之一，而驼背老人韩荆则是桂天澜的副手。到工程接近完成之际，桂天澜连韩荆都差遣回去，不让他知道机关秘密，当时韩荆心里就不大舒服，但又不能说出来，这口气已闷了二十多年。

十万八千斤黄金藏好之后，桂天澜和巧匠也回到军中，经过连年激战，

直退到缅甸，李定国的三百亲信剩下的已寥寥无几，李定国一死，这些人也就星散了。

桂天澜奉遗命，隐剑阁，一为避清廷搜索，亦为保护藏金。因他曾歃血立誓，所以在未死之前，连石大娘也不告知。这样年复一年，流光如矢，眼见清廷已抵定中原，各地的零星义军又未成气候，桂天澜极目山川，心伤逝者，抚髀兴叹，复国难期。因此在黄衫上留下隐形图画，原想待桂仲明长大之后，将秘密告诉他，让他去闯荡江湖，图谋复国，日后好按图索骥，取出藏金，却不料平空插进石天成这段恩怨风波，桂仲明弃家远走，桂天澜也惨死荒山。

再说韩荆，自李定国死后隐居川东，二十多年，也练就一身技业，隐隐成了川东的武林之雄，各路武林高手，对他都很尊敬。他本来已无意再图大事，也不想偷取藏金。不料当日参与其事的一个工匠劫后余生，几经艰苦投到眉山寨主罗达手下，竟然起了贪念，将藏金之事告诉罗达，纵恿他去取，并告诉他，韩荆就是当日的主事人之一。罗达听了大喜，亲自拜门，求韩荆相助。他的说词非常巧妙，一面激起韩荆英雄垂暮之心，叫他取出金来，好在绿林称霸；一面挑唆他与桂天澜决一雌雄，以增他的武林声望。韩荆本来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，临老糊涂，想起这批黄金反正已无主人，自己取来，立刻富可敌国，竟然也起了贪念，和罗达做了一路，并且另外邀约两个高手，准备去对付桂天澜。

事情虽秘，不知怎的，却也泄漏出来。四川武功最强的几个武林人物，竟不约而同地到了剑阁，这些人和罗达一样，哪里有什么大志，只是想夺取黄金。

至于那柄腾蛟宝剑，也是李定国临死时交给桂天澜，叫他代为收藏，留赠英豪的。桂天澜就把它系在主座佛像腰间，作为腰带。他为了纪念李定国，把这座佛像塑成李定国的相貌。那宝剑无巧不巧，也落在桂仲明手中。

凌未风看完李定国遗书之后，对藏金来历已是明了，于是，对着韩荆嘿的一声冷笑，懒洋洋说道：“ 失敬，失敬，你原来是这批黄金的主人？那么你就是李定国将军了？我早就听说，李定国已客死缅甸，想不到他居然还活在人间！

韩荆满面通红，怒道：“ 是李定国的，也不是你的，我和李定国同生共死的时候，你这娃娃还在吃奶。怎样说，我和李定国都沾上一点边，你算老几？ ” 凌未风嘻嘻笑道：“ 曾和李定国同生共死那更好了，你当然知道他的意思。 ” 韩荆半根短杖向凌未风骤的掷去，疾喝道，“ 凭你想伸手拦阻，那可不行。 ” 凌未风扬手就是一道乌金光芒，把那根短杖激射得直飞回去来，说道：“ 我就是要拦你！ ” 韩荆慌忙侧身一闪，将短杖接回手中，只见杖头嵌着五六寸长的一根似箭非箭的东西，又是一惊，心想：这小子居然凭着如此细小的暗器，就能将我的半截龙头拐杖反撞回来，这功力真是非同小可，和他比划，要赢他大约是很难了。只是自己乃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，如何忍得下这口气。凌未风叫道：“ 你想拿黄金就过来！ ” 将青钢剑在乎中抛了两抛，睥睨斜视。桂仲明也仗腾蛟宝剑，立在凌未风身旁。

贺万方是始终参与藏金之事的人，他知道每座金罗汉重六千四百斤，六千斤是赤金，四百斤是铁皮，韩荆只能将罗汉摇动，凌未风却能把罗汉推倒地上，看来已是胜了一筹。当下急忙说道：“ 要比划也不能在洞中比划，这里面遍是机关。还是到外面去看，数海底，讲规章，作个了断吧！ ” “ 数海

底”是黑道中的切口，武林中人物有纠纷之时，将自己的来历、目的、要求等一一讲出来，叫做“数海底”。贺万方这话是想请凌未风他们到外面去好好商量。达土司道：“对呀！何必为这点黄金伤了和气，到外面去请武林同道共议，一碗水大家分来喝就是啦！”其实达土司何尝想将黄金分给凌未风，只是他见凌、桂二人，都是扎手的劲敌，心想，若在洞中动手，自己这边准处下风，不如到外面再说。

凌未风将青钢剑插入鞘中，说道：“着呀！要打架也得找个好地方，到外边去吧。请！”韩荆一言不发，按着“左三右四中十二”的步法，就向洞口奔出，一行人跟着他也到外面。

六人跃过水帘，谷中群豪纷纷围上，七口八舌探听结果，贺万方道：“黄金十万八千斤全在里面，咱们是财星照命啦！”达土司道：“黄金是有了，只是怎么分法，咱们可还得好好谈谈。”张元振道：“我们七个人都是早已知道黄金藏处，特地赶来的，那当然是有份了，他们三人嘛……”卢大楞子截着说道：“凌大侠等三人当然也有一份，我们就按十份来分了，大家都不要争。”罗达箭伤方止，在地上呻吟道：“我最先进洞，为了大家受伤，你们有言在先，可得给我两份！”韩荆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若探出结果那当然给你两份，可是你一进去就给箭射出来啦！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黄金可不能这样分法！”

群豪愕然问道：“该怎么个分法？”韩荆指一指贺万方道：“此金是我埋，机关是他设，我们每人该占两份。你们五人每人一份，另外我邀有两位好友与贺老弟一起来的，虽然尚未见到，也该算他们一份。至于那边三位客人……”。

他指一指凌未风，继续说道：“照道中规矩，只能合起来算一份。他们只是误打误撞上的，不能照我们这个分法。”

罗达听了，十分不服，他受了箭伤，只分到一份，而韩荆两个尚未露面的朋友，却也要占有一份。但流血方止，浑身无力，不敢开声。达土司也不服，他正想说话，却给卢大楞子抢在头里说道：“韩大哥和贺大哥各要两份，那我们没说的。只是凌大侠他们三人，合起来才算一份，那却不公平。依我说，既然是有水大家喝，那他们也该各占一份。至于韩大哥的两位朋友，按说没有露面，本来碍难准他们插手。但既然韩大哥邀了他们，这点面子咱们弟兄可还要买，我说就让他们合起来算一份吧，一共是十三份平分。大家以为如何？”罗达感激凌未风救命之恩，首先道好；达土司虽然不愿凌未风他们插手，但他却想激怒韩荆和凌未风作对，坐收渔人之利，因此也跟着道好。韩荆一看，自己这边已有三个人主张凌未风他们有份平分，心中又是一慌，暗想若再坚持，他们联起档来，自己可吃不了，当下干笑几声道：“好，咱们不打不相识，钱财小事，义气为先，就照卢舵主说的，十三份分开。”达土司一听，他居然扔下了这几句门面话，意欲与凌未风化敌为友，十分失望。

绿林群豪七嘴八舌争论分金之际，凌未风在一边冷眼旁观，懒洋洋的毫不在意，到了此刻，忽然双眼一翻，霍地站起，喝道：“谁与你这样分法？你们这是自说自话。”韩荆诧然问道：“依你说又是怎么个分法？”凌未风道：“这些金全是我的，谁想要就冲着我来！”此言一出，不但群豪失色，就是桂仲明和冒浣莲二人也感诧异，心想：怎么凌大侠一反本性，也爱起黄金来了。桂仲明轻轻的扯一下凌未风衣袖，悄悄说道：“我们要这么多黄金干什么？”凌未风在他耳边说道：“你们别管。我要凭此批黄金收伏这班魔

头，干一桩大事。”

凌未风要独占藏金，这真大出群豪意外，他们一时间都说不出话，后来又见凌未风和仲明切切私语，以为两人是商议对付他们，个个愤怒，就是卢大楞子本来是感激凌未风的，这下也很不以为然，心想：“天山神芒”原来竟然是虚有其名，见利忘义的家伙。他不待韩荆说话，就迈前两步，拱手说道：“凌大侠，凭你‘天山神芒，的名头，要黑白全吃，咱们本该退避三舍。其奈何弟兄们苦哈哈的远道前来，凌大侠要教他们空手回去，这可有点说不过去！”

群豪轰然叫道：“是呀！这可是那门规矩？”凌未风翻着白瘆瘆的眼珠，“嘿”的一声笑道：“这是你们黑道的规矩。黄金是我们先发现的，一碗水是不是分来喝，那可得由我作主！”绿林中抢财物之时，若有另外的同道中人撞上，按规矩他们可要求分赃，见者有份。不过这可得征求先在场者的同意。若他们不同意，要求分赃者又不肯缩手的话，那就只有武力解决了。所以武林中要求见者有份和原先在场者的拒绝分赃，都不算不合规矩。凌未风此言，分明是向群豪挑战。

卢大楞子给凌未风的话横里一截，倒觉难于开口，他虽不服凌未风要强行吞占，但又不愿与凌未风真个厮拼，当下退过一边，默然不语。韩荆与达土司气得双眼通红，冷笑说道：“那么咱们只好见个真章了，你划出道来！”凌未风道：“这批黄金现在全算是我的，你们谁要，就来和我比试。不论比那种技业，我都奉陪。咱们这是赌技夺金，每样技业赌注都是一尊罗汉，赢了的就是你们的赌本，可以加注再赌。你们若肯这样赌法，我就一个人全接下来，你们若要群殴，那我们三人也可奉陪。”

韩荆心想：“我们每人都有独门武功，纵你凌未风再强，也不能精通各家技业。这样赌法，倒比群殴还上算。”在场的都是成名人物，势无以众凌寡之理，而且若然群殴，桂仲明那把宝剑，可就克住了所有的兵刃，卢大楞子心想：这样比法，轮到我时，可以文比，可以保全和气，当下也表赞同。

凌未风见绿林群豪都已答允，微微一笑，飞身落下谷中盆地，在一块大岩石上一站，高声说道：“你们哪位先上？”达土司一个箭步跳出说道：“你下来，我和你先玩一样把戏。”

凌未风抱拳说道：“什么把戏？”达土司将外衣一脱，露出黑铜也似的肌肤，双臂一震，筋骨格格作响，高声说道：“我们来一套借三还五的把戏！你先给我打三拳，我付你利息还你五拳，打时大家不许用轻功闪避，也不许还拳。若有死伤，各安天命！”达土司是外家第一流高手，铜皮铁骨，练就铁布衫的绝顶功夫，平常的刀枪都插不入，何况拳头。他想凌未风若受我三拳，不死也伤。纵然不伤，他打我五拳我也不怕。

卢大楞子听了，心想达土司这个粗人倒会占便宜，他要先打三拳，这凌未风一定不肯答应。果然凌未风道：“这不公平。”达土司道：“那你就先打我三拳，我打你五拳。”岂知凌未风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不理达土司插嘴，不停他说下去道：“这不公平，我何必多占你两拳？我不要利息，你先打我三拳，我再还你三拳好了！”达土司大怒，心想：你敢轻视于我，高声叫道：“那你下来，咱们比试！”

凌未风落在那块大石上单足独立，双拳一伸，也叫道：“你上来，在这块石头上比试要好得多，谁要落下石头，也就算输。”达土司一看，那块石头仅能容两人站立，别说不能用轻功躲避，连回身闪避都难。心想“这你更

是自己讨死”，双臂一振，跳上石头，凌未风仍是单足独立，说道：“你站稳了！这石头上窄得很呀！好，你发拳吧！”

达土司见他单足独立，分明是让自己在石头上多占一些地方，自己享誉武林三十多年，几曾受过如此轻视，怒火冲天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也站好了！”呼的一声，劈胸一拳打去，凌未风挺胸相迎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如击巨木，凌未风单足摆荡，身子摇了几摇，似欲跌倒，桂仲明大吃一惊，正待过去救时，凌未风已站稳了身形，“哎呀！”一声笑道：“没伤着！”

达土司一拳打出，就似打着一块钢铁，拳头隐隐作痛，身子也给反碰得摇晃不定，但是桂仲明只注意凌未风，没见着他的狼狈相，群豪可是大吃一惊。

原来这拳凌未风故意硬碰硬接了下来，看他的劲力。结果凌未风虽未跌倒，胸口也是隐隐作痛。急调好呼吸，运气一转，气达四肢，知道没有受着内伤，心内一宽，又嘻嘻笑道：“第一拳过了。第二拳来吧！”达土司一言不发，运起神力，呼的一拳，又向凌未风小腹丹田之处打去。凌未风把身子向左微微一侧，达土司一拳贴肉打过，滑溜溜的无处使劲。凌未风用“卸”字诀，把他的劲力化于无形。又是嘻嘻笑道：“第二拳也打过了，还有最后一拳，好生打吧！”达土司睁大双眼，怒吼一声，双拳齐发，凌未风身子突然向后一仰，单足悬空，头向后弯，半边身子已悬岩外，达土司双拳之力，何止千斤，但凌未风这向后一仰，踏着岩石的右足纹丝不动，腹部却凹进三寸，达土司两拳头都打中了，却被凌未风腹肌吸着，达土司手臂亦已放尽，无从使力，凌未风身子一挺，喝声：“撤手！”达土司只觉一股大力反击回来，拳头：“卜”的一声弹了出来，身子摇摇欲倒，幸他功力也极深湛，双足一顿，“力坠千斤”，才把身形稳住。群雄瞩目惊心，竟禁不住轰然喝起好来！

凌未风接了三拳（按：最后一次虽是双拳齐发，但仍算是一拳。武家所讲的“一拳”是双手都算在内的），神色自如，双足踏实，与达土司面面相对，嘻嘻笑道：“现在轮到我发拳了，你站好没有？”达土司心内发毛，说道：“你等一下。”他调好呼吸，用力一绷，全身骨骼格格作响，他这才定下神来，心想：你凌未风功力虽然深湛，也未必破得我铁布衫横练的功力。双足用力钉在石上，叫道，“你打吧！”凌未风微微一笑，左掌一扬，右拳在掌下直穿出来，叫道：“第一拳来了！”

达土司突的身子一矮，肩头向前一撞，凌未风“蓬”的一声，击个正着，也觉一股大力反击回来，他疾的将拳头一收，达土司哼了一声，竟给他在收拳之际，用“粘”劲将身子带动两步。凌未风从旁微微一闪，喝道：“站稳了！”达土司满脸通红，强用重身法稳着身形，一言不发。

原来达土司接这一拳，取巧到极。本来“借拳还拳”是规定别人发拳时不许反击的，他肩头向前一撞，其实已是反击，只是他不动手，因此不算是犯规。

凌未风一拳打他不倒，用内家粘力，也只把他带动两步，亦是颇感诧异。心想：“这家伙名不虚传，虽然取巧，功力也真深厚。我倒要再试试他的铁布衫功夫怎样？”又是微微一笑，脚跟一旋，拳头自侧面向他右乳打出，叫道：“第二拳来了！”

这回达土司不敢再取巧反击，硬挺着胸，迎面接了这拳。凌未风一拳打出如中铁石，他拳头打中，再用力一按，达土司也觉如千斤铁锤打来一样，

又是“哼”了一声，身子摇晃了几下，用力挺着。凌未风这拳用的是硬功，见达土司虽然给打得摇晃，仍无损伤，亦是不禁暗暗佩服。心想，此人的铁布衫功夫在江湖之上，也可坐第一把交椅了。

达土司接过两拳，心神稍定，想在群雄之前，捞回面子。强自作态，哈哈笑道：“老夫虽老，这几根骨头还硬朗，你还有一拳，好生打吧！”笑声未毕，凌未风忽然双拳齐发，朝他两胁打来，达土司虽有一身横练功夫，不怕点穴，其奈“涌泉穴”乃是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，再加上凌未风的神力，如何禁受得住？

只觉全身麻痹，给掌力震得断线风筝一样，飘飘荡荡直跌下去。卢大楞子站在就近，抢过来扶，达土司也好生了得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翻起身来，满脸通红，叫道：“黄金我不要了！”一扭头便往外走，想回转故乡，再练绝技。

韩荆急忙拦着他道：“别忙；还有小弟们呢。”他乃是想留着达土司，准备万一群殴之用。

达土司道：“我是认输了，何必还在这里看人脸色呢？”

凌未风也高声叫道：“达土司，你的铁布衫功夫，其实我赢不了你，我只是仗着打穴功夫，巧胜一招，待会我还要向你领教。”达土司虽然明知凌未风是给他面子，（既然互相赌拳，当然不能限制别人打在穴道上。）但也不能不留下了。

第二个上去与凌未风赌技的是黑煞神陶宏，他的下盘功夫最稳，与凌未风比摔跤。但论功力却要比达土司差得多，那禁得凌未风神力，不过几个回合，便给凌未风摔倒。

第三个上来，凌未风却不能不有点踌躇了。来人乃是卢大楞子。凌未风心想这人却是个豪爽汉子，若他不知分寸，要比兵刃拳脚，伤了他那可不好。

正踌躇间，卢大楞子客客气气地拱手道：“凌大侠，我想领教你的轻功。至于黄金，那我卢大楞子虽穷，也还有两口饭吃，凌大侠你既然要金子用，那我可不敢提赌技夺金的话，不论输赢，我名下的那尊罗汉，你都拿去好了！”凌未风心内暗笑，情知卢大楞子不忿他要独占黄金，把他看成贪财的人，心想：待会我说出来你就明白了，现在且由你误会。把拳一拱，也客客气气他说道：“卢舵主言重了，黄金的事，比试之后再说吧。请你划出道来，轻功怎么比法？”

卢大楞子指着对面一个小山峰，说道：“我们跑上这峰顶去，中途不许歇息。一上一下，轻功如何也就看出来了。在这里的都是成名人物，断不致判优为劣。”凌未风道：“好，就这样吧，卢舵主，你先请！”

比轻功看来虽较缓和，其实却不大易。剑阁乃出名天险之地，每个山峰都是光溜溜的峭壁，就是猿猴爬上去也难，功夫差一点的准会跌死。卢大楞子轻功有极深造诣，刚才救罗达之时已显过一手，现在听得凌未风叫他先上，道声“有僭！”脚一撑地，便如离弦弩箭，直冲上四五丈高，双足一点石壁，便向左右盘旋而上，只见他在峭壁之上如陀螺一般，左拧右转。霎忽到了峰顶。凌未风知道这叫“盘陀功”，是用“之”字形的身法来平衡身体的，难得的是他在峭壁之上，居然回旋如意，这功夫可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。

卢大楞子到了峰顶不停留，又似陀螺一般盘旋而下，到离地五六丈处，忽然振臂一跃，似大雁一般飞落下来，身法美妙之极。群豪高声喝彩。桂仲明心想，我在剑阁长大，论轻身功夫也还逊他一筹，可不知凌未风怎样胜他。

凌未风待他落地，道声：“前辈身手果然不凡，晚辈献丑，幸勿见笑，”说罢，足尖在地面轻轻一点，身子平地拔起，“一鹤冲天”，竟掠起了十余丈高，到了峭壁之上，竟然双足不落地，只用手掌在石壁上轻轻一拍，身子又再腾起，这样的接连换掌，快似流星，下边的人看上去，只见他就似飞鸟一般，一直“飞”上，到了峰顶，一个转身，仍用峭壁换掌之法下来，至离地十五六丈之处，忽然头下脚上，像流星殒石一般直跌下来，在众人惊叫声中，至离地不到一丈的时候，忽然一个筋斗，四平八稳地落在地上。群豪虽然和凌未风作对，这时也不禁轰天价的叫起好来。卢大楞子道：“我输了！”退过一边，更不发话。

凌未风连胜三场，韩荆沉不住气，半截拐杖插在裤头，拔步便出，高声叫道：“凌大侠，咱们来比划比划！”正是：

燕雀安知鸿鹄志，竟轻仁义重黄金。

欲知他们如何比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　幽谷缔良缘　喜有金环联彩笔　江湖偕俪影　争看宝剑配神砂

凌未风道：“敢问如何比法？”韩荆道：“凌师父的轻功暗器都见识过了，老朽想再见识你的内功。”凌未风抱拳说道：“任凭尊便。”韩荆在地上取来一些枯枝，扎成五捆，用火石把它燃点起来，分插地上。五堆旺火，熊熊燃烧，韩荆道：“就比试劈空掌的功夫吧。”说罢双袖一卷，驼背前俯，双臂青筋，条条坟起，全身骨节，格格作声，一看就知是内家高手。

韩荆运口气后，双掌交加，来回游走几圈，越走越疾，猛然间脚尖一点，也不见怎么耸身作势，便窜到中间那捆火把的面前，距离不足五尺，一个“推窗望月”招式，掌风呼响，把火焰打得向后吐出去，就在火焰摇摇欲灭之际，韩荆右掌疾发，只见火星乱飞，火光全灭。跟着身子一转，反手一掌，仍是一招两式，左掌先发，把火焰拉长，右掌压下，将火光熄灭。韩荆灭了两捆火把之后，又作势盘旋，疾绕数周，这次更加厉害，一个“双龙出海”，两股劲风同时发出，把第三捆火把一下熄灭，火星射出五六尺远，煞是惊人，接着一个翻身，仍是双掌齐出，运用前法，把第四捆火把熄灭。韩荆连用四个不同的招式，打灭了四捆火把，仰天大笑，得意之极。他身如飞鱼，步如流水，左右盘旋，演了几路拳法，才突的掌心向外一吐，这回竟在距第五捆火把七八尺之处，呼的一声，火焰便即应手而灭。各路高手，喝彩不已！韩荆打完之后，睥睨斜视，对凌未风道：“老朽就是这点点功夫，你也试试吧！”

韩荆这样的劈空掌功夫，也可算是内家的一流高手了，可是在凌未风看来，功夫却尚欠纯厚。他要借行拳飞步之势，才能将火焰熄灭，而且打五捆火把，要分三次，可见他的内力不能持续，因此，待他说完之后，微微一笑，叫桂仲明也点起五捆火把，分插地上，缓缓走出，走到距离当火把五尺之处，倏一长身，左手一扬向火把遥击，火光应手而灭，迅捷异常。群豪不禁大吃一惊，凌未风霍地翻身，右手一抬，又把第二捆火把打灭。凌未风打灭二捆火把之后，漫不经意的刷地一个旋身，左右两手一挥，三四两捆火把同时熄灭。韩荆在打前三捆火把时，要连换两掌的功夫，才能打灭。凌未风却能一气击灭四捆火把，只此一端，胜负已判。尚有最后一捆，凌未风却并不迫近前去，就在距离丈许之地，猛地脚下一滑。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反掌挥去，呼的一声，最后一捆火把熄灭了。群豪轰然叫好，凌未风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韩荆面色铁青，浓眉倒竖，狞笑说道：“劈空掌的功夫，我是输了。凌大侠刚才说过，比试一样技业，赌注就是一尊金罗汉，有这话吗？”凌未风道：“有。”韩荆道：“那么我名下有两尊罗汉，我还要再赌一样。”凌未风道：“再赌什么？”韩荆道：“比轻功、内功、暗器之类，都是雕虫小技，咱们干脆在兵器上见个输赢吧。”凌未风道：“悉听尊便，你亮招！”韩荆伸手向腰间一抽，把被腾蛟剑截断的半截拐杖取了出来，抢站着上首，一亮门户，说道：“请赐招！”

韩荆的龙头拐杖，本来深得西藏天魔杖法的真传，虽给截短，但仍可用。而且他又精于点穴功夫，截短之后，正可用来作点穴镢和五行剑用，是以有恃无恐。

凌未风心想：在这群绿林高手之中，达土司虽然粗鲁，却还是个爽直的人，愿打服输。韩荆却心高气傲，非把他折服不可。见他拐杖斜指，冷冷一

笑，缓缓上前，举手贴额，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你这枝拐杖都给人截断了，还比什么兵器？”韩荆傲然应道：“我就是用这样的兵器！”凌未风随手在地上拾起一扎枯枝，这正是刚才比试劈空掌时，给掌风熄灭了火焰所留下的枯枝，上面还有烧焦了的黄叶。

凌未风抬一扎枯枝，也亮着与韩荆同样的招式，向前斜斜一指，说道：“我也就是用这样的兵器，你进招！”

韩荆近廿年来，雄霸川东，几曾受人如此蔑视过。他心头火起，右手倒握拐杖，喝了一个“打”字，半截拐杖倏地翻起，猛向凌未风头顶劈落。凌未风不慌不忙，看定敌人来势，等他的拐杖，距离头不足半尺，刷地往右一斜身躯，一扎枯枝，微微一拂，劲风扑面，便向韩荆面上拂到，韩荆脚跟一旋，转了半个圆圈，但凌未风如影随形，紧紧跟上。

十数招一过，韩荆这才深知厉害。凌未风手上的枯枝竟似灵蛇一样，滑不溜秋，如软鞭，又如杆棒。他咬着牙根，展开天魔杖法，用力一震，只见四面八方，好像有十几根拐杖同时打来的样子。凌未风知道这是天魔杖法中的“颤”手法。身形一变，枯枝一拂，龙蛇疾走，流水行云，群豪看来，同样也见四面八方，都是凌未风的影子。

韩荆一百零八招天魔杖法，几乎使完，兀是讨不了便宜，霍地变招，半截拐杖东指西划，避实击虚，专探凌未风的三十六道大穴。凌未风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厮原来也会打穴，”韩荆怒道：“你嚷什么？怕的就退下去！”凌未风连避三招厉害的点穴招数，在闪展腾挪之中高声笑道：“会打穴有什么稀奇！”话声未了，凌未风一个“旱地拔葱”，凭空跃起数丈，韩荆短拐一指，在他脚底划过，凌未风抢了先手，暴风骤雨般攻来。

这时日近中天，瀑布在日光照射下，泛出霞辉丽彩，凌未风一连十几辣招，把韩荆迫得向日而立，抢先占了有利地势。韩荆耀眼欲花，莫说找不着凌未风的穴道，连招架也感为难。正想拼命挡过几招，抽身便逃。凌未风大喝一声，枯枝起处，已是一招“玉带缠腰”，向韩荆腰胁拂去。韩荆“盘龙绕步”，方待闪过，凌未风攻势绵绵不断，横里一扫，早已变招，枯枝拂到胸部。韩荆心想，一扎枯枝，其力有限，拼着受他拂中，然后抢攻，图谋逃脱。那料心念方动，骤感胸部一阵酸麻，“啊呀”一声，全身瘫软，扑地便倒。

原来凌未风除了剑法精绝之外，还得了晦明禅师“拂穴”的真传。关于点穴功夫，从来只分两派，一派是用兵刃来“打穴”，例如韩荆以短拐当作点穴镢，来打穴道便是。一派是“点穴”，以“空手入白刃”的功夫，用手指去点对方穴道。而晦明禅师却创造了以拂尘“拂穴”之法，用拂尘扫，同样也能封闭敌人穴道。

韩荆扑地不起，群豪哗然大呼。凌未风早已抛掉枯枝，抢在来援救的达土司等人之前，将韩荆拉起，轻轻在他腰际的“伏兔穴”一拍，将封闭的穴道解开，抱拳说道：“韩老前辈，请恕无礼，凌某在这厢赔罪了！”

韩荆面如赤砂，青筋毕露，惊惭交并，不发一言，让达土司扶着便走。凌未风叫道：“韩老前辈，请留步！”韩荆停了下来，正待扔几句门面话，凌未风又招呼其他几个未交手的人道：“你们还要不要再赌？”

未交手的人中，罗达身受箭伤，自然不能比试。贺万方是一个工匠，虽然功夫在寻常江湖道中，也算好手，但如何敢与凌未风比试。尚有一个八方刀张元振，武功尚在把弟黑煞神陶宏之下，陶宏也不过三招两式，便被凌未

风摔倒，他更是不敢作声。

凌未风说罢，众人噤若寒蝉，韩荆怒道，“弟兄们，咱们走！黄金全留给你好了，看你享受得几年！十万八千斤黄金，你带进棺材去？”正待撤退，凌未风忽然大叫：“慢走？”

达土司瞪眼回顾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凌未风，你不许我们走？”凌未风哈哈大笑，大声说道：“这批黄金，大家都有份！”此语一出，听者愕然。韩荆道：“你我我们穷开心！”卢大楞子翘起拇指说道：“这才是英雄本色，黄金粪上，仁义千金！”达土司板着面也叫道：“你送给我，我也不要，我可不是乞儿。要在你手里讨东西。”桂仲明与冒浣莲则觉得凌未风行径奇怪，既然不想要这批黄金，却又何苦与这班人打生打死？

群豪七嘴八舌，凌未风振臂叫道：“各位武林同道，请听我一言。”正说话间，谷中又传来几声胡哨，凌未风停下一望，只见几条人影，疾如奔马，从山谷那面，霎忽就走了近来，凌未风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怎的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高手？要是他们一路的话，这可真应付不了！”定睛看时，来人已到谷中，为首的是石大娘，随后的竟是傅青主和李来亨手下的将领张青原，殿后的两人，他却不认得。凌未风不禁大声叫了起来。

韩荆也惊喜交集，叫了起来道：“朱三哥、杨四弟，怎样你们现在才来？”这殿后两人，原来是他约来，准备对付桂天澜和石大娘的高手，一个叫做朱天木，一个叫做杨青波，也是李定国旧部，武功技业，不在他下。

朱天木越众而出，高声对韩荆道：“这批黄金不应是我们的，黄金的主人来了！”韩荆诧然问道：“谁是黄金的主人？”朱天木对傅青主一指，说道：“他就是黄金的主人派来检视黄金的！他是名满天下的神医傅青主，你快来见过！”

群豪全都大吃一惊，傅青主除了是神医国手，又是武林名宿，成名远在凌未风之前，这，他们自然知道。韩荆不知傅青主与凌未风的关系，还以为傅青主是知道黄金的消息，远从江南赶来，要独占黄金的。他心念一动，忽然嘴角挂着冷笑，说道：“这可热闹了！这里有一位凌大侠自称是黄金的主人，现在傅老先生也代表黄金的主人来了！”他说这话，分明是想挑拨傅青主和凌未风交手，好坐收渔人之利。

那料他话未说完，傅青主和凌未风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傅青主笑罢问道：“凌大侠，这么说，金罗汉你已经找到了！”

凌未风道：“全靠冒姑娘的机灵，是找到了！你又怎么知道消息，远远赶来？”傅青主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你先招呼这班朋友。”

凌未风这时从袋里取出一纸信笺，高声叫道：“各位朋友，这批黄金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们的，应该是大家都有份。黄金的旧主人在信上已说得明明白白！”傅青主问道：“你拿的信是谁人写的？”凌未风道：“这是李定国将军的遗书！”说罢大声念诵起来！

凌未风念到“留待豪杰之士，以为复国之资，若有取作私用者，人天共殛”之处，停顿下来，虎目环扫全场，朗声说道：“韩老前辈是李将军旧部，应该体念将军遗志，这批黄金是拿来作复国之用的！”达土司叫道：“那你又怎说大家都有份？”凌未风微微一笑，指着傅青主说道：“你知道傅老前辈是为谁而来，他代表的可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李来亨将军手下的十万兄弟！李来亨将军是李闯王的侄孙，李闯王当年和张献忠是结义兄弟。张献忠和李定国遗下的黄金，除了他，还有谁有资格动用？……”凌未风尚未说完，傅

青主就接着说道：“着呀，凌大侠说得对极了！这批黄金，说起来嘛，谁也不该觊觎，但谁也有份，只要他参加复国的大业。李来亨将军久仰各位大名，特地叫我来邀请各位合作。”朱天木迈前两步，拉着韩荆的手说道：“韩二哥，傅老先生的话全是真的！”韩荆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朱天木用沉重的声调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韩二哥，咱们也有几十年交情了，你别怪我。是我专程赶去告诉李将军的。我为的你好！我愿你晚年有个归宿，回到义军之中，李将军他们，可都念着你们这班前辈。”韩荆听了，两眼潮湿，默不作声。

原来朱天木、杨青波。桂天澜、韩荆等四人，当年在李定国军中，称为“四杰”，四杰之中，又以桂天澜武功最强，其次就要数到朱天木了。朱天木和韩荆交情最好，但那次藏金之事，李定国只派桂天澜和韩荆去主持，朱天木和杨青波却因另有公务，没有参与其事，所以全不知情。李定国事败之后四杰星散，韩荆隐在川东，朱天木隐在川西。朱天木遥闻韩荆近年和绿林高手往来颇密，又不愿正式揭起义旗，心中颇为担忧，害怕他走上歧途。到韩荆给罗达说动，准备夺取黄金，特地来找他助拳时，他大吃一惊，但他知道韩荆脾气，当时不便劝告，因此也佯允相助，并和韩荆约好日期，同会幽谷。他等韩荆一出门，紧跟着就悄悄去通知李来亨。

至于杨青波眼光却没有朱天木来得远大，他答应相助韩荆之后，真的如期赶到剑阁，先去找寻桂天澜，准备劝桂天澜同分黄金，不料劈头就遇到石大娘，一听他说什么要分黄金之事，心头火起，一阵旋风也似的五禽剑将他迫得手忙脚乱。幸好朱天木这时已会齐傅青主和张青原等前来，才给他解了围。杨青波听说桂天澜二十年来护卫藏金以及惨死之事，既受感动，又忆旧情。心中也自又悔又恨。

朱天木将前因后果，说完之后，紧握着韩荆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韩二哥，你听我们的话，和这班英雄，同到李来亨军中去吧！”韩荆尚未回答，卢大楞子忽大声道：“凌大侠，你何不早说了，我跟你争这些黄金干嘛？”凌未风喜道：“那——你……”卢大楞子朗声说道：“我回去带青阳帮的全帮兄弟跟你们走好啦！”他说完后，拉着罗达的手问道：“罗大哥，你呢？”罗达心感凌未风赠药之恩，踌躇了一阵，也慨然说道：“我和眉山寨的兄弟，听从凌大侠的吩咐！”凌未风上前把他一把抱住，说道：“罗寨主，别这样说，咱们今后都是一家人啦！”达土司拍掌说道：“我是个直肠直肚的人，我说实话，我可不能像他们两位那样跟随李来亨将军。”傅青主微笑着望他，凌未风道：“这位是达土司达三公。”达土司道：“就因为我是个土司，这可把我缚死了。我不能离开族人。但，我向你们立誓，我达某人，以前怎样对李定国，今后一样对李来亨。”他这话即是声明愿和李来亨合作。凌未风高声叫道：“好！一言为定！”达土司一掌向旁边一株小树劈去，将那株树劈为两段，说道：“若背誓言，有如此树！”

韩荆两眼潮湿，朱天木还在紧握着他的手，他手心感着一股暖意，面前又有那么多期待的眼光。他倏地也将短拐拗折，说道：“我和你们大家一齐走！”

韩荆和卢大楞子都愿到李来亨军中，剩下的张元振、陶宏等人，自然也无异议。凌未风收服了这班魔头，心中极其高兴。

当下由石大娘带路，大家都回到那间石屋，石大娘笑道：“今早我不许你们进去，现在我却要请你们进来了！”石天成和群豪相见，既有旧识，也

有新知，同叙契阔，互道仰慕，心中郁闷，不觉全消。他以肘支床，抬起头来说道：“自从我明白事情真相之后，我心里一直就在难过。我深悔自己迫死师兄，原想待见过仲明之后，就自尽以了罪孽。如今见你们这样为复国大事奔跑，我忽然想明白了，心里的死结也解开了，原来我除了迫死师兄之外，还做过一件更大的错事！”石大娘奇怪问道：“还有什么更大的惜事？”石天成道：“三十年来，我都是为着个人恩怨，东飘西荡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值得称道的事。天澜和你的事业，我完全不理不睬。这三十年算是白过啦！我死了也对不住师兄，不如活下来继承他的遗志还好，我伤好之后，一定也到李来亨军中，在伤未好之前，我想和你留在这里，守卫黄金，待李将军派人完全把它搬走为止。师兄守卫了二十年，这担子也该我们代挑了。”石大娘想起天澜，泪流满面，一面流泪，一面笑道：“是该如此！”傅青主正在担心一时搬运不了，留很多人守卫，又恐误了其他的事。听他这样一说，极为欢喜。

这时石天成的徒弟子于中走了过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师父，还有一件大事呢！”

石天成道：“什么事情，这样神神秘秘的？”于中笑道：“师父，他们打了大半天，都还没吃东西呢。咱们是主人，只顾和客人聊天，不顾他们的肚子，那怎么成？人不吃东西就会死，你说那不是大事么？”群豪都笑了起来。一室融融如春，紧张的气氛，也在笑声中缓和了。

笑声中，竹君捧着一大盘糌粑和烤羊肉进来，糌粑是把炒熟的稞麦磨成粗粉，吃时加入酥油，用手拌匀捏成馄饨的样子，倒是别饶风味。那烤羊肉则是石大娘前两天猎获的山羊烤成的。这时一并捧了出来。群豪手团糌粑，拔刀割肉，吃得十分高兴。

进食时傅青主一直注视着桂仲明，见他神情已完全恢复正常，心中大慰。悄悄地对冒浣连道：“姑娘，你真行，这个病人，也只有你才医得好！”冒浣莲面上绯红，“啐”了一声道：“伯伯你又来和我开玩笑。”傅青主在她的耳边说道，“不是和你开玩笑，等会我有话跟你说哩！”石大娘对冒浣莲极为好感，不时的切羊肉给她。竹君鼓着小嘴巴道：“瞧，妈妈，你见了冒姐姐，就只疼她不疼女儿了。”说得众人又都笑了起来。

这晚桂仲明午夜醒来，看着自己的父亲睡在身边，不禁思潮起伏，再也无法安眠。他想着自己离奇的身世，想着教养自己成人的养父桂天澜，今日一家团圆，真是做梦也想不到。他又喜又悲，看着熟睡的爸爸，觉得他很可怜，但想起养父，却更是可怜。他忽然想起：明天我就要和大伙一道到李来亨那里了，我该去拜别养父的坟墓。他听冒浣莲说过，桂天澜是她和傅青主亲手埋葬的，刻有“义士桂天澜之墓”几个大字，只不知葬在那里。他感情如波潮激荡，顾不了避嫌，竟偷偷地起来，悄悄地往用板间开的内室一瞧，只见母亲和妹妹睡得很甜，冒浣莲的影子却不见了。他大吃一惊，一闪身就出了石屋，在微弱的星光下，在幽谷中四处找寻。只听得猿猴夜啼，松涛过耳。秋虫如私语，山瀑若沉雷。处处秋声，汇成天籁，桂仲明虽在剑阁长大，却不曾领略过如此境界，在他幽谷里踽踽独行，思潮起伏。猛然间肩头刷的给人按了一下，他瞿然跳起，只听得有人在耳边轻轻说道：“你找谁？”桂仲明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凌未风，不禁赞道：“凌大侠好俊身手！”凌未风道：“我见你从石屋里跳出来，就缀在你的身后，你只向前面和两边张望，显得心神不属，我猜你大约是找什么人来了，你完全没注意到我跟在你的后面。

桂仲明道：“你可见着冒姑娘？”凌未风笑道：“我猜你准是找她来了，你随我来。”说罢领着桂仲明翻过几处山坳，猛然推他一把，说道：“你把耳朵贴在地上静听。”

伏地听声，可以听得好远好远。桂仲明凝神静听，只听得一个老者的声音说道：“浣莲，他的神智既完全恢复，那你看他能担当得这件大事吗？”桂仲明讶然对凌未风道：“那不是傅老前辈的声音？”凌未风笑道：“他们正在说你呢！”话声未了，傅青主忽然哈哈大笑，传声说道：“你们不必偷听了，快过来吧。”凌未风一跃而起，拉着桂仲明过去，说道：“到底姜是老的辣。”

傅青主和冒浣莲倚着一块岩石说话，见他们过来，招招手道：“我早料到你们会来的。”桂仲明抢着问道：“傅伯伯，冒姐姐，有什么要紧事情，要在半夜商议？”傅青主笑道：“今天白天我对她说了一番话后，累她睡不着，半夜里起来要找我谈呢！”凌未风讶然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傅青主笑道：“你们在这幽谷里面，不知道外面又已换了一番世界呢！”凌未风道：“吴三桂这厮起事了？这样快？”傅青主道：“就是，你们把李公子救出来，他怕风声泄漏，提前起事了呢！”凌未风道：”“他不和我们联络了？”傅青主递过一张纸道：“你看这就是他的檄文。”凌未风道：“好，我倒要看他怎样着笔。”

只见檄文上先叙当年之事，骂李闯王为贼，说李闯王入京之后，“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、勤王讨贼者，伤哉国运，夫复何言？本镇独居关外，矢尽兵穷，泪干有血，心痛无声；不得已歃血订盟，许虏藩封。暂借夷兵十万，身为前驱。”凌未风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亏他说得出来，还想洗脱罪名。”再念下去道：“不意狡虏逆天背盟，乘我内虚，雄据燕都，窃我先朝神器，变我中国衣冠！方知拒虎进狼之非，莫挽抱薪救人之误。”底下自然就是写因此要起兵了。凌未风把吴三桂檄文掷在地上，恨得牙齿咬得格格作声，傅青主道：“正是因此，所以我才要仲明和浣连去干一桩大事。”

凌未风道：“那李来亨将军准备怎样应付？”傅青主道：“按说吴三桂和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们决不能轻轻放过他，但他这次举事，到底打了满奴，因此李思永说，纵许吴三桂一面反清，一面反对我们，我们现刻也不宜与他为敌。李公子定下的策略是：趁这个时机，我们也扩大反清。我们和吴三桂各干各的，他若不犯我们，我们也不犯他。一面保持川滇边区，一一面发动各处英豪，揭竿起义。”凌未风鼓掌赞道：“李公子眼光真非常人可及，那李将军是不是听他弟弟的话？”傅青主道：“李将军已将兵符交给他的弟弟，任由他处置了。”凌未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都愿助他一臂之力。但仲明贤弟虽然英雄，却是初次出道，不知李将军要派他干什么大事？”他是担心桂仲明经验太少，会出岔子。

傅青主笑道：“正因他是初次出道，江湖上无人识他，这件事才适合他去做。说罢问冒浣莲道：“你还记得易兰珠姐姐和张华昭公子吗？”凌未风心头一震，急忙问道：“易兰珠她怎么了？”傅青主道：“当日群雄大闹五台山，张华昭失手被擒，易兰珠自告奋勇，愿入京救他。谁知她赴京之后，就如泥牛入海，全无消息。倒是张公子有消息传来了。”冒浣莲问道：“他在什么地方？”冒浣莲初上五台山时，曾给张华昭撞过一膀，印像甚为深刻。

傅青主道：“据前明降官传给在京的鲁王旧部的消息，说他竟是在纳兰相府！”冒浣莲道：“是被监禁了？”傅青主道：“不是，有一个降宫到纳

兰相府作客，见纳兰公子有一个书僮，非常像他。这个人以前跟过张公子的父亲张煌言，愉偷说了出来。”冒浣莲又道：“以张公子的武功，亦非泛泛，既然不是受监禁，为什么不逃出来？”傅青主道：“这就不知道了！所以才要你和仲明进京一趟，去探访他们。倘若无法助他出走，你就联络那边天地会和鲁王旧部，把他救出来。”

凌未风问道：“这可是刘郁芳的意思？”傅青主点点头道：“李将军也赞同她的意思。张煌言是前朝的抗清大将，鲁王就是他一手拥立的，江南一带，不少鲁王旧部，许多降官也曾是他的部下。刘郁芳现在不能回去，因此，请我们帮忙，设法救张公子出来，由他号召他父亲的旧部，在江南和我们作桴鼓之应。我们想来想去，人选只有你们两人最为适合。仲明武功极强，又没人识他，混进京城，料非难事。浣莲跟我走了这么多年，江湖上的事情。大半懂得，可以做他的助手。”

冒浣莲听了，低着沉思，过了半晌，面泛红潮，低低的向佳仲明道：“你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”

桂仲明仰起了头，定睛望着冒浣莲，许久才道：“我，我是在想……”冒浣莲嘟起小嘴，乍怒佯嗔，“呸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失魂落魄的在想什么？”桂仲明低头接下去道：“我是在想与姐姐万里同行，不知方不方便？”凌未风与傅青主“扑嗤”一声，笑了出来；冒浣莲红晕满面。直红到脖子。

傅青主咳了一声，故意端正面容，说道：“这倒是真话，我也在想……”话声未了，忽然在崖边横出的一棵虬松树上，轻飘飘地落下一条人影，接声笑道：“你们都不用想了，由我来作主。”这人正是石大娘。桂仲明起身时，她已醒觉，仗着地形熟悉，轻功超卓，借物障形，远远地跟着他们，傅青主他们聚精会神地谈论吴三桂之事，竟然没有发觉。

石大娘道：“傅者先生，你和冒姑娘情同父女，她的终身大事，你当做得了主。我看就让他们俩定了婚吧，正了名份，路上同行也方便得多。”傅青主笑道：“这还得问问他们的意思，喂！你们说，愿不愿意？”两人都低下头来，不敢说话，凌未凤哈哈笑道：“别作弄他们了，他们都是小孩子嘛，你要他们锣对锣鼓对鼓的明说出来，他们可没有你那样厚脸皮！”说罢，一手拉着桂仲明，一手拉着冒浣莲，将他们靠拢起来，说道：“主婚的是傅伯伯和石大娘，大媒就由我做了吧！”他悄悄地在桂仲明耳边说道：“你有什么好东西，快拿出来给冒姑娘呀！”桂仲明给他摆布得昏头昏脑，不假思索地取出了三枚金环，递过去道：“你替我给她吧。我可没有什么好东西，身上只有母亲传给我的暗器。”凌未风大声说道：“成了，这个定婚礼物好得很，浣莲姑娘，接过了！”他将三枚金环向冒浣莲抛去，冒浣莲不由自主地接了过来。傅青主道：“你也得交回一件东西给别人呀！”冒烷莲红着脸，在怀中掏出了一幅画来，交给傅青主，默不作声。傅青主打开一看，只见画的是剑阁绝顶的风景，两株虬松覆盖着一间茅屋。那正是冒浣莲为着要点醒桂仲明，特地给他画的。这幅画，对桂仲明来说，可是极不寻常。桂仲明一见，不待傅青主给他，就伸手拿过去了。傅青主笑道：“你们交换的礼物可真有意思，以后桂贤侄可要教冒浣莲金环打穴的功夫，冒姑娘也要教他文章字画。”

桂仲明和冒浣莲虽然羞态可掬，却都是心花怒放，好像生命陡的充实起来，彼此都有了依靠似的，双双抬起头来，幽谷秋声，也变成了天上的仙乐。正是：

喜见金环成聘礼，愿将彩笔画鸳鸯。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　一剑败三魔　宝玉明珠藏相府　清歌惊远客　澄波碧海赞词人

第二天，石天成知道了这事，非常高兴，亲自把他们的婚事宣布，群豪纷纷道贺。傅青主和石大娘并带领他们，攀登剑阁，祭扫桂天澜的墓，韩荆等一干人众，也在墓前流泪致词，仟悔前非，愿以有生之年，竟老友未成之业。

扫墓之后，傅青主凌未风带领群豪，投到李来亨军中。石天成夫妻和徒弟于中、女儿竹君以及张青原等人则留在谷中，守卫藏金，等候搬运。桂仲明和冒浣莲随他们出了剑阁之后，便即分道扬镳，迳赴京华。

其时吴三桂的大军已自云南而出湖北，桂冒二人只好取道甘肃，经陕西转入河南，再出河北。冒浣莲易钗而弁，与桂仲明兄弟称呼。

在迢迢万里的旅程之中，桂仲明灵智初复，样样都觉得新鲜，时时傻里傻气地问这问那，冒烷莲一一耐心解释，活像他的姐姐一般。漫长的旅程，在轻颦浅笑、蜜意柔精之中，一段一段的过去了。桂仲明虽然不解江湖险恶，但有细心谨慎的冒浣莲在旁，总算没有闹过乱子。

月缺月盈，冬去春来，他们走了四个多月，在第二年初春时分，踏入河北。冒浣莲舒了口气道：“ 大约再走十多天，就可以到京城了！ ”桂仲明道：“ 一向听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怎的我们一路行来，都没碰过什么人物？ ”

冒浣莲念了一句“ 阿弥陀佛！ ”纤纤玉指抵着他的面颊，说道：“ 我的大爷，咱们干什么来的？你倒希望碰到什么江湖人物来了！我只巴望安安静静到达北京，只有这一段路了，可千万 ”别惹出乱子来！ ”桂仲明道：“ 你瞧，我只随便那么说一声，就惹出你一大篇教训来！我又不是三岁孩子，你怕什么？ ”两人口角生风，说说笑笑的又踏上旅途。

这天他们到了钜鹿，这是一个大镇，他们刚进了城，就见六辆大骡车，在街上行走，把街道都塞满了，车的两旁绒幕低垂，骡夫和跟随骡车的人都是精壮的汉子。冒浣莲瞧了一眼，悄悄地对桂仲明道：“ 这些人一定别有来历，咱们绕道而过，别沾惹他们。 ”她曾和傅青主到过钜鹿，熟悉道路，带桂仲明通过横街，找了一间最大的客店投宿。

不料他们刚歇息下来，就听得客店外人声嘈杂，马铃叮当，那六辆大车，竟然也到这间客店投宿。桂仲明好奇心起，忍不住出来张望，只见六辆大车，直推到院子里才歇下来，车门一开，每辆大车走出六名如花似玉的少女，共是三十六人，花枝招展，把桂仲明看得呆了！冒浣莲在他背后轻轻一捏，叫他回房，好几条大汉的目光都向他们射去。

回到房间，冒烷莲也频道奇怪，这三十六个少女，个个姿色都不寻常，冒浣莲在苏州长大，苏州美女，自古有名，她都未曾见过这么多佳丽！

桂仲明怀疑道：“ 莫不是抢来的？ ”冒浣莲笑道：“ 绝对不会，抢来的哪会大摇大摆从闹市经过！ ”桂仲明又道：“ 莫非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请人保送到哪里去？ ”冒浣莲又摇摇头道，“ 虽然大户人家，十房八房同住在一起的，有几十个少女，并非奇事。

但也绝不可能个个都是这样年青貌美。 ”说着“ 噗哧 ”一笑，伸出食指在佳仲明脸上一刮，道：“ 怪不得你刚才看得灵魂儿都飞上九天！ ”桂仲明道：“ 你别胡说。她们三十六个人加起来都没你这样美。 ”冒浣莲道：“ 哎

晴，居然懂得讨人欢喜了？不肉麻？”
　　小两口子吱吱喳喳的猜了一阵，桂仲明又道：“莫非是皇帝挑选的秀女？”冒浣莲笑道：“你真是没见过世面，假如是皇帝挑选的秀女，穿州过县，大小官儿都要来接应，哪会住这个客店？皇帝的威风哪，你想都想不出！”桂仲明奇道：“难道你见过皇帝不成，说得这样嘴响？”冒浣莲面色一沉，低声说道：“就是见过！”桂仲明见她本来有说有笑，好端端的忽然郁闷起来，慌道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管他皇帝不皇帝，咱们谈咱们的。”冒浣莲叹了口气道：“你的身世已经够凄凉了，我的比你的还要凄凉。你好坏都有父母，我的亲人却只有一个傅伯伯。”桂仲明急忙指着自己道：“还有一个我呢！”冒浣莲给他逗得忍不住又笑起来，推他一把道：“你别歪缠了，我说见过皇帝，那是真的，日后我再细细地告诉你。现在嘛，我要你早点睡觉，明早鸡一叫，我就要你起来赶路。”桂仲明道：“干吗？”冒浣莲道：“咱们有大事在身，少惹闲事。这班人路道不明，别和他们在一起。老实说，和他们同住这个客店，我也担心。”桂仲明拍拍腰间的“腾蛟”宝剑道：“怕什么？”冒烷莲一把将他推倒地上，道：“赶快睡，我不和你斗口了。”她自己也和衣攒上床去。两人同行万里，凡是住店都是桂仲明睡在地上，冒浣莲独占大床。
　　桂仲明果然很听话，乖乖地睡了，这晚一点事情都没有，第二天一早鸡鸣，冒烷莲就催桂仲明起来，结了房钱，继续登程。
　　两人走了三二十里，天色大明，眼前忽然现出一片亮晶晶的水泊，港汊交错，就在大路的旁边，而路的另一边又是高岗密林。佳仲明道：“这地方形势倒很不错。”冒浣莲道：“啊，我们已到了苏村了。这地方是冀鲁豫三省边境有名的险要之地。我听傅伯伯说，以前有一股强人在这里落草，兼做水陆两路生意，为首三人都是江北大盗，只是行为不正，贪财好色，绿林英雄鄙其为人，后来又给官军打了一阵，没人帮他们，听说站不住脚逃了，不知是也不是。”桂仲明道：“就是有强盗也抢不了咱们！”正说话间，忽然背后车辚辚，马萧萧，回头一看，那六辆大车和乘马护送的一干人，已赶了上来。
　　冒浣莲眼利，只见第一辆大车前面挂着一面镖旗，上绣“武威”二字，迎风飘荡。六辆大车过后，殿后的一人，年约四十岁光景，拿着一杆大旱烟袋，口喷青烟，斜着眼睛，看了桂冒二人一眼，似颇惊异，但也不停留，策马疾驰而过。
　　冒浣莲待大队过了少许，笑着对桂仲明道：“你成天嚷着要见江湖人物，这便是一个人物。武威镖局是南京最出名的一间镖局，镖头就叫孟武威，年纪比我的傅伯伯还大一点，善用独门兵器旱烟袋打穴，我十一二岁时，和傅伯伯到南京曾见过他。听说他的绝艺只传给儿子孟坚，刚才那人想必就是他的儿子。”桂仲明道：“昨天为什么没见着镖旗，也没见这扛旱烟袋的汉子？”冒莲道：“昨晚他们进城歇宿，用不着挂出镖旗。你不知道，成名的镖师都有一些怪规矩，比如孟武威，他总是在险要的黑道上，预知有强人伏伺时，就狂吸旱烟，口喷奇形怪状的烟圈，表示是他亲自压镖，平时倒不大吸烟的。这人完全学了他的样儿。我也是见了他的旱烟袋才想起他的来头，昨晚根本就不留意到他是谁。”
　　桂仲明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看走眼了，会打穴有什么稀奇？据我看，傍着大车走的两个瘦小汉子，功夫就要比这人高。”冒浣莲凝眸细看，看不

出什么异样。桂仲明道：“我是练大力鹰爪功的，懂得一些路道。你看那两人这样瘦小，坐的马这样高大。那马却像不胜负荷似的，刚才他们与我擦身而过，我听那沉重的马蹄之声，就知这两人外家功夫已有相当火候。”冒浣莲奇道：“为什么只说相当火候呢？”

桂仲明道：“凡是练鹰爪功、金刚手这类内外兼修的功夫，到了随时随地、或站或坐都浑身是力，不克自制的时候，外家功夫就已到家了。可是内家功夫还没到家。若内家功夫到了家，那股劲力随心所欲，能发能收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”这两人外功不错，内功可还未够火候。”冒浣莲笑道：“我连他的外家功夫都看不出来，那更差了。”桂仲明正色道：“不然，你的功力据我看和那两个人差不多，却要比那个孟坚高。你学的无极剑法，是上乘的内家剑法，怎可妄自菲薄？”冒烷莲抬头再望，大车己过去约半里之遥，那吸旱烟袋的汉子，还不时回头看。冒浣莲不觉笑道：“这人疑心我们是强盗呢！只不知这南京的名镖头，为什么给三十六个少女保镖，这事可奇怪透了。莫非这批少女，真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女儿，请人保送的？可是看来又不像呀！”

说话之间，猛然前面六辆大车，倏地都停下来。前面尘头起处，两骑骏马，迎面驰来，掠过大车，快近桂冒二人时，才猛的勒马回头，又狂奔过去。冒浣莲拉拉桂仲明的袖子道：“是那话儿来了！”桂仲明脚步不停，一直向前走去。

骤然间路旁高岗上，射出了几枝响箭，其声呜呜，甚为凄厉，响箭过后，密林中涌出一批人马，约莫有一百多人，霎忽就截断了大路，拦在车队之前。

武威镖局的镖师孟坚本来是押队殿后的，这时已催马上前，狂喷烟圈，起初是一个个的圆形烟圈，接着喷出的几口烟其直如矢，射入先喷出的烟圈之中，烟圈也渐渐四散，漫成烟雾。这是孟老镖头传下的信号，圆烟圈套交情，直烟线表武力。意思是说：“好朋友们，给我们圆圆面（卖人情）吧，不然若用武力，落个两败俱伤，可坏了江湖义气。”

对方阵中缓缓地走出一个中年汉子，袍袖飘飘，意态潇洒，眉目姣好，很像一个女人，他在袖中取出一把折扇，把孟坚喷出的烟雾，扇得一十二净，阴声细气他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武威镖局的少镖头亲自押这支镖。”孟坚也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郝寨主还在此间。既是熟人，请恕礼仪不周，容日后补上拜帖吧！”说罢又喷出几口烟圈，等待对方答话。

在他们两人打话之际，冒浣莲和桂仲明远远地站在路边。冒浣莲道：“果然那三个魔头又回；日地。”桂仲明道：“那不男不女阴阳怪气的是谁？”冒浣莲道：“我听傅伯伯说过，这人料是三魔之首，十几年前的江湖败类人妖郝飞凤。”桂仲明奇道：“为什么叫做人妖？”冒莲道：“因他生得眉目娟秀，常常扮成女人，专迷惑大家闺秀，有人还说他真是个阴阳人，所以叫他做人妖。可是他的武功也真好，有几个侠客想除他，都给他逃掉了。后来大约是年纪大了，扮女人不灵了，这才落草为寇的。”桂仲明又好奇问道：“什么叫做阴阳人？”冒浣莲粉脸通红，大力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别问了，赶快看吧，你看他们就要动手了。”桂仲明出其不意地给她柑了一下，“唷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幸得那两批人都很紧张，谁也没有注意他。

郝飞凤慢条斯理地又举起扇来，扇了两扇，低声笑道：“少镖头和我们搭什么架子，猛喷烟圈？咱们开门见山，你要我们替你圆这个面子，那也成，但你也得替我们圆个面子。”

孟坚接了这支镖后，一见要保送的竟是三十六位美艳如花的少女，心里当然觉得十分奇怪，但他恃着父亲的威名，插了镖旗，也竟挑起大梁，从苏州直保到此地。一路虽碰过三四次黑道人物，但只须喷出几口烟圈，也就把对方吓退了，不料一踏入河北，却碰上这三个硬对头。正在忐忑不安，一听郝飞凤的话似有商量，急忙问道：“郝寨主有什么吩咐，我孟坚做得到的，一准办到。

郝飞凤又阴阳怪气地笑了一笑，将扇一指大车，我们不劫你的镖，只是要一些无伤大雅的东西。”

孟坚听郝飞凤说不劫他的镖，心中大喜，连底下那句话都未听全，就拱手说道：“多谢寨主借路：”郝飞凤冷冷一笑，尖声说道；“你车上的红货（金）白货（银）我全不要，这三十六个女娃子，你可得给我留下，少一个也不成！”孟坚强抑怒火，一摆烟袋，亢声问道：“郝寨主，这是怎么个说法？”郝飞凤阴恻恻的说道：“从来保镖的都是保红白财货，没有保人的。我不要你的货，只要你的人，这怎能算是劫镖？”孟坚给他气得髯眉倒竖，骂道：“怪不得人家骂你是江湖败类，武林人妖，冲着我武威镖局的镖旗，你要放肆，那可不成！”郝飞凤将折扇扇了两扇，大笑道：“就是你老子出马，也得给我留下。你招子（眼睛）放亮一点，凭我这把铁扇，要你这三十六个女娃子，可不过份。”孟坚瞥了一眼，见那扇子乌漆漆的闪光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你还是铁扇帮的，那更好了，我就凭这杆烟袋，斗斗你那把铁扇，”

铁扇帮是长江以南的一个秘密帮会，帮主尚云亭有一身惊人的武功，可是手底极辣，黑白两道全不卖帐，碰到财物就要拦截。郝飞凤穷途落魄，曾去投他，他本待不收，不知怎的，却给郝飞凤迷惑住了，终于让他做了帮中的二个香主。郝飞凤也就是靠了铁扇帮的名头，才能重回旧地，再立门户的。

孟坚年虽四十，可是一向靠着乃父声威，保镖以来，从未与硬手动过真力真枪。而他那铁烟杆打穴的功夫，也的确算是一门绝技。因此久而久之，他也自以为可以称雄一时了，今日碰着这三个魔头，虽然不无顾忌，但一给他们挤得下不了台，也自动了真气，烟杆一指，便待扑上。

郝飞凤轻轻一闪，并不接招，笑道：“你要和我动手呀，那可还差着点儿，三弟来把他拿下。”背后一个粗豪汉子，应声而出，右手单刀，左手铁盾，拦住孟坚喝道：“我倒要看你孟家的打穴功夫！”这汉子正是三魔柳大雄。

孟坚心头火起，更不打话，铁烟袋当胸打去，柳大雄举盾一迎，烟锅当的一声打在盾上，未烧完的烟丝，给碰得直飞出来，点点火星，倒溅回去。柳大雄单刀在盾下倏地攻出，斩孟坚手腕。孟坚武功也非泛泛，手腕一顿，铁烟杆横里一荡，把单刀荡了开去，大喝一声，斜身滑步，烟锅已自向柳大雄背后“魂门穴”打去。柳大雄反手一迎，烟锅碰在盾上，他顺着这拧身之势，刀光一转，反取中盘。孟坚连跳了两跳，才避开这招。

桂仲明和冒浣莲伏在路旁，看这两人厮拼，只见孟坚如怒狮猛搏，铁烟袋点打敲劈，可总打不着敌人的穴道。柳大雄以铁盾掩护单刀，带攻带守，打得十分激烈。

再打了一会，孟坚渐渐落在下风。本来论功夫技业，他和柳大雄原不相上下。只是柳大雄是个剧盗，见过许多阵仗，孟坚和他一比，可就差得多了。

打到分际，柳大雄左手盾牌虚幌一招，身形向下一扑，单刀绕处，直向

他下三路斫去。孟坚霍地退步，铁烟杆“ 倒打金钟 ”，指向敌人背脊“ 天枢穴 ”，柳大雄大吼一声，身形暴起，铁盾“ 横托金梁 ”，用力一磕，右手单刀，顺着烟杆，向上猛削，孟坚若不撒手，手指非给削断不可。

桂仲明伏在路旁，见到孟坚危急，偷偷地对冒浣莲说：“ 且待我助他一下 ” 冒浣莲未及拦阻，桂仲明己倏然出手，一枚金环，迳自飞去。

这枚金环，打得正是时候。柳大雄看看得手，忽听得“　 ” 的一声，单刀已给金环荡开。收刀一看，只见刀锋也被碰损，缺了一个小口。孟坚莫名所以，拖着烟杆，踉踉跄跄的退了几步。

桂仲明暗器打得十分神妙，两边的人又全都注意孟坚和柳大雄的厮斗，竟然没人知道暗器从何而来。柳大雄横刀举盾，高声喝道：“ 哪个不要脸偷袭大爷的站出来，咱们明刀明枪决个胜负。 ”

孟坚幸得这一枚金环，保了武威镖局的声威，情知自己不是人家对手，拖着烟杆疾退。郝飞凤撮唇打了个胡哨，只见一骑健马，倏地冲去，马上人往下一落，拦着孟坚，笑嘻嘻地道：“ 孟少镖头，你别走！ ” 这人是江北三魔中的第二魔沙无定，也是刚才策马探镖的人。

才解困厄，又遇强敌；孟坚正在心慌，猛然间大车队中，也飞冲出两骑健马，孟坚一看，却是那两个黑瘦汉子，这两个汉子下马叫道 :“ 孟爷请退！ ” 其中一人赤手空拳便去强抢沙无定手中的大枪。另一人也以赤手空拳，迎上了追来的柳大雄。

孟坚惊异得几乎喊出声来，这两汉子就是当日请他来保镖的人，当时他们自称是一个富户的管家，名叫陆明陆亮，是两兄弟，倚靠南京另一个武林前辈的面子，来央求威缥局保镖的。孟坚看他们骨瘦如柴，当时还暗笑怎的这个富户却用“ 烟精 ” 来作管家，根本就料不到他们身怀绝技。

这两人一出手竟是北派的鹰爪功夹以擒拿手，十数招一过，看得孟坚目定口呆。沙无定的大枪，长七尺有余，一簇血挡四面戟张，足有斗篷大小，挑扎扑打，虎虎生风，论功力比柳大雄还强许多，但陆明只凭一双肉掌，已是足以抵敌。沙无定一抢紧似一枪，兀是刺他不着。那边的陆亮独战柳大雄，竟然欺身直进，硬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去抢柳大雄的单刀，不过片刻就占了上风。

孟坚在一旁看得倒吸凉气，心中叹道 :“ 休了，休了！这两人身怀绝技，我却一点也看不出来，还夸大口，作保镖，传出岂不笑折别人牙齿。今番纵保得着这支镖，也折了名头！ ” 看两人越打越烈，鹰爪功擒拿手，招数精奇，自己见所未见，越看越怪，不禁皱眉想道：“ 这两人功夫远在我上，怎的颠倒请我来做保镖，若不是存心戏弄，一定内有隐情。 ”

这时刻，两对厮杀，功夫也已分出强弱。沙无定招熟力沉，还自抵挡得住，柳大雄的单刀在酣战声中，却竟给陆亮一把抢去，只剩下一面铁盾，且战且退。

郝飞凤相貌像个女人，功夫却极利落，轻轻一纵，拦在陆亮面前，铁扇一指，直点陆亮面门，左掌一立，轻轻向上一托，陆亮双肩一晃，急忙倒纵出去，郝飞凤这招名叫“ 颠倒阴阳 ”，与擒拿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胳膊若给他一托一拗，这条手臂就算卖给他了。

郝飞凤救出了柳大雄，尖声怪气地叫道：“ 二弟请退下， ” 沙无定力刺三枪，把陆明迫过一侧，撤枪疾退，气喘吁吁，站在郝飞凤身边。

陆明陆亮并肩站立，郝飞凤展开铁扇，扇了两扇，怪声笑道：“ 陆家兄

弟真好功夫，我不自量力，要请两位一同指教！”陆明陆亮都是心头一震，想道：“人妖”真个“神通广大”，我两兄弟早已退出江湖，他竟一口就能喝破来历。

郝飞凤铁扇一指，又再尖声叫道：“两位陆师父不肯赐教么？”陆明。陆亮大怒，左右一分，双双扑上，喝道：“今日定要擒你这个人妖！”郝飞凤嘻嘻一笑，滑似游鱼，在两人掌底钻了出去，说道：“你们有这能耐？”反手一扇，就和两人斗上了。郝飞风扇子使开，也是一派点穴家数，但却比孟坚的打穴厉害许多，他身法又极其轻灵，一把扇子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全是指向两人的致命穴道，他左手也不闲着，右手扇子打出，左手跟着就是一掌，用的竟是刀剑路数，这种怪招，陆家兄弟还是初次遇上。幸得他们的鹰爪功擒拿手也有了相当火候，而且相互配合，威力更增。郝飞凤这才不敢过份迫近。

三人走马灯似的厮杀了一百来招，郝飞凤怪招层出不穷，陆家兄弟拼命支持，兀是守多攻少。桂仲明看了许久，摇摇头道；“这两个汉子要糟。鹰爪功擒拿手原是利于攻而不利于守，他们给敌人迫得要撤掌防守，只怕没多久就要落败。”

果然再打一阵，两兄弟蓦然狂叫，往后便跑。但郝飞凤身法比他们更快，身形一起，又绊着他们。口中叫道：“二弟三弟，你们去抢大车！”

沙无定、柳大雄一声呐喊，率领百余帮匪，狂风一般卷将过来。郝飞凤尖声叫道：“只要人，不要货，算留给孟老头子一点面子。”孟坚气得焦黄了脸，抡铁烟袋拼命敲击，混战中沙无定一枪将他的烟杆挑上半空，旁边的帮匪抛出绊马索，将他绊倒，柳大雄双手扣住他的脉门，将他缚在路旁的树上。其他护车的壮汉，虽然也有武功，怎禁得帮匪人多势众，转瞬之间就给迫到一隅，眼睁睁地看着沙无定、柳大雄领着帮匪，扑奔大车。

桂仲明和冒浣莲伏在路旁，离大车约有十来丈远。冒浣莲本来屡次禁止桂仲明出手，这时见帮匪拉开大车绒幔，里面少女尖声哭叫，不禁柳眉倒竖。桂仲明道：“这帮贼人欺侮娘儿，咱们揍他！”冒浣莲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好，你对付那两个头领，我去赶开匪徒。”

桂仲明解下腾蛟宝剑，如巨鸟腾空，几个起落，己是落在车队之前。十多个帮匪舞动刀枪，上前拦阻，桂仲明圆睁双眼，大喝一声，腾蛟剑向前一抖，银虹疾吐，把十多把刀枪全都削断，沙无定见状大惊，斜刺里一枪刺出，桂仲明一个旋身，又是一声大喝，宝剑起处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沙无定四十二斤重的大枪，也给斫断了，震得他虎口流血，拖着半截枪急忙奔命。

在桂仲明大显神威之际，冒浣莲也己赶到现场，那些帮匪正在撕绒幔、砸车门，冒浣莲扬手就是一大把夺命神砂，宛如洒下满天花雨。那些帮匪也都是老于江湖的了，一中暗器，只觉又麻又痒，有人叫道：“这是毒砂子！”冒浣莲一声冷笑，玉手连扬，喝道：“不是毒砂子你们也不知道厉害！”帮匪发一声喊，四下奔逃。冒浣莲双眼滴溜溜的一转，只见第三辆车上，还有几个帮匪，站在车顶，他们己抢出几名少女，用作掩护。冒浣莲大怒，放下神砂，拔出佩剑，一跃而上，剑走偏锋，捷似灵猫，娇叱两声，两名帮匪中剑扑倒，冒浣莲一腿将他们从车顶扫下，挺剑便奔第三名帮匪，那名帮匪将挟持着的少女向前一推，冒浣莲手腕倏翻，剑锋左倾，向空档奔去，剑法迅疾异常，本意这名帮匪也易了结，不料一剑刺去；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碰了回来，原来是刺在一面盾牌上。

这名帮匪是柳大雄，他领头抢上中间的大车，砸开车门，只见六名少女美艳如花，眼都呆了。他看了一阵，将其中最美的少女挟出，冒浣莲已抢了上来。他舍不得放开，竟然在车上负隅顽抗。

冒浣莲连刺数剑，都被柳大雄巧妙挡开。他挟少女为质，以铁盾掩护，冒浣莲武功虽比他强，投鼠忌器，急切间却是奈何不得。柳大雄见冒浣莲一剑紧似一剑，应付也感为难。蓦然间他抓起少女往外一抡，以进为退，引开冒浣莲的剑，哈哈大笑，往后一跃便待翻下大车。那料笑声未绝，后心忽然一阵剧痛，不由得双手松开，人也像断线风筝一样跌了下去。原来桂仲明在追赶沙无定时，百忙中回头一瞥，见冒浣莲尚在大车上与人拼斗，随手发出一枚金环，打中了柳大雄后心穴道。

冒浣莲正自气红了眼，也待挺剑跃下大车，那少女刚好落下，她只好插剑归鞘，以手接下，轻轻抚拍少女，说道：“ 姐姐受惊了！ ” 那少女惊魂稍定了，发觉自己在男子怀中，急忙双手一推，那料手所触处，却是软绵绵的一团东西。

冒浣莲扬砂拒敌，拔剑救人，紧张中竟自忘记了自己易钗而弁，是个“ 男儿 ”。给少女一触，才猛的醒起，急忙放开了手，在少女耳边低声说道：“ 姐姐，你别声张，我和你一样，是个女人。 ”

那少女裣衽致谢道：“ 多谢姐姐救命之恩。 ” 冒浣莲红着脸说道，“ 你别叫我姐姐，我就领你的情了。 ” 那少女也算机灵，急忙换过口道：“ 多谢公子！”冒浣莲笑道：“ 你叫什么名字？怎样来的？这些姑娘是你的姐妹吗？ ” 那少女眼圈一红，答道“ 我叫紫菊，是苏州城的歌女，给人买来的，这些姑娘，我早先都不认识，听说也是买来的。 ” 冒浣莲还待再问，忽见下面乱成一片，帮匪四下奔逃，桂仲明向她大声呼唤。

那边，桂仲明在发出金环，打倒柳大雄之后，再向前追。帮匪畏惧宝剑，纷纷躲避。郝飞凤放开陆家兄弟，赶了过来，也兀自镇压不住。

郝飞凤未见敌人，先见剑光，心里一惊，已觉冷气森森，寒光劈面。他仗着身法轻灵，连避三剑，自知不是敌手，待第四剑斫来时，急忙向后一跃，铁扇子倏地出手，迎着剑锋扫去。

桂仲明正杀得性起，忽听得剑尖嗡嗡作响，火星乱飞，十几枝短箭向自己飞来，他双足一点，平地拔起三丈来高，宝剑在半空划了一道弧形，把那些短箭扫断，这才轻飘飘落在地上。

只这样被挡了一挡，郝飞凤已跑河边，扑通一声，借水而逃。原来这手是郝飞凤救命的绝招，那把铁扇子藏有机关，给宝剑截断后，十几条铁扇骨，都化成利箭，向敌人发射。他以往曾有几次被侠义道追杀，就是仗着这手绝技，得以死里逃生的。幸好桂仲明武功深湛，要不然还真避不开这突如其来的暗器。

沙无定最先逃跑，却及不上郝飞凤迅捷，刚刚奔至河边，桂仲明扬手一圈金环，将他后脑打裂，登时毙命。帮匪呼啸，没命奔逃，桂仲明顾不得追赶，先自回来寻觅冒浣莲。

冒浣莲听得呼唤，跳下大车，顺手一剑，挑开孟坚的缚绳，孟坚淤红了脸，在道旁拾起那根铁烟袋，低声道谢，敲燃火石，狂吸旱烟，掩饰窘态。

陆家兄弟周围检视一番，只有两辆大车，被砸烂车门，撕破绒幔，其他全无损失。急忙拱手向桂、冒二人称谢，请问姓名。他们心中极其骇异，尤其对于桂仲明的武功，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看桂仲明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

但剑法和暗器精妙，简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

桂冒二人未及答话，孟坚忽在背后冷冰冰他说道：“ 两位陆大爷，这趟镖我们退了。此去北京已是坦途，用不着我来保，也不需要我来保。 ”陆明将他一把拉住。急忙说道：“ 孟镖头，这是怎么说的？全仗贵镖局威名，我们才能从苏州一直平安至此。在这个地方，虽然遭了一点挫折，胜败也是兵家常事嘛。咳，莫非你怪我们兄弟两人，我们替你赔罪。 ”说罢兄弟两人双双作揖。孟坚尴尬得很，可又不能再发脾气，桂仲明也上煎来劝，孟坚叹口气道：“ 两位陆大爷武功真高，这两位达官武功更高，武威镖局得保声名，全靠你们。回去我就禀告家父，把镖局歇了。然后再酬谢各位。 ”他这说的可是真话，他眼见今日诸人，武功一个比一个高，不禁心灰意冷，再不想吃这口江湖饭了。

两陆微微一笑，将事揭过。桂冒二人，随便捏了个假名，寒暄几句，也待告辞，另走小路。陆家兄弟却拉着不放，力劝他们一道，同路进京。桂仲明瞧了冒浣莲一眼，冒浣莲忽慨然说道：“ 既然两位这样热心，咱们就叨光托荫吧。 ”两陆大喜，立刻让出两匹马，修好大车，就请桂冒二人一同上路。

一路上两陆两拿话套问桂冒二人，冒浣莲机灵得很，含糊应过。她拿话套问两陆，两陆也含糊应过，问得紧时，只是笑道：“ 到了京城，我两兄弟自当请尊驾到我主人家中，赔罪道谢。 ”冒浣莲知道“ 交浅言深 ”，乃是江湖大忌，也就不再追问下去。至于孟坚，则一路默不作声，兴趣索然，虽然满腹疑团，却不愿开口说话。

走了十多天，到了北京，桂仲明见城墙高峻，西山巍峨，宫殿连云，屋宇栉比，端的是雄伟壮丽，气象万千。他久处深山，几曾见过如此景象。正自心胸舒畅，眼花撩乱之际。忽听得孟坚冷冷问道：“ 陆大爷，镖已押到京城了，请问在哪里交卸？ ”陆明扬鞭一笑，说道：“ 纳兰相府！ ”

孟坚吃了一惊，反覆问道：“ 纳兰相府？ ”陆明又微微笑道：“ 正是纳兰相府。 ”孟坚沉着脸道：“ 那么两位是相府的教师爷了。 ”陆明陆亮同声说道：“ 不敢！ ”孟坚心中愤怒，口里可不敢说出来。陆明何等老练，早已看出，急忙陪话道：“ 不是我兄弟俩故意戏耍老哥。这是我们相府师爷的主意。我们只是依令而行。 ”冒浣莲问道：“ 那么这三十六位少女，也是相爷买的了？ ”陆明道：“ 正是。相府的师爷叫我们出面，央求南京的童镖头，转请贵镖局保护，就是怕路上出麻烦，所以借你们的镖旗镇压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强盗。 ”孟坚“ 哼 ”一声，想道：“ 原来你们只是把我们看做纸糊的姜大公，顶看不顶用，只可用来吓小鬼的。真正碰到硬把子，还得你们两兄弟出阵，所以你们不动声色地跟在车旁。只可惜真碰到硬把子时，连你们俩也抵挡不住。 ”他拨转马头，拱拱手道：“ 按规矩，我们该亲到镖主家里交卸，但相府门高，我辈小民可不敢进去。两位教师爷替我们美言一句，这镖你们自己去押回吧。我孟坚领情了。 ”说罢，对桂冒二人，再深深一揖，表示谢意。不听劝阻，拨马便走。他心中对二陆和童镖头都很不满，只是深深感激桂冒二人。

桂仲明见他负气而行，心中暗道：“ 这人倒也是个血气男子， ”他拉着冒浣莲正想告辞，陆明却又上前拦阻道：“ 这次多得两位兄台出手，小弟交浅言深，如两位兄台尚未有落足之处，就请到相府里去谋个差事如何？ ”桂仲明佛然不悦，几乎就要发作，不料冒浣莲却是喜形于色，连声笑道：“ 多得两位教师爷关照，我们也不客套推辞了，若然得在相府安身，那可是求之

不得！”桂仲明猛然会意，立刻装出笑容，连声道谢。

大车在京城街道上长驰而过，向相府前行，路上冒浣莲再问相府买这三十六个少女干嘛？陆家兄弟这时已把两人当做自己人，不再隐瞒，告诉他们道：“这三十六个少女都是相爷暗中请人在苏杭两地搜买的，有些是出名歌女，但大多却是贫寒人家的标致女儿。也难为买的人选得个个都是这样如花似玉。至于为什么买的，那我们可不知道了。”

列位看官，你道是为什么买的，说起来却有一段故事。原来纳兰容若虽是当时第一才子，尤以词名冠于全国，他的父亲纳兰明珠，却是个不通文墨，庸俗不堪的人。他仗着是宗室内亲，又善奉承，从部曹微职一直升到当朝的大学士（宰相）。他见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都很注重文学，便暗地里招纳了许多文人供养在家，做了许多文章，冒充是自己做的，献进宫去，博取皇帝欢心。纳兰容若自幼在许多人才熏陶之下，加以天资聪敏，因此年纪轻轻，便成一代才子。康熙皇帝和他年龄相差不远，见他如此才学，宠爱异常。因此有人说，明珠之能做到大学士，得他儿子之力不少，可算是官场一件异事。

有一天纳兰明珠陪着康熙在西书房闲话，说起庄子南华经里的一段故事，记不清楚，叫内监取书来查，那内监错拿了老子的道德经，康熙跺着脚骂道：“蠢虫！”又叹口气对明珠道：“这班蠢物真是讨厌，从来说的‘红袖添香夜读书’多么有趣，朕富有四海，就是缺乏那么几个冰雪聪明的女孩替朕添香夜读。想那有唐李后主，虽是亡国之君，却有大小周后，娴熟词章，精通音律，风流韵事，万古流传。朕反而比不上他呢！”明珠听了，因事涉内廷，不敢作声，但心中却有了一个打算。

明珠回府之后，想起苏杭二州，山川秀美，灵气所锺，素多美女，立刻打发家人到苏杭一带挑选那些体态苗条，面貌清秀的标致女孩儿，准备收在府中，请文人学士教会诗书，琴师舞娘训练歌舞。训练成功之后，再偷偷献给皇上。但明珠为了沽名钓誉，不敢公然出相府之名，请地方官派兵护送。因此，才由相府的师爷定下计策，叫陆明、陆亮两个武士出面，转请武威镖局，护送来京。

陆明陆亮将三十六名少女，送到相府之后，明珠自然十分高兴。但因他一心盘算怎样训练的事情，对陆明陆亮保荐桂冒二人，却不耐细听下去，随便把手一挥，说道：“既然你有两个朋友要进来，就安插他们的在园子里看园吧。”这个差使，等于仆役，两陆对桂冒说及，都觉不好意思，却不料二人一口就答应了。

桂冒二人进了相府之后，一心想见纳兰容若，好探听张华昭的消息，不料一连两三个月，都没见着。看守花园，又不能随便出去，闷得桂仲明什么似的。冒浣莲虽然不时安慰他，但想起吴三桂举事之后，外头大局不知如何，亦是不禁心焦。

春来春去，转瞬到了榴花照眼的五月。一日清晨时分，桂仲明被遣去监督修理园子的工人，冒浣莲一人独自在花径徘徊。不知不觉，通过假山石洞，来到了园子深幽之处，只见林木葱郁，奇花烂漫，一带清流，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，两边飞楼插空，雕栏绣槛，皆隐于山坳树梢之间，景色美丽极了，也幽雅极了！冒浣莲心中暗道：“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。这话说得果是不错！”正呆想间，忽听得有音乐之声远远飘来。她不觉循着乐声寻去，绕过几处假山，只见面前豁然开朗，一面水平如镜的荷塘横在面前，池塘上千百朵红莲，都已开放。四面红莲围绕中，池中心又有几十朵特别盛开的白

莲，宛如素衣仙女，立在水中央。池塘周围有白石为栏，池上有小桥九曲，婉蜒如带，直通到池中的一个小亭。上面有几个舞娘翩翩起舞，亭中有一个少年公子，独自弹琴。那几个舞娘，就随着琴声，且歌且舞。

冒浣莲妙解音律，远听琴声，只觉一片凄苦情调，不禁呆了。心想：纳兰容若富贵荣华已到了顶点，年纪轻轻，才名绝代，更是古今罕见，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。她不觉步上小桥，向池塘中央的亭子走去。走到一半，亭上歌声戛然而止。只听得纳兰容若说道：“ 这一首不宜合唱，只宜清歌，紫菊你给我按谱唱吧。 ”说罢，又弹起琴来，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走下小桥。

冒浣莲听得“ 紫菊 ”二字，觉得这名字好熟，正思索间，琴声已起，其声凄苦，比前更甚，宛如三峡猿啼，鲛人夜位。一个少女，面向纳兰，背向浣莲，按谱清歌。歌道：

“ 瞬息浮生，薄命如斯，低徊怎忘？记绣榻闲时，并吹红雨；雕栏曲处，同倚斜阳。梦好难留，诗残莫续，赢得更深哭一场。遗容在，只灵飙一转，未许端详。

重寻碧落茫茫，料短发朝来定有霜，便人间天上，尘缘未断，春花秋月，触绪还伤！欲结绸缪，翻惊摇落，两处鸳鸯各自凉！真无奈，把声声檐雨，谱出回肠。 ”

歌声方停，一声裂帛，琴弦己断了几根，纳兰容著推琴而起，叹了口气。冒浣莲听得如醉如痴，心想：“ 怪不得我一进园子里来，就听得人说，纳兰公子是个痴情种子，他夫人已死了一年，他还是这样哀痛。这首悼亡词真是千古至性至情的文字！ ”她咀嚼“ 梦好难留，诗残莫续。 ”几句，想道：“ 难道年少夫妻，恩深义重，真是易招天妒吗？ ”想到这里，不禁心里笑道：“ 怎的这样容易伤感，我和仲明就是一对天生爱侣。 ”她想着想着，自觉比纳兰容若“ 幸福 ”多了。

这时那个歌女回转头来，见冒浣莲站在亭前，忽然“ 咦 ”的一声，低低叫了出来。冒浣莲一看，认得她就是当日自己在大车上救出的少女，怪不得名字这样熟。冒浣莲急忙向她打个眼色，跨进亭来。

纳兰容若听得紫菊低叫，抬起头来，见一个俊俏少年，卫士装束，不觉也有点惊诧，问道：“ 你是谁？你喜欢听琴？ ”冒浣莲道：“ 我是看园的。公子，你这首‘ 沁园春 ’做得好极了，只是太凄苦了些。 ”纳兰容若奇道：“ 你懂得词？ ”冒浣莲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 稍微懂得一点。 ”纳兰容若请她坐下，问道：“ 你觉得这词很好，我却觉得有几个字音好像过于高亢，不协音律。 ”冒浣莲道：“ 公子雅人，料下会拘泥于此，古代之同，先有音乐，而后按声填词，尤以周美城、姜白石两大词家更为讲究。但其弊病却在削足适履，缺乏性灵。所以苏（东坡）辛（弃疾）一出，随意挥洒，皆成词章。倚声一道，大增光彩。但有时却又伤于过粗。公子之词，上追南唐后主，具真性情，读之如名花美锦，郁然而新。又如碧海澄波，明星皎洁。何必拘泥于一字一音？ ”纳兰容若听得睁圆了眼。

冒浣莲对词学的见解和纳兰容若完全一样，令纳兰容若惊奇的是：以冒浣莲这样一个“ 看园人 ”的身份，居然讲得出这番话来。他不禁喜孜孜地拉起冒浣莲的手，说道：“ 你比那些腐儒强得多了！怎的却委屈在这里看园？ ”冒浣莲面上发热，紫菊在旁边“ 嗤 ”的一声笑了出来，冒浣莲不自觉地把手一挥，纳兰容若只觉一股大力推来，蹬！蹬！蹬！连退三步，连忙扶着栏杆，定了定神，笑道：“ 原来你还有这样俊的功夫！ ”他还以为冒浣莲怀才不遇，

所以故意炫露，文的武的都显出一手。

冒浣莲一挥之后，猛的醒起，自己已扮成男子，却还不自觉的露出女儿本相，岂不可笑？纳兰吝若又道：“我有一位书僮，也像你一样，既解词章，亦通武艺。你有没有功夫？我倒想叫你和他见一见面。”冒浣莲大喜，连忙答应。纳兰容若洒脱异常，携着她的手，步下小桥。他是把冒浣莲当朋友看待，以相国公子和“看园人”携手同行，在当时可是个震世骇俗之事。

冒浣莲见他纯出自然，就让他牵着自己的手，走出亭子。

两人走出亭子，转过山坡，穿花拂柳，盘旋曲折，忽见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，上面异草纷垂，把旁边房屋悉皆遮住。那些异草有牵藤的，有引蔓的，或垂山岭，或穿石脚，甚至垂檐挂柱，萦砌盘阶，或如翠带飘摇，或如金绳蟠屈，幽香阵阵，扑人鼻观。比刚才的荷塘胜地，更显得清雅绝俗。冒浣莲赞叹道：“这样的地方，也只有像公子这样的人才配住。”纳兰容若骤遇解人，愁怀顿解，兴致勃勃地替她解释：那牵藤附葛的叫“藤萝薜荔”，那异香扑鼻的是“杜若蘅芜”，那淡红带绿的叫“紫芸青主”，这些异草之名，都是冒浣莲在“离骚”“文选”里读过的，却一样也没见过，这时听纳兰容著——解释，增了不少知识。

两人一路清谈，不知不觉穿过藤蔓覆绕的游廊，步入一座精雅的清厦。这间大厦，连着卷棚，四面回廊，绿窗油壁，群墙下面是白石台阶，凿成朵朵莲花模样，屋子里是大理石砌成纹理，门栏窗户，也都细雕成时新花样，不落富丽俗套。四面香风，穿窗入户。纳兰容若笑道：“在这里煮茗操琴，焚香对奔，当是人生一乐。”说罢拍了几下手掌，唤出几个书僮，说道：“上去请昭郎来。”不一会上面下来一个英俊少年，冒浣莲一眼瞧去，正是当日在五台山相遇的张华昭，只是他比前略为清瘦，从抑郁的目光中看出，似另有心事，张华昭见着胃浣莲也是一呆，心想：这人面貌好似在哪里见过，却一时想不起她是准来。

三人在庭院中茶蘼架下，围着一张大理石搂花桌子，盘膝而坐，旁边水声瀑瀑，出于石洞，上则藤萝例垂，下则落花俘荡，院子外有一丛修竹，高越短墙。蝉声摇曳其间，宛如音乐，浣莲道：“真好景致。”纳兰容若见桌上有棋怦一局，未敛残棋，忽然起了棋兴，对冒浣莲道：“你们两人下一局如何？我做裁判。”张华昭道：“公子既有棋兴，何不和这位兄台对下，让我开开眼界。”纳兰容若笑道：“局外观棋，更饶佳趣。”说着已把棋子摆了起来。张华昭瞧了冒浣莲几眼，越看越觉面熟，心念一动，拈詹棋子说道：“好，待我输了，公子再给我报仇。”他第一步就行了个当头炮。

纳兰容若在旁一面看一面笑，张华昭一开首便着着进攻，进中兵起连环甲马，出双横车，七只棋子，向对方中路猛袭。冒浣莲沉着应战，用屏风马双直车坚守阵地，看法阴柔之极，行至中变，已带攻带守，反夺了先手。纳兰容若笑道：“昭郎，你这是吴三桂的战法！”张华昭愕然问道：“怎么？”容若道：“吴三桂这次举事，声势汹涌，王辅臣在西北起兵，尚耿两藩又在南方遥为呼应，吴三桂亲自率领大兵，攻出湖北，想沿江而下，攻占全国心脏。攻势是猛烈极了，但依我看来，非败不可。”张华昭道，“那你是说，我这局棋也像他一样，输定了？”纳兰容若笑道：“那还需说？”说未多久，冒浣莲大军过河，张华昭子力分散，果然已呈败相。纳兰容若忽正色说道：“按说我们满洲人，入关占你们的地方，我也很不赞同。只是吴三桂要驱满复明，那却是不配！”冒浣莲冷冷说道：“这不像是皇室内亲说的话。”纳

兰容若蹙眉说道：“看你超迈俗流，怎的也存种族之见？满汉两族，流出的血可都是红的，他们原应该是兄弟。满洲贵族，自有罪孽，可是不见得在贵族中就没有清醒的人！”冒浣莲暗暗叹道：“他的父亲是那样污浊可鄙，他却是如此清雅超拔，看来‘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句话，真是荒谬的了。”纳兰容若又道：“其实，朝廷怕的不是吴三桂，而是藏在深山中的李来亨，他兵力虽小，威胁却大。这次朝廷派兵去打吴三桂，分了一路兵打李来亨，在三峡险要之地，给李来亨伏兵出击，全军覆没。”冒浣莲大喜说道：“他们打胜了！”一不小心，给张华昭吃了一只马。纳兰容若惊异地望她，冒浣莲自觉露迹，急忙低下头来用心下棋，结果因子力少了一马，给张华昭以下风抢成和局。

纳兰容若笑道：“你的棋下得很好，现在轮到我来领教了。”正摆棋子，忽然丫鬟传报，夫人有请，而且指定要昭郎同去，容若问了冒浣莲的姓名（假名），拱拱手道：“我明日再派人找你。”张华昭跟着出去，冒浣莲走在后面。忽然张华昭回手一扬，冒浣莲急忙伸手接着，手指一捏，是一个小小的纸团。

冒浣莲把纸打开，只觉一阵幽香扑鼻，上面写着“今夜请到天凤楼””几个小字，色泽淡红，纸上还有一两片揉碎了的花瓣。不觉心中自笑：“张华昭和纳兰公子同在一起，居然沉迷得如此风雅，以指甲作笔，以花汁作墨，和我暗通消息了。”她一面笑，一面佩服张华昭心思灵敏。对弈之时，时有落花飘下，当时见他拿花瓣玩耍，毫不在意，却料不到他已看出自己是同道中人，用此来书写文字，而且身手之快，令人吃惊，不但瞒过了纳兰公子，连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的。

冒浣莲目送纳兰容若和张华昭二人，在家丁和丫鬟簇拥之中，从侧门走回大院。她也缓缓而行，从原路走回，去找桂仲明。只觉路上碰见的人，似乎都在用着惊异的目光注视自己。

绕过假山，穿过花径，走了一会，见桂仲明和园中的花王迎面走来，眉浣莲叫他一声，桂仲明却把头别过一边，不理不睬。花王毫不知趣，在旁边唠唠叨叨他说道：“你这个同伴要发迹了，我们的公子呀，什么大官来拜访他，他都懒得去见，偏偏对你的同伴要好得紧，拉他的手在园子里走了好大一段路。老哥我看你也要跟着得意了，有了什么好处，可别忘了老朋友啊！”桂仲明“哼”了一声，肩头一耸，花王正搭手上来，忽然“哎哟”一声，跌倒地上。桂仲明转身便跑，冒浣莲飞步追赶，尖声呼唤。

桂仲明叹了口气，回头说道：“你还追我作什么？”冒浣莲又气又恼又好笑，拉着他的手说道：“你这人呀，就像你的父亲，你忘记我是男子打扮了吗？他要拉我的手，难道我也要像你摔花王一样，把他摔个半死？”桂仲明听她说到“就像你的父亲”这句话时，如中巨棒，想起自己父亲因误会而迫死养父、拆散家庭的事，立时愤火全消，但仍绷着脸说道：“我就是不高兴你和这种少爷亲热！”冒浣莲盈盈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说他是哪一种少爷？他这种少爷可与别的少爷不同。”说罢把纳兰容若的行径胸襟，细细对桂仲明剖解。桂仲明听得连连点头，不再言

冒浣莲待桂仲明完全平静之后，问他道：“你是特地来找我的吗？”桂仲明道：“陆明陆亮今日从相府那边过来，我正在监工，他拉开我对我说，昨晚他们轮值，忽然发现武林高手自西府一座楼顶一掠而过，只看那身轻功，就比他们高明得不知多少倍，他们不敢追赶，想请我们助他一臂之力，这几

晚给他们巡视门户。你不在身边，我拿不定主意，你说我们犯不犯得着真的给他们做看门。”冒浣莲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答应他们吧。我们虽不是替相府做看门，也要会会这位武林高手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个花王已从地上爬起，走了过来。冒浣莲道个歉迎上去问道：“天凤楼是不是在西院？”

花王点头道：“正是在西院，那是纳兰公子的书房。”他睁大眼睛，瞧了瞧冒浣莲，忽然拱手说道：“是不是公子叫你到天凤楼当差？那可是最好的差事！”冒浣莲笑而不答，谢过花王，拉着桂仲明各自回房休息，准备养好精神，夜探天凤楼，访寻张华昭。

两人睡了个午觉，再出来时，只见园中香烟缭绕，花影缤纷，所有不是应节开花的树，虽无花叶，也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，粘于枝上，真是个花团锦簇、富丽异常。冒浣莲拉着一个小厮问道：“怎的今天园子里布置得这样华美？”那小厮伸伸舌头道：“中午时分，三公主驾到，你都不知道吗？你出园看看，那銮舆车仗，排得多长？三公主和我们的相国夫人，交情最好，以前每个月都要来一两次，一住就是几天。这次不知怎的，隔了好几个月才来。”冒浣莲听后，想起早上纳兰公子被夫人匆匆召去之事，大约是和三公主之来有关了。

到了晚上，园子里的景色更美，小河两岸的石栏，挂满许多水晶玻璃的各色风灯，点得如银花雪浪；绿树枝头，又遍缀水晶葡萄，作为装饰，上下争辉，水天焕彩，把园子装点得似玻璃世界，珠宝乾坤。桂冒二人，却是无心鉴赏，听得打过三更，各处沉寂之后，两人换过了一套黑色的夜行衣，展开绝顶轻功，迳自扑奔西院，找了许久，才在离雕栏玉砌的重重院落之间，看到古槐覆荫下，红楼掩映，上面彩纱宫灯，缀成“天凤楼”三字。冒浣莲大喜，对桂仲明道，“你在外面巡逻，我进去探张公子。”

冒浣莲飘身而上，在每一层楼翘出来的檐角，都停了一下，张望进去，却是奇怪，楼房都是阒无一人。直上到顶楼，方始听见女子说话的声音，声调十分幽怨。

冒浣莲贴耳在纱窗上，只听那女子说道：“人们都羡慕荣华，帝王之家是荣华极致。我却只知道：深宫如鬼域，度日似长年。我还算较好的了，容若自小和我玩得来，后来又和你认识，你们像一股清风，给我揭开深宫的帘幕，看到一点点外在的阳光。我的姐妹，她们更惨。名为公主，却受制于保姆，莫说父王不易见，就是嫁出之后，一生见不着附马，也属寻常。张公子，你就一点也不可怜我吗？”冒浣莲听得大惊，悄悄用指在纱窗挖了一个小洞，张眼一看，只见里面坐着一位旗装少女，美艳绝俗，气度高华。对面坐着的英俊少年，正是日间所见的张华昭。心想：莫非此女就是什么三公主？怎的她会和张华昭这样厮熟，深更时分，在高楼之上谈心？正疑惑间，张华昭低低叹了口气道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？”停了一下，忽然背着公主把手一扬，一个小纸团，恰恰穿过纱窗上的小孔飞出，冒浣莲接过，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过一会再来！”正当此际，忽听得外面一声清啸。正是：

深院闻私语，中宵传怪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　埋恨深宫　花迎剑佩星初落　扬威三峡　柳拂旌旗露未干

啸声中，只见前面的一座石山上，有个人影一闪，没人藤萝异草之间。桂仲明大吃一惊，这人身法好快！他恃着艺高胆大，不顾敌明已暗，刷刷刷，三起三落，径以飞鸟投林之势，跃上石山，左掌护胸，右掌应敌，嗖的一声，探身入藤萝之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藤萝中一声冷笑，寒风扑面，桂仲明何等机灵，身形一晃，啪的一掌打去，那人一击不中，短剑顺势一旋，向上截斩，桂仲明这一掌原可击中对方，但对方剑招也是迅速之极，若不躲避，纵击伤对方，自己手腕也定被截断。桂仲明急用右掌一领，抢先一步过去，“嗤”的一声，衣袖中了一剑。桂仲明大怒，运大力鹰爪神功，伸开十指，当头抓去，连发三招辣招。对方闪展腾挪，瞬息之间，还攻下五剑，每了剑都是刺向桂仲明要害，桂仲明空手搏剑，虽然未至吃亏，却也占不了便宜。

那人似不恋战，不到十招，便奋身一跃，跃出草丛，跃上石山。桂仲明哪里肯舍，流星掣电般衔尾直追。追到天凤楼前，那人倏地转身，短剑一立。灯光闪映下，桂仲明只见对方身材瘦小，蒙着面幕，只露出两颗滴溜溜的眼珠。似乎是个女子。他心里正在怀疑，那人低骂一声，“亏你这样身手，竟然是个鹰爪孙。”短剑一抖，浑身上下，卷起几道剑光，精芒冷电，缤纷飞舞，疾攻而上。

桂仲明听她声音清脆，甚似女声，方欲喝问，已被猛攻，这回他不敢空手应敌，托地往后一跃，手在腰间一按，腾蚊剑似飞蛇般直吐出去，那人猛见一道银虹疾射面门，微“噫”一声，身随剑转，急走偏锋，展开精奇招数，转攻桂仲明两胁。

桂仲明的五禽剑法，本以迅捷见长，不料对方的剑法更为迅捷，瞬息之间，两人已打了三五十招，都是一沾即走，两剑从不相交。桂仲明越打越奇，这人的剑法非常之似凌未风的天山剑法，变化繁复，掺杂有各种家数，若不是他见过凌未风剑法，几乎抵挡不住！但他也曾听得凌未风说过：晦明禅师的天山剑法，生平只传过三个人，一个是二十多年前名震江湖的杨云骢，此人十八年前在杭州离奇毙命。尚有两人，一个是已投了清廷的游龙剑楚昭南，一个就是他。那么这个瘦削身材的人，究竟是从何处学来的天山剑法？

此人剑法是精奇极了，只是功夫却逊桂仲明一筹，斗了片刻，额上见汗，桂仲明觑个真切，手腕倏翻，硬磕对方的剑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那人的剑给磕上半空，急忙倒纵出去，追接那被磕飞的短剑。桂仲明将腾蛟剑卷成一团，也不迫赶。只见那人接到被磕飞的短剑，在灯光下细看，满面疑惑之容。原来那人的短剑也是把宝剑，她接了一看，只见剑锋有一个小小的缺口，分明是给桂仲明的剑所损伤的，哪得不惊。而桂仲明的腾蛟剑，自使用以来，已不知截断过多少兵器，如今用了十成力量，满拟把它截为两段，不料见对方接了下来，细细把玩，竟似毫无伤损，也是大吃一惊。

桂仲明满腹狐疑，上前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认识凌未风吗？”那人蓦地回头，诧声问道：“你认得凌未风？……”尚未说完，忽然山拗处疾的又飞掠出两条人影，当前一人，手持着一把寒辉闪闪的长剑，刚一现身，便连声狞笑，叫道：“好大胆的女飞贼，竟然闯进相府来了！”桂仲明心想：“果然是个女的！”

那人长剑一拦，封着了“女贼”的去路，另一人侧边窜上，招呼桂仲明

道："你是相府的卫士？好功夫，你帮我们把女贼擒住，这是奇功一件。"桂仲明不理不睬，双目注定那个"女贼"。"女贼"已和那人交上了手，只听得了当儿声，两人各自退后几步。使长剑的出声骂道："你这女贼从哪里愉得我师兄遗下的宝剑？""女贼"也骂道："你还记得你的师兄？"短剑一举，两人又斗在一起。

那人的长剑切了三道缺口。这还是他内功深湛，一见势头不对，便用天山剑法的"卸"字诀，化去宝剑硬削之力，不然这柄长剑真会给短剑截断。

两人一退复上，再度交锋。那使长剑的傲然说道："你有宝剑也难奈我何。"展开长剑，翩如惊鸿，猛如雄狮！剑法和那"女贼"虽是同一路数，却是不过十招，便把"女贼"迫得连连后退。桂仲明大吃一惊，怎的今晚碰到的人，一个强似一个，这人的剑法，不但和凌未风一模一样，连功力也好似差不多！

在天凤楼头的冒浣莲，听得下面的金铁交鸣之声，连忙手足并用，落到地上。一看之下，吃惊非小，失声叫道："快上去救那个女子，她是易姐姐！"

这"女贼"正是易兰珠，来捉她的人却是楚昭南。她的短剑名为"断玉剑"，和楚昭南的游龙剑同是晦明禅师的镇山之主，当年晦明禅师将短剑传给杨云骆，长剑传给楚昭南。杨云骢在临死前写下血书，将短剑与女孩交与一个少年，叫他到天山以血书短剑为凭，拜在晦明禅师门下。那少年是凌未风，而那女孩则是今日的易兰珠。她给凌未风抱上大山时，才是三岁多一点，她的一身武艺，都是凌未风代晦明禅师传授的，因为是自幼就得上乘剑法的真传，功夫自是不弱。只是和楚昭南桂仲明等人比起来，功力当然还是有所不如。

易兰珠敌不住楚昭南的连环攻击，正在危急之际，忽听得楚昭南大叫一声，往后疾退，易兰珠只觉脑后风生，怔了一怔，楚昭南蓦地双手一扬，两道银光，已是向她射来，易兰珠举剑横削，"当卿"一声，掉在地上，一看却是一段断剑。这几下，快得出奇，连易兰珠也看不清楚。抬起头时，已见楚昭南双手空空，和一个持剑少年，互相扑斗，这少年正是刚才用主剑打败自己的人。

原来桂仲明救人心切，施展绝顶轻功，用五禽剑法中的"俊鹘摩云"绝技，身形一起，在半空一个倒翻，头下脚上，便向楚昭南冲来。易兰珠背向桂仲明，因此只觉脑后风生，看不清人影，楚昭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暮见一人似音箭般疾冲而上，却是双手握拳，不带兵器。虽然对来人的轻功颇感惊奇，但也不以为意，他想：我天山剑法，神妙无匹，你这样冲来，我只一剑，就可以刺你一个透明窟窿！那料桂仲明的腾蛟剑，却是一件异主，用时如百炼钢，不用时如绕指柔，这时给桂仲明卷成一团，藏于手心，楚昭南见他翩如飞鸟，疾冲而来，把剑一引，先粘开易兰珠的短剑，反手向上一撩，快如闪电。不料桂仲明手掌往外一翻，腾蛟剑往外电射而出，只听得"咔嗤"一声，楚昭南的剑给截为两段，桂仲明也藉着这一挡之势，倒翻过来，轻飘飘落在地上。

楚昭南功夫也真老到，临危不乱，他疾退几步，便以断剑作为暗器，两路发出，一取易兰珠，一取桂仲明，这样缓得一缓，他己透过气来，重整身形，接上了桂仲明的攻势。

桂仲明腾蛟剑何等厉害，寒光一闪，已当胸击到，楚昭南身子一翻，旋转过来，右掌一拂，反截桂仲明持剑的手腕。桂仲明见他一照面就施展出大

擒拿手法，不由吓了一跳，虽有宝剑，也不敢大意，当下施展出五禽剑法中的精妙招数，如秋风扫叶，横扫下压。楚昭南以天山掌法对付，甚感吃力，屡遇险招。

他对桂仲明这把剑又恨又爱，心想：我的游龙剑给凌未风夺了去，这口鸟气，迄今未出，看他这口剑，好像剑质还在游龙剑之上，要是夺得过来，就不怕凌未风了。可是，桂仲明攻势强劲之极，休说夺不了他的剑，偶一不慎，只怕立有丧身之危。

这时和楚昭南同来的助手，见桂仲明反助“女贼”，又惊又怒，急跳上前，楚昭南大叫道：“把你的剑给我！”他猛地使出几招花招，人似穿花蝴蝶，晃了几晃，托地跳出桂仲明剑光笼罩之外，一伸手就接了助手抛过来的长剑。桂仲明一剑攻到，忽觉手上一震，腾蛟剑竟给敌人兵刃粘住，带过一边。他急向前顺势一送，解去这股内家粘劲，把剑一挥，挥起一团银虹，又把楚昭南迫退几步！

这时冒浣莲正赶上去拉着易兰珠，还未谈得几句，园子里已是一片人声，沸沸扬扬。

易兰珠盈盈一揖，说：“冒姐姐，我要走了。若见着张公子，请代我说一声，叫他早日设法离开相府！”说罢，身形一闪，分花拂柳，一溜烟般跑了。楚昭南的助手上前追赶，给冒浣莲在背后一颗铁莲子打中肩呷，碎了软筋，痛得倒在地上直嚷！

冒浣莲目睹易兰珠飘然而来，飘然而去，不禁茫然。她想：傅怕伯以前说过，看此女神情，她身世定有难言之隐。她万里来京，不知为了什么？若真是为了张华昭，只恐张华昭又另有所属。再看今晚的事，出动到楚昭南这厮来捉她，又不知她闯了什么大祸？只可惜刚才匆匆忙忙，没有和她订下后会之期。

这时，相府里的卫士家丁，已自四面涌来，桂仲明和楚昭南也正打得十分炽烈。冒浣莲无暇再想易兰珠之事，掏出一把夺命神砂，睁眼看时，只见楚昭南剑式夭矫，如毒龙怪蟒，拿着的虽是一把普通刀剑，仍然全是进手招数。再看桂仲明，虽然被迫退守，但腾蛟宝剑剑风霍霍，剑气纵横，封闭遮挡之间，偶而也有几招极辛辣的反击招数，带守带攻，也尽自抵挡得住。

原来论剑法与论功力，都是楚昭南较胜一筹，只是桂仲明却胜在有一把宝剑与气力悠长。他起初施展五禽剑法的“压”字诀，剑招自上压下，想仗着宝剑之力，以最凌厉的攻势，一举击倒敌人。不料剑招一发，每每给楚昭南用粘、卸两字诀化去。桂仲明的剑势，虽劲道十足，无奈对方的剑，竟好似轻飘飘的木片一样，贴在自己的剑上，顺着剑风，左右摇晃，自己竟无法用力削断他的兵刃！而且对方的剑法虽柔如柳絮，若自己稍一疏神，它又忽而猛若洪涛，骤然压至。好几次险些给他借力打力，夺去自己的宝剑！这才倒吸一口凉气，猛的想起了凌未风之言，凌未风在自己得了宝剑之后，曾说：“论剑法，你就是没有宝剑，在江湖上也算是顶儿尖儿的了，能敌得住你五禽剑法的，我屈指一数，也只是有限几人；得了宝剑，如虎添翼，当然是更厉害，除了傅老前辈的无极剑法和我的天山剑法之外，大概谁都不能打败你了。只是还要提防一个人，他就是我的师兄楚昭南，他的剑法不亚于我，功力则似乎还稍差一点，你若碰到他，不要和他对攻，利用宝剑之长，竭力防守，在他攻得极急之时，就以五禽剑法中的冲刺三十六式，忽然反击出去，他非撤剑防守不可。以他的功力，你若防御绵密，他就夺不了你的宝剑。这

样总可以打个平手。”桂仲明虽没见过楚昭南，但今晚看敌人出手，和凌未风的剑法一样，不是楚昭南还是谁？于是他小心翼翼，依着凌未风所教，果然楚昭南拿他毫无办法。有时楚昭南急于进攻，偶有空隙，还几乎给他辛辣的反击挫折下来。

楚昭南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心道："那里来的这个少年？在江湖道上，可从没有听人说过！"要知自楚昭南下山以来，除了曾败给他的师兄杨云骢和师弟凌未风之外，可说从无敌手。即算无极剑的名宿傅青主，也不过和他打成平手。想不到如今竟然奈何不了一个无名少年，他骄狂之气，不由得收敛下来，剑法一变，忙改用阴柔的招数，想乘桂仲明经验不足的弱点，乘隙夺剑。

两人辗转攻拒，斗了一百多招，相府的卫士家了们已蜂拥而到。冒浣莲看得大为着急，看他们两人斗剑，桂仲明虽抵挡得住，却还是略处下凤，这些人一来，他怎能逃脱？

冒浣莲咬着牙根，正打算若那些人围攻的话，就乱洒夺命神砂。忽然天风楼悬出百余盏彩灯，五色灯光之下，有一少年公子，手摇纨扇，儒冠素服，飘飘若仙，在第三层楼头，斜倚栏杆，纨扇一指，朗声说道："公主就在此楼，谁人这样放肆？惊动莲驾，该当何罪！"卫士家丁，抬头一看，见是纳兰公子，吓得垂下手来，不敢乱动。楚昭南连发泼风三招，把桂仲明迫退几步，身形一晃，掠到天凤楼前，抱剑当胸，行礼说道："卑职禁卫军统领楚昭南，参见公子，事缘今晚有女飞贼闯入相府，卑职前来擒拿，未暇享明。现她还有两个同党在此，乞公子饬令家丁协助，将他们擒下！"纳兰容若说道："谁是她的同党？"楚昭南回身一指桂仲明，再斜窜几步，找到了冒浣莲，刚刚举手，冒浣莲忽然衣袖一拂，若不经意地遮着脸部，扭头便跑，叫道："公子救我，此人诬良为盗，竟把我当女贼同党！"纳兰公子招手说道："你上来！"冒浣莲大摇大摆，登上天凤楼。原来冒浣莲在五台山曾和楚昭南朝过相，深怕他看出自己身份，所以急急躲避。

纳兰容若哈哈笑道："楚统领此言差矣！这两人都是我的家丁，且还是我所熟悉的人，你怎么说他们是女贼同党？你赶快退出去吧！"这还是纳兰容若多少给楚昭南留点面子，要不然真会轰他出去！

楚昭南进京多时，深知纳兰容若乃当今皇上最宠爱之人，更何况有个公主在此。心头暗恨，没奈何打了几个揖，连道"恕罪"，飘身出了园子。卫士家丁们也悄悄散开，只剩下桂仲明站在天凤楼前。

纳兰容若笑对桂仲明道："你的武功很好呀，居然能和楚昭南打平手，你是谁呀？"桂仲明绷着脸道："我是个看园人！"纳兰容若听了，大为奇怪：怎的一日之间，接连碰着两个出类拔萃的"看园人"？冒浣莲妙解词章，精通音律，绝不输于时下名士，已令他吃惊不止；而桂仲明的武功，比起冒浣莲的文学，还更令他惊奇。纳兰容若虽不精干武艺，却曾听得康熙说过，楚昭南在禁卫军中，首屈一指，连大内卫士都算在内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汉，而这个年青的"看园人"竟和他打个平手，这人的武功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纳兰容若不禁走下楼来，拉着他的手道："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和我进楼内坐坐吧。"桂仲明轻轻一摔，脱出手来，叫道："我没有工夫！"纳兰容若又是不由自主地给震得退后几步，笑道："怎的你和你的同伴都是一个样儿？"他一抬头，忽见佳仲明一脸凛然神色，大吃一惊。他虽然超脱异常，不同流俗，可是到底是个相府公子，几曾受过人这样冷漠？心中很是不快，

说道：“ 壮士既不愿与我辈俗人为伍，那也就请便吧。 ”

哪料桂仲明看了他一眼，却又不走，再发问道：“ 我的同伴呢？ ” 纳兰容若道：“ 我进去给你唤他下来吧。 ” 桂仲明摇摇头道：“ 不用你去，我自己会找！ ” 身形一纵，飞掠上楼，纳兰容若怔怔地站在楼前，不知自己到底是哪一点得罪了他。

过了一会，桂仲明自天凤楼的顶层，一跃而下，又把纳兰容若吓了一跳，只见他板着面孔说道：“ 你把我的同伴藏到哪里去了？ ” 纳兰诧异到极，想了一恩，暗道：“ 莫非是张华昭请他人密室？但公主也在里面，张华昭又如何肯请一个陌生男子进去？ ” 猜疑不定，见桂仲明犹自瞪眼迫视着他，颇为生气，冷冷说道：“ 你的同伴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谁能够把他藏起来？你不见他上楼时，我正在楼外和楚昭南说话吗？后来又下来和你说话，我都未有空跟他交谈，怎的说是我藏他？ ” 桂仲明想了一想，也是道理。正想再说，纳兰容若已拂袖上楼去了。

纳兰容若猜对了，冒浣莲果然是被张华昭请入内室去的。她上了天凤楼，走到了第三层，忽见张华昭从一面大铜镜侧边出来，冲着她咧嘴一笑，说道：“ 冒姑娘，请随我来。外面的事，有纳兰公子出面，一定可了。 ” 冒浣莲抿嘴一笑，跟在他的背后，只见他把铜镜一转，背后现出一扇活门，走了进去，门内复道缦回，其中竟别有天地。原来天凤楼建筑得十分精巧，竟是内一层，外一层。旁人怎样也看不出来。一走了进去，冒浣莲问道：“ 你怎么认得出我？ ” 张华昭道：“ 刚才我偷看你应敌时的身法，正是无极派的，我一下子就醒起来了，你随傅青主上五台山时，我还撞过你一膀哩！ ” 说着已到了一间精室，冒浣莲随他进去，只见一位旗装少女，坐在当中。

这少女美艳绝俗，气度高华，眉宇间有隐隐哀怨，她骤见张华昭和一个陌生“ 男子 ” 进来，吓了一跳，正想发问，冒浣莲已笑盈盈地拉着她道：“ 公主，我也是女的。 ” 把手一抹，现，出头上青丝。公主出奇地看着她，忽然微笑说道：“ 呀，你真像董鄂妃，我小的时候，很喜欢跟她玩。她还教过我做诗填词呢。 ” 冒浣莲低声说道：“ 她是我的母亲。我三岁大的时候，她就被你的父亲抢进宫去。 ” 公主笑容顿敛，说道：“ 姐姐，我家对不起你！ ” 冒浣莲叹道：“ 事情都过去了，还提它干嘛？ ”

张华昭第一次知道冒浣莲身世，也颇惊异，沉默半晌，轻声说道：“ 公主，她是我们的朋友，有什么话可以跟她说。 ” 公主轻掠云鬓，幽幽说道：” 冒姑娘，我真恨我生在帝王之家。种下许多罪孽。你好好二家，如此拆散，一定很恨我们。可是，我要说给你听，我也不很快活。

“ 我在深宫中没有一个朋友，姐姐，如果你耐烦听的话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们做公主的是怎样过日子。 ”

冒浣莲瞧这公主眉目含颦，秀目似蹙，犹如一枝幽谷百合，惹人爱怜。坐近她道：“ 公主，你说。 ”

公主轻弄裙钗，低声说道：“ 你别瞧我们做公主的荣华极致，实在却比不上普通人家，我们一出世就有二十个宫女、八个保姆服侍，宫女们有时还可谈谈，那八个保姆，可凶得很哩！动不动就搬出什么祖训家规，皇家礼法；把我们关在深宫。假若得到父皇宠爱的，那还好一点，若是不然，一切都得听保姆摆布。我的大姐姐好不容易熬到出嫁，只和附马行过大礼，保姆便把她冷清清地关在内院里，不许和附马见面。过了半年，大公主忍不住了，便吩咐宫女，把附马宣召进来，谁知被保姆上来拦住了，说道：‘ 这是使不得

的，被外人传出去，说公主不要廉耻。’大公主没法，只好耐住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大公主又要去宣召附马，又被保姆拦住了，道：‘公主倘一定要宣召附马，须得花几个遮羞钱。’大公主拿出一百两金子来，保姆说不够，又添了一百两，也说不够，直添到五百两，还是说不够。大公主一气，不宣召了。直到正月初一，进宫拜见父亲，问道：‘父皇究竟将臣女嫁与何人？’父皇听了，十分诧异，说道：‘琪祯不是你的丈夫吗？’大公主道：‘什么琪祯？他是什么样子的？臣女嫁了一年，都未见过他面！’父皇问道：‘你两人为什么不见面？”大公主道：‘保姆不许！”父皇笑道：‘你夫妻们的事体，保姆如何管得？’大公主听了，口到府去把保姆唤到跟前，训斥一顿，径自就把附马唤来了。我大姐姐是够胆量，才敢如此。其他历代公主，连在关外称皇的三代都算在内，没有不受保姆欺负的！”

冒浣莲听了，真是闻所未闻，大感奇异。公主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宫里的规矩，公主死了，公主的器用衣饰，就全归保姆所得。因此保姆们对公主就越发管得严厉，不许做这，不许做那，连行动都没有自由，好些公主就因长处深宫，郁郁而死。算来，我还算好的了。”冒浣莲暗想：“这样看来，保姆虐待公主，和鸨母的虐待妓女，倒差不多！”公主低吁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们寻常百姓人家的女儿，可有这样受管束的吗？”

张华昭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那些号称诗礼传家的名门淑女，也一样被管束得很严，只不过没你们那么多保姆，不是受保姆的管束而已。大约你们皇家是名门中的名门，所以尽管做皇帝的怎样荒淫都可以，但做公主的却要守祖训礼法了！”冒浣莲点头暗道：“他倒看得比我清楚，不能专怪保姆，保姆只是替皇帝执行家规礼法的人罢了。”

公主继续说道：“我是先帝（顺治）第三个女儿，五六岁的时候，父皇去世（其实是到五台山出了家），皇兄继位）比起其“他的公主来，受保姆的管束，还算是较松的了，但处在深宫，也是度日如年，几乎闷死。后来容若来了，他是我们的内亲，和皇兄亲如手足，常到内廷游玩，他见我郁郁不乐，就带我出宫到他的家里玩，他的母亲也喜欢我，以后我就常常藉口到相府去住，溜出宫来。

“直到去年的夏天，有一日，容若突然来找我，悄悄地问我，有没有专治内伤症的大内圣药，因为他知道有好些圣药是每个公主都赐一份的。我问他要来做什么，为什么不向皇帝要，却向我要？他笑嘻嘻的不肯说，我发小孩子脾性，他不说我就不给，他熬不过，才告诉我说，是给一个江湖大盗治伤的。我非常好奇，觉得这件事情很够刺激，就要求他让我看看江湖大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约定彼此都不准对别人说，结果他让我去看了，我起初以为江湖大盗不知是生得多凶恶的样儿呢，哪料却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！”冒浣莲插口道：“一个怪俊美的少年！”

张华昭面上一热，说道：“冒姐姐，别开玩笑，我在五台山时，受了容若姑母多锋王妃的飞镖打伤，后来夜闯情凉寺，又受了禁卫军的围攻，身受重伤，流血过多，成了痨症。要不是公主赐药，我已活不到现在了。”

冒浣莲听后，心中了了。她想：像公主这样深感寂寞郁闷的人，一定有许多古古怪怪的幻想，她发现了“江湖大盗”这样俊美，一定常常溜出宫来找他谈话解闷，久而久之，就生了情慷。只不知张华昭对她如何？

公主小嘴儿一呶，又道：“我很任性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总要到手方休。我在宫里闷死啦，容若说昭郎就要离开了，冒姐姐，你是来接他出去的吗？

你们能不能带我到外面去玩？暖，你们不知道，有时候我真想安上一对翅膀，飞出深宫！”这时的公主，性情流露，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姑娘！

冒浣莲心想：你要完成这样的心愿，那可比要摘下天上的月亮还难！

正思量间，忽然复道里来了“阁阁”的脚步声，冒浣莲忙把头巾整好，回头一望，只见纳兰容若走了进来。

纳兰见公主和冒浣莲贴身而坐，款款而谈，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三公主，时候不早，你应该回房安歇了。”公主嗔道：“容若哥哥，你也要像保姆一样管我？”冒浣莲咧嘴一笑，站起来道：“我也要走了！”纳兰容若满腹狐疑，拦着她道：“你和昭郎是以前相识的吗？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府中的？”冒浣莲笑道：“同在异乡为异客，相逢倾盖便相亲。”纳兰容若见她集唐人诗句作答，意思是说，只因性情相投，乍见面（倾盖）便可成为好友。这样说，似乎她和张华昭以前并不相识。但细味诗意，亦可能是暗指她和自己以及公主，都是“倾盖如故”的意思。知道她不愿作答，故意集成诗句，好像禅语一样。纳兰容若不觉眉头一皱，但见她才思敏捷，也就不再留难，由她自去。

冒浣莲下了天凤楼，见桂仲明踽踽前行，如痴如傻，忙上前拉着他。桂仲明把手一摔，说道：“你不去陪那什么公子，回来做什么？”冒浣莲道：“你又来了！我是张华昭请去谈的。干纳兰公子什么事？”桂仲明道：“是吗？我看纳兰公子很喜欢你，要不然，怎你说他待人很好，对我却是那么冷冰冰的。”冒浣莲道：“你把经过细细说来，待我评评理，看是你不对。还是他不对。”

桂仲明细细说了，冒浣莲笑得打跌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你这样莽撞，一见面就向人家要人，这怎怪得他，试想，假如是一个普通的宰相公子，你，一个看园人这样顶撞他，他不把你抓起来才怪！”桂仲明听了，也是道理。不再言语。冒浣莲又正色说道：“不过，据我看来，纳兰公子也已起了疑心了。他虽然超脱绝俗，但到底不能算我们这边的人。他一起了疑心，我们在这里呆不下去了，而且就算他不怀疑，你今晚亮了这么一手，把楚昭南的剑削断，和他打成平手，相府里，只要是懂得武功的，没有不怀疑你的了！”桂仲明道：“那我们在路上也曾打赢了江北三魔，陆明陆亮怎么还请我们来？”冒浣莲道：“你真是不解事，江北三魔怎能和楚昭南相提并论？在这里，谁要是挡得住楚昭南三招，恐怕就会震动京师了。”桂仲明道：“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马上逃跑？”冒浣莲道：“我虽然见着了张公子，还没有把我们的来意告诉他，我们要不要马上走，你且待我今晚好好想一想。”桂仲明奇道：“你在天凤楼耽了这么些时候，见了张公子还不和他说明来意，你们到底谈些什么？”冒浣莲一笑不答，只是推他回房睡觉。

第二天一早，冒浣莲就拉起桂仲明，说道：“我们向总管告假，你随我到外面去找一位朋友。”桂仲明从未听冒浣莲说过在北京有朋友，大感奇怪。冒浣莲道：“不是我的朋友。是我傅伯伯的知交，北五省的老镖头石振飞，他独创的蹑云十三剑，在江湖上久负盛名。此人最重江湖道义，三十年来，只凭一面镖旗就走遍大江南北，从未失手。据傅伯伯说，他的剑法虽好，但能够这样，却并不是全靠武功，而是因为德高望重，江湖朋友都给他个面子。”桂仲明喜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，既有这样的老前辈在此，我们理宜早去拜访。”冒浣莲道：“我小时随傅伯伯见过他，前几年听说他已闭门封刀，在家纳福，不管闲事了。只是以傅伯怕和他的交情，他对我们的事，总不能不理。我们

将来若要带张公子逃出相府，恐怕还要倚重于他。”
两人向总管请假，总管见他们昨天那样的威势，岂敢不准？两人走出相府，冒浣莲道：“我只记得他的家在奉圣胡同，详细地址却不记得，只是走到那里一问，总可知道。”两人走了半个是时辰，到了胡同口，正想找人来问，忽见有人抬着酒席，走入胡同，其中一人道：“石老镖头这几天天天请客，今天又不知请的是哪一些人。”冒浣莲大喜问道：“是石振飞老镖头请客吗？”那人睨了冒浣莲一眼道：“该不是请你吧？”冒浣莲一笑不语，跟着他走。到了一座大宅，抬酒席的自有管门的长工接了进去。冒浣莲上前唱了个喏，径道来意。
那管门的长工又打量了桂冒二人一番，说道：“你们有没有名帖带来？冒浣莲道：“一时未暇备办，你说是江南傅青主求见就行了。”
管门的长工嘀嘀咕咕走了进去，桂仲明道：“你说得这老镖头如此义气，我看未必尽然。他又不是什么官府豪绅，怎的递名帖求见，兴这一套俗礼繁文？”冒浣莲也皱了皱眉，感到有点意外。
过了一会，管门的长工出来了，说道：“我们老爷子不在家。”桂仲明大怒。嚷道：“明明看到你们请客，怎么说不在家！哼，你不接待客人，那也罢了，谎言相骗，还算得什么江湖人物？”桂仲明竟然泼口骂起石振飞来，冒浣莲想劝解也来不及。
闹了一阵，内里的门忽然打开，一个莽头陀大声吆喝，飞跑出来，朝桂仲明一推，喝道：“你这小子在这里闹什么？”桂仲明大怒，反迎上去，用鹰爪功中的擒拿手法，一掌向莽头陀肩头按去。那头陀原不打算伤人，只是想吓走他的，那料桂仲明发招奇速，一下子已是掌缘搭了上来，只要往下一拿，多好武功也不能动弹。莽头陀大吃一惊，急滑身卸步，双臂一抱，右时微抬，丹田一搭，气达四肢，解拆了桂仲明的擒拿手，怒吼一声，反手一拳，向桂仲明面门捣来！桂仲明身形一闪，运大力鹰爪神功，啪的一掌打去，那头陀身法也快，脚跟一旋，拳头在半空划了半个圆圈，变成一记“勾拳”，狠狠打到！
桂仲明一抓抓去，正好将莽头陀的“勾拳”接着，桂仲明运起神力，抓着他的手腕，往下一拗，那头陀也怒吼一声，拳头抵在掌心，仍然用力撞去！桂仲明使出擒拿手法，还未能将他打倒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不知那头陀更是有苦说不出，他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，竟斗一个少年不过，手腕又痛又麻，也要强行忍住，不敢喊出声来。
桂仲明知道遇到了劲敌，正想再出辣招，冒浣莲忽然冲了上来，大声叫道：“你是不是通明叔叔？”莽头陀“噫”了一声，拳头往后一拉，桂仲明趁势向前一送，莽头陀踉踉跄跄，跌出几步，一个旋身，双拳紧握，仍然盯着桂仲明。
冒浣莲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大水冲到龙王庙，自家人认不得自家人，仲明，你快过来赔罪！这位大和尚是凌未风的朋友，江湖上人称怪头陀通明和尚。”
通明和尚放下拳头，忽然哈哈大笑，一把抱着桂仲明道：“真是英雄出少年，我们老一辈的快要成了废物了。”他性情虽然鲁莽，为人却极坦率，他对桂仲明的武功，可是真心赞叹。
这时屋里面又有三个人闻声而出，当前两个人，一个高高瘦瘦，眼珠白瘆瘆的，活像个吊死鬼；一个肥肥矮矮，头顶光秃秃的，却像一个大马桶。

桂仲明乍见怪相，吓了一跳。冒浣 莲欣然叫道：“ 常叔叔、程叔叔你们也在这儿？ ”

这两人是丧门神常英和铁塔程通，都是天地会的首领，当年曾跟随刘郁芳大闹五台山的。两人应了一声，看清楚冒浣莲面相，大笑道：“ 你扮成这样的俊俏小子，可不更把我们两个映得丑怪了！ ”

冒浣莲正待叫桂仲明上前厮见，常英背后忽然闪出一个人来，身法快极，抢上去拉着冒浣莲的手道：“ 你只顾招呼叔伯，连我也看不见！ ” 冒浣莲因和通明等三人蓦然重逢，而常英又是身长七尺有余，虽然看出他背后跟着一个人，却没注意是准。这时一听声音，喜极叫道：“ 易姐姐，你也来了！ ”

通明和尚说道：“ 这里不是叙说之地，你们且随我进去，先谒见石老英雄。 ” 他一马当先，带领桂冒二人穿入内院，大声叫道：“ 石老兄，你待慢贵客了，你说该罚多少盅酒？ ”

冒浣莲睁眼一看，只屋子里坐着高高矮矮的三山五岳好汉，总有十来个人，她认得当中那个瘦削的老头儿是石振飞，其他就只认得一个李来亨手下的将领张青原。

石振飞大步走出，朝桂冒一揖，说道：“ 恕罪，恕罪！ ” 再转问通明和尚道：“ 他们两位是谁，你怎不给我介绍介绍？ ” 通明和尚抓着头皮啊呀一声叫道：“ 那位是冒浣莲姑娘，这位呀，叫做什么？喂，冒姑娘，你刚才叫他名字，我听不清楚，你再叫一声我听！ ”

石振飞笑道：“ 好一个莽和尚！ ” 冒浣莲拉着桂仲明恭恭敬敬施礼，说道：“ 石老伯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傅青主伯伯收养的那个女娃子。 ”

石振飞“ 啊呀 ” 一声，叫了起来，端详了一回，说道：“ 你这样大了，你的傅伯伯还好？嗯，这位是—— ” 他一面问冒浣莲，一面问桂仲明。冒浣莲道：“ 他叫桂仲明，是傅伯伯叫他和我一道来拜见你的。 ” 石振飞撚须微笑，连道：“ 好，好！ ” 冒浣莲脸上发烧，面红过耳。通明和尚嚷道：“ 你还说什么好好？他手底好辣，我和尚替你挡驾，可也替你吃了苦头。 ”

石振飞一向好客，只是这两天招待江湖上的黑道人物，不得不特别小心。他听得管门的来报，说是傅青主求见，先是大喜，后来一问相貌，来的却是两个少年，他知道傅青主并无徒弟，不禁大疑，通明和尚说道：“ 什么人敢乱打傅青主名头，待我去看。 ” 不料这一看就看出了事，手几乎给桂仲明拗折。

石振飞大笑，带桂冒二人人席，一一给他们介绍，在座客人占了一半是天地会的。原来通明和尚与常英、程通二人，在五台山下武家庄的群雄大会之后，奉派赴粤，看平南王尚之信的动静，并联络那边的豪杰。不料一到广东，吴三桂已经发难，尚之信起兵响应，通明等人和江南的天地会首领，以及鲁王余部也都搭上了线，尚之信反复无常，起事尚未满一年，又再投降满清，清廷趁势大捕长江以南的帮会人物，通明和尚等人站不住脚，索性混入京师，仗着石振飞的掩护，躲在他的家里，而张青原则是奉李来亨之命，秘密进京的。

至于易兰珠，则闹得更凶，她最早入京，曾两次夜探多铎的王府，有一次给多铎撞见，恶斗起来，王府的高手，也纷纷赶到，幸在易兰珠轻功甚高，要不然几遭不测。易兰珠给追捕得紧，一日碰着通明和尚，谈起石振飞义薄云天，遂也来投靠。易兰珠在石府住了将近两个月，闭门下出，精研天山剑法，日前因得知张华昭下落才再到相府查探，第一次碰到陆明陆亮，一掠即

过，第二次碰到楚昭南，却几乎被擒。

众人这次在石府重会，十分高兴。席上谈起桂仲明的五禽剑法是以前川中大侠叶云荪的嫡传，石振飞极感兴趣，说道：“我所创的蹑云十三剑，据江湖朋友所言，与五禽剑十分相似，只是叶大侠僻处四川，我无缘拜见，他的弟子桂天澜，三十年前虽曾见过一面，我要他指教，他又忙于军旅之事，不肯露招。桂贤侄是叶大侠的外孙，这回相见，可不能错过了！”当下要桂仲明表演剑法。桂仲明趁着酒兴，也不推辞，铮的一声，抽出宝剑，便见一道寒光，照耀满座，石振飞喝声“好剑！”桂仲明抱剑作揖，道声“献丑”！滴溜溜一转身，顿时银光遍体，紫电飞空，满身剑花错落，哪还分得出剑影人影？愈舞愈急，剑风指处，四面窗根都飒飒作响，席上群雄给剑风迫得衣袂飘举，双眼直睁。石振飞赞道：“好剑法！”斟满一杯酒，突向桂仲明泼去，通明和尚先是一怔，随即醒悟用意，常英、程通等也都斟了酒，纷纷泼出。

酒方泼完，忽听得一声清啸，风定声寂，桂仲明宝剑围腰，双手空空，立在当中，周围丈许之地，酒湿地面，圈成一个圆圈，圈子内一点酒痕都没有。众人纷纷拍掌，石振飞道：“泼水难人，确是上乘剑法。”桂仲明急忙施礼，说道：“还要请老前辈指教。”

石振飞也不谦辞，提剑离席，慢慢移步到桂仲明舞剑所在，卓然立定，目光直注剑锋，略一盘旋，便觉剑尖似山，剑光如练，直荡出周围丈许远近。他开头几招，并不迅捷，桂仲明细看出手家数，果与五禽剑法有些相似，暗暗留神。猛然间，石振飞身形一晃，剑光缭绕中只见四面八方都是石振飞的身影，满室剑光，忽东忽西，忽聚忽散，翩若惊鸿，宛如游龙，舞到后来，只见一团电光，滚来滚去，宛如水银泻地，花雨缤纷！席中的一位老镖头说：“剑舞得快不足为奇，请各位看看我们这位大哥的功力。”随手抓起一把瓜子，用“满天花雨”的打暗器手法，远远撒去，众人也都跟着去做。冒浣莲想：“瓜子这样微小，众人又都用劲散去，恐怕比挡住泼水更难。”哪知剑风激荡中，瓜子纷纷反射回去，有两粒弹在冒浣莲的面上，竟然似给虫蚁叮了一口似的，隐隐作痛，这才大吃一惊。

石振飞哈哈一笑，停身抱剑，四方一揖，说道：“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众人看那地面，也像桂仲明挡住泼水一样，瓜子在外面布了一大圈。轰雷一样的叫好。姜是老的辣，石振飞的功力比桂仲明确是高了一筹。

石振飞回席，桂仲明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多谢石老前辈的指点。”易兰珠也抿着嘴笑道：“这份礼物可不轻！”石振飞笑道：“老朽三十年心愿，一旦得偿，彼此都有益处，哪敢说是指点？”原来五禽剑法与蹑云十三剑，同以迅捷见长，但五禽剑精微之处，在于冲刺，蹑云剑精微之处，在于声东击西，避实就虚。两人这一互相观摩彼此剑法，都有大进，这是后话。

石振飞酒酣耳热，意兴甚豪。站了起来，邀请众人到他的后园玩玩，那里有个练武场子，他还想请客人试演本门绝技，他对冒浣莲由其锺爱，连声地叫她赶快和桂仲明搬来往。

冒浣莲正待答话。忽然易兰珠抢着起来，截了话头，说道：“冒姐姐今天还有点事，她说要过两天才能搬来。”冒浣莲心中一诧，自己哪曾对她说过这样的话？易兰珠在她身边，轻轻地捏她的手，一个纸团，己移过冒浣莲手心，冒浣莲便道：“石伯伯，过两天我准来打搅。”石振飞老于江湖，瞧在眼里，虽有点扫兴，也不便挽留，当下端茶送客，殷殷嘱咐，不必细表。

桂冒二人回到相府，只见门前龙旋风銮，宫扇香车，都已无踪，园子里的彩灯，也已除下。问起来时，才知三公主已经回宫，连纳兰容若也给皇上宣召去了。冒浣莲颇感不安，好像有什么凶兆似的。打开纸团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今晚速与张公子逃出相府，迟则有变！”冒浣莲不由得一阵心惊。正是：

自惊此夕行藏露，剑海刀山走一遭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　侠骨结同心　百尺楼头飞剑影　幽兰托知己　一生恨事向谁言

这时己是黄昏时分，新月初上，花影缤纷，园子里别有一番幽雅景色。冒浣莲哪有心情赏玩？悄悄对桂仲明道：“我们先养一回神，待三更时分，便到天凤楼，唤出张公子。”

哪料未到三更，已生变故。桂冒二人，刚刚收拾停当，正在喁喁细语，商议如何去接应张华昭的时候，忽听到外面乒乓巨响，从窗子瞧去，只见彩焰浮空，有人大放流星花炮。冒浣莲心想：既非元宵，又无喜庆，放花炮干嘛？心念方动，园子里假山花石，树荫、桥边，暗坳处纷纷钻出人来，有禁卫军，也有相府的武士。冒浣莲大惊，急拉着桂仲明道：“我们受包围了，快闯出去！”桂仲明虎吼一声，腾蛟宝剑疾的荡起一圈银虹，“砰”的一拳把窗户打碎，带冒浣莲闯出外面。

原来楚昭南昨晚被纳兰容若喝退后，功败垂成，极为气愤。易兰珠以前在五台山行刺多铎之时，他也曾目击，昨晚一亮了相，楚昭南便认得是她。后来再一交手，见她拿的宝剑，竟是自己师兄杨云骢的遗物，使的又是天山剑法，更是惊疑。这“女贼”三番两次行刺鄂亲王多铎，鄂亲王下令要楚昭南负责捉到她。楚昭南是晦明禅师的叛徒，最怕同门中人与他作对，他撞到了易兰珠，就是没有多锋命令也不肯放过。

当晚，他就赶回宫中，求见康熙皇帝，把纳兰公子包庇“女贼”的事说了。康熙笑道：“容若小孩脾气，任性则有之，包 庇当不至于，我看他也不知道有叛逆潜伏在他的府中，所以不高兴你到他那里闹事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召他到南书房伴读，公主也要她回宫便是了。明晚你带禁卫军，知会纳兰相爷共同围捕。”楚昭南大喜，立刻退下去布置。这晚他带来了三百禁卫军，其中有好几个统领都是高手。

再说桂仲明剑随身进，穿出窗户，银虹一卷，削断攻到他的面前的几般兵器，冒浣莲抢了上来，低声说道：随我来。她手挥神砂，专寻僻径，且战且走。桂仲明横剑断后，挡住两侧攻来的禁卫军的兵器。

原来相府花园，广阔之极，亭台楼阁，假山花木，还有池沼小河，长桥九曲，把园子变得像迷宫一样。那些曲径通幽，左绕右绕，就算长住在里面的人，有时也会迷路，冒浣莲深谋远虑，一进了园，就默记道路，有些歧路极多之处，更画了出来，随时展阅。她进来三四个月，园子里的地形道路，己全部了然胸中。此刻园子里虽然遍布禁卫军和相府武士，给她左面一兜，右面一绕，专寻小路，借物障形，竟然避过了围攻。虽然在僻径小路，也时时会碰到埋伏的或在那里站岗的武士，但每处最多不过三五个人，不给神砂打伤，也给桂仲明宝剑击退。而敌人一退，他们又另抄小路走了。

冒浣莲就这样，仗着熟悉地形，且战且走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便带桂仲明行近了天凤楼。他们在假山暗坳处一伏，抬头一看，又是大吃一惊！

天凤楼高七层，白玉为栏，飞檐翘角，冒浣莲一眼望去，只见在第三层的檐角上，有两个人在狠狠斗剑，一个是楚昭南，一个是张华昭。天凤楼下围着百多名禁卫军，控弦待发。楚昭南剑招凶辣之极，张华昭连连闪避，险象环生，解了几招，楚昭南直踏中宫，一剑刺去，张华昭突然缩身一跃，跳上了第四层。楚昭南剑招如电，本来顺手一挥，就可把张华昭双足斩断，不知怎的，他却斜里一点，长剑在瓦檐上一碰，身子像弹弓一样反弹上去，几

乎和张华昭同时落在第四层的飞檐之上，运剑如风，鹰翔隼刺，又把张华昭绊住。

楚昭南为何不下杀手？原来他率众大搜天凤楼时，靠陆明陆亮指点，穿入内壁复道，发现了张华昭，认出他是大闹五台山时，行刺多铎的凶手之一，也是在后来清凉寺时和易兰珠同路的那个人，心中大喜，想道：“ 即算抓不着女贼，抓着此人，也是一大功劳。 ” 因此只想生擒，不愿将他毙命。

张华昭武功不弱，剑法已得 “ 无极剑 ” 精髓，虽然不是楚昭南对手，但楚昭南想把他生擒，却也不易。楚昭南连用粘、绞、击、刺几种手法，想把张华昭的剑击出手去，张华昭封闭严密，在第四层的飞檐上，又拆了二三十招。楚昭南勃然大怒，剑法突变，如疾风暴雨，剑光飘忽，激战中一柄剑就似化成十几柄一样，张华昭只见到处剑花错落，乱洒下来。一个措手不及，左臂中了一剑，大叫一声，一个鹞子翻身，又倒翻上第五层的飞檐之上。

楚昭南见生擒不易，恶念顿生，他想先把张华昭刺伤，然后再活捉他。哪料张华昭骁勇异常，中了剑，竟然能飞身上屋。楚昭南如何肯放他走，轻轻一纵，也飞掠上第五层，而且抢先一步，截着了他的退路，要他背向楼外，更难防守。

桂冒二人，看得惊心动魄，正待出手，忽然在第六层楼中，冲出一个少女，双足一点白玉栏杆，如燕子般斜掠下来，一口短剑往楚昭南剑上一碰，只见火星纷飞，楚昭南的剑给斫了一道缺口，这少女正是他要追捕的易兰珠，易兰珠逐楼搜索，找不着张华昭，待上到天凤楼第六层时，楚昭南已率众围到。

易兰珠伏在六楼，躲在几盆盆景之后，凭栏下望，见张华昭被楚昭南逐层追逐，形势危殆，无可奈何，只能冒险出击了。

楚昭南一见易兰珠现身，顿时移转目标，长剑一挥，唰！唰！唰！一连几剑，直指易兰珠要害。这时张华昭又已翻上第六层去了。

易兰珠武功要比张华昭稍好一点，但楚昭南立心把她擒拿，招招凶辣，十数招过后，易兰珠抵敌不住，飞身上了第六层，只见张华昭正在包扎伤口。

易兰珠急忙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 ” 张华昭见她怆惶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心中感动，痛楚全消，长剑一摆，道：“ 不妨事！ ” 两人还未谈得两句，楚昭南又已窜了上来，剑势伸开势如浪涌，易兰珠短剑一截，张华昭倏地一矮身躯，一招 “ 铺地锦 ”，猝斩楚昭南双足。楚昭南好生了得，斜里一剑，轻点易兰珠脉门，迫得易兰珠转身躲开，他立时煞身止步，剑招一变，“ 倒枝垂柳 ” 向下一旋一撩，张华昭的剑给撩上天凤楼的顶层。易兰珠回剑拼命挡住，张华昭飞身上了顶楼，易兰珠与楚昭南也紧跟着窜了上来。

张华昭这次不敢再冒险进招，仗着易兰珠的宝剑在正面遮拦，展开 “ 无极剑 ” 的精妙招数，配合侧袭。楚昭南以一敌二，兀是攻多守少。

三人走马灯似的在天凤楼顶大战，楚昭南虽占上风，一时间却也奈何他们两人不得！这时在第三层楼飞掠出四条人影，两个是陆明陆亮，另外两个是禁卫军中数一数二的高手。他们刚才留在三楼的复壁里搜索张华昭 “ 余党 ”，搜了半天，杳无人迹，是以赶上来帮手。

桂冒二人伏在山石暗坳之处，见天凤楼顶楚昭南越战越凶，冒浣莲一推桂仲明道 :“ 你快上去，若救得他们下来，就赶快奔回此处，随我闯出园子。 ”

楼下的禁卫军，引颈上望，给天凤楼顶的恶战，吓得目定口呆，个个屏息以观，根本就没注意到附近假山，还伏有两名 “ 敌人 ”。桂仲明猛地冲了

出来，在禁卫军头上，飞掠而过。身法迅疾到极，好几个禁卫军只觉头顶一痛。抬头望时，桂仲明已借他们的头颅，作为“跳板”，跃上天凤楼去了！

禁卫军哗然大呼，箭如雨发，桂仲明右手挥动腾蚊宝剑，一道长虹，护定身躯，箭一触及，便给截断飞射出去；左手扣着三枚金环，脚步不停，仍然一层层地飞跃上去，片刻之间，掠上第四层的飞檐，弓箭之力，已弱得多，桂仲明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禁卫军统领，刚刚飞身到达顶层。桂仲明左手一扬，那员统领正想挺剑前扑，猛然后心一阵剧痛，一个倒栽葱从天凤楼顶跌了下来，禁卫军又是一阵哗然大呼，接到手时，那员统领早已气绝。

陆明陆亮刚刚赶上五层，猛见桂仲明飞身上来，心中大惊，一缩身躲进楼去，桂仲明翻上五楼，也不理他们，左手一扬，又是一枚金环，向刚上顶楼的另一个禁卫军统领打去，不料这人却是一流高手，名叫胡天柱，在禁卫军中，除掉楚昭南和张承斌外，就数到他。他使的是一条软鞭，软鞭一挥，就把金环卷去。桂仲明虎吼一声，身形并不停留，像弩箭一般直冲上顶层，胡天柱不知他使的乃是宝剑，唰的一鞭猛扫过去，剑光鞭影中胡天柱惊叫一声，连退三步，鞭梢一段己给削断。桂仲明跨进一步，预扣在左手手心的第三枚金环，猛地射向楚昭南后心穴道。

楚昭南激战张华昭易兰珠二人，正自抢得先手，剑光霍霍，攻势凌厉，忽听脑后风生，反手一抄，将金环接在手中，剑势一缓，易兰珠已抢出圈子，解了楚昭南的攻势。

桂仲明金环打出，和身扑上，忽见楚昭南反手一掷，一圈金光挟着啸声迎面飞来，劲道甚大。桂仲明知道是他接了自己的金环，反打自己，只是听风辨器，楚照南的暗器功力比自己高出许多，不敢硬接，宝剑一挥，将金环劈成两片。

易兰珠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楚昭南回剑横削，易兰珠趁势穿出左侧，抢了有利方位，大声叫道：“仲明，左右夹击，快！快！桂仲明双足一跳，避过软鞭缠打，身子腾空，手中长剑俯冲而下，这一剑正是“攻敌之所必救”，解了张华昭困危。楚昭南一个旋风疾转，左左右右，各刺两剑，疾如闪电，挡住了两翼的进攻。这时桂仲明已补上了张华昭的空档，张华昭抽出身来，拦阻胡天柱的攻扑。

一剑飞来，形势立变；刚才是楚昭南占上风，现在却是感到应付艰难了，桂仲明易兰珠二人，剑法都有高深造诣，与楚昭南相差不远，更加上两人所使的都是宝剑，这一左右夹击，厉害非常。楚昭南出尽全力，屡遇险招，幸他功力极高，火候老到，使的尽是阴险毒辣的招数，互相牵制，以一敌二，尚自支撑得住。

张华昭独战胡天柱，却是处在下风，胡天柱这条软鞭，使得得心应手，虎虎生风，鞭影翻飞，极力凶猛。张华昭的内家剑法，虽然也已有了相当火候，无奈连番恶战之后，加上左臂受伤，竟是抵挡不住，给他一步步迫出外面，再退几步，就要跌落楼下。

易兰珠见状大急，这时楼下又有几名高手，一层层地跳纵上来。桂仲明大喝一声“走”腾蛟剑倏地一翻，把楚昭南迫退一步，迅如巨鹰，在右侧疾冲而出，手起一剑，直朝胡天柱背后“风府穴”刺去。胡天柱大弯腰，急旋身，避过这剑，桂仲明已拖着张华昭疾冲而下，长剑一点第六层的檐角，疾的翻下了第五层。两名禁卫军统领刚自四楼跳上，桂仲明左手一放，叫道：“你从那边跳下！”他头下脚上，自第五层楼直跳下去，半空中与那两人迎

个正着，右手剑刺，左手掌劈，剑是稀世之宝，掌是鹰爪神功，那两名统领如何抵挡得住？一个被宝剑对胸穿过，一个被五指抓破了天灵盖，两具尸身，同时跌落楼下！

桂仲明一跃而下，宝剑一挥，杀开血路，张华昭跟在背后， 忽听得易兰珠尖叫之声。她是刚刚身形着地，就给楚昭南追上了。

易兰珠短剑一荡，“ 迎风扫尘 ”，但听得剑尖上“ 嗡嗡 ”一阵啸声，几条兵刃，或给削断，或给荡开，短剑一旋，蓦觉锐风斜吹。楚昭南长剑已是堪堪搠到！

易兰珠一声尖叫，桂仲明拼命冲来。忽地里，假山石上，疾的又冲出一条人影，双手连扬，禁卫军“ 哎哟 ”连声，纷纷闪避，这人正是冒浣莲。她以夺命神砂，专打禁卫军面目，好不厉害！神砂一洒就是一把，虽然不能及远，可是用来救人，以寡敌众，却有奇效。

楚昭南一剑把易兰珠逼开，左手五指如钩，便来硬抢易兰珠的宝剑。冒浣莲劈面一把神砂，楚昭南轻轻一闪，撒掌打出，掌风将神砂震落地面。这时只听得背后一声大吼，桂仲明的腾蚊宝剑如一道金蛇，斜里飞来，楚昭南倒提青锋，往上一挂，解开了桂仲明攻势，易兰珠唰的一剑，又猛向前心搠来，楚昭南脚尖点地，掠出三丈开外。桂仲明、易兰珠、张华昭三人，己随着冒浣莲冲出去了！

楚昭南大怒，忙喝令陆明陆亮随同追赶，还有几个禁卫军的高手，也纷挺兵刃，上前擒拿。冒浣莲对园中道路，非常熟悉，只见她身如彩蝶穿花，时而纵高，时而跃低。穿过假山岩洞，绕过羊肠小径，穿花拂柳，曲折迂回，带领众人，直奔园外，禁卫军给她抛在背后，只有楚昭南等几个高手，还能紧紧缀着。冒浣莲一见楚昭南迫近，就是一把神砂，虽然打不着他，可也阻滞了他的脚步。

此追彼逐，鹘起兔落，片刻之间，他们已杀到园子的西门，守门的武士，见他们似疯虎一般，哪敢阻挡。桂仲明“ 排山运掌 ”，猛击园门，只一下就把园门震开，飞奔出去。

楚昭南紧跟不舍，其时已近五更，千街寂静，万户无声，追过好几条街道，追进了一条掘头小巷，巷的侧边是一条臭沟，楚昭南猛的大喝一声，提身上屋，展开绝顶轻功，抢过了冒浣莲的前头，横剑一立，拦住他们。胡天柱等七八名高手，则堵在巷子的进口。冒浣莲神砂已经发完，向桂仲明打个眼色，双双挺剑，拼着和楚昭南作一死战，胡天柱陆明陆亮三人也扑了上来，看看就要混战，正在此际，忽然一家居民，大门倏地打开。

屋内走出一老一壮，老的长须飘拂，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，吸了几口，猛的一吹，烟锅里火星点点，飞溅出来，他竟拦在楚昭南与桂仲明之间。另一个是将近四旬的中年汉子，也拿着一根旱烟袋，只是比那老的小了许多。他一出来，就指着陆明陆亮道：“ 爹，设陷阶害我们的是这两个人。 ”楚昭南睁目喝道：“ 什么东西敢来混扰？ ”侧身一剑，越过老头，向桂仲明刺去。楚昭南心高气傲，自命英雄，虽见这两人迹状怪异，但在未知他们的来头虚实之前，却不屑先下手攻击他们。

桂仲明腾蛟剑硬架，喝道：“ 小爷怕你不成！ ”楚昭南剑光一闪，避开宝剑，霎眼之间，连发三招，桂仲明退后两步，易兰珠冒浣莲双双抢过来，禁卫军的高手，也从那边巷口涌上。

中年汉子又指着桂仲明道：“ 爹爹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！ ”老头一扬烟袋，

喝道：“ 我们恩怨分明，先报恩，后报怨。 ” 斜里一跃，铁烟袋疾的点打楚昭南的“ 魂台穴 ”，楚昭南大怒，横剑一封，只觉来人腕力甚为沉雄，剑给荡开，虎口也给震得发热！

这一老一壮，老的就是南京镖行的领袖孟武威，壮汉是他的儿子孟坚。孟武威和石振飞并称南北二名镖头，保镖从未失手。这次孟坚给陆明陆亮诱去替纳兰相府保三十六名少女，几乎折在江北三魔手上。回来一说，孟武威年纪虽老，火气极大，虽不敢招惹相府，却恨透了陆明陆亮。他说不管陆家兄弟是什么相府武师，他们总算是江湖人物，这次藏好诱镖，令武威镖局出丑。非找他们理论不可。他封了镖局，带子进京，沿途找寻人妖大魔郝飞凤不着，正是一肚皮没好气。到了京师，就想去找二陆。倒是他的儿子把细，劝道：“ 相府门高狗大，你老人家去找他们，他们不见你也没法。何况他们是武林小辈，你去找他们，先就折了身份。 ” 孟武威一想，也是道理，当下和儿子相商，决定第一步先去找石振飞，由他出头，柬邀镖行同道和二陆到会赴宴。石振飞是京城的武林领袖，二陆虽是相府教头，但并无官职，同是“ 混江湖饭 ” 的，不容他不赴会。到时，孟武成就要二陆磕头陪罪，否则就要把他们赶出京城。

楚昭南大搜天凤楼之夜，正是孟家父子刚到京城之时。他们是中午时分到京的，礼物未办，因此准备到第二天才去拜会石振飞，当晚先住在镖局一位旧伙计的家里，半夜里忽闻追逐之声，孟老头和儿子披衣起视，正是陌路相逢，仇人恩人都碰个正着。

孟武威给楚昭南横剑一封，铁烟袋也几乎甩手，他们两人功力悉敌，彼此都吃了一惊。孟老头子“ 哼 ” 了一声，铁烟袋“ 云魔三舞 ”，一招三式，二次进扑！

楚昭南一步不让，掌中剑向上一翻，“ 拨草寻蛇 ”，剑尖竟向孟武威的手腕划去，孟武威铁烟袋横里一磕，“ 倒打金钟 ”；楚昭南大喝一声“撒手”！身形一侧，剑招如电，倏地改划为截，“ 顺手推舟 ”，横截过去！孟武威突的右足撑地，左足蹬空，头向后仰，使出“ 铁板桥 ” 绝技，剑风拂面而过。随即向右一倾，身形暴起，这才冷笑一声答道：“ 不见得！ ” 左足趁势踢出，楚昭南剑招使老，左手横掌如刀，向下急劈，孟武威右足又起，连环飞腿，快疾异常。楚昭南无法躲闪，唰地向上一窜，平地拔起两丈多高。这时桂仲明易兰珠等人已和禁卫军高手打在一团，桂仲明百忙中腾手打出一枚金环，哪料楚昭南本领实在高强，半空中伸手一接，就把金环接过，反手打出。

孟武威刚抢上一步，蓦见暗器飞来，铁烟袋往外一甩，把 金环打成碎片。

楚昭南觑准方位，往下一落，正好落在孟武威背后，举手一剑，“ 玉蟒翻身 ”，直奔孟武威右肩刺去，喝道：“ 再接这一招！ ” 孟武威喝道：“ 谁人怕你！ ” 铁烟袋往后一磕，又把楚昭南的剑荡开，身躯半转，“ 仙姑送子 ”，斜击楚昭南的“ 分水穴 ”。楚昭南大怒，闪身进剑，剑走连环，点、刺、劈、撩，翩如惊鸿，矫若游龙，天山剑法使得出神入化！孟武威一杆烟袋，点打三十六道大穴，右掌也捻着剑诀，带守带攻，他几十年功力非同小可，招数沉稳之极。楚昭南虽占了八成攻势，却也无法攻入！

桂冒二人用的都是宝剑，当者披靡。孟坚得到他们解困，见父亲只有招架的功夫，心中大急，深怕老父年迈，敌人太强，抵挡不住。桂仲明见孟坚焦急之情，宝剑一撤，微笑说道：“ 我去替回孟老英雄！ ”

桂仲明是个识货的人，孟武威替他挡住楚昭南时，他只看了几招，就知

此老功力非同小可，纵不能胜，也不会落败。因此放心让孟武威和楚昭南拼斗。此刻见孟坚焦急，虽然暗笑他做儿子的也不知道父亲的真实本领，但于理于情，都要去替回他了。

楚昭南虽然抢了攻势，额上已微微见汗，一见桂仲明挺剑重来，正自着急，孟武威忽地一声长啸，烟杆虚点，退出圈子，冷笑说道：”我老头子从不以二打一，你若不服，可到南京武威镖局找我！”这时桂仲明已和楚昭南交上了手，双方剑招都辛辣之极，楚昭南凝神对敌，根本就不去听这老头子说些什么。

楚昭南经过一轮恶斗，此消彼长，再战桂仲明，只能堪堪打成平手。桂仲明趁此机会，改守为攻，心中畅快之极。

孟武威转个方向，恍如鹰隼穿林，飞掠过去，落在陆明陆亮身边，烟杆倒持，双掌齐起，脚踏中宫欺身直进，陆明挥臂一格，孟武威左掌斜劈胸前，右掌五指如钩，直抓胁下。陆明身形一低，正待避招进招，已给一把抓住，动弹不得。孟武威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己抢到陆亮身边，反手一掌，劈他下盘，陆亮施展鹰爪功夫，往外一拿，哪知孟武威这一手，暗藏小天星掌力，就是金钟罩铁布衫的横练功夫，一击之下，也要拆散，何况陆亮的鹰爪功并未到家，双掌一交，虎口酸麻，登时就给孟武威扣住他的脉门。孟武威两手一挥，把陆家兄弟接连抛出，掷下了臭水沟中。

孟武威快意之板，手把烟杆，点烟狂抽，一口口青烟喷将出去。禁卫军见他如此威武，心里打突。胡天柱抖手一鞭，把冒浣莲迫退一步，想冲过去和楚昭南汇合，孟武威大喝一声，一口浓烟劈面喷去，胡天柱呛出声来，易兰珠侧面唰的一剑刺出，胡天柱反手一鞭，又给宝剑斩去一截，张华昭在背后一脚飞起，胡天柱连受挫折，猛不及防，后心给狠狠踢了一脚，身子扑前，孟武威赶上一步，单掌一托，喝声“起”！胡天柱腾云驾雾般的，身子直飞出来，继陆家兄弟之后，跌进了臭水沟中，。

楚昭南今晚连遇劲敌，又惊又怒。桂仲明如初生之犊，乘着他气力不加，一口腾蛟宝剑横扫直出，凌厉无前。他的五禽剑法，本是以攻势擅长，往时只因功力不如楚昭南，所谓“棋高一着，缚手缚脚。”迫得依凌未风所教，仗宝剑之力，坚守谋和。而今楚昭南久战力疲，桂仲明心雄胆壮，着着和他抢攻，把楚昭南气得七窍生烟！

楚昭南眼观四面，见最得力的助手胡天柱，也给抛入臭水沟中。禁卫军只剩下四五个人，越发抵挡不住。他长剑一领，猛的喝声：“浑小子，你别猖狂！”猛下辣手，虚晃一招，引得桂仲明横剑招架，唰的一剑，疾如闪电，剑锋一转，便从侧面抢了进来，直刺桂仲明肩后的风府穴。桂仲明回剑不及，看看要遭毒手。只听得一声断喝：“你也别狂！”原来孟武威早已抢步过来，来得恰是时候，铁烟杆“横架金梁”，硬磕楚昭南的剑，楚昭南知他气力沉雄，不愿和他对耗，霍地一个矮身，风车般转将出去，长剑起处，向易兰珠冒浣莲各刺两剑，两人被迫闪避，楚昭南已脱出重围，举剑叫道：“点子棘手，暂且收兵！”带领禁卫军高手，退出巷口。孟武威杀得性起，紧迫不舍，他棋逢对手，技痒异常，叫道：“我和你单打独斗一场如何？”楚昭南怒道：“我楚昭南还能怕你这糟老头子？你要单打独斗，过两天咱们约个场所，打个痛快。”孟武威一听楚昭南自报名头，不觉呆住。

孟武威、楚昭南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虽然以往未碰过面，却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声名。如今楚昭南自报名头，孟武威心想：真是老糊涂了，此

人剑法如此神妙，怎的想不起是他？江湖上使剑的人虽多，最负盛名的却只有三个，一个是傅青主，一个是石振飞，另一个就是他（凌未风是后起之秀，在西北虽享大名，孟武威却不深知）。傅、石二人的剑法，自己早已见过。如今看来，此人剑法绝不在傅、石二人之下。只是前些时听说，他早当了皇帝的禁卫军统领，难道自己帮助的这一伙人，就是他要追捕的钦犯？

孟武威虽然是老当益壮，侠骨豪情，但因有家有业，若要他真个和朝廷作对，他可是顾虑甚多。此时听楚昭南骂战，不觉烟杆倒挂，停了脚步。冒浣莲则另有想头，她见楚昭南虽败，但急切间要挫折他，却是甚难。自己这帮人，能逃脱已是大幸，何必再去追击。而且今晚禁卫军精锐已经出动，缠斗下去，危险更多。她碰了碰桂仲明，跨前几步，对孟武威道：“孟老爷子，咱们不打落水狗，让他走吧。”桂仲明腾蛟剑向前一指，喝道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，你要比试，小爷随时奉陪。”楚昭南筋疲力倦，生怕他们追击。他只是为了面子，不得不故作壮言。

而今见孟武威噤声不答，哪敢逗留，冷笑说道：“你不配！”领部下飞身急退，其实他还真的怕桂仲明追来，连跌在臭水沟中的陆明陆亮等人也顾不得救了。

孟武威沉着脸赶回屋内，屋主人正提心吊胆，倚门相待。孟 武威叫他连夜逃走。张华昭好生过意不去，上前谢罪。孟武威道：“现在也不能理这么多了，俺老头子冒昧请问：你们到底是哪路人物？要上何方？”桂仲明拱手答道：“我们是李来亨的部下，准备去投奔石振飞老镖头的。”孟武威“啊呀”一声，叫了出来：“原来诸位是石镖头的朋友，又是李将军部下，俺老头儿舍了身家性命，也值得了！”桂仲明向他道谢出手相助之恩。孟武威拈须笑道：“你替我们保全了镖局的威名，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！”

一帮人在拂晓之前赶到石家。石振飞知道他们闹了这件大事，事先并未与他商量，颇为不快。易兰珠谢罪说道：“我是怕牵累老伯。”石振飞佛然说道：“我和傅青主是过命的交情，他的朋友门人，我敢收留的，就是天大之事，我也敢担承！”孟武威见他如此豪情，暗道惭愧。两老头欢欣相见，少不得又是促膝长谈。

且说易兰珠眼珠滴溜溜一转，微笑道：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接出来吗？”张华昭面上一红，以为她是暗讽自己舍不得公主，所以要拉他出来。正想解释，易兰珠低声说道：“桂冒两人，万里来京，原是奉李将军和刘大姐之命，想要你出来，纠集江南一带的鲁王旧部。”张华昭道：“我是上月刚刚复元的，不是留恋相府。”易兰珠抿嘴笑道：“谁说你留恋相府来了？”

曙色欲开，天将拂晓。易兰珠衣袂迎风，神情颇似有点激动。张华昭望着这位神秘的少女（直到现在他还未知道她的来历，）想起她夜探五台山清凉寺，舍了性命来救自己的往事，不觉神思恍惚，心中一荡。只见易兰珠一本正经地往下说道：“可是最近的情形又已发生变化，鲁王在江湖的旧部，因为趁三藩之变，浮起头来，竟给清廷大军打得七零八落。若想在江南大举，已非容易。所以李将军的部将来传达他的意思，说是当务之急，首在保全四川方面的实力。他想我们在京中的人，选出一名敢死之士，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！”张华昭道：“要找敢死之士，那太容易了，是什么事呢？”易兰珠道：“听说清廷已内定多铎为征西统帅，率领八旗精锐，就将开赴西南，准备在消灭吴三桂的同时，也把李将军消灭。因此李将军希望我们在京中，就将多铎这贼子刺杀！”

张华昭血脉愤张，说道：“ 这事应该由我做！ ” 易兰珠凄然一笑，道：“ 你不用和我争了，我已经对众人说过，我必定要手刃多铎，不然我死不瞑目，在入相府救你之前，我已经两探王府，还和多铎交过手。只是听说他经过我那么一闹之后，已加意防备，一面责成楚昭南来捉我，一面精选武士，在王府中布下天罗地网，等我们去上钩。现在要去刺杀他，那可是极不容易！” 张华昭道：“ 所以这事情不能单独由你去干！ ” 易兰珠道：“ 他们也是这么说。但李将军的意思是：刺杀多铎的人当然是准备与他同归于尽，牺牲越少越好。我们犯不着牺牲许多人去换他一条性命。李将军还说，他本来不主张暗杀，但为了事情紧急，刺杀多铎之后，虽不能阻止清廷另选统帅，进攻我们，但最少可拖延一些时日，延迟它进军的日程，让我们可以好好布置。 ” 张华昭道：“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你单独冒险，姐姐，这事情让我替你做了吧，你舍命救过我，我却还未替你做过半点事情。 ”

张华昭说这话时充满柔情，易兰珠眼眶一红，强忍眼泪，说道：“ 你不明白的，谁都可以准备去死，就是你不能够！你是张大将军的公子，令先尊的部属，现在虽说已七零八落，但我们总希望还能纠集起来。这一件更大的事情需要你干。所以我们准备在京城大干，杀掉多铎之前，先要把你救出。你应该知道纳兰王妃，就是纳兰宰相的堂妹，纳兰容若的姑母。虽说纳兰容若对你很好，我们总不能不提防。 ” 张华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，见她在说到“ 纳兰王妃 ” 时，声调一顿，忽然一颗泪珠，滚了下来。

张华昭蓦觉一阵寒意，透过心头，突然想起大闹五台山那晚，被擒之后，纳兰王妃竟然亲到囚房将他释放，还送了他一技翡翠令箭。当时他见易兰珠和纳兰王妃华堂并坐，目蕴泪光，那奇异的神情就如今晚一样、他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不寻常的事情，不禁轻轻拉着易兰珠的手，凝望着她，说道：“ 你真像天上的云雾一般，我一点也不懂得你，但我很感激你，也很信任你。你既然要亲自手刃多铎，一定有你的缘故，我不拦阻你，但我一定竭力保护你。”

易兰珠含着泪珠道：“ 你真好！如果我不是突然死去的话，将来我会为你把云雾拨开的。如果我是突然死去的话，那就请你去找凌未风，叫他在我父亲的坟前上香，告诉他：他的女儿已竭力替他报仇了。 ” 她说到此，忽又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 还有，我最爱兰花，你也别忘记要折一束兰花插在我的墓前。 ”

这一晚，张华昭一直做着恶梦。第二天张青原集合众人在密室会商，传达的果然是要刺杀多铎的命令。石老镖头在北京的名气很大，和官方也有来往，捕头官差等闲不敢来骚扰他，难得他豪侠异常，不惜身家性命，愿尽掩护之责。至于孟武威父子，群雄不愿他们卷入漩涡，由石老镖头设法，将他们偷偷送出北京，由他们迳自去找人妖郝飞凤，以报夺镖之仇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楚昭南当晚连受挫折，第二天赶快去见鄂亲王多铎，报告夜搜天凤楼之事。多铎听说在天凤楼中，搜出女贼的同党，是个少年公子，大为注意，细问相貌，忽然拍案说道：“ 这个人在五台山时曾为我所擒，后来就是那个女贼救去的。 ” 楚昭南告辞之后，多铎满怀疑虑，步入后堂去见夫人。纳兰王妃自府中大闹女贼之后，精神一直很坏，好似恹恹欲病的模样。请御医来诊断，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。

纳兰王妃一见多铎进来，强笑问道：“ 那女贼捉到了吗？ ” 多铎道：“ 连楚昭南也给别人打败了，那女贼原来还有一个党羽，就是以前在五台山被我擒住，后来突然被人救走的人。 ” 纳兰王妃“ 啊呀 ” 一声叫了出来，说道：

“ 那么这女贼真是她了！ ” 多铎道：“ 哪个她呀？ ” 纳兰王妃道：“ 就是当晚来救那少年的披纱少女。 ” 多铎道：“ 不知道女贼和我有什么深仇？几次三番前来行刺！ ” 他似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突然笑道：“ 这女贼前两次来时，你都没有碰着，我倒和她交过手。这次在灯光火把下看清楚，她的神情体态，居然有点似你，你说怪不怪？ ” 纳兰王妃手上正棒着一杯茶，“ 当 ” 的一声，茶杯跌碎，忙强摄心神，笑道：“ 是吗？ ”

多铎吃了一惊，望着他的王妃，见她病容满面，楚楚可怜，只道她是病中受惊。心中忽然起了一股念头，好像是什么力量催着他，要他将心中所想的告诉她。于是他轻轻替纳兰王妃整理云鬓，低声说道：“ 夫人，我对不起你！ ” 纳兰王妃吃了一惊不敢答话。正是：如潮爱恨难分说，心事深藏十八年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